

世界末日將於1982年來臨！

太空科學幻想小說今期擬出最後一個故事，其中情節雖屬杜撰，寫來却是栩栩如生，自有根據。是耶否耶？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六日便有答案。

$3.50

1113

編者話　今期的太空科幻小說是刋出最後一個故事——「世界末日」。其中部份情節內容雖屬杜撰，寫來却是栩栩如生，言之鑿鑿，有根有據，有關整個故事的駭人聳聽的事故發生，地球人類當然是最爲關心和憂慮，然而，毋需杞人憂天，是耶非耶？言之過早。據專家推算：可能在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六日便有答案，屆時自有分曉。

＊＊　　＊＊　　＊＊

慕容美的中篇連載「無名鎭」今期起開始刋出，是篇爲筆者久別讀者後最新之作品，故事中題材新穎，人物描寫別具性格，佈局奇妙，橋段曲折，閱讀之下每一段落均有高潮迭起之感，切勿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刋出雙鷹神捕故事：「龍王之死」。由新進作家西門丁執筆，內容描述六扇門中出了兩個被公認爲百年難得一見的捕快，他們分別以「神眼禿鷹」「笑面神鷹」綽號見稱於世，經他倆手所辦案件無法統計，但最棘手一宗是……？

浪子奇行錄「狙擊手」和醉仙樓主一期完短篇「北雁南飛」，兩大巨著都在下期刋出，先睹爲快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11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世界末日

太空科學幻想小說

文圖：雲令·馬盧

緊急求見總統

美國總統的科學助理柏加，匆匆忙忙地闖進白宮總統辦公室來！

總統首席秘書阻止他：「對不起，柏加先生，你不能進去！」

「爲什麼？」柏加十分焦急，「我有十分重要的事要見總統。」

「總統正在開會，他吩咐過任何人也不接見。」秘書抱歉地說。

「嗯——」柏加看看腕錶，「請問你，會議還要多久才完結？」

「我不清楚。」

「那麼，請代傳達一下，這件事的確萬二分緊急。」柏加一邊取出咭片，一邊在口袋中取出了原子筆來。「你什麼也不用說了，只將這咭片交給他，他自會吩咐你如何做法。」

秘書無可奈何，惟有接過柏加的咭片，進入總統辦公室去。

一名特別助理走過來，秘書把咭片交過去：「柏加先生有緊急事情非見總統不可！」

一名中年人接過了咭片，轉進隔壁的會議室去。

三分鐘之後，總統撇下了所有參加這次秘密會議的人，獨自回到他的辦公室裏來，接見柏加。

柏加也明白到那張咭片的重要性，因爲他和總統之間有過默契，那就是柏加本人的咭片加上他本人的簽名。

「發生了什麼事？柏加。」總統也明白到柏加緊急求見，一定有事發生。

「我們最重視的一位中國科學家張大南，突然之間失了踪。」柏加道，「他不但知道我們許多國防機密，一切太空科學資料也瞭若指掌。」

「就是那個被譽爲近代科學天才的中國人？」總統記得曾親自接見過那個華裔美籍科學家。年紀只有四十許的中國人，曾留給他深厚的印象。

「正是他。」柏加說道，「目前CIA人員和聯邦密探正奉命盡一切辦法找到他，萬一此人落入KGB特務的手上，俄人將盡知我國秘密，那將是萬二分危險的事。」

「是的，我們無論如何也不可以讓他落在蘇聯人手中，」總統又問：「目前你要我如何帮你？」

「簽署一項特別手令，必要時可以進入一切禁區範圍搜查，務求找回張大南爲止。」柏加道。

總統想了想，終於發出了一紙特別手令，讓搜查人員可以進入任何場合。

柏加這才滿意地走了。

他是直接向總統負責的人，所以這件事發生了之後，他比任何人都緊張。

柏加離開了白宮之後，首先趕去見「CIA」特務頭子戴萊。

戴萊把剛收集到的初步資料告訴了柏加：「張大南可能爲桃花糾紛所困擾。」

柏加接過了那些「CIA」特務搜集回來的初步資料

根據該等資料顯示，美籍華人張大南，最近曾戀上了一名中國女子白梅。

張大南是美國長大的華僑，妻子也是美國人，兩者同是美國政府倚重的科學家，歷年以來，夫婦二人對「太空國防科學發展」方面，大有貢獻！因此，他們也一直受到總統的重視。

首先發現他失踪的，是他的科學家妻子珍妮。

「珍妮已承認，她最近懷疑她丈夫另結新歡。」特務頭子戴萊說，「但却不否認另一個可能性，就是蘇聯特務的綁架行動，假定是後者，我們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嗯——」柏加愼重地說，「現在一切要靠你了。總統已簽下了特別緊急手令，只要發覺他，即使他在任何地方，我們也可以拘捕他！」

柏加想想又說：「但是，別忘記了他是我們最須要的人，能好好地勸他回來，就切不可用武力。」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柏加先生。」戴萊道，「坦白說，現在我十分希望只屬於第一個可能性，也就是桃花糾紛，假如與蘇聯人扯上了關係，我們將不顧一切制止他離開美國。」

「當然，張大南知得太多了，怎麼可以讓他落入俄人之手？」柏加道，「我們保持連絡吧！」

「好極了！如果有進一步消息，我一定會以第一時間通知你。」

二名美國政府的機密要員，就此告別了。

「CIA」頭目戴萊，立刻召來助手；他要親自去找珍妮訪問。

珍妮也就是張大南的妻子，一位美國女科學家，年紀只有三十餘歲，但是，歐美的女子，即使是這把年紀，也總覺得老了。

戴萊在助手陪同下，來到了張家，珍妮於是招呼他們。

「張先生可有消息？」戴萊很客氣地問。

「沒有。」珍妮嘆了一口氣！「我還以爲你們有他的消息呢。」

「有件事，我不知應不應該問，他可是有個中國女子？」

「嗯——」珍妮怔了一怔！「你指的一定是來自唐人街的白梅。」

「我說的正是她。聽說他們曾經刺激過你。」

「本來我不想談及我們的私生活，但是你既然已經知道了，我也不妨承認。」

「可否提供一下，關於白梅小姐的資料？」戴萊問道。

「我只是最近才知道，她是唐人街一間飯店主人的獨生女，剛讀完大學，以雙方年紀的差距，如果張大南好命的話，她大概可以做他的女兒。」

「你爲什麼會容許他們來往？」

「感情上的事，有時的確無可奈何，就算我要管，只怕也管不來。」

「張大南有沒有向你提出離婚或者分居的要求？」戴萊又問。

「沒有。」珍妮道，「這才令我感到奇怪！」

「你最後見他，他有什麼表示？」

「當時我們在研究院時，他表示很疲倦，想先回家來休息，後來我回家時，却見不到他，因此我才感到事有蹺蹊！」

「有那中國女子的住址和照片嗎？」

「有的，你等一等，讓我找給你。」

珍妮回身走進房間裏去了。

戴萊問身畔的助手說：「太空科學研究院有些什麼提供？」

「他們說，張大南平時並無任何值得懷疑的地方。」助手道，「平時他也沒有帶走任何有關研究的文件。但是，自他失踪之後，院方才發覺，失去了一個檔案，此事院方亦與珍妮談話，珍妮表示一無所知，返回這住所搜過亦無所獲。分明是給張大南帶在身邊。這也正是我們最担心的事。」

「失去的，是個關於什麼的研究檔案？」戴萊不脫特務本色，非常担心地問。

「那是十分平凡的研究檔案，關於本太陽系各大行星的。」

「據我所知，研究院負有一項秘密任務，院內科學家奉命研究其他可能有生物的星球，並不局限於本太陽系。」戴萊喃喃自語地說，「但是，爲什麼他偏偏把一份如此平凡的檔案帶走？」

「也許蘇聯KGB所須要的，正是這些東西呢。」助手說。

珍妮這時候已由房間內出來。

她把剛抄下的地址，電話和照片，一併交到了戴萊的手上。

戴萊道：「假如有他的消息，請用第一時間通知我們吧！」

珍妮痛苦地點點頭。

她一直瞪住二位客人離去，直至他們的背影在門際消失爲止，仍然陷於思潮之中。

張大南是個美籍土生華僑，在大學時已經認識了珍妮。

後來他們一同深造，也一齊獲得了博士的榮銜；科學界一致認爲張大南是近年來研究外太空事物的天才。

張大南在研究院所作出的理論，已經三番四次地引起太空科學家的震驚。

例如他肯定「UFO」在地球上出現，是外太空生物有計劃窺探地球人類生活的現象，並非人類的狂想。他甚至主張各國公開研究。

珍妮喜歡他，並非因爲他的成就，而是他的情感非常豐富。

他們有過非常甜蜜的日子，直至結婚之後，仍然十分恩愛。

直至到不久之前有一天。

唐人街裏面有盛會，張大南要珍妮陪他前往參加。

但是，珍妮一因身體微感不適，二因不喜歡中式飲宴，三因不喜交際，因此她當時只叫張大南自己去參加。

想不到自從那一晚之後，張大南對她的態度越來越冷。

當初珍妮還只以爲張大南怪她當晚沒有陪他飲宴。

後來從種種跡象顯示：張大南在唐人街另結新歡！

張大南當初也不肯承認，但到頭來還是認了。

珍妮明知這段婚姻不會保持得太久，無奈雙方沒有想出一個完善辦法之前，他們仍然在表面上裝成若無其事的樣子。

張大南是華僑，自然比較喜歡中國女子，何況珍妮無所出，加上年紀大了；歐美女人都是太過易老。

聽說白梅只有二十餘歲，很美麗，皮膚又白，加上她與張大南又是同聲同氣的土生華僑，珍妮自知無法跟她鬥。

只是珍妮覺得奇怪！爲什麼張大南不辭而別呢？他即使與白梅相戀，珍妮也不加反對，到底是西方人的思想，離離合合本是平常事，何必丟下這份入息不錯的工作？

珍妮百思不得其解，直至「CIA」特務登門再三造訪，她才想到事態可能變得十分嚴重。

因爲研究院的工作一向須要高度保密，會不會是張大南本身出了問題？

珍妮一直在等待着眞正的答案。

秘密存在的研究院

太空科學研究院是秘密存在的，美國有不少同類機構，它們的存在與工作內容從不公開，例如「三十九號基地」就是。

研究院的工作主要是對宇宙間一切，進行不斷的監視和研究。

當然，美國政府也有一些機構看來與研究院的性質相同，例如「太空總署」，其實後者只是負起執行任務的指揮機構。一切原始性的研究，發現以至工作綱要，均來自這間研究院。

朗尼博士就是這間研究院的院長，當他接見「CIA」頭目戴萊時，已經明白到對方的來意，所以他不待對方開口，已搶先說道：「張大南不是一個肯出賣自己的人。」

戴萊道：「這是什麼意思？博士。」

「他忠於工作，更忠於自由與和平。我知道，你們CIA的一再出現在我面前，必然是懷疑他投靠蘇聯去了。」

「你否定了這種可能嗎？」

「是的。絕對否定了這個可能性。」

「有道『知人口面不知心』，博士院長，你怎麼可以相信一個非美裔的美國人呢？」

「你的意思是：張大南是華裔，而不是美裔吧。」朗尼笑了笑，「其實，假如你稍懂歷史，一定明白所有美國公民均來自世界各地，眞正生於美洲本土的祖先，只有印第安人，因此，美國公民並無所謂美裔。美國之所以有今日之富强，完全因

爲我們政府訂出的國策，被一切具有高度智慧的人所接納，於是世界上一切愛好自由的人，都千方百計移民到這個國家來，因此，不管是華裔或其他種族的人，只要在美國落地生根，根本就不分彼此。」

戴萊道：「我相信你的見解，但你如何保證張大南不會出賣我們？」

「憑他平日的所作所爲，假如有任何懷疑的話，我早已把他趕出了研究院。」

「即使到了今時今日，你對他仍無任何懷疑？」戴萊問。

「是的。」

「那麼，閣下對於張大南這一次的突然失踪，有何高見？」

「那只是感情上的糾紛。」

「但是，有一件事，我不知你知不知道。」

「什麼事？」

「關於一份檔案的同時失踪。」

「你是指『本太陽系的近況』麼？」

「大概就是這份吧。」

「是的。」朗尼院長道，「張大南最近數月以來，一直致力於研究本太陽系各大行星的活動情形，那份資料是他的研究紀錄。」

「既然一齊失踪，豈非證明他已出賣了我們國家麼？」

「話怎麼可以這樣說？」朗尼道，「不錯，照規矩，一切有關檔案，規定不准帶離本院範圍半步。但是，張大南是個熱心工作的人，這次他出走，純粹因感情困擾所致，所以他將未完成的檔案帶在身邊，完全是爲了出賣我們。這點不難理解。」

戴萊是個特務頭目，想法當然與朗尼不同，但是他沒有反駁對方。

戴萊只說道：「我們不如改變話題，談談那份檔案的內容。」

「顧名思義，那是有關本太陽系各大行星的近況啊！」

「但是，有關內容，相信閣下身爲院長，一定也過目了？」

「不！我們這裏每一位專家的研究工作都是獨立的，在未有確實結果之前，除非對方提出，否則我很少插手，直至有了具體結果，才由我以院長身份，召集有關人員，集體研究。這就是本院的一般工作程序。」

戴萊道：「閣下的意見，認爲那份文件會不會是蘇聯人獵取的目標？」

院長想了想，道：「我倒從未想過這一點。」

「不妨坦白告訴你，現在我們CIA方面，首先要清楚那文件的內容，然後就是張大南本人的一切有關資料。」

「嗯——」院長朗尼沉吟道：「關於他個人的私生活，我們很少注意，但文件內容，大概不會是蘇聯人爭取的對象，那是很普通的研究活動情況的資料，蘇聯科學家也可以做得到。」

「好吧！既然院長你也那麼說，我們惟有盡全力去找他。」

戴萊最後與朗尼握手道別。

朗尼博士臨別時仍然對他說：張大南是個很有原則的人。

言下之意，是暗示張大南不會出賣美國；也等於說，朗尼本人相信張大南不會投奔蘇聯。

不過，朗尼也明白到戴萊是個特務頭子，如果處處强調，反而引起對方懷疑。

戴萊離開了研究院，又帶同助手匆匆趕往唐人街。

總算有多少綫索

中國人在美國的歷史，可以稱得上是有血有淚的。

美國各大都市都有唐人街，證明中國人的團結精神；不少華人在美國各種行業中出人頭地，亦足以表示中華民族的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

唐人街通常是中國人最集中的地方。

白志德開設的大飯店，就在唐人街的市中心區一條繁盛大街之上。

白氏飯店通常只有午飯和晚飯的時間最熱鬧。

白志德却喜歡整天躭在店裏，不管有沒有生意，因他認爲一個人凡事須親力親爲，「力不到，不爲財」此乃至理名言。

他正在店裏親自打點一切，以便迎接晚飯時間潮湧而至的客人。「CIA」頭目的戴萊就在這時候找上門來。

「白梅可是閣下的女兒？」戴萊於表露身份之後，開始了他的問話。

「是的。」白志德有點吃驚地反問：「她可是出了事麼？」

「不！我們只想見見令千金。」

「她不在這裏。」

「那麼，她在那裏？」

「去了渡假。」

「可是跟她的愛人在一起？」

「你這麼問是什麼意思？」

「坦白告訴你，這件事非常之重要，亦只有你才可以帮我們。」戴萊說道：「我們懷疑令千金可能與一個姓張的人在一起。」

「那是她的私生活，我只是她父親，但是她已經成年了。」白志德似乎對戴萊的來意有了誤會。「你可是因爲珍妮女士的投訴而來？」

「不！我們不理會兒女私情。」戴萊道，「我們急於要找的是那個姓張的。」

「我早知有今日，相信小女亦知道，無奈她不聽我的勸告。」

「請勿誤會，我們並非干涉令千金的戀愛，只是那姓張的知道不少國家機密，我們非立刻找到他不可！」

「我也不妨坦白告訴你，我做父親的，根本也不知道她身在何處。」白志德道，「白梅似乎早已想到，珍妮女士一定派人找上門來，所以死也不肯說出渡假的地點。不過有一點，我可以告訴閣下，她確實與張大南在一起。這也是我唯一可以告訴閣下的。」

「這已是事實，問題我們能在何處找到他們？」戴萊又問，「請你細心回憶一下，事前她有什麼透露過？」

「嗯——」白志德也確實回憶過，「有件事不知對你們有沒有帮助，就是小女問過一個地址，那是我一位兄弟在夏威夷的地址，當初我只以爲她打算與他通訊，現在照你所說回憶起來，也有可能是她準

備與張大南到那兒渡假去。」

戴萊興奮地問：「可否把你兄弟的夏威夷地址也給我們？」

「可以的，如果你認爲對你們有所帮助的話。」

「那眞要感謝你。」

白志德最初對戴萊有過誤解，但後來逐漸明白對方只是爲了公事而來；而且事態十分嚴重。因此他也不得不澈底合作。

他將一個夏威夷地址抄下給戴萊。

戴萊本來可以滿足地走了，但是他回心一想：眼前爲了證實張大南和白梅是否在夏威夷渡假，本來只須通知「CIA」在夏威夷的人員就可以在不久之後得到答案。不過，如果白志德肯直接給他兄弟一個電話，豈非更快捷便當？

戴萊將他的意思告訴白志德。

白志德終於撥了一個長途電話到夏威夷去，他向他的兄弟白友邦查問他女兒白梅有沒有來過。

白友邦是夏威夷方面「白家飯店」的老闆，他雖然是白志德的弟弟，但是雙方年中難得見面一次，自然也是由於雙方面生活緊張所致。

通過了電話之後，總算是有多少綫索了。

白梅的確有可能到過白友邦那裏，但白友邦在電話中却不直接承認，只安慰白志德道：「大哥，你放心，阿梅大個了，她會照顧自己的。」

「友邦，你聽清楚。」白志德在電話中表現出事態十分嚴重，「阿梅可是吩咐過，叫你不可將她的行踪告訴任何人？」

「嗯——嗯——」白友邦在電話中支吾以對。

「她可是帶了一個姓張的男人，到夏威夷來見過你？」

「大哥，你到底担心什麼？我說過了，她不會出事的。」

「我要正確的答案，其他事情，以後再說吧。」白志德道。

「不錯，阿梅的確來過。」

「什麼時候？」

「昨天。」

「是否與姓張的一起？」

「不！她自己。」白友邦道，「不過，她千叮萬囑，切勿對任何人提及她的行踪，要不是聽你急成這副樣子，我也不想多講。」

「她還有什麼對你說過？」

「我們只談了一會兒。因爲太久沒有見面，我想帶她回家吃飯，她也不答允，由此可見，她可能有男朋友同來。」

「嗯——肯定是那個姓張的。」白志德道。

「你可是反對她？大哥。」

「不！我怎麼會反對？」

「那麼，她何必鬼鬼祟祟的？」

「我也不清楚。」白志德道，「也許一切出自那姓張的主意。」

「還有什麼我可以帮你的？」

「如果再見到阿梅，請你叫她給我一個電話。」白志德最後說道。

電話掛斷之後，白志德將情形照實向身邊的「CIA」頭目戴萊複述了一次。

戴萊覺得不枉此行，現在最少他也可以知道，白梅在夏威夷出現過。

憑珍妮的口供，白梅巳肯定就是張大南的新戀人。因此，只要找到白梅，相信也一定可以找到張大南。

於是戴萊謝過了白志德的帮助之後，就帶同助手，匆匆返他的辦事處去。

戴萊透過「CIA」總部，通知了夏威夷方面的辦事處，希望可以及時找到張大南。

另一方面，戴萊也立即訂了機票，準備帶同助手趕往夏威夷去。

他們希望張大南只是爲了「兒女私情」，萬一他與蘇聯人接觸，那就諸事體大了。

戴萊也知道夏威夷是個渡假的好去處。但是，爲什麼張大南不循正常手續，向研究院當局正式告假？

如果純粹爲了兒女私情，那麼，爲什麼他要把一份檔案一併帶走？

最吸引「CIA」注意的，就是連研究院院長也不知道該檔案的內容。

其實，院長也並非完全不知道，只是院內的一切秘密，他早巳奉命不准向任何人透露。除了直接負責該項研究工作的人之外，他只可以直接向總統科學事務助理柏加先生，按時提出報告。

研究院的工作是秘密的。只有少數人知道，他們對太空方面的研究，有不少針對國防計劃的。

簡單地說：就是如何利用太空科技以及外星球，去對付蘇俄集團。

但在表面上，却嚷出了「爲科學，爲和平而作出貢獻」。

無論如何，張大南是這方面一位非常出色的太空科學家，否則他的突然失踪，就決不會引起這麼大的關注。

過去他曾草擬過「月球基地計劃」，目的是如何利用月球建立一個秘密軍事基地，在必要時澈底對付蘇聯集團。

該計劃至今仍被白宮重視。

最近張大南把興趣放在其他各大行星之上，可惜他還沒有結果，人却失了踪。

女天文學家的口供

太空科學研究院院長朗尼博士，突然親自拜訪珍妮——張大南的助手兼妻子。

「希望你此來不是催促我重返科學研究院去上班。」

「不！我只是專誠來問候你。」

「萬二分感謝你，院長。」

「張大南可有消息？」

珍妮搖頭嘆息：「他連電話也沒有一個。」

「放心，他不會有事的。」

「希望如此吧。」

「有件事求你帮忙。」

「院長有事儘管吩咐，何必客氣？」

朗尼博士於是非常愼重地說：「我們大南這幾個月以來的研究工作，我只是一知半解。」

「坦白說，我所知也不會多。我雖然是他工作上的助手，但自從他有了新戀人之後，我們爲兒女私情而爭吵，多過討論工作上的問題。」

「最近這幾個月以來，他到底在研究一些什麼？」朗尼問。

「本太陽系的九大行星。」

「這點輪廓，我早巳知道了。」

「九大行星的運行，他認爲與我們巳知的顯有不同。」

「我知道他利用過院內的電腦；他到底須要探索一些什麼？」

「他只是要計算出九大行星的運行近況。」珍妮說。

「有什麼新發現？」

「他認爲過去我們計算出的答案有差距，所以他利用近年個人觀察所得的備忘，再重新開始計算過。」

「結果呢？」

「盡在他手上的檔案內。」

「我眞不明白，爲什麼他要帶走？」

「我並非妬忌才說這番話，那中國女子，身份十分可疑。」

「我了解你的處境和心情。」

「我細心分析過了，假如他不是受了那個中國女子的利用，就一定是爲了得到一大筆額外金錢，供他和那女子揮霍。」

「嗯——」朗尼問：「你有沒有將這番話對CIA人員講過？」

「沒有。我只是因爲他們的插手調查才敏感地想到『出賣檔案』這方面去。」

「假如他眞的這樣做，無疑是最愚蠢的！」朗尼又問：「你肯定他沒有把檔案收藏在家裏？」

「當然沒有，在CIA人員未到之前，我巳澈底找過了。」

朗尼深深地透了一口氣。

他思索良久，才對珍妮道：「坦白說，我眞想不通透，九大行星有什麼値得研究的？以我們地球人目前的水平——當然是指科技水平。除了月球可資借用之外，其他行星，我們休想動它們的腦筋。」

珍妮道：「九大行星的發現，也只不過是一九三〇年以後的事。在此之前，地球上的人類只知道我們這個太陽系只得八大行星。直至一九三〇年才由一位天文學家湯拔發現了冥王星，拼成九大行星。因此，張大南可能另有想法。」

「我們名目上是太空研究，但實際任務你一定也明白。」

「是的，我們負有替美國找尋外星球建立基地的秘密任務。」

「所以張大南也一定知道，爲什麼他一聲不响，連文件也一併帶走？」

「我眞不知道應該如何答你。」珍妮嘆氣道，「爲了愛情，他可能違背了自己的本性。」

朗尼看看腕表：「我要返回研究院去了。你好好休息幾天吧！如果有他的消息，請盡快通知我。」

「我明白了，院長。」

朗尼走了。

珍妮沒有送他。

她迅速關上了大門，然後轉身去撥了一組電話號碼。

「我是珍妮，我有事見你。」

「好極。」對方是個男人，「在什麼地方？我可以遷就你。」

「在地下鐵的中央車站，正午十二時見。」

「好吧！我一定依時。」

「你小心點，CIA人員可能會跟踪我。」

「我明白你的處境。」對方那男子說道，「我會見機行事。」

電話掛斷，珍妮匆匆更衣。

× × ×

珍妮戴上了假髮、黑眼鏡之後，巳是另一副面目。

一件深色風褸，再加上一條頭巾，即使見慣她的親友，一下子亦未必認得出是她。

她匆匆趕往地下鐵的中央車站；那兒人來人往，最易進行秘密接觸。

她很小心，不時有意無意之間回過頭來，看看有沒有人跟踪她。

假如她沒有看錯的話，應該是沒有。

地下鐵車站人頭湧湧，又來又往，要找人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珍妮很快認出了一個穿乾濕褸的中年男子。

她由他的身邊掠過，低聲叫出了一句暗號：「百合花，請跟我上車。」

那中年人無動於中，直至珍妮走過了他的身邊之後，他才繞道追上了她。

即使來到了候車的月台上，他們仍不打招呼。

珍妮匆匆上了車，那人由另一車門登上。然後他才由車廂內走近珍妮的身邊。

車廂內部人很擠迫，所以他們都是站立着的；他們背靠着背，分別注視四周的人物，直至認爲安全時才開腔低聲說話。

「你想通了？」那中年男子用戴上了手套的手掩住他的咀巴。

「是的，那批貨，我決定出售，但要先聽聽你出的價錢。」珍妮也低聲說話。

「十萬元，你以爲如何？」

「只是副本而巳。」

「可以了。」

「我要現金。」

「當然。我不慣開支票的，放心。」

「要不要先看貨辦？」

「我信你，不必了。」

「那你回去等我電話。」

「好極，但別令我等得焦急。」

「放心，只是今天晚上的事。」

「一言爲定。」

又到站了。珍妮匆匆下車去。

那男子若無其事地在下一個站下車。

十萬美元的交易

晚上，珍妮巳預備好一切。

她巳悄悄由窗簾窺向外面不祗一次，外面沒有可疑人物。

珍妮很小心，又改過了另一裝束。

時間差不多了。

較早時她巳致電那位「中間人」；就是日間見過的中年男子。

那位中間人在她丈夫失踪之後不久就出現，主動地找她談一宗秘密交易。

對方對她的一切似乎早巳注意。所以他知道她是張大南的助手兼妻子，在太空科學研究院裏面工作。

對方最初願意出價五萬美元，取得張大南的研究資料。

但珍妮要求十萬元。

對方也答應了，此時珍妮反而猶疑起來；她不想蒙上「間諜」罪名。但對方說，他只是個「中間人」。

假如不是丈夫失了踪，假如不是丈夫變了心，珍妮決不會做出這件事來。

結果，她想通想透了之後，終於決定冒一次險。這就是這次「交易」的「前因」，至於「後果」又如何？她一點也不知道。

她就當這是一場賭博。

× × ×

烟灰缸已堆滿了烟蒂。

珍妮不斷看腕表。

好不容易才等到八點。她匆匆把最後一支烟蒂按熄了。熄了燈。

然後又到窗簾後窺望街外的情形。

街上很靜，除了間中有掠過的汽車之外，鬼影也見不到一個。

可能是天氣太冷，也可能是這兒本來也相當僻靜。

她挽住一個大手袋，披上外衣，匆匆地離開了她的家門。

出到街上，一輛藍色的新欵福特房車，迅速由街口開了過來。

這是默契。

藍色的新欵福特房車，以及閃動兩下的燈號，都是在電話中說好了的；所以當車子停下之後，她立即走了過去。

車門打開，她毫不考慮地鑽了入內。

還是那個中間人——一個中年男子，外形非常之老實。

「都帶來了？」中年人一邊迅速地把車子開走，一邊問道。

「是的，都帶來了。」珍妮反問：「錢呢？」

「放心，我們是做生意的，不是開玩笑。」中年人道，「只要貨物對辦，一定銀貨兩訖。」

車子拐了彎，然後在一處路燈之下停了下來。

珍妮怔了怔：「就在這裏？」

「是的，這兒比任何地方更安全。」

中年人把汽車熄了火。

珍妮打開那個大手袋，裏面有一卷卷的影印副本；那些副本看上去既似建築圖表，更似試卷，因爲除了圖則之外，還有許多數目字。總之令人看得眼花繚亂。

「這就是了？」中年人接過了那些副本，攤開來看。

珍妮不斷注視車外：「是的，這就是那份檔案的影印副本。」

她顯然担心被人跟踪。

中年人也了解她的心事：「放心好了，我們的交易根本沒有人知道。除非你自己不小心，或者有人竊聽府上的電話。但自從水門事件之後，保安部門不可以隨便竊聽任何的電話。因此，你現在根本無須担心什麼。」

「好了，請你別再多講。現在我最須要的，是那筆錢。」

中年人却不跟她緊張。

他一邊看圖表，一邊說道：「十萬元，足够你去旅行、散心了。是不？」

「不！我那有心情旅行？我只希望設法找到他。」

「你還是那麼愛你的丈夫？」

珍妮突然回過頭來瞪住身邊的中年人：「你別再用婚姻專家的口吻跟我談話好嗎？你到底是不是做生意的？」

中年人終於轉過身去：「十萬元都在後面的手提箱之內。」

「我要親自點算一下。」珍妮也很小心，「因爲以後我們可能不再見面。」

「好吧！」中年人自後面座位上，把手提箱取了過來：「這裏有足够十萬美元的現鈔……」

豈料話猶未完，有幾輛車子自黑暗的街邊疾馳而來。

中年人急忙把手提箱擱在一旁，立即開車。

但是，首先有一輛黑色大房車停在他的前面，令他的車子無法開動。

他想後退。

但是，後面又有另一輛車子飛也似的，衝了過來，僅可停在他的後面，令到他的車子既不能開向前，也不能退後。

與此同時，其他車子已有人飛撲而至，衝到他們的車旁來。

車門還未打開，已迅速有人把手槍伸入車窗之內。

隨即有人由外面將車門拉開。

中年人和珍妮頓感措手不及，惟有束手就擒。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中年人態度十分冷靜地問：「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中央情報局人員和聯邦密探。」那人一邊把手槍插回槍袋裏，一邊對珍妮警誡。

「CIA」人員把手提箱打開，裏面是十萬元的美鈔。

中年人道：「我不明白你們到底幹什麼。」

「等會兒你自會明白的。」一名頭目指揮各人，把珍妮和中年人分隔開，用車子載走。

× × ×

他們回到了珍妮的家裏，進行了一項澈底的搜索。

另一方面，太空科學研究院院長朗尼博士和若干專家，也被請到珍妮家中來。

珍妮滿面淚痕。

她一直在接受「CIA」特務人員的問話。至於那個與她交易的中年人，反而顯得態度冷靜。

「CIA」頭目戴萊也來了。

「這是什麼副本？院長。」

特務人員把那些「交易未完成」的副本，交給朗尼等人過目。

「圖表所示，明顯地就是太陽系九大行星的運行示意圖。」院長再翻閱其他的表格，「這是計算各行星之間距離的方程式。」

「這些可是你們研究院的資料檔案？」戴萊在旁問道。

「嗯——」院長瞥了珍妮一眼，「正本應該是我們的檔案吧？珍妮。」

珍妮含淚搖頭。

院長又問她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不知從何說起。」珍妮哽咽道，

「這些都是假的。」

「假的？」戴萊怔了一怔：「這是什麼意思？張太太。」

「我要錢，所以才出此一着！」珍妮道：「但原稿却用上了研究院的紙張，所以院長也給我騙過了。」

「我實在不明白，爲什麼你會這麼樣？」院長嘆了一口氣。

「我想去找我丈夫。」珍妮道。「我須要錢。」

「CIA和FBI都在替你找他。你何必冒出賣情報的危險？」院長道，「這些可是你丈夫手上檔案影印出來的？」

「不！不是。」珍妮道，「眞正的檔案，他早已帶走了。這是我自製的。」

院長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實在很須要錢，所以才會僞造一番。但我怕對方懷疑，所以我偸取了研究院常用的紙張，先繪圖和書寫一番，然後再影印。」珍妮道。

戴萊問道：「爲什麼你不索性就用正本？」

「用正本他們一定懷疑。」珍妮說，「因爲許多人都已經知道我丈夫已把正本帶着一齊失了踪。」

「你如何能證明你所講的話是眞的？」戴萊問道。

「當然有辦法。」珍妮指了指她的睡房。

這屋子之內，佈滿了「CIA」和「FBI」人員。

他們正在這裏面展開了地毡式的搜索行動。

珍妮在「CIA」人員的監視下，進入了她的睡房中去。

特務人員正在到處搜索；儀器明明是有了反應，但他們却找不到任何金屬物品。因此有人向戴萊報告，要求把一幅牆壁鑿開，只因探測器有反應；那是一副十分敏感的金屬探測器。

珍妮等人就在這時候入來。

「不必鑿開了。」珍妮說，「我床頭下面有個暗掣。」

在特務監視下，珍妮蹲到床下，在一個似是「入牆插蘇」之下按了一下。

一陣「隆隆」之聲，牆壁滑開了一幅，立即露出了一個保險箱。

那丁方不足二呎的保險箱，鑲在床後的牆壁之內。

珍妮道：「我手繪的原稿，就在這裏面。」

她凑上去，把號碼鎖扭動。順手一拉，一度鋼門亦隨即打開。

「等一等！」身爲特務頭子的戴萊，急急衝了上去，「讓我來。」

毫無疑問，戴萊担心珍妮可能會作出孤注一擲的舉動來。

珍妮讓開一旁。

保險箱之內，確實有些文件，都是用印有研究院標誌的紙張繪寫的。

此外，還有一些首飾，以及外國紙幣等等。

戴萊把文件取了出來核對，證明珍妮所講的話是眞的。

院長也認得這不是張大南的筆跡；這是珍妮的。

可能被控叛國罪名

研究院的專家們，紛紛埋首研究珍妮的「假檔案」的內容。

根據專家初步的意見，文件雖然是由珍妮「作」出來的，但却有絕大部份看上去令人有「眞」的感覺。

原來這是珍妮憑她的記憶，重新描繪的「太陽系九大行星運行計算表」。

那是不足爲奇的事，因爲珍妮不但是張大南的妻子，還是他研究工作上的主要助手之一。因爲珍妮本身也是一位業餘天文學家。

珍妮力證這是她丈夫的資料，即使不致百份之百，最少亦有百份之八至九十以上相似。

珍妮憑記憶所得，先行寫好繪好，然後才影印成副本。

她的目的是爲了錢。

她希望利用那筆錢去找她丈夫；但她絕不希望他落入「CIA」人員的手中！

因她知道萬一她丈夫落入「CIA」之手，隨時有可能被控以「叛國罪名」！

院長儘管同情她，却無法帮助她！因爲人證物證俱在。

現在唯一希望她能够請到一個好律師。只要有個好律師，珍妮的脫罪機會是應該有的！因爲文件是她「僞造」的，並非眞的。

無論如何，珍妮已被「CIA」人員帶回去問話。

那個「中間人」，分明是「情報販子」。他一向消息靈通，但想不到却中了「CIA」佈下的圈套。終於也落網。

× × ×

總統的科學助理柏加，親自來到了研究院，院長在辦公室招待他。

「珍妮憑回憶草擬出來的文件，你們一定研究過了吧？」柏加急不及待地問。

「是的，我們一直在小心地加以研究！」院長道，「九大行星的運行，本來也沒有什麼秘密可言，唯一令人有神秘感的，只是那一連串的數字。」

「什麼數字？」

「就是計算方程式所顯示出來的數目字。」朗尼博士爲了易於解釋，把那些文件副本取了出來。

他將文件攤開：「例如地球環繞太陽運行一周，須時『三六五·二六』日，這是人所皆知的事實。水星則只須八十八日，而火星則須『六八七』日，金星須時『二二四·七』日。木星須時『十一·五六』年，土星須時『二九·四六』年。天王星須時『八四·〇二』年。海王星須時『一六四·八』年。冥王星須時『二四七·七』年等等。此等數目字，都是天文學家公認的。但是，張大南却把上述數目字大部份都加以更改。」

「爲什麼要更改？」柏加能成爲總統的科學事務助理，當然也不是個門外漢。

他又說：「如所周知，這些數字都是歷年以來，經天文學家長期觀察和計算所得出來的。」

朗尼博士道：「這件事最清楚的，當然是張大南本人，但可想像得到，他妻子

珍妮也必然知道。」

「有沒有問過她？」

「有。CIA特務一定有問過珍妮，但她賭氣不肯說。」

「嗯——以你意見，以為如何？」

朗尼道：「毫無疑問，張大南是個天才，這是舉世公認的。」

「數字是死的，一加一必然就是二，那有什麼天才可言？」

「但是，精細的觀測，得出來的結果往往並不一樣。張大南把數字更改，必然有他的道理。可惜我知得太遲，否則，我們院方的成就，可能令到舉世天文學家也為之震驚！」

柏加納罕地說：「我仍看不出這裏面的玄機。這些數字無論更改與否，對我們似乎沒有什麼作用。」

「所以我請求你一件事。」

「什麼事？」

「利用特權，下令CIA方面釋放珍妮，只有她可以從中協助我們解答這裏面的一切疑難。」

「嗯——讓我考慮一下。」

「時間無多了，柏加先生，我們要趁張大南可能還未落入俄人手中之前，把謎底找到，否則，我們又可能功虧一簣。」

「你以為珍妮可以幫我們解答一切疑難？」柏加瞪住朗尼。

朗尼肯定地說：「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她是張大南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又是他的妻子。」

「那麼，讓我到CIA總部一次，最好你也一齊來。」

朗尼沒有意見，因為他本人也對這件事感到極大的興趣。

於是院長吩咐助手把一切有關文件收拾好，跟隨柏加到「CIA」總部去。

中情局總部內

「CIA」總部乃機密重地，除了擁有特權，以及獲得特准的人之外，等閒人不可能進入這裏範圍半步之內。

但柏加是總統的親信，由他出面，自然沒有任何阻攔。

柏加很焦急，因為他聽了朗尼博士的話之後，已從太空科學研究院的電腦記憶系統中，獲得了若干資料。

那是由於張大南曾利用過研究院的那一副十分精明的電腦！

但是，即使有專家在旁分析，仍然無法解開那一連串天文數字的謎底。

因此，柏加不得不接納朗尼博士的建議，由他本人出面，要「CIA」將珍妮釋出。

「CIA」在美國雖然擁有無上權威，但是，他們的頭頭也是識時務的人，自然不敢觸怒這位總統的心腹。

珍妮見到她的上司朗尼博士，立刻撲上去，擁抱着他痛哭流涕。

「一切將成過去，別再難過吧！珍妮。」朗尼當她女兒一樣哄着！

「找到了他沒有？」珍妮哽咽着問。

「你指張大南？」

「嗯——」

「還沒有。」

柏加在旁，忍不住道：「珍妮小姐，可否讓我們談談？」

朗尼這才如夢初覺地，記得身邊的柏加來。他不但從中介紹，還告訴珍妮關於柏加的身份，以及保釋她的前因後果。

珍妮對於各人的來意既然已經明白了，她也不想再轉彎抹角。

她知道只要她合作，單憑柏加的權力，已可以輕易地保釋出去，何況還有這位院長上司在旁保證呢。

因此珍妮很爽快地說：「我知道的，其實不祇那麼少。」

朗尼博士道：「你的意思是：有些重要的關鍵，你並未寫到紙上去？」

珍妮點點頭：「不錯，我不是一個真正要出賣自己國家的人！我之所以如此，不外乎想找到一筆可觀的金錢，一方面悄悄聘請私家偵探，一方面自己憑直覺去找我丈夫。」

柏加問道：「你保留的關鍵，究竟又是一些什麼東西？」

「如果我說了出來，你們可能會不相信，也可能認為我是個瘋子。」珍妮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其實這件事基本上是應該保密的，因為萬一公佈了，必然弄得人心惶惶！」

在座的人包括了柏加和他的高級助手，朗尼院長和他帶來的專家二人，此外就是這個辦公室的主人——「CIA」一位主任級的頭頭。

他們都可以清清楚楚聽到珍妮的話，所以每一個人都感到愕然！

朗尼博士反應最快，他為了使到珍妮解釋得更清楚，把帶來的副本攤開在桌子之上，道：「是否這裏面有何機密？」

珍妮只瞥了那些圖文一眼，道：「這些數字根本不可靠。現在我也不妨告訴你們吧，這些圖文即使真的落入俄人手上，相信也只能令他們感到驚奇一陣而已！」

「你的意思是：你佯稱憑記憶寫出的天文數字，也是你故意偽造的？」朗尼博士問道。

在這剎那間，各人有各人的不同想法；例如朗尼研究院的專家們，就明白到一個事實：「為什麼拿着那一連串的數字，利用電腦左拼右計，總是找不出有什麼玄機？」

但在「CIA」頭目方面，內心却以為珍妮眼前仍然可能說謊。只因為「CIA」的本性就是多疑。

至於柏加方面，只希望快些知道全部事件的真相。

所以他不耐煩地問：「九大行星的一切有關天文的數字，經過了歷代天文學家的長期觀測，以及精密計算，早已被證明可靠，張大南可是真的對此等數字有所更改？」

珍妮道：「是的，更改是肯定的，因為他早已懷疑此等數字的正確性。最近他發覺一些行星運行得特別快，這可能與太陽本身的活動有關！於是，我們從頭再計算過。」

朗尼院長問道：「你們可是把每晚觀測所得的資料，按日灌入電腦？」

「是的。」珍妮道：「有了電腦之後，的確對我們的研究工作大有幫助！尤其

是那些極之精細的數字和位置，有了電腦就方便得多了。」

柏加道：「別轉彎抹角了，我想快些知道你們的收獲。」

「收獲是個噩耗！」珍妮又嘆了一口氣！「結果我們計算出：整個太陽系行將毀滅！」

「什麼？」所有人彷彿真的聽到了大噩耗，異口同聲地驚問。

珍妮道：「憑最近數月以來，我們這個太陽系九大行星的移動速度和位置計算，一九八二年就是世界末日的來臨。」

所有人都呆住了！

一時之間，這間龐大的辦公室，變得鴉雀無聲。

即使是最不耐煩的柏加，他在驚愕中僵呆了好一陣。

還有研究院院長朗尼博士以專家的口吻，首先打破了沉寂。

朗尼問道：「珍妮，希望你不是危言聳聽，這件事的確非同小可。那是怎麼樣計算出來的？你可否解釋一下？」

珍妮道：「九大行星同是環繞太陽運行的，但由於體積、距離等等各有不同，所以各行星所須的時間，也有差異。這是已知的事實。但是，張大南發覺有些事情十分詭異，就是最近憑觀測，我們發覺有些星體移動得特別快，尤其是一些體積比較細小的星球，例如水星、金星　火星和冥王星等。此等星球不但運行速度加快，而且位置也有轉變，要不是用電腦記憶系統，要不是利用精密的電腦去計算，相信不易找出這可怕的答案。但是不妨告訴大家，這是百份之百計算準確的，因為我們已反覆計算過許多次了。」

柏加這時才懂得開口問：「你說我們這個太陽系行將毀滅，可是九大行星有發生互撞的可能？」

「是的。」珍妮解釋道：「根據目前用電腦計算出來的移動方位和速度，一九八二年，九大行星將會發生一次大擠碰，地球固然要毀滅，其他八大行星亦無一倖免。」

「希望你不是看科幻小說看得太多。珍妮小姐。」中情局的特務頭頭忍不住說道：「以前有人預言過，說我們太陽系九大行星終將有一天成一直綫，於是太陽對我們各星球之間的引力勢必失却了平衡，於是九大行星屆時就會發生擠撞。但是，從未聽過這麼快，世界末日就來臨。」

珍妮可能因為被「CIA」人員對付過，所以對這位特務頭頭冷言冷語，同樣感到聽不順耳，她冷然一笑。

然後她又瞪住那特務頭頭道：「抓人問口供，我們自問不及你們；但天文學方面的事情，請問閣下認識多少？」

「嗯——」特務頭頭面色變了一片灰白。

要不是有個總統親信的柏加先生在場，相信珍妮這一次一定有得瞧了。

朗尼也覺得場面尷尬，他立刻打圓場道：「此事仍須證實，我以為目前不必為此而爭論。」

柏加也說道：「是的，如果你還記得那些數字，請一一寫下，讓專家們再利用電腦去核對一下，珍妮小姐。」

珍妮道：「詳細數目又長又複雜，人腦根本無法記憶。」

柏加立即又問：「那麼張大南帶走的記錄檔案，相信一定記得十分詳盡吧？」

「是的。」珍妮道：「那是十分詳細的記錄，包括我們利用電腦計算出來的答案在內。」

柏加道：「我真不明白，為什麼你們不向院長提出報告？」

珍妮道：「我們不祇一次地商量過了，如果這件事更多人知道，必然造成更大的恐懼，弄得人心惶惶！」

特務頭頭道：「你們假如向院長報告，可以叫他保密，同時亦可以多一些專家協助你們再核算清楚！但是現在，只有你兩個知道，而你丈夫又失了踪，還有誰可以證明你的話是真的？」

珍妮又不屑地瞪了他一眼：「你可以不相信，而且，我們已商量好，不同意公開此事，因為這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朗尼院長還是針對問題去談：「除了數字方面的計算，計出九大行星將於一九八二年成一直綫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發現？」

珍妮道：「有的，除了數字方面顯示九大行星的未來動向之外，我們也對各大行星運行的速度以及位置的改變，作了一連串的研究，發覺催成這種改變的最大原因之一，就是太陽本來的內部磁場發生我們無法理解的變化。」

太陽本身只是整個宇宙體系的一顆中等大小的恆星，儘管它的體積比我們居住的地球大一百萬倍。

但是，宇宙中就有無法估計的大小星球像太陽一樣，本身能發光，而且有不少比太陽大出了許多許多。

不過由於距離我們太遠了，所以在我們視覺和感受方面，似無影响而已！

科學家早已把太陽比作一顆「慢燃的氫彈」，實際上從太陽表面噴出來的火舌，已具有十億個氫彈的威力。

根據天文學家和科學家的結論：太陽內部的物質是由「氫」熔化成的「氦」，數量估計約有五億六千四百萬噸之多！此等物質一直在連續不斷地進行核子活動，因此太陽內部的熱力高達華氏五千五百萬度。

要形容它的厲害並不容易，不過如果夏天你有到沙灘去晒太陽的話，你一定可以感受得到太陽的熱力！但請別忘記，目前太陽距離我們地球是九千三百萬哩之遙啊！而目前我們地球上的高溫度，也只不過是華氏一百四十度而已！

一百四十度與五千五百萬度如何能比擬呢？

由於我們距離太陽有九千三百萬哩遠，也由於我們本身的條件所限（例如我們至今仍無法想到用什麼物質可以避過太陽熱力的熔解，因此我們沒有一種火箭可以對太陽進行任何形式的迫近觀察或探險等等。）所以我們地球人類無論如何聰明，也實實在在是所知是限。

太陽黑子活動是科學家最廣泛的話題，但實際情形又如何？

推測雖有根據，但準確性又如何？根本沒有人知道。

因此，張大南的發現看似平凡，實際上已非常吸引在座的朗尼博士以及他帶來的二位專家。

相反，身為「CIA」頭頭之一的碧根，卻聽得納悶！

只是有個「總統特別助理」的柏加在場，碧根更兇也不敢露出真正的咀臉來。

至於柏加本人，他儘管對科學並非門外漢，到底科學是須要追得上時代的，珍妮對張大南的讚揚，他只能表示欣賞！

真正了解到張大南在天文科學方面有卓越成就，應該是院長朗尼博士。因為他本身也是一位相當傑出的天文科學家。

他對珍妮說：「不向世人公佈的建議我是同意，因為那將造成大混亂，但是你們連我也不通知一聲，似乎太過了吧？」

珍妮抱歉地垂下頭來。

朗尼又說：「不過事情已成定局，誰是誰非暫且不提。現在我想知道，張博士為什麼要離開崗位？」

「為情！」珍妮毫不考慮地說，「為了那個中國女子。」

「那麼，為什麼你還要去找他？」特務頭子碧根問道。

珍妮很不喜歡這個人，所以她的態度十分惡劣。

她這一次瞧也不瞧他一眼，只說道：「難道你連我的私生活也要管麼？」

「嗯——」碧根自討沒趣地怔了一怔：「這分明是一件不合邏輯的事。」

「你又以為我在說謊？」珍妮瞪了他一眼。

「並不！只是感到奇怪而已！」碧根說道：「可不是麼，人家不要你，你卻要千方百計去找他。這是什麼意思？」

「這就是愛情！」珍妮幾乎不等他講完，就說：「像你這種人，自然不會明白男女之間的真正愛情。」

「我雖不懂，但我卻知道真正的愛情並非單方面的。」

碧根身為特務頭子，本身自然也是個機靈、善變的人。

他眼看在柏加面前不敢生氣，惟有改用「談笑用兵」的方式去對付珍妮。

珍妮冷然一笑：「假如在正常情況底下，我此刻只有妬與恨，但是，試問現在距離一九八二年還有多少日子？所以，我對張大南沒是妬與恨，反而原諒了他，希望和他們一齊，快快活活的，過有限的日子，就於願已足了。」

朗尼等人也聽得明白，如果聽珍妮絃外之音，張大南原來是「避世」去了。

「他不是投奔蘇聯麼？」碧根又問珍妮。

珍妮仍然對他毫不尊敬：「當然不是，他為什麼要投奔蘇聯？」

「那麼，他為什麼把文件也一併帶走？」碧根又問。

「你還要我解釋多少次？」珍妮道，「我們不想第三人知道世界末日將臨，但是現在，相信除了你們之外，還有他的情人白梅小姐也知道了。」

碧根轉而對柏加道：「我們如何能保證他不落入蘇聯KGB的手上？」

柏加道：「珍妮小姐，你以為張博士會不會把那些文件燒燬？」

珍妮道：「那有什麼關係？蘇聯人要那些文件幹什麼？」

柏加道：「我們担心除了該等文件之外，還有一些有價值的發現。」

「什麼價值？」珍妮苦笑一下，「你們的想法實在令人難以理解。地球存在於宇宙之間的日子既然不多，何不爭取時間，享受一下人生？」

柏加最後只對碧根和朗尼博士道：「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設法找回張大南，以及他手上的一切有關文件和資料。」

碧根為了表示尊重柏加，於是問他：「我可以再問珍妮小姐幾句嗎？」

柏加道：「當然可以。」

於是碧根轉向珍妮：「張博士自從發現『世界末日』即將來臨之後，就開始對人生消極起來，是不？」

珍妮點點頭：「本來我們想報告院長，也想公開，但怕引起混亂！」

柏加把朗尼博士請到門外，悄悄地對他說：「我將召集一次緊急會議，稍後請你到白宮來一次，屆時三十九號基地將派人來參加。」

朗尼博士自然明白「三十九號基地」是高度機密，也是地球上唯一有外星球人的一個秘密軍事基地。

兩名不速之客

夏威夷是渡假者的天堂。這兒不但沙灘風光如畫，美女與音樂，更加迷人！

「白家飯店」是一間非常有水準的廣東菜館，這兒有早茶，有午飯，亦有晚餐供應。就像世界各地的廣東式茶樓一樣。

「食在廣州」這句話的真正意思，就是廣州的食物最可口！

但時至今日，這句話已不局限於我們中國人，而是世界性的！差不多有中國人到的地方，就會有廣東式的食物店出現。

尤其是美國，大城小鎮，廣東菜館有如水銀瀉地，到處都有。

由此證明，中國人不但以刻苦耐勞著名，也具有生意頭腦。因為此等「廣東菜館」的主廚人未必就是正宗廣東廚師。他們只因為明知廣東菜受歡迎，而打响「廣東菜館」的招牌而已！

外國人吃慣了牛油麵包，又如何分得出「正宗粵菜」的味道。儘管如此，不少外國人光顧過之後仍感滿意。

但是這一家「白家飯店」並非冒充，而是正宗的撚手廣東菜。

他們白氏兄弟據講很有名氣，事實上「白家飯店」的生意也的確好得很。

老闆白友邦，通常很早已到店裏來。他妻子白太太幾乎是店裏的固定收銀員。

這天接近中午時份，也是店裏生意開始忙個不了的時候。

白家飯店突然來了二個不速之客。

「我們想跟白先生談談。」一名中年人對坐在櫃圍內的白太太說。

白太太還未答話，白友邦已由那邊走了過來。

「請問閣下可是——」白友邦本來想問對方可是「CIA」人員，因為較早時他已接聽過「CIA」人員來的電話。對方在電話中說過稍後會來拜候他。

中國人一向怕事，何況「CIA」的大名，在美國幾乎無人不識。

對方也不等白友邦講完，已接續道：「我們是中央情報局人員。可否跟我們談幾句？」

「CIA」本來就是情報局的簡稱。所以白友邦忙說道：「當然可以，當然可以，我一直在等着你們光顧。」

然後白友邦又把手一攤，很有禮貌地說：「請到這邊來喝杯茶。」

「不！」那中年男人道：「這兒不是談話之所。相信閣下一定也知道我們的身份和工作都同樣須要保密。」

那男子又指指門外：「只阻你三幾分鐘，請到外面去談談好嗎？」

白友邦惟有跟他們出去！

事實上店裏食客如雲，人聲哄動，要談機密事實在很不方便。

門外停了一輛黑色大房車。

白友邦被請上車去。

中年人與白友邦併肩兒坐在後排座位上，較年青的則坐在司機位去開車。

「隨便兜一陣吧！麥花臣。」中年人吩咐開車的年青人。

中年人回頭又對白友邦道：「白志德先生可是你的兄長？」

「是的。」白友邦道，「你們可是為了追查他女兒，亦即我侄女的下落？」

「不錯。」中年人道：「白梅小姐聽說最近來找過閣下，她可是一個人來？」

「嗯——只有一個人。不過照我看，她可能還有朋友在一起，只是不讓我認識而已！」白友邦又問：「她可是犯了什麼事？」

「不！一方面是她父親要找她回去。另一方面是我們有說話要問問她。如果你有任何綫索，也請盡量提供一下，以免我們浪費氣力。你也知道，我們這份差事，還有其他工作等住我們去做的。希望你諒解。」

「放心，我是個坦白的人，何況你們正在帮我大哥找回她的獨生女呢。」白友邦道：「當時我的確問過她住在那一間酒店，但她不肯說。我想可能是與男友結伴而來。」

「請你回憶一下，有什麼綫索可供追尋？」中年人問道。

「我記得，當時她已顯得十分之小心，所以並無任何綫索留下。不過，後來她又來了一次電話，電話中傳來了陣陣雜聲，影响了我們之間的交談。當時我很奇怪。後來想想，原來那是一些海浪聲！」白友邦說。

「你的意思是：他們可能租了一些海灘別墅居住吧？」

「嗯——我想大有可能。」

「她什麼時候再給你電話？」

「就是她父親的長途電話來了之後，她就打電話給我，叫我切勿對她父親說見過她。她又說，這次是跟父母吵嘴才走出來散散悶的，一兩天就會離開夏威夷。」白友邦道，「我哄着她說，她父親並未來過電話，只是我想請她吃餐便飯。但她不答允。然後掛綫了。」

「後來有沒有來見你？」

「沒有。後來連電話也沒有。」

中年人想了想對開車年青人說：「麥花臣，把車子開回白先生的店子裏去。」

年青人答應一句，立刻把車子的速度加快。

白友邦滿以為車子真的開返白家飯店去，想不到車子卻直駛向海灘那邊。

白友邦心感不妙！

「你們要去那裏？」白友邦對外面的環境當然十分熟。「這不是返回我那間飯店的路綫啊。」

中年人面色一沉：「為人為到底，希望閣下再帮我們一次！」

前面的年青人一直不作聲，這時候也說道：「是的，我們是由外地來的，只有你才清楚海灘有那幾間別墅是出租的。」

中年人又說：「只要你帶我們找到白梅小姐，我們立即送你回去！」

白友邦聽得出：假如找不到，他當然不輕易回去。

他生氣，又吃驚。

他問：「你們到底是什麼人？即使是CIA人員，也決不會用這種強迫手段，我店裏還有事情等着做的。」

中年人道：「CIA是享有特權，即使殺了你，也只須寫張報告。」

白友邦道：「你們這樣，簡直就是綁架。」

「你說什麼都好！」中年人忽然拔出了一支手槍，抵住了白友邦的腰間：「你最好乖乖的不要吵！找到了白梅，就放你回去！」

年青人把車速加快！

車子向海灘公路飛馳！

巧施脫身妙計

夏威夷既然是渡假勝地，自然有許多風景幽美的酒店。

此等酒店大部份建於面海地方，讓遊客都能一覽海景。

此外也有不少私人別墅，出租給一些前來夏威夷來渡假，而逗留時間比較長的遊客們。

張大南和白梅二人未必要在這裏逗留較長時間，但肯定他們不會住進酒店去！

因為酒店須要詳細登記住客的姓名和地址等等資料，張天南他們既然存心避過追踪，又怎會在此等場合出現。

因此，那中年人覺得白友邦的提供和忖測十分正確。

白友邦由於在電話中聽到波濤之聲，想像到他的姪女兒當時必是在靠近海邊的地方打電話給他。

但是，那中年人與年青人卻說他們不熟識當地的環境；白友邦在手槍脅持下，惟有跟他們到海灘一帶去。

不過白友邦私心底下又想：「CIA」人員雖然一度在美國國內橫行霸道，但是今時不同往日，他們怎可以對一個手無寸鐵的人用武？再想深一層，「CIA」人員如果真的要來找人，只須知會一聲當地警局，自然會有警方人員協助，何必用到脅持這種方式？

白友邦越想越不對勁！

目前的處境對他雖然十分不利，但是，對方也有弱點。

白友邦覺得眼前他必須裝蒜，明知對方不是「CIA」人員，也不好識穿他們反而要表現得合作！以換取對方的信任。

另一方面，他必須盡量去利用對方的弱點，例如對方說對「當地的環境陌生」，所以才求他帶路，去找有別墅出租的地方這可能是眞的，他必須好好地利用機會。白友邦一想到這裏，態度立刻改變過來；由不合作變得非常合作。

那中年人道：「你放心吧！我們的目的只是要找張大南，既不是針對你姪女兒，也不是針對你，所以只要你好好的合作，一切將會很快就成爲過去。」

白友邦道：「是的，我會想盡辦法，讓你們早些找到他們。不過希望你們守信用，不要難爲我姪女。」

「當然，她對我們毫無用處，我們又怎麼會帶走她。」中年人又說：「只要你好好地合作，讓我們找到那雙情侶，男的給我們，女的交給你，就當是我們給你的酬勞吧！」

白友邦也故意說道：「好，我們就一言爲定！」

其實他的內心在想，這班人來歷不明，既不是政府人員，會不會是職業殺手？

白友邦所以把他們想像成職業殺手，自有他的理由。

他從長途電話中已經知道，與他姪女兒白梅在一起的天文學家張大南，是個有婦之夫，所以，張大南的妻子因妬成仇，派人追殺他姪女兒是不足爲奇的事。

因此，無論如何白友邦也不希望這二名來歷不名的男子找到他姪女兒。

轉眼間，他們已來到了海灘一帶。

這兒十分熱鬧。弄潮兒人頭湧湧，尤其是那些身裁健美的比基尼女郎，更加吸引遊客。可惜車內這三個人都沒有這份心情。

白友邦一直在等機會。

他的眼睛不斷往外望，表面是要找出一間可疑的沙灘別墅。其實此刻他最希望遇上一名武裝巡警。

年青人把車子開得很慢！

中年人的視綫跟隨住白友邦往四處投射！忽然他若有所思地說：「除了這兒之外，還有別處近海的別墅嗎？」

白友邦苦笑搖頭：「坦白說，我從未享受過。我們中國人傳統性的勤儉，根本沒有時間和金錢到這兒來玩。因此除了這裏之外，我實在想不出什麼地方還有海灘別墅出租。」

中年人說道：「像張大南如此有頭腦的人，他怎麼會在這麼熱鬧的地方租屋住呢？」

年青人也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是的，這兒太過容易被人發現啊！」

但是白友邦說：「我的看法却剛好與你們相反，中國古代有一套兵法十分有名，其中有一句：『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許多能征善變的將軍都用作借鏡。張大南是中國人，即使未受過中式教育，亦必聽父母提及，所以，我以他會充份利用這種心理戰，就是說：你們批死他們不會在這裏，他們偏偏就在這裏。」

「這不過是你的看法而已。」中年人說：「如果我是張大南我就不會這樣！」

「嗯——等一等！」白友邦好像有了新的發現，指指那邊海灘。

那兒有一列臨海建築的別墅，位於一堆岩石之上；因爲是岩石，不是沙灘，所以弄潮兒不會游到那邊去！

驀地「轟隆」一聲！

年青司機就因爲白友邦那一聲突如其來的驚叫，一時煞掣不及，撞向前面一輛房車的尾部。等到他發覺時，爲時已晚。

前面那車子的一名女子已跳了下來，呱呱大叫，指住年青司機大罵。

其實白友邦是故意的。

他首先發現的不是那邊的一列別墅；那些別墅他早已知道它的存在了，又何必大驚小怪呢！

他首先發現的只是一名在附近出現的武裝巡警！然後就是前面的車子發生了擠塞。

因此，他立刻把握機會。

當車子停下之後，當年青司機被那女子破口大罵之際。

白友邦見機不可失，迅速推開車門，衝了出去。

他身畔的年青人上當了。

由於白友邦的合作態度，也由於現場的環境將他的注意力分散，他頓覺措手不及。

白友邦擺脫中年人的監視之後，仍担心中年人會從後面開槍射擊他！因此他一邊奔向那名武裝巡警，一邊叫「救命」！

車子裏的二名男子見狀，登時嚇得手忙脚又亂！

中年人一邊向年青人發號施令：「快些開車逃走！」

中年人一邊又把手槍拔了出來。

那名武裝巡警聽到有人叫「救命」，立刻提高警覺。

他一邊拔槍，一邊迎着白友邦那邊奔跑過去；同時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白友邦向後一指：「那車子裏的人有槍，小心！他要殺我！」

白友邦雖然怕死，他也不想那警員死得不明不白，所以他第一句首先向警員提出了警告，以免他被對方射殺！

警員拔槍在手，雖然這邊聽到了白友邦這個中國人的投訴，但在那邊車道之上，警員却找不出白友邦所指的目標。

就在這電光火石之間，「轟隆隆」的一連串汽車撞擊聲，二名神秘男子的汽車想退後，但後面的汽車却跟得很貼。

因此，向前撞了一下，又再向後撞了一下，仍無法把車子開走！

二名男子見這情形，情急之下，惟有棄車逃走！

汽車通道的南面是海灘，擠滿了弄潮兒，北面是一列酒店！

酒店前面的空地，種植了不少樹木花卉。

樹蔭花間環繞着的露天咖啡座，却坐了不少半裸的男男女女，他們都是遊客和泳客。

那二名神秘男子就是朝北面逃去，因爲那名拔槍的警員，正由海灘那邊飛奔過來。

那警員由汽車罅縫之間攢過，二名男子則急急在人叢中穿過。

警員揚聲叱喝！但是，二名神秘男子却橫衝直撞，朝住公路的另一端闖去。

由於他們有槍，目睹其事的人，明知他們不是好人，也沒人敢阻止他們逃走。

「砰」的一聲！

警員在拚命追逐中，朝天鳴槍一响！目的無非爲了警告對方！

可惜那二名神秘男子却當作沒有聽到。那中年男子把手一揮，公路上一輛私家車不敢硬闖過去！停了下來。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那年青的已搶了過去，硬拉開了車門，搶登車上，中年人也尾隨而來！

那私家車裏面坐的是一名女子。

她當堂嚇得呆住了好一陣。

「快開車！」中年人用手槍指住她。

但是那女子動也不敢動！其實她並非不會動，而是嚇呆了。年青人立即把她拉過一旁，自己坐到司機位上面去！

這麼拉拉扯扯的，已阻了不少時間。

「砰！砰！」又是二响槍聲。

「嘩啦」一聲！

那警員轉眼已在數丈以外，一枚子彈擊中了私家車的玻璃。

中年人一邊彎身俯伏下來，一邊用手槍要脅住私家車的女事主。

警員高聲吆喝，制止他們逃走。

中年人開了一槍！

「砰」的一聲，子彈從警員的身旁掠過，射在一棵樹的樹身之上，開了花。

年青人急忙開車。

警員跪在草地上，瞄準又開了一槍。

「砰」的一聲！這一次，他只朝汽車輪胎瞄準，但是，可惜沒有命中！

「停車，請停車！」警員衝出公路上，截停了另一輛汽車。

車上有個中年男子，他雖然停了車，却不准警員登車。

「你幹什麼？」那白髮男子十分生氣；「我又沒有違反交通條例，爲什麼叫我停車？」

警員也明知這是自由民主的美國，並非警察國家。所以他連反駁也不敢；剛才只是情急之下，希望有人肯見義勇爲帮帮他。想不到却惹來了一場謾罵。

警員正焦急萬分之際，一名騎着電單車的年青人經過，停車在警員的身邊道：「快上來，我帮你去追那兩個王八蛋！」

警員於是毫不考慮，坐上電單車後面去，一手握住手槍；另一隻手則摟住那個見義勇爲的年青人。

× × ×

二名神秘客刦持的汽車在前面疾馳，先後越過公路上許多正在行駛中的大小汽車！

年青鐵騎士則載住那名警員，從後面苦苦追來。由於一再阻延，所以雙方的距離仍遠！

追踪的警員，其實也弄不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只知在逃二人必然是問題人物，否則不會作賊心虛，亡命地逃去！

這時候，公路之上突然响起了一陣陣警號聲。一輛警車正在公路一旁「伺候」快車手，車中警員看見二名神秘客挾持的私家車快似火箭，當然不會放過。

在後面追來的警員和那位見義勇爲的鐵騎士，見狀才爲之鬆了一口氣！

既然是老早準備好「捉快車」的，速度自然更快！因此，在逃的私家車，轉眼已被追上！

但是，二名神秘客仍不就範！

「砰」然一聲槍响！

私家車內的中年人首先開一槍示警！

然後看見私家車車門迅速打開。

有個人被推了落車，她正是私家車的女事主，此際正被嚇至面無人色。

這時候警車打橫停在前面，剛好擋煞了私家車的去路，所以在逃的私家車才被迫停了下來。

警車上的警員也急忙下了車，拔槍躲在警車後面戒備。

由於對方首先開了一槍，跟住又看見女事主舉高了雙手被推出車外，所以警車後面的二名警員，更加不敢妄動。

當時公路上所有過路的車輛，都被迫紛紛停了下來。

自後趕到的電單車，那名在海灘上當值的警員匆匆跳下，躲到路上一輛私家車後面去，與前面遠處警車同僚遙遙呼應。

中年人用手槍指住女事主的背部，揚聲對前面的警員道：「你們切不可開槍，否則我們會首先殺了她！」

那高舉雙手的女事主哭喪着臉道：「請你們別開槍，我是個無辜的駕車人！」

警車後面躲着的二名警員，一時之間，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最後他們還是在戒備中，利用巡邏警車上的無綫電通訊設備，通知了總部。

現場上雙方仍在僵持；由於二名神秘槍手有一名女人質挾持住，警方不敢採取行動，但二名槍手要離去，警方也不允！

於是公路上的交通，形成一片擠塞。

黃泉之路

由總統親信助手柏加召集的一次臨時緊急會議，參加者除了太空科學研究院方面的人員之外，還有來自「三十九號基地」的有關人等。

來自「三十九號基地」的有關人員裏面，包括了二名外星球人，那就是狄卡和雅力父子二人。狄卡父子二人是「三十九號基地」的成員，他們代表祖必達星球人，與美國秘密結成盟友。

柏加這次把他們請來參加臨時安排的緊急會議，目的是要利用祖必達星球人的先進科技解答「太陽系行將解體」之謎。

太空科學研究院院長朗尼博士，爲了供參加會議者的諮詢，所以也把珍妮一併帶來了。

珍妮向各人證實：她那位神秘失踪的丈夫張大南，如何發現九大行星的位置有所變動，以及運行速度突然加速的情形。

地球方面的專家們雖然議論紛紛，信疑參半，但祖必達星球人方面的狄卡，却另有一番見解。

狄卡的意見認爲：宇宙絕非永恒不變的；例如彗星的突然出現，某些星球的光度忽明忽暗，以及某些星光突然消失等。

此等情形都足以證明宇宙間的天體是會不斷發生變化的。只不過有些星球太細小，在地球上的遙望儀器中根本見不到它

們的存在，所以我們才會一無所覺而已。

狄卡又以祖必達星球人代表的身份，分析我們這一個太陽系的情形。

他認爲太陽本身是一團熾烈的火燄，其中變化非地球人所能了解。

祖必達星球人在理論上比地球人先進，最少他們已能從另一銀河系飛到我們地球上來進行一連串的探險。

但是，他們却自認至今尚未有任何可靠方法，到太陽去探測一下。

不過，憑珍妮的口述，張大南既然計算出「一九八二」年九大行星行將發生連鎖性的大撞擊，那麼，祖必達星球人仍然可以試一試利用他們基地上的電腦去計算一下九大行星目前的正確方位，以及今後兩年內的動向，看看是否眞的有可能「九大行星成一直綫」。

狄卡要求珍妮供給更詳細的資料。

但是，珍妮對那些複雜得無法記憶的數目字根本難以一一說出；除非找到張大南，因爲只有他手上才有最詳盡的紀錄。

儘管如此，狄卡仍然答允，盡他的一切辦法去證實這件事。

有了祖必達星球人的協助並非就等於危機解除了。萬一珍妮所講屬實，相信只憑祖必達星球人的力量亦未必可以挽救。

會議似乎沒結果。不過經此一役後，美國政府屬下的幾個秘密部門，最少也明白了事態十分嚴重。爲了不要令到世人驚惶，他們決定繼續保密，不把此事公開。

同時另一方面，狄卡亦以第一時間，將有關資料送到祖必達星球人的基地——「射綫號太空船」去。他們希望利用電腦分析，計算出眞正的答案來！

× × ×

在夏威夷的一條公路之上。

二名神秘槍手，正挾持一名女人質，要求軍警讓他們駕車離去。

但是，大批軍警已將公路封鎖，直升機則凌空監視一切。

僵局早已形成，因爲警方故意讓一些車輛擠在公路之上，阻碍着那一輛被二名槍手刦持的私家車。

警方用的是拖延戰術。

二名神秘槍手却有恃無恐，一再要脅，要殺那名女人質。

至於白家飯店的老闆白友邦，自從在海灘的公路上機智地擺脫槍手的脅持之後，很快又遇上另一名正在海灘巡邏的警員，於是立即向他報告，要求他致電報警。

當警方知道二名神秘槍手的目的志在張大南之後，他們立刻通知「CIA」總部；因爲「CIA」總部較早時曾要求夏威夷警方協助找尋張大南和白梅二人。

其實當時「CIA」的一名頭目戴萊，正帶同助手兼程飛來夏威夷途中，他們的目的亦無非與白友邦連絡，追查張大南的下落而已。可惜棋差一着，又來遲一步，竟然被二名神秘槍手捷足先登。

到底二名神秘槍手又是何方神聖？

警方在跟槍手談判的時候，槍手堅決不允透露身份。

儘管如此，警方在派人與槍手談判時，已使用間諜相機將對方的外貌拍下。

底片冲出了。

二名槍手的身份很快就由「CIA」方面找出答案來。

他們分別是羅夫和麥花臣。

羅夫是蘇聯人，麥花臣是美國人。

「CIA」方面更加緊張。因爲他們早已担心蘇聯特務對這件事發生興趣；而羅夫此人的身份雖是記者，但「CIA」早已懷疑他是蘇聯「KGB」特務。

至於麥花臣，顯然是給羅夫收買的一名美國失業青年。

公路上的僵局仍未解決。

但是，消息傳開之後，電視台和電台都爭先作現場轉播。

如此一來，這件事就更加轟動一時。

記者們紛紛追查「張大南和白梅」二名中國男女的身份。

但是有關方面連半點內容也不允透露，只說這是一宗「情變」的悲劇。

當局公佈張大南只是一名「業餘天文學家」，因與妻子感情發生變化，所以悄悄跟另一名中國少女私奔。

不過記者們十分聰明，他們既然知道了羅夫的身份，自然也會想到：爲什麼「KGB」特務要設法找張大南？

黑夜即將降臨！

這是當局擬定的行動時刻；他們決定在黑夜來臨之後，設法救出人質。雖然表面上他們非常遷就二名槍手，甚至供應了食物和飲料給他們。但突擊隊早已枕戈待命！

女人質的家人曾苦苦哀求當局不可用武力去解決，因爲這樣可能危害到人質的安全。

但是，當局却決心不讓蘇聯人得逞。

二名槍手終於獲得通知，可以把人質用汽車解離現場——這正是二名槍手較早時所提出的。

於是當局在探射燈照耀下，派人把阻碍住去路的汽車移開。

此等汽車都是被警方截停，故意留在公路上造成阻塞的。

公路上，但見通行無阻！二名槍手羅夫和麥花臣以爲當局態度軟化，立刻開車離去！

車子由慢至快，公路兩旁雖然佈滿了武裝軍警，却沒有人阻止他們離去。

美國的公路是有名平坦的，因此越開越快！

直升機雖然在天空中監視，但二名槍手因爲有一名女人質在手，所以他們並不担心受到任何襲擊。

麥花臣負責開車。

二盞車頭燈開亮了，前面明明白白是一條平坦的大道！

由於當局的有計劃封鎖，所以這段公路之上，根本也見不到其他車輛。彷彿這一條公路就是爲他們而設！

突然之間，麥花臣才感到路面低陷！彷彿突如其來發生了地震一樣。

麥花臣是個賽車高手，所以對於他的駕駛技術，羅夫應該是信心得過的。

但是車子却在這一刹那間，顛倒碰撞，車內三人身不由主地翻滾作一團！

眼前一片黑暗！

他們懷疑車子是否駛進了黃泉之路。

車內三人迅速昏迷，以後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他們根本不知道。

× × ×

這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

當「CIA」頭目戴萊趕抵現場之後，立即佈局！

他們把公路挖了一個巨洞。

巨洞之內，佈置了一個非常巧妙的機關，但絕非陷阱。

那是一個有着極厚乳膠作護墊的彈性跑道，目的是要令到下陷的汽車不致於撞毀。

那輛汽車衝入陷阱之後，仍衝了一段很長的「軟」性跑道。

但是，此刻車內的人已跌得亂七八糟了。

二名槍手在這種情況底下，即使有更大的本領，也無力反抗，何况他們還昏了過去呢！

因此，警方手到拿來，二名槍手也就在睡夢之中落網！

× × ×

「CIA」人員的「黃泉之路」計劃總算大功告成了。

戴萊本來就是爲了要追踪張大南而來，所以他主持佈置好「黃泉之路」計劃後，立即去找白梅的叔父白友邦。

此外，在當地警方和「FBI」的協助下，他們也根據白友邦提供的綫索，將那一帶海灘別墅進行地毡式的搜索。

但是，張大南與白梅二人的踪跡全無；同時從「CIA」所搜集到的資料之中，張大南和白梅二人，亦從未到此等別墅居住過。

那麼，那「海浪聲的電話」又從何而來？

其實白友邦的綫索亦有可疑之處，因爲夏威夷四面臨海，他的姪女兒可能在一處近海地方致電給他，不一定在他們「隱居」的地方；也許那是海邊的酒店。

借用酒店電話，未必就住在那酒店之內啊！

比世界大戰更可怕

宇宙實在太大了，即使是本太陽系之內，範圍還是大得令我們難以想像。

因此，除非是「有心窺探」，否則，即使天文學家，亦未必可以注意到宇宙間的每一個小節。

但是，自從張大南發現「世界末日」大危機後，消息首先由美國傳出；美國各地天文台紛紛進行一日二十四小時不斷的視察。

然後，世界各地的天文台也開始注意到這件事的進一步發展。

無論人類的科技如何先進，那只不過是「人類自己本身的進步」而已！

無論人類的科技如何「進步」，到底我們至今仍未能跑到「月球」以外的宇宙範圍。但「UFO」的事實已擺在眼前。

憑此推想，我們的「成就」應該是十分有限的。

憑此推算，我們的智能和自以爲「先進」的科技，根本未足以去揭開「宇宙之謎」。

科學家如果不實事求是，仍然自欺欺人，到頭來人類亦惟有自食其果。

例如我們對太陽的判斷，科學家對它的內部結構實在知得太少。

但是，就憑人類眼前的知識，如何能「判斷」太陽的變化不致會突然之間對我們地球發生極可怕的影响？

因此，張大南的成就，等於給舉世天文學家敲响了警鐘。

儘管如此，當消息傳開了之後，世界各地天文學家之中，仍然有人反駁「九大行星成一直綫」的論調不但是杞人憂天，而且還是十分無稽的。

問題又似乎出在張大南本身，因爲他突然之間失踪了！

表面上看來，張大南一方面被「情困」，他要在地球毀滅之前，和心愛的女人，好好的過日子，不受外界干擾。

但是，反對他論調的人，却認爲他故作驚人之語，目的自有不可告人之處。

當然也有更多人同意他的觀點，那並非因爲他本身的成就和地位，而是由於人類對太陽了解得實在太少。

另一方面就是宇宙實在太大了，人類更聰明，科技儀器更先進，也經常會「差之毫厘，謬之千里」。只因爲至今爲止，我們對外太空的觀測，也只不過憑儀器的帮助，「遠觀」一番，和「想像」一番而已，眞情如何，查無實據。對嗎？

如果還有人以爲這種說法委屈了地球上的科學家，這裏還有一個十分完整的例子。

在人類還未踏足於月球表面之前，我們是否也只憑「遠觀」和「想像」？但結果美國送人到月球去，帶回來的一切資料還要分析一番，結果證明「想像」與「事實」的確有很大的距離。

就憑這種種事實，張大南的發現，連最權威的天文學家也不敢否定！

不過消息既然傳開了，世人正弄得人心惶惶之際，「專家」們自然要出來「權威地否認」一番，以安定人心！

× × ×

首先把消息傳播開來的，自然是一向「愛管閒事」的記者們。

其實這已不是「閒事」，而是關乎人類安危的大件事！

甚至可以說：這比什麼世界大戰還更可怕！

第三次世界大戰萬一發生了，有人想像到那是一場核子大戰！

憑目前世界各大國儲存的核彈，只要用上一半的數量，亦足以毀滅全人類！

但是，到了那時候最少還會留下一個「爛橙」似的地球。

然而張大南的發現如果變了事實的話，地球固然被撞得粉碎，就是其他八大行星也會在同一時間毀掉！

這不是大件事還是什麼？

然而消息儘管傳開了，人們却當作「花邊新聞」一樣看待，相信成爲事實的人，實實在在並不太多。

也許人們都有一種心理，世界末日假如眞的來臨，那是全球的人，担心也担心不來，又何必費神去理會它？

但是在另一方面，世界各大國的元首，却紛紛親自向美國政府查詢此事的幕後眞相；有些已經知道美國有個「星際盟友

」的國家，則查詢他們是否有方法制止這件事的發生。

美國總統十分爲難，因爲他們不敢否認，也不想影响人心，所以又不敢承認。

因此總統惟有說：一切必須等到找到張大南之後才有答案。

× × ×

祖必達星球人派駐地球外太空的基地——「射綫號」。

這裏自從接得狄卡的第一手報告之後，已分頭進行工作。

他們首先把消息傳回「祖必達星球」總部，讓他們的專家去找答案。

另一方面，「射綫號」的專家們，也紛紛用儀器對太陽系的其他八大行星，進行一連串的探測和觀察。

太陽本身是一顆恒星，連地球在內的九大行星被它的吸力所吸引，所以要環繞着它，作有規律的運行。

但是，這個「規律」是否百份之一百準確？

答案幾乎是肯定的：絕不準確！

認爲那種規律百份之百準確的人，若非白痴，必是自欺欺人。

最簡單，最完成的例子，就是地球自己本身；地球繞太陽運行一週，每年亦有差異；儘管是一分幾秒。

那麼，遠得無法想像的冥王星，假如有所偏差，試問在這天文數字的遠距離底下，是否會「差之毫厘，謬之千里」？

何況對於冥王星的一切，人類至今知之甚少，例如它的結構。

它的眞正體積。

它與太陽之間的正確距離！

它與我們地球之間的眞正距離……等等，總之，自一九三〇年發現了這星球屬於我們這一個太陽系以來，我們對這一個遙遠的「隣居」，知道得極少。

假如有人能測出冥王星的直徑，太陽對它的影响，大氣中所含的，以及溫度等等，這個人大概已够資格去領取一筆獎金，也可以贏得舉世天文學家的讚美！

但是現在，智慧比我們地球人遠超的祖必達星球人，却利用他們先進的科技和天文知識，再加上電腦分析，答案終於找到了。

一九八二年的確是個可怕的日子！

假如九大行星依照目前的移動方向，一九八二年將會變成一直綫；根據萬有引力定律，九大行星勢必互相撞擊！

世界末日也就會在那時候降臨！

× × ×

狄卡和雅力父子二人，接到「射綫號」的訊息之後，立刻飛返基地去。

基地上的新指揮官科文，將結果告訴狄卡。

狄卡聽了也呆住了一陣！

「不會計算錯吧？」狄卡仍抱住萬一的一綫希望。

「不會的！」科文道，「這結果並非單方面的，而是結合了總部供應的資料，由兩副不同的電腦分析的結果。」

「怎麼會這樣呢？」

「由於太陽內部的變化，加上冥王星逐漸失去原來的運行規律。」科文解釋說，「目前這一太陽系九大行星，都以太陽爲中心，表面看上去都很有規律，其實除了冥王星和太陽本身有變化之外，其他星球亦有變化！此一變化，正是促使這一太陽系九大行星毀滅的原因。」

「有辦法補救嗎？」

「相信不可能，除非這兩年間有奇蹟出現，否則，由地球計算年份的一九八二年開始，九大行星將逐漸移成一直綫，屆時他們將在互有引力的影响之下，撞作一團！」

「那麼，我們總部的意見怎麼樣？」

「狄卡，你一定明白，我們祖必達星球遠在另一銀河系，這兒發生更大的碰撞和爆炸，對我們肯定沒有任何影响。」

「是的，但是，地球上的美國不但是我們的星際盟友，也是目前地球上最强的國家。萬一地球毀了，我們從這星球所獲得的資源，固然不可能繼續供應，就是重新再在宇宙間找過一個與地球環境相同的星球，只怕也未必有我們合用的資源。」

「你的心情我當然明白。目前地球上人類認爲是廢物的東西，我們星球都有用，至於海中的海藻等等，更是用途廣大，只是地球人還未進展至用到此等物質的階段而已。總之，這地球上有許多東西適合我們，這是事實，否則我們也不會看中它。但是，事實既已擺在眼前，我們也得面對現實。總部已經通知我們，隨時準備撤退。」

「現在才是一九八〇年啊！」狄卡道，「距離一九八二年尚遠，何必焦急？」

「我們不能等到那日子的來臨，因爲九大行星的互撞，勢必產生一次宇宙之間的巨大爆炸，儘管目前仍未有人敢估計它的後果及威力如何，但肯定十分驚人。如果我們不遠遠避開，一定會受到影响。」

「嗯——」狄卡心情一片灰暗。

「我也明白，你與地球之間，已建立了一份不可磨滅的感情。但是，凡事有開始，也必有結束的一日。儘管我們對地球依依不捨，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科文道，「現在我們要做的事就是：第一，通知我們的星際盟友——美國政府。第二，收拾好一切，包括我們留在美國三十九號基地上的設備，準備隨時撤離地球。」

狄卡無可奈何，惟有帶着沉重的心情，與他的兒子雅力返回地球。

會議室有如靈堂

「三十九號基地」內的秘密會議室，彷彿一間靈堂，顯得死氣沉沉！

進入會議室的每一個人，毫無例外地面露愁容。只因爲他們都已從祖必達星球人的代表狄卡口中知道了地球行將毀滅！

儘管一九八二年距今仍遠，但是每個人聽到這消息之後都彷彿大禍就在眼前。

「張大南眞了不起，他竟然計算得出，證明珍妮並未說謊。」

「是張大南預測於前，如今又有祖必達星球人的證實於後，相信總不會錯到那兒去了。」

「看來我們立刻就要通知總統。」

「但我反對公開證實這件事。」

「爲什麼？」

「如果公開證實這件事，勢必造成更

大的混亂，弄得人心惶惶！」

「但是我有理由贊成公開這件事，讓每一個人都知道世界末日之將至！」

會議室內，參加者正在議論紛紛。

「爲什麼要造成混亂的局面？」

「目前世界各大國之間，你爭我奪，所爲的到底是什麼？假如讓大家都知道世界末日到了，這種紛爭就會自動停止！」

「嗯——我倒贊成這提議！最少我們應該告訴總統，提議他知會各大國的首腦。這對世界目前的緊張局勢大有帮助。」

「無論如何，這件事首先應該通知總統，讓他召集顧問們會商一下再說。」

正當地球人議論紛紛之際，祖必達星球人代表的狄卡，也正在會議室的另一角，與他的兒子雅力，討論着這件事。

這是會議休息的時候，所以各人分別作個別的傾談。

狄卡道：「雅力，你以爲目前我們急於要做的是什麼事？」

「嗯——」雅力愁容滿面，吶吶地說：「爸爸，我說出來，你會怪我嗎？」

「不！我雖然不是你們地球人，但你是我的兒子，你最少也有一半是我的，何況此刻你的心情，我非常明白。」

「爸爸，如果你容許我放下一切公事的話，第一件事我會先去找我媽媽。」

「嗯——」狄卡的面色一沉，却說不出話來。

雅力的母親就是一個美國女子貝茜。也就是狄卡來了地球之後不久結識的妻子。他們結婚之後生下了雅力。

那時候貝茜仍未知道狄卡是外星球人，因爲狄卡的外表，與地球人並無二樣。但後來終於知道了。

貝茜可能覺得狄卡婚前不該隱瞞身份，也可能她根本就是現代地球女人的本性，也可能是她覺得那一份情感還是應該交給一個眞眞正正屬於地球人的男人。

因此，她已於年前改嫁了。

狄卡當然很不開心，但他却明白到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尤其是美國式的婚姻，往往就像演戲一樣。

貝茜改嫁後，他們從未見面。只有身爲兒子的雅力，年中會見她一兩次。

狄卡眞想不到，雅力對母親仍然念念不忘！

雅力還以爲父親生氣，黯然垂下頭來，不敢望他！

狄卡伸手搭住雅力的肩膊，說道：「好吧！等會兒開完會之後，如果沒有什麼別的事情要你去做，你就去見你母親；但一切必須根據最高指示。假如他們不打算公開宣佈這噩耗的話，你對她也應該守口如瓶！」

「我明白了，爸爸。」雅力喜不自勝地，抬起頭來，瞪住他父親。

他感動得幾乎流出眼淚來：「我要爭取時間，多些跟她在一起；如果你不反對的話。」

狄卡沒有說話，所以雅力也不知道他贊成還是反對。

會議又宣佈繼續。

各人紛紛回到會議桌旁去。

有人提出，要求狄卡向祖必達星球總部求救！

狄卡告訴大家：「只要有萬份之一的機會，祖必達星球人也會想辦法挽救地球的！

× × ×

白宮總統辦公室之內，卡達總統正在愁眉不展。

他仍未知道世界末日即將來臨！他所以愁眉不展是因爲伊朗。

伊朗違反國際外交傳統，竟然容許學生衝入大使館挾持人質，這對文明社會來說，簡直是一種笑話。

由於美國用盡一切方法去挽救人質都沒有結果，於是卡達總統下令出動武裝人員，秘密降落沙漠地區，準備搶救人質。

但是，結果失敗了，死了八個人。

消息傳來，美國人無不感到震驚！

以色列也接受過這一類考驗，整架飛機載了百多名人質，飛到非洲去。但結果人家却能在一夜之間將危機解除。

美國爲什麼不能？

堂堂一個大國，做事總是畏首畏尾的，再加上這一位的總統又是個沒有決斷的人，出醜幾乎是無法避免的事。

現在這位大國的總統先生，即將面對鏡頭，向全國國民交代這一次挽救人質失敗的前因後果。

他雖然有幕僚和秘書爲他草擬演詞，但是，想到國民對他低能的抨擊，他就會感到難過。

想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他還未「出鏡」，甚至還未「化粧」，（上電視雖是演講，但爲了光綫和鏡頭清楚，必須搽粉化粧。）令人震驚的消息已經傳來！

由「三十九號神秘基地」傳來的噩耗，令到這位儒弱的總統差點兒就要放聲大哭起來！

他立刻召集有關顧問和幕僚，看看應否公佈這可怕的消息！

總統的顧問和幕僚之中，竟然還有人懷疑；這似乎是無可避免的事，雖然已經一再證實，即使由祖必達星球人用更先進的方法計算和觀察，亦已證明是事實。但是，仍有不少人認爲這是「杞人憂天」的想法。

「總統先生，我以爲我們不必太過悲觀！這是預測而已，就像天文台一樣，未必準確的。」有一位顧問安慰總統。

另一個則說：「最後結論來自外星球人，我反而有所懷疑，因爲外星球人對我們地球人可能另有目的。」

立即又有人同意了這一論調：「是的，我寧願相信那位失了踪的中國天文科學家張大南；假如能得到他的親口證實，我們才不妨相信下來。但是現在，我們担心得似乎太早了吧？」

「嗯——」那位束着雙眉的總統先生終於說話了：「事到如今，一切已成定局，萬一世界末日眞的降臨，我們亦無能爲力。因此這件事除了希望我們的星際盟友想出辦法之外，惟有聽天由命！」

立刻又有人請示：「這件事應否通知各國領袖？」

「嗯——」總統望望幾位高級顧問：

「你們以爲怎樣？」他依舊是那副沒有決

斷力的可憐神態！

有人說：「我以爲最少也應該知會盟國政府吧！」

「不！應該利用熱綫先通知克宮的首領。」又有人說，「讓蘇聯人知道世界末日到了，擴張亦應該停止了！」

「俄人死性不改，克宮頭頭此刻假如眞的聽到了這個電話，他們一定又以爲我們正在對他們進行心理戰術。」

「是的，這件事還是考慮淸楚才可進行。」一位高級助手說。

「那麼，現在是否暫時保密？總統先生。」

總統的眉頭鎖得更緊！

另一位助手則從旁提醒他：「由電視直播的記者招待會，還有不足半小時的時間。總統先生，我們要開始準備了。」

有位幕僚提議道：「我以爲這件事應該分頭進行，首先下令找回張大南博士。另一方面，設法封鎖消息，以免弄得人心惶恐不安。第三方面要求我們的星際盟友設法挽救這危機。」

總統想也沒有多想一下：「好吧！就照你的意思決定！」

他一邊說一邊站了起來！

其他人不敢再作聲了！

他們雖然不作聲，但是他們却你眼望我眼，然後苦笑搖頭！一片無可奈何的神氣！

有些人則感到啼笑皆非。

也有些人在內心埋怨：堂堂一個大國，弄成今日這尷尬的世局，良有以也！

甚至有人懷疑那些選民在投票之前，是否考慮淸楚。

× × ×

白宮方面儘管封鎖消息，其實「世界末日將於一九八二年來臨」的電訊新聞，早已經傳遍了全球。

但是很奇怪，眞正關心這件事的人，可以說少之又少。

有人懷疑這是「愚人節的玩意兒」。但每次愚人節散佈的「惡作劇消息」，報館和警局例必收到大堆詢問的電話。

爲什麼這一次關心的人又會越來越少？難道是人們不怕死？

然則有關方面生怕消息公佈後弄得人心慌失失的想法，只屬多餘！

又或者大多數以爲：此乃大局，死的又不祇是他們一個人，而是全球的人，何必管它？

眞正担心的，反而是那些政治家；他們担心有人認爲世界末日反正即將來臨，何不冒一冒險，試試本國或本集團的實力！到頭來反正是死，「英雄式的死」到底是較爲「光榮」，較爲「痛快」的！

總之，這件事正在世界各地帶來了不同的反應！

相信它的人，有些連人生觀也改變了。例如習慣了斤斤計較的人，他們會想到：世界即將毀滅，到時大家都難逃一死，又何必再斤斤計較？

又例如有些人平時悲觀慣了，聽了這消息，反而變得樂觀。

因爲他們覺得時日無多，還担心一些什麼？得快樂時且快樂吧！所以一切担心，一切不愉快的念頭，都暫時拋諸腦後。

表面上看來，關心「世界末日」這噩耗的人，的確不多。

但實際上又如何？實際上可能有更多人在私心底下深心不疑。何以見得？

首先是銀行界發覺存欵數字大降。於是急急增加存欵利息，而且一再提升！

人們不再做守財奴，酒樓食肆，生意越來越旺盛。人們好像要爭取時間，眞眞正正的享受一下人生的快樂。

沒有人知道以後還將會發生一些什麼事。但目前就很少有人公開表示關心的。

當然，更多人採取半信半疑的態度。即使是美國高層領導人，對此消息亦不盡信。

嬉皮士的眞面目

一個鬆髮蓄鬚的男子，吊兒郎當的，拖住一名紅髮女郎，招搖過市。

在美國各大都市的街道上，經常可以見到這些中年嬉皮士。他們喜歡無拘無束的生活，似乎一切全不在乎！

然而這兩個並非眞正的嬉皮士。

那一頭蓬鬆的頭髮都是假的，男的鬍子以及女的紅髮，也都是假的。

他們都戴上了黑眼鏡，咀裏嚼着香口膠。

假如上述那些東西完全撤除了，他們就會現出了眞面目。

假如他們現出了眞面目，可能很快就會有人過來把他們帶走。

假如眞的有這種場面出現的話，那麼，必然是如臨大敵！

假如他們眞的被帶走，帶走他們的人一定是「CIA」特務；同時「CIA」方面亦會通知軍方，用直升機以第一時間把他們載往華府。

因爲這一男一女之中，最少那個男子正是總統急於要會見的人。

他當然就是張大南。

那女子亦毫無疑問，必然也就是他的情人——白梅。

他們東閃西避，無非想避過「CIA」和「FBI」的跟踪。

這些日子以來，他們已先後在美加等地旅遊過，從未被人發現僞裝。

這兒是紐約。

在人頭湧湧的鬧市中心，更加不會有人去注意他們了。

張大南玩得很痛快，因爲他不但可以面對自己最心愛的人，還可以跟她逍遙自在地，遊遍美加各地名勝。

戴上了假髮假鬚，當然有時會感到不便，但習慣了也不覺得怎樣。何況每天晚上，返回了酒店之後，他們就可以「還我原來」了。

他們用的全是假證件，證件上的照片就跟他們的僞裝一樣。

此等假證件，在國內，甚至北上加國，也不會引起警方的注意。因爲僞造得非常精細。

張大南和白梅都有看電視、看報紙及收聽電台的廣播。

因此，他們當然也知道發生過一些什麼事情，更知道有人找張大南。

尤其是夏威夷海灘的追殺，白梅已從

報章上知道她的叔父白友邦出了事，她心裏一度感到十分難過。

但是，她終歸也聽了張大南的勸告，忍耐着，連電話也沒有打一個去慰問白友邦。

自此以後，張大南和白梅更加步步爲營，處處顯得小心翼翼。

張大南也忖測得到有些事情遲早總會發生，只是想不到來得這麼快吧了。

他由祖父一代起，已經生活在美國。所以除了皮膚和血統之外，與一般美國人並無分別。

他喜愛自由，這也正是美國人的基本特性之一，所以他娶了一個美國女郎的珍妮。

珍妮也是一位天文學家，夫婦二人志趣相投，在理論上是十分幸福的。

但是不知怎的，上帝竟安排他認識了白梅。

也許是緣份到了，他竟然對這個中國女郎一見鍾情。

人最怕有得比較；比較起來，他就會覺得中國女子總比外國女性溫柔體貼。何況彼此又是同聲同氣的呢。

自此以後，他的心靈就完全被白梅佔據了。

人是感情動物。男女間的愛慾，往往就是一發不可收拾的。

結果他們被情網所困。

張大南的精神上一度感到萬二分的痛苦，因爲他知道他的妻子珍妮很愛他，而珍妮本身又沒有任何過錯。

本來在美國離婚算不了怎麼一回事，但是有着中國人血統的張大南，却極力避免刺傷珍妮的心靈。所以一直以來，他就是這樣，活在夾縫之中。

直至到他在天文研究方面有了新的發現，情況就有所改變。

張大南是太空科學研究院裏面唯一的中國人，那完全是因爲他個人在天文學方面的成就，然後才被羅致的。

一直以來，張大南就有心願，要替華裔的美國人仕增添一些光采！

因此他埋頭苦幹，期望在天文學方面有偉大的成就。

他不喜歡陳陳相同的東西，更不喜歡人云亦云。所以人家都認爲太陽系中的九大行星運行的位置和速度都是固定的，他就不相信。

由數年前開始，張大南已在這方面下功夫；他把九大行星環繞太陽的全部過程，包括每一個星球的方位，距離以及速度等等，都分門別類地，詳細記入電腦系統中去！

這項工作固然萬二分複雜，假如不是發明了電腦，單憑人手筆記和計算，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得到的事。

但有了電腦的帮助，不但做得到，而且還非常之精細、準確。

結果，張大南就憑着這一份由數年前開始的電腦紀錄，計算出九大行星未來的動向！

根據電腦所顯示的結果，幾乎令到張大南難以置信。

但是，他在妻子兼助手的珍妮的協助下，已經不祇一次反覆核算，結果證明他的結論完全一致；一九八二年九大行星將成一直綫！

根據萬有引力的定律，再加上太陽對九大行星一直以來的影响，九大行星成一直綫時，勢必發生連瑣碰撞。

毫無疑問，那必然是一次空前罕見的宇宙奇觀——太空大爆炸！

當時珍妮很害怕，也很衝動！

想到世界行將毀滅，珍妮立即擁抱着她的上司丈夫。

但是，在張大南這方面的感受可不同了。

一直以來，他渴望成爲舉世觸目的人物，替華人增光！

現在這一項突破性的成就，相信要達到上述目的是絕不困難的事。

不過他的妻子珍妮却另有主意。

珍妮覺得：世界末日的來臨，明顯地就是一個天大的悲劇！

無論對整個人類世界，或者每一個家庭的成員來說，都令人感到悲哀！

那麼，萬一將此事公諸於世，人類世界將會變成什麼樣子？

人類本來就是爲了求生而來，萬一每個人都知道死期不遠，試問做人還有什麼希望，還有什麼樂趣可言？

因此，珍妮當時就有一個提議。

她說道：「一直以來我就有個願望，希望和你好好的再度蜜月。但是你却沉迷於工作，以致令到我們之間的感情也冷却了。」

她又說：「現在我你二人的生命都跟所有人類一樣，實在所餘有限，爲什麼我們不好好利用這有限的日子，痛痛快快地玩個飽？」

張大南想想也是道理，事情公開了，他雖然可以一舉成名天下知，但却把「絕望」帶給全人類！這豈非「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全人類的身上」麼？

一想到這裏，就連自己也不快樂了。

於是他決定將此事隱瞞。

另一方面，他却敷衍着珍妮！因爲他心裏另有打算。

原來是珍妮提醒了他：利用有限的日子，痛痛快快地玩個飽！

可惜他有了白梅。

所以話是照足珍妮的意思去做了，但身邊的伴侶却不是珍妮，而是白梅。

張大南也明知自己的做法太過傷珍妮的心，假如不是日子有限，世界末日將到的話，他也不會這樣做。

但事實他必須好好地把握時間，否則就連追悔的機會也沒有。

最後張大南咬實了牙齦，和白梅一走了之！

爲了免除後患和留下可尋的綫索，他把那份研究檔案也一併帶出了研究院，他以爲這樣做，除了珍妮之外，再也沒有第三個人知道此事。

想不到他失踪之後，却發生了許多令他意想不到的事。

無論發生了天大的事，張大南也決意不理；因爲他要好好利用這兩年不到的寶貴時光，和他心愛的人，爭取時間到各地看看這個行將毀滅的地球。

可惜他却疏忽了一件事！就是全力追

蹤他的，除了「FBI」之外，還有舉世知名的「CIA」特務人員。

所以他們雖然化了裝，也只可以騙過一般人的耳目，却不易騙得過「CIA」和「FBI」的耳目。

因此，他們的行蹤很快也就被人發現了。

有如網中之魚

「CIA」頭目戴萊已接到下屬的報告，知道張大南正在紐約市。

戴萊立刻向總部報告。

不久之後，總部的頭頭碧根也親自帶人趕到紐約市來。

根據「CIA」人員的報告指出，張大南目前正與白梅住在一間酒店內，用的是假名，假證件，連外形也化了裝。

張大南和白梅只是今天才由美亞美飛到紐約市來。

要不是「CIA」和「FBI」耳目衆多，處處大胆懷疑，相信要發現他們的行踪，可眞不容易啊！

然而現在，張大南和白梅二人已在「CIA」人員的監視下，只等待特務頭子的命令，就立刻可以採取行動。

較早時，「CIA」特務已從落網的蘇聯「KGB」特務羅夫的口中，知道「KGB」方面也非常渴望得到張大南這位天文奇才。

羅夫是以記者身份進入美國的，他收買了美國青年麥花臣，在美國各地展開活動，可惜到頭來終於在夏威夷落網。

日前羅夫和麥花臣，正被關在「CIA」的總部之內，秘密審訊。

羅夫已直認，只希望得到張大南，假如得不到他的人，就惟有退而思其次，從他妻子珍妮那兒收購那份研究檔案。

可惜到頭來兩者都失敗了。

× × ×

正在紐約一間酒店裏面的張大南和白梅，還不知道他們已是「CIA」的網中之魚。

他們就像往常一樣，關上了房門之後，就將僞裝解除。

他們一起入浴，一起看電視，幾乎每一分一秒都雙雙對對的聚在一起。

人就是這樣，如果有太多的時間讓他們好好地去享受，他們也不會這樣緊張，問題却是時日無多，所以他們感到十分可貴。

他們赤裸着身體，只用一張白被單蓋住了下半身。

白梅枕在張大南的手臂之上，緊緊倚偎着！

他們面對着床尾不遠處的一架七彩電視機，此刻正是播映新聞的時間。

新聞報告員報導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後正陳兵於伊朗邊境，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伊朗由於美國冒險派兵救人質失敗，正將數十名人質分散囚禁於幾個不同的地點。

倫敦的伊朗大使館竟然被人攻佔，大使館人員被一批槍手挾持，槍手是伊朗人，屬於反現行政府的組織。

剎那間，彷佛一切都與伊朗扯上了關係，好像世界上每一樣事情都跟伊朗有關似的。

張大南和白梅半臥着，倚在豎起的枕頭上。

「看情形，世界末日也等不到一九八二年。」張大南有感而發。

白梅也明白他的意思：「伊朗是個盛產石油的國家，但從最近國際間所發生的事態看來，他還是個火藥庫。」

「是的，那個大鬍子教宗，終歸也會把這個世界提早弄翻。」

「我忽然之間想起了一件事。」白梅深深地透了一口大氣。

「什麼事。」

「伊朗原名是什麼?」

「波斯。」

「不錯，波斯是古國之一，對吧?就像我們中國和埃及一樣，都具有數以千計的歷史年。」白梅又說：「假如有上帝或眞神，那麼，伊朗的確可以稱得上得天獨厚。」

「爲什麼你會這麼說?」

「坦白說句，一直以來，我都相信上帝，我相信上帝是個外太空人，耶蘇基督也是上帝派來地球的使者。」

「你這種論調老早有人說過，但我不相信。」張大南道。

「你不信是另外一回事，」白梅說道：「人類肯定一直以來，受到外太空人的遙控，我們就像泰國鬥魚或者蟋蟀一樣，地球只不過是個籠或者一個缸，我們的一切活動，幾乎完全受到外太空人的遙遠控制。」

「何以見得?」

「因爲我感覺得到，凡事冥冥中都有一個主宰，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和結束，其中過程就明顯地，受到外太空人的控制，你試回憶一下，如果不是上帝幪蔽了美國人的雙目，日本佬又如何能侵襲珍珠港?假如不是上帝及時賜予美國人智慧，他們又如何能利用原子彈炸廣島，結束了這一場戰爭。」

「嗯——聽你說來，的確好像很有道理似的。」張大南道：「因爲上帝要人類自取滅亡，所以又賜以他們製造毀滅性武器的智慧。對嗎?」

「對了，氫彈絕對可以消滅全人類，而不單祇消滅某一個國家而已。」

「但是，上帝一向是以仁慈見稱的，又怎可能這麼殘酷?」

「只因爲這是一早安排下來的事情，而並非偶然的。」

「你的意思是：連世界末日也是上帝安排好的大悲劇。」

「不錯啊，只不過你聰明，所以才可以洞悉天機而已！」

「既然如此，上帝又來自那一個星球?」張大南問。

「來自遙遠的另一個銀河系，如果你對我的話仍有懷疑，不妨多讀聖經，裏面的描寫和記載，完全和傳說中的UFO一樣，但不要忘記，聖經並非二十世紀才寫成的，而是數千年以前，所以想深一層，自以爲十分聰明的人類，其實是十分之愚蠢。」

「你的意思是：人類一直受到外太空

高等生物的控制。是嗎?」

「是的，這一事實由數千年已經開始了。」

「那麼，一九八二年的大慘劇，也是由上帝所安排?」

「不，宇宙間的一切，本來早已成定局，只是我們知之甚少而已，上帝明知地球的壽命將盡，說不定會首先安排人類來一次自相殘殺的大慘劇，那正是第三次核子世界大戰的發生，如果你對我的說法仍有懷疑，不妨拭目以待。」

張大南道：「我是個太空科學家，專門研究宇宙間一切事物，絕大多數的謎底，至今仍無正確答案，但是，假如放一個上帝進去，答案亦往往會變得完整，因此，我實在沒理由懷疑你剛才所講的話。」

「不錯啊，只有上帝才可以創造萬物，」白梅說道：「但我所講的上帝，並非指某一宗教所敬奉的神明，而是指萬物的主宰，至於世界各地的宗教，我却有另一種見解。」

「我願意洗耳恭聽。」

張大南輕吻着懷抱中的白梅。

他們完全陶醉於二人世界之中，絕未想到危機正在眼前。

白梅這時候又說道：「我之所以把地球當作一個玻璃缸，把人類當作鬥魚或者蟋蟀，正是因爲憑我細心研究分析所得的最後結論。

「如所周知，世界各地人民所信奉的宗教，都有一個偶像，例如天主教之上帝，基督教之耶穌，以及佛教的釋迦牟尼等等。

「首先我們不妨注意一個事實，就是每一個宗教所供奉的偶像，都確有其人其事，令到信徒們十分感動。

「例如耶穌之釘十字架，佛祖之入雪山修行，六年後忽悟佛道等等，都有一段眞實的故事，既然都有歷史記載，當然不會是生安白造的吧?

「因此，我想出了一個可能性，就是各宗教的偶像，全是來自外星球的高等智慧生物。

「他們分別來自不同的星球，化身成人類的外形，在地球上招收信徒，目的是要他們的信徒死後將靈魂帶往他們的外星球去。

「如果你對我的論調仍有任何懷疑的話，我們又不妨翻閱一下各著名宗教的教義，其中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勸人爲善。



「另外一個更加令人觸目的共通點，就是人類的肉體死亡之後，都還有一縷靈魂，好人上天堂，罪人入地獄……」

張大南一邊聽枕邊人「講道」，一邊瞪住她，終於忍不住截斷了她的話題，擁吻着她，一邊又低聲淺笑着問：「然則，你以爲我們死後上天堂，還是入地獄?」

白梅輕輕嘆了一口氣：「我以爲只要我們眞心相愛，不管死後上天堂或者入地獄，都絕不埋怨，也不後悔！」

「嗯——你的故事還沒有講完呢。」

白梅道：「你就當我講故事好了，其實憑我多年觀察，研究和反覆求證之後，有足夠理由證明一切都是事實。

「你是一位太空科學家，對天文事物自然比我了解。你一定知道宇宙之大，也一定承認一個事實，就是人類可能永遠無法往另一銀河系去進行探險。因爲人類生命只是有限，而地球與該等星球的距離却動輒以光年計算。」

「是的，至此可否讓我反問一句，人類既不能到另一銀河系，那麼，另一銀河系的生物又如何能來地球。」

白梅道：「因爲他們除了科技必然比我們先進之外，還極有可能是『永生』的，既無生命結束的限制，自然可以到達更遙遠的地方去。」

張大南正想說些什麼，突然有人在叩門。

床上的二人吃驚地互相瞪住：「是誰呢?」

他們有如驚弓之鳥，張大南却安慰着白梅：「可能只是侍者送茶水來。」

說着他已翻身下了床。

張大南走到門後，一邊正在穿回褲子，一邊發問：「誰？」

「對不起，我是管房的，有些事情跟你談，請開門。」

陌生人

房門打開。

站在門外的，是個穿上了侍者服飾的男子，他迅速閃了入來。

在這刹那間，張大南吃驚得幾乎想動手把他推出去。

但是他畢竟是個比較冷靜的人。

「你是誰？」張大南問道。

那人一邊關上房門，一邊示意着說：「你已被包圍，現在只有我可以帶你離開這裏，如果你不信，請到這兒來看看。」

床上的白梅，本來赤裸着身體的，這時也來不及穿回衣服，惟有借用床單掩住身體。

剛進來的人根本沒有多餘時間去看她一眼，已走到了窗簾背後。

張大南彷彿接受了這個人的催眠似的，竟糊裏糊塗的相信他是酒店中人，現在也聽信他的說話走到窗後去！

那人輕揭窗簾，一邊又對張大南道：「下面那些車子裏面，盡是CIA人員，你們已在他們的包圍網中。」

「那麼，你又是誰？」

「我是唯一可以令你安然離去的人。」那男子又說：「張博士，你放心，我只是仰慕閣下，保證沒有惡意，快些穿回衣服，時間已經無多了。」、

張大南似乎無動於中：「爲什麼我要走？」

「因爲CIA特務要抓你回去，」那男子道：「他們的手段你是知道的。」

「我到底犯了什麼罪？」

「單單是洩漏國家機密一條罪名，已經够你受了。」

「嗯——」

張大南猶疑地怔了一怔！

他望望那陌生人，又望望床上顯得無限尷尬的白梅。

陌生人十分靈機，他說：「我在房門外等你們，越快越好，只穿回衣服，切勿再浪費時間去戴回那些僞裝，CIA早已識破了你們的假面目。」

說着，他果然出了房外。

張大南一邊催促白梅起床更衣，一邊說道：「無論他是什麼身份，只要能帮助我們，我不想太快失去自由。」

白梅也明白張大南的用意，因爲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所以也顯得份外有默契！

她一邊落床更衣，一邊說道：「我們是否進行第二步計劃？」

「是的。」張大南一邊壓低了聲音，一邊示意着：「切勿令對方生疑。」

白梅在穿回衣服時，又吻着張大南：「你肯定了他的身份？」

她在耳畔低聲問，但是她的動作一直沒有停止過。

「肯定，我敢肯定我的想法不會錯。這兒雖然是美國國土，但CIA永遠遲他們半步。」張大南此刻已穿好了衣服。

白梅也穿好了。

他們只挽了極簡單的行李——白梅一個大手袋，張大南挽住一個手提袋，就此匆匆地出了房外！

門外又多了一個人。

剛才硬闖入房的是個上了年紀的中年人，現在見到的「侍役」却十分年青。

他們一見了張大南二人，中年人立即指指走廊那邊：「快跟我走。」

年青人瞪住電梯門口的錶板和燈號，担心地說：「他們可能正在上來，你們最好快些！」

年青人一邊說一邊已掏出了門匙，把那間房的房門鎖上了。

然而這一切張大南和白梅都見不到。此刻他們已在那陌生中年人的指示下，迅速由走廊盡頭的一個窗口爬了出去！

外面一片漆黑。但是窗外太平梯的扶手，很容易就可以摸索到。

三個人就是沿住太平梯往上爬！

張大南和白梅同樣不明白，爲什麼陌生人要他們往上爬，而不是往下？

可惜他們根本就沒有時間去問。

他們終於爬上了最高一層——天台。

陌生人抬頭看見了較遠的天空中燈光一閃一閃的。

他對張大南道：「CIA可能出動直升機來協助軍警拘捕你，趁他們未控制大局，賭賭你的命運吧！」

「現在我們怎辦？」張大南拖住白梅尾隨着陌生人。

「設法闖出重圍，必須先溜到另一幢大廈。」陌生人這時已到了天台的邊緣，「還好一切盡在我們意料之中。」

陌生人伸手一撈，由天台欄杆外取來了一條鋼纜。

那一段鋼纜的末端有個鋼鈎，鈎住了一條皮帶。

陌生人協助張大南把皮帶套在身體之上，然後示意他站上欄杆去，用力一推，「卡察」一聲响，人已凌空飄去！

黑暗中只見一條人影，沿住鋼索滑向對面一幢大廈的窗口。

那邊窗口人影幢幢，顯然就是陌生人的同黨，老早佈置在那兒負責接應的。

張大南有點身不由主，本來如果讓他有選擇的時間和權利的話，他會讓白梅先滑過來，但是現在——

他回頭張望。

這時候他已被人自懸空的鋼纜末端「撈」了上來。

「放心吧，張博士，」眼前最少有三個人，都是男人，「你的愛人白梅小姐不久就回到閣下的身邊來。」

另一個人說道：「現在時間無多了，請立刻跟我走！」

張大南賴在窗前：「我要等等她。」

「你担心什麼呢？我們的車子已在下面等你。」那人說道：「白梅小姐隨後就到。」

那人說着，已用手把張大南拖走。

張大南一邊走一邊回頭張望，只見窗外飄進了一個人影，那當然就是白梅，負責接應的兩個人，正將她拖上來。

張大南這才放心跟那人進了一座電梯裏面去！

電梯迅速下降。

那人帶他繞到大厦的後面去，出了後門，已有二輛車在橫街裏等候。

張大南被帶上其中一輛，車門幾乎還未關好，車子已絕塵而去！

逃出重圍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張大南驚魂未定似的，問他身邊的陌生男子。

車子正在黑夜中開動！

這是一輛大房車。

車窗都垂下了黑簾，所以，張大南根本見不到外界的景物。

坐在張大南左邊的，是個胖子身裁的人，坐在他右邊的，就是剛才帶他進來的彪形大漢，此外前面還坐了二個人，一個司機，一個可能是帶槍的保鏢。

身邊的胖子可能就是這班人的首領，所以剛才張大南也是對住他問。

胖子笑了笑：「張博士，你好？」

「別演戲了。」張大南顯得有點生氣，「你是誰？」

「皮洛夫。」

「好像是蘇聯人的名字？」

「不錯，正是。」

「KGB派駐海外的特務？」

胖子點點頭，笑道：「我以爲閣下只對天文學有興趣，想不到你會知道得這麼多。」

「嗯——你們爲什麼要救我？」

「只因爲我們須要你，無可否認，你是一個人才。」

「坦白說，我帮不了你們什麼。」

「張博士，你可以做的事實在太多，目前我們急於要做的事，就是避過CIA的耳目，那是我們唯一的對手。」

「我的愛人呢？」

「放心吧！她很快就可以回到你的身邊來了。」胖子又說道：「要不是看見你的中文名字，我眞不敢相信閣下是美籍華人。」

「我當然也有英文名，但父親要我永遠記住自己的祖先，要我記住雖然我們入了美籍，骨子裏還是個中國人，所以堅持要我用中文名字。」張大南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

司機回過頭來：「到碼頭了，皮洛夫先生。」

車子的速度也開始緩慢下來。

路燈投射下，碼頭那邊，但見人影幢幢。

坐在張大南右邊的大漢首先下了車，然後是前面二人。

胖子對張大南說道：「張博士，你放心，我們不會令你感到受委屈，這只是暫時性的，請遷就一下。」

他們下了車。

然後有人押住張大南上了跳板。

跳板盡頭是一隻東歐國家的貨船。

張大南看得出，這兒一帶出現的人影，全是他們的人，所以即使他此刻有勇氣反抗，還是逃不了的。

他只好乖乖地上船。

登上了甲板之後，回望岸上，昏暗中仍見那胖子在指手劃脚。

不久之後，又有另一輛車子開到，可惜張大南已經沒有機會看見車上的人是否就是他等待着的白梅。

因爲分左右兩旁挾持着他的人，已將他帶進了船艙裏去。

×　×　×

這是一個設備豪華的艙房。

棗紅色的地毡，古式古香的桌椅，十足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享受。

那酒櫃上擺放的，除了著名的蘇聯土產——伏特加酒之外，盡是西方名釀。法國的拔蘭地酒，英國的威士忌等等，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唯一最不合襯的，就是牆壁上的那面斧頭鐮刀標誌的紅旗，以及那大鼻子的偶像。

一個架上了金絲眼鏡的蘇聯人，看來已有六十左右的年紀。

他含笑伸出手來：「張博士，歡迎歡迎！」

張大南怔住一陣，身不由主地跟一隻冷冰冰的手互握了一下。

他心不在焉地問：「白梅小姐呢？」

張大南不知道爲什麼要問這個老年人；他應該問押他進來的二名大漢才對。

但那瘦削的老年人竟然答了他：「只要閣下好好地跟我們合作，我可以保證白小姐安全回到你身邊來。」

這是充滿要脅的語調。

至此，張大南終於明白了，對方原來只是故意將他們分開。

問口供的方法

紐約市，愛堡酒店內外，氣氛一片緊張。大批武裝警員正包圍着這間酒店，禁止一切有關人等出入！

「CIA」與「FBI」人員，正在這兒內外作地毡式的搜索。

他們要找的當然是張大南。

但是特務人員會同聯邦密探，已搜遍了每一個角落，始終找不到張大南和白梅二人的下落。他們只可以在其中一間房間裏，發現了一些假鬚和假髮。

身爲「CIA」頭目之一的戴萊，因受到上司碧根的責難，十分生氣。他除了責備他的下屬之外，親自帶幾名「CIA」特務，押住一個年青侍役直上天台去！

那年青侍役渾身發抖。他當然明白，「CIA」的手段是有名毒辣的。

果然，上了天台之後，一名特務用手電筒照射着那年青侍役的面部。

「你叫亨利，對吧？」戴萊親自問他：「今晚被派在這間酒店的十二樓當班，也沒有錯，是不？」

侍役因爲睜不開雙眼，根本見不到身邊的一切事物。他惟有點點頭。

「亨利，剛才經理對我說，你非常盡忠職守，對嗎？」

「那只是經理過奬了。」

「我想你一定知道，那一男一女的中國人是如何失踪的。」

「我早對你們說過了，我見也未見過他們，我除了入過二次洗手間之外，也曾

偷偷到十一樓去，跟那兒值班的同伴聊天。所以，他們極有可能在我離開崗位時離去。」

戴萊不失為特務頭子的本色。

他冷然一笑：「好傢伙，在我們面前，竟敢耍花招！」

手電筒熄了。

但亨利的視覺一時之間仍然無法適應；只覺得有人分左右挾持他往天台的邊緣走了過去。

一隻手掌拍着亨利的後腦，然後抓住了他的頭髮。

亨利身不由主，頭部往前俯下，登時嚇得他魄不附體。

原來眼前他所站立的地方，就是天台的最邊緣。

俯視下去，足有百多呎！

亨利雙足發軟，渾身打抖。

他想退後兩步，但是，他的氣力無論如何也及不上對方。

對方是二名身裁十分高大的「CIA」特務人員。

亨利不但無法退後，還被人從後抱起；在此之前，他背後不但一直有人，而且，那些人一直用手抓住他的衣領和皮帶。

現在只要抱住他的人用力一推，刹那間他就會粉身碎骨。

戴萊雙手叉着腰，在旁問道：「你仍然說不知道嗎？亨利。」

亨利稍為猶疑，後面抱住他的人就用力一抓。

他立刻撲向前，凌空衝出。

慘叫一聲。

那叫聲彷彿是午夜的厲鬼，也劃破了這空間的沉寂。

亨利的魂魄差一些兒就完全離開了他的軀殼。

豈料，就在那一刹那間，「錚」的一聲。

亨利感到有人從後面揪住了他的腰間的皮帶。

他身不由主地，凌空打了一個旋轉，整個人完全失去了重心！

當他稍為平衡下來時，才感覺到揪住他腰間皮帶的，不是一隻人手，而是一個活扣，活扣上面大概是一條尼龍皮帶。

皮帶的另一端則繫在天台的鐵欄杆之上。

戴萊雙手扶住欄杆，俯視着在半天吊的亨利。

「亨利，你小心聽着，你還有一綫希望，只要你實話實說，我就會叫人把你扯上來。否則的話——」

戴萊「嘿嘿」地說，一邊又用手揪住那條尼龍帶作勢。

只要他揪動一下，那條尼龍帶就會令到活扣上的亨利團團而轉。

亨利不敢下望。

不一定是有「畏高症」，任何人——任何正常的人，在這種情況下也會嚇得渾身發軟；除非是那些受過馬戲班訓練的人才會例外。

偏偏亨利只是一個普通的人，他從未受過馬戲班的訓練。

同時他被攔腰吊起，毫無平衡可言，亦乏重心。

在團團轉之中，沒有人知道那尼龍帶子是否可靠。

在這百多尺高的高空中，只要那活扣子一鬆開，即使是鋼鐵之軀，亦會粉碎。

因此，亨利惟有說道：「你們先放我上來，我會照實告訴你！」

「不！」戴萊堅持着，「先說清楚，再放你上來。」

「好吧，我就告訴你們……噢！」

尼龍帶下面的亨利，正在拉高了聲綫說話之際。

他的說話聲突然中斷。

所有倚在天台欄杆，俯視着他的「CIA」特務們，都可以看見亨利那挺直的身子突然之間軟了下來。

亨利整個人被吊住，雖然雙手雙腿下垂，但腰肢還是挺直的。

就在他口中哼了一聲之後，連手足也停止了活動。

身為「CIA」特務頭子的戴萊，看見這種情形，當然也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抬頭望向對面那幢更高的大廈！

可惜在黑暗中，什麼也見不到。

但是亨利已被人射殺却是事實。

特務們把亨利的身體扯了上來。

「好準的槍法！」

當戴萊看見了亨利的額角中央的子彈洞口仍在滲血時，就不禁脫口驚呼起來。

戴萊立刻又發佈命令：「快些通知下面，叫他們包圍對面那幢大廈，放冷槍殺亨利的人就在那邊。」

只見一名持着無綫電對講機的特務，依足了戴萊的話，通知了街上的特務人員展開大包圍。

保證物有所值

張大南被分隔起來。

他很不服氣。

因為他始終見不到他心愛的人。

白梅究竟能否逃脫？還是被「CIA」抓住了？張大南根本不知道。

雖然蘇聯人員曾經告訴過他：只要他合作，他很快就可以見到白梅。

但是他却提出了反要求。

他曾坦然對那名「KGB」頭目說：「我是個堅持原則的人，你們不讓我見到白小姐，休想我屈服。」

那名「KGB」頭目年紀很大，六十左右年紀，雙目烱烱發光！他叫貝可夫。

「我們只要求你交出那檔案文件。」

「文件已燒了。」

「如何證明？」

「無法證明，燒了就是燒了。」

「但是根據我們的資料，你已把檔案偷了出來。」

「那是我自己草擬的東西，怎麼可以用上『偷』這字眼？」

「無論如何，我也不會相信你把千辛萬苦帶出來的檔案燒了。」

張大南冷笑道：「貝可夫先生，無論是KGB也好，美國的CIA也好，你們的手段我都知得十分清楚。老實告訴你，這次我自動失踪的目的有二：一是為了自由。因為我有了婚外戀，我要和我女友到處玩玩。二是為了錢，只要你們有錢，我不管你是什麼組織，都會與你們交易。」

貝可夫怔了一怔：「為什麼你不早些對我講清楚？」

「你根本沒有讓我有說話的機會。」

「那麼——」貝可夫勉强擠出了一點點笑容：「我們再從頭開始好嗎？」

「本來以我過往的性格，現在就算你用槍咀對住我，我也不會睬你。但是，事到如今，只要你答允我幾個條件，我仍然讓你們得到那份檔案。」

「什麼條件？」

「第一，先讓白小姐回到我身邊來。」張大南道。

「太容易了。」貝可夫軟化下來，「不妨告訴你，白小姐被我們帶到了船上來，那麼，第二個條件又是什麼？」

「第二，我要五十萬美元的代價，才可以把檔案出售。」

「什麼？五十萬美元？」

「是的，五十萬元。美金啊！」

貝可夫道：「你覺得是否你要得太貴？我知你妻子珍妮手上也有一份，她只索價十萬美元而已！」

「別信她！珍妮根本不可能擁有我所講的文件。」

「為什麼不可以？她是你實驗室內的得力助手。私底下又是你妻子。」

張大南道：「我只要說出一個十分簡單的理由，你就會相信那必然是假的。」

「坦白對你說，我們曾派人與她交易，可惜功虧一簣！」

「那檔案包括了我的筆記，以及一連串的天文數字，而且從未影印過副本，試想想珍妮又如何能記憶得一清二楚？」

「嗯——那我們上當了！」貝可夫又問：「張博士，五十萬元不成問題，只要是物有所值。但是，可否先行透露一些內容？」

「可以。」張大南胸有成竹地說，「簡括地說，那是最新的天文學資料。本人的發現，保證以前從未有人發現過。」

「哈哈哈……」

貝可夫突然仰天大笑起來。

張大南十分生氣：「你笑什麼？」他感到這是一種侮辱。「你是否以為我正在向你說謊？」

「不！你說的可能是事實，但事實眞相最近已經傳開了。」貝可夫道：「就是報章上刋出的『驚人消息』吧？」

張大南道：「對不起，我根本不知道報紙刋登了一些什麼消息！」

「就是關於世界末日的來臨！」貝可夫道，「據講，你認為一九八二年，太陽系的九大行星將成一直綫云。」

張大南立刻板起了面孔，很不高興地說：「難道你有懷疑？」

「你首先不要生氣。」貝可夫對張大南開始改善了態度，「我們不交易這一份，也可以談另外一些事情。」

「不！」張大南道，「我只談這一件事，你不談就拉倒！」

「嗯——」貝可夫瞪住張大南，眨着雙眼，「你這中國人眞難對付。好，好！你就談談這件事吧！」

「據我所知，美國國會曾批准出售過一批電腦給蘇聯。因此，當我們完成了這一宗交易之後，為了澈底證實我手上資料的眞假，我有個提議。」

「什麼提議？」貝可夫怕觸怒張大南，只好耐心地問。

因為經此一役後，他知道這個中國人絕對不易對付。

他為了爭取工作上的成績和表現，也為了爭取可以經常離開蘇聯出國，所以他不得不低聲下氣。

「我那份資料中的天文數字，只有天文學家才看得懂。」張大南又說，「我那份資料中的天文數字，也惟有用電腦才可以計算出正確的答案來。因此，我提議：當我們交易完成後，你立刻把全部檔案送到你們天文學家的手上，先讓他們證實一下，看看我是否故作驚人之語！」

「嗯——」貝可夫道：「五十萬元，就是為了一個『證實』麼？」

「當然不會這麼簡單。」張大南笑了笑，「沒有錢到手，見不到白小姐之前，你休想免費知得更多。」

貝可夫幹了「KGB」特務四十年了，從未見過像張大南這種人。

他又一次低聲下氣：「只要你透露一點點價值之所在，我會立刻依足你的說話去做。」

「好！我們一言為定！」

張大南與貝可夫握了一下手。

他也明知「KGB」食言當食生菜，但是張大南還是說了：「我收藏起來的資料，不但提供了九大行星的未來動向，也讓你們蘇聯政府知道一些關於美國政府的太空秘密。單單是這一點，就足以價值連城！」

「嗯——」貝可夫又在眨着那一雙鷹眼，「那麼，文件究竟在何處？」

「在一處不為人知的秘密地方。」張大南道，「坦白對你說，這是我事先擬好的計劃之一——計劃第二步，就是找你們交易。」

「然則，你的第一步計劃，指的又是什麼？」

「先帶女友到處玩個飽。花光了錢之後才再出賣檔案。但想不到你們先找着我來了。」張大南道。

「我們已千方百計的，到處找你也找不到。最後還是CIA美國特務包圍酒店時露出了馬脚。於是我們決定要捷足先得！」貝可夫說。

張大南道：「其實當時我要讓CIA得手，實在易如反掌，但我明知你們是KGB特務，於是順水推舟。」

「首先讓我代表蘇聯感謝閣下的一番雅意！」

「別裝蒜了，你可是忘了剛才的諾言？」張大南老實不客氣地說。

「不！現在先讓你見見你女友好嗎？」貝可夫奸險地笑了笑。

然後他拍了兩下手掌。

艙房外，走了一名「KGB」特務入來。

貝可夫對他吩咐道：「立刻把白小姐帶來見張博士。」

特務領命而去。

貝可夫又再問道：「那些文件如何取

得？」

「五十萬美元到了我的手，還要保證我可以行動自由。」張大南道。

「你不跟我們回國？」

「怎麼？到蘇聯去？」

「是的，我們須要閣下這種人才！」

「對不起，即使你給我一億美元，我也不會爲你們工作。」

「你憎恨蘇聯？」

「並不！」張大南道：「我說過了，我計劃分三部份。第一，先帶女友去遊埠。花光了錢就找你們，這是第二步。第三步就是利用你們的錢，周遊列國。」

「嗯——聽你口氣，你百份之一百相信這是事實。」貝可夫道，「我是指你計算出的世界末日的來臨！」

「現在說什麼也沒有用，五十萬美元，你們除了可以買得到其中答案之外，保證在其他的文件中，也一定會認爲物有所值。」

艙房門外人影閃動。

一名特務人員帶着白梅入來！

白梅立刻撲進了張大南的懷抱中，飲泣起來。在這刹那間，張大南想到白梅可能受了委屈。

他一邊像哄孩子一樣，用手拍拍她的背脊，一邊又生氣地問：「可是他們欺負了你？」

貝可夫在旁雖然有點不好意思，第一可能因爲他年紀大了。第二可能是蘇聯很少有這種熱情鏡頭出現。但是，他仍然十分留心張大南的反應。

萬一張大南又再生氣，他們的交易就可能失敗。

目前貝可夫一定要忍！因爲他不難想像得到，美國政府出動了「CIA」和「FBI」人員四出兜截張大南，必然是由於他知道了一些機密。

寧願當交易成功了，到時再設法去對付他。

白梅哽着咽道：「不！他們對我還算客氣。只是我見你不到，還以爲以後再也沒有機會讓我們相見了！」

在這刹那之間，張大南差些兒也忍不住流出眼淚來。

最後他還是強忍着，哄着白梅道：「是的，我們已經時日無多，當第二步計劃完成了之後，我們立刻就可以展開第三步計劃。」

貝可夫當然也聽到了。

他終於說：「好吧，我叫人爲你準備好五十萬美元。但文件如何過手？」

「很簡單，你先付錢，然後我帶你去到收藏文件的地方。」張大南道：「當銀貨兩訖之後，我們彼此各不相干。」

貝可夫想了想，站了起來。

「好吧！我們現在就開始，趁CIA未追查到這兒來之前讓我們先上岸去！」

千方百計捉兇手

「CIA」人員大擧搜查酒店橫街對面的那一幢多層高的大廈。

因爲特務們首先發現了欄杆上留下的鋼索，以及附有活鈎的尼龍吊帶，後來又有人用附有滅聲器的來福槍，把侍役亨利射殺，目的當然是爲了滅口。

由於那一帶街道早已在封鎖之列。所以「CIA」人員相信那槍手不可能逃得脫。

當「CIA」特務和「FBI」人員把包圍網縮小了之後，荷槍實彈的突擊隊，立刻衝上十九樓和二十樓去！

那間中型酒店只有十七層高，天台亦即十八樓。

「CIA」人員估計射殺亨利的槍手，最有利的開槍射擊位置，應該是既可以「居高臨下」，亦可以「相距不致過遠」的十九樓和二十樓，而面對酒店的一系列住宅單位！

但是，身爲「CIA」頭目的戴萊，却另有想法。

他覺得亨利當時是被尼龍吊帶吊在半空中，而頭、面等部份，則向下！

當時戴萊也目睹亨利的額中央部位被人射中一槍。

憑那角度推算，兇手應該在十六樓或十七樓才對。

但是，戴萊並未向有關方面提供任何個人的意見。

等到大批穿上了避彈衣的突擊隊荷槍實彈衝上了十九、二十樓去之後，戴萊才親自率領了一批武裝「CIA」特務，悄悄登上了十六樓去！

另一方面，數名手持無綫電對講機的「CIA」特務，却隱蔽在酒店十七樓的幾個房間之內。

這些房間全是有窗口面對橫街這邊的，但窗簾則早已落下，而且，燈光一直沒有開亮過，即使是短短的片刻。

換句話說，假如有人由橫街對面那幢高樓望過來，一定以爲那幾間房沒有人居住；否則爲什麼沒有燈光透出？

另一方面，天台上也故意不留下半個人影。

「CIA」所以如此佈局，目的有兩：第一，讓兇手以爲「過了骨」，心理上疏於防範。第二，他們在那幾間房的特務人員，可以分別用紅外光望遠鏡，透過那些窗簾的罅縫，監視對面高層大廈的幾個可疑單位。

只要發現任何可疑的動靜，就立刻利用配備的無綫電通話機，通知正在大廈內的戴萊等人。

紅外光望遠鏡可以令他們看見黑暗中的活動情形。

「CIA」人員所使用的儀器，一般都是最先進的設計。

因此，即使那些窗門落下了一層紗，紅外綫望遠鏡仍然可以透視室內的動靜。

果然，其中一名在酒店房間監視的人員，發現了一個單位內不斷有人在走動。

那是十六樓一個單位。

那兒最少有二個窗口向住橫街這邊，與這間酒店遙遙相對，其中一個落了紗窗，另一個落了布簾。

「CIA」特務發覺除了那二個窗口有人影幌動之外，其他的都一片沉寂，因此他特別留意那個單位。

事實上時間已是凌晨四時了，人們應該正在熟睡中。

爲什麼那裏面有人不斷來回走動。

那人影並非在室內踱着方步，而是不斷到大門眼處，向外窺伺。

毫無疑問，那人十分關心室外的一切動靜，所以才又來又往的。

他以爲有了紗窗，窗簾，對面即使有人用望遠鏡窺望也見不到這裏面的情形。

可惜他疏忽了「CIA」特務用的是最新的紅外光透射望遠鏡。

戴萊很快就接到無綫電對講機傳來的報告，於是在大廈內迅速採取行動。

他們很易找到那個小單位。

那是公寓式的住宅小單位，客廳，睡房和廚房等，擠在一起。

只有浴室是另外分隔開的。

當然，浴室內還有厠所。

戴萊親自指揮武裝特務人員，在那單位外四周佈防。

當一切就緒後，戴萊透過無綫電對講機，指揮酒店中的下屬，準備好接應！

於是有人過去，在那單位的門上拍了好幾下。

「嘭嘭嘭」。

但是，裏面毫無反應！

戴萊以爲弄錯了。

他透過通話機，問酒店方面的下屬：

「看見一些什麼？」

「你們找對了。」酒店方面的特務一邊監視，一邊說道：「他很害怕，已急忙取了一支來福槍握在手中。」

「他離大門多遠？」

「在門後三呎左右。」

「你們能射中他嗎？」

「這角度很刁，恐怕很難射中他，除非他再移動！」

「你們盡可能不要殺了他，只可以射傷他。」戴萊又說，「他可能是我們唯一的有用綫索。」

「好吧！我先通知其他人。」

戴萊在大廈內再叫人叩門。

他又用擴音器說：「裏面的人快投降，我們是警方人員。」

戴萊不想這兒的居民想得太遠，所以只提警方，不提「CIA」。

裏面仍無動靜！

戴萊再示意伏在門旁的特務用力地敲了幾下。

但是，屋內好像沒有人一樣。

「嘭嘭嘭……」！

又是一連串吵耳的敲門聲！

「開槍！」

戴萊命令一下達，槍聲立刻接連响了三聲！

「砰！砰！砰！」

子彈擊在門鎖之上！

門鎖毀了。

一名特務飛起一脚。

「隆」然一聲，門板倒塌下去。

「砰砰砰！」

屋內立刻已有了反應。

正在大門外，飛腿踢門的「CIA」特務一時走避不及，竟中了兩槍。

幸好他穿上了避彈衣，一枚子彈嵌進了尼龍棉內；另一枚擦傷了手臂。

在場的「CIA」人員，立刻把他拖過一旁，等候救治。

槍聲又一連串地响起來。

戴萊率領的特務人員，紛紛向門內開槍射擊！

屋內也有槍聲傳出來。

但奇怪的却是沒有彈頭在戴萊等人的身邊掠過。

他們再聽清楚，槍聲原來是酒店那邊發射的。

埋伏在酒店內的特務，令到屋內那名槍手腹背受敵！

他高聲呼叫：「我投降了！」

他受了傷。

所以他亡命地叫：「我投降，請你們不可再開槍！」

戴萊於是帶人衝了入去。

屋內只有一名槍手。

他雙手高擧着。

戴萊按亮了燈，發覺他的腿部中了一槍，受了傷。

戴萊瞪住他：「你是KGB僱用的殺手麼？只要你合作，我們會饒你一命；否則，我會就地解決你。」

那男子分明是個美國人。

他只有三十歲左右，他的身旁脚下擱住一支來福槍。

此外，椅子上也有一支手槍。

「是你射殺亨利的？」戴萊問。

那男子點點頭：「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誰命令你？」

「力奇。」

「在那裏可以找到他？」

「愛堡酒店，他是亨利的同事，我們都是由他那裏取得報酬的。」

戴萊担心又會功虧一簣，透過無綫電通話機，通知仍在酒店中的「CIA」人員，向一名叫力奇的侍役採取行動。

其實這時候，愛堡酒店每一個職員和侍役，都受到極嚴密的監視。

因此，酒店方面的「CIA」特務，很快就抓到力奇！

力奇當初死口不認。

但是，稍後當他見到槍手法蘭也落網了，才迫住要承認。

因爲有了法蘭的頂證，再不認，在「CIA」人員面前，就只有吃盡苦頭和拳頭，那又何必呢？

終於力奇說出了他們受僱於蘇聯「KGB」特務的經過。

由於「CIA」急於要救出張大南，所以一切暫且按下不問，只問在何處可以找到僱用他的蘇聯人。

力奇說：「他們好像住在船上，因爲每次我收取報酬，都是在碼頭見面的。」

於是戴萊等人，立即連同大批武裝人員，匆匆趕往碼頭去。

追查幕後人

警方一方面封鎖碼頭，一方面出動直升機和武裝艦艇，封鎖海面。

「CIA」特務人員由戴萊率領，强行登上「格拉夫號」貨輪之上。

這一帶海面就只有這一艘是東歐共黨國家的船隻。

戴萊他們雖然沒有找錯目標，但是，他們遍搜船上各處，却找不到張大南和他

女友白梅的影子。

不過，胖子皮洛夫却給力奇認出，他就是付錢買力奇的人。

警方表面上是這次行動的執法者，但實際負起這次任務的，却是「CIA」。

「CIA」就憑力奇的口供，已經够證據拘捕俄人皮洛夫，以及扣留這艘「格拉夫號」貨輪。

皮洛夫態度冷靜！

他被「CIA」人員抓住之後，嚷着要通知蘇聯大使館。

但是，戴萊冷然一笑，對他說：「KGB同志，我們CIA的迫供方法，可能比你們新奇得多，要不要互相學習學習一下？」

皮洛夫苦笑道：「CIA朋友，你們到底想知道一些什麼？」

「張博士和他的女友，你們把他們收藏在何處？」

「如果我照實道來，你們是否看在行家份上，放我一馬？」

「只要張博士他們不受到任何傷害，我可以保證你個人的安全；你最多只受到『驅逐出境』的處置。」

「好，我們就一言爲定！」

皮洛夫竟然伸出手來，跟戴萊握了一下，但戴萊很快便把手縮了回來。

戴萊是一名「CIA」頭目，又怎會不知道「KGB」蘇聯特務的手段？

他警告道：「我先聲明，如果你敢耍花招，我決不會放過你！」

「放心！這是你的勢力範圍，即使讓我吃了熊胆也不敢作弄你。」

說着，皮洛夫又格格地笑了一陣。

戴萊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即使更不相信他，也只好一試！

皮洛夫於是對戴萊道：「他們正在進行一宗交易。」

「什麼交易？」

「五十萬美元的交易。」

「你說他們，究竟誰與誰？」

「我的上司和你要找的博士。」

「張博士要出賣一些什麼？」

「美國的太空秘密文件。」

皮洛夫想過了，事到如今，必須表面佯作十分合作。

另一方面，則希望拖延一些時間，讓貝可夫把文件拿到手。

戴萊在這方面十分有經驗。

他推了皮洛夫上車，絕不讓他再拖延時間。

皮洛夫對戴萊道：「他們交易的地點是摩天大厦。」

皮洛夫的目的，無非要各人繞了一個大大的圈子。

但是，戴萊却問道：「爲什麼他們要選擇那地點交易？」

皮洛夫口急舌快：「因爲博士的檔案文件存放在公衆儲物保險箱之內啊！」

戴萊面色一沉：「他媽的，你竟敢在我面前說謊？」

「嗯——」

皮洛夫怔了一怔，還沒有說話，戴萊已叫下屬替他加上了手鐐。

另一方面，戴萊又叫人紛紛將車子開往中央車站去。

皮洛夫當初也弄不清楚，到底他自己說錯了什麼。以致令到戴萊突然之間反臉，後來他才知道只有中央車站才有出租的公衆儲物箱。

因此，他費盡心思的謊言，亦前功盡廢。

× × ×

車隊由三個單位組成，那是紐約警方、CIA以及FBI。

當車隊紛紛開至中央車站時，負責指揮這一次行動的戴萊，一直利用車上的無綫電話，指揮各車分頭包圍中央車站，以免被對方突圍逃脫。

除了少數警車有明顯的標誌之外，大部份車輛都是私家車，因此，當他們駛過市區時，並無引起注視。

車站有如戰場

貝可夫這位「KGB」頭頭，滿肚子陰謀詭計。

他正親自押住張大南前往中央車站。

張大南從研究院帶出的文件檔案，據講就存放在車站的公衆儲物保險箱之內。

那個載住五十萬美元的手提袋，就放在貝可夫的脚旁。

坐在貝可夫身畔的，正是張大南和他的女友白梅。

貝可夫打算在文件得到手之後賴賬，因爲他覺得「世界末日」絕不可能發生，文件中的一切，可能只是一片胡言。

但是，張大南的確是個人才，這點似乎是肯定的，可惜他這種人的確不易屈服，要他替蘇聯工作，他未必就範。

貝可夫在這種情況下，惟有信張大南的話，從他收藏的文件中，找尋珍貴的資料。

車子終於停了下來。

一批「KGB」特務，首先從其他車輛下了車。

甚至坐在貝可夫身邊的張大南，也可以透過車窗玻璃，看得一清二楚；「KGB」特務，正在車站各處佈防。

他們的用心十分明顯，一方面不容張大南臨陣退縮，另一方面也是爲了保護他們「KGB」頭頭貝可夫。

等到一切佈置妥當之後，貝可夫才押着張大南下車去。

張大南堅持要白梅寸步不離，貝可夫即使要分開他們留個人質也不可能，否則這宗交易就會拉倒。

在進入了中央車站之後，只有四個人；其他人不但站得較遠，表面看上去亦無關重要。

這四個人就是：張大南和他的女友白梅，貝可夫和他的助手。

張大南已點算過那一袋鈔票，是整數的五十萬元美金，現在正由貝可夫的助手挽在手中；只要文件過了貝可夫之手，他就可以得到那一筆錢，然後各行各路。

以上只是他們雙方面的事前協議，至於雙方各懷鬼胎，那是另一回事了！

一個占士邦式公事箱，終於由張大南從出租的儲物箱取了出來。

張大南對貝可夫道：「裏面除了世界末日的資料之外，還有一些你們最希望得

到的美國太空機密檔案。不過最重要的還是一封信；那是給你們領袖的信……」

「不要動！聯邦密探！」突如其來的吆喝聲，有如晴天霹靂！

話未說完，那邊已响起了一連串的槍聲！

貝可夫迅速從張大南手中奪得那個占士邦式手提箱。

他的助手反身開槍，掩護着貝可夫撤退。

其他佈置在車站內外的「KGB」特務，此時正紛紛發難。

一時之間，槍聲卜卜。

中央車站，鷄飛狗走，秩序頓時爲之大亂。

子彈橫飛，現場上有如戰場一樣；「CIA」頭目戴萊，事前顯然想不到對方佈下這許多槍手。

因此他目睹貝可夫奪得張大南手上的文件後，在助手掩護下逃上一輛汽車，亦頓成鞭長莫及。

貝可夫在「KGB」特務的掩護下，正全力突圍而去。

附近幾條街道，都由有關方面封鎖，但貝可夫那輛汽車仍然不顧一切，橫衝直撞，希望闖出重圍。

但是，所有有關單位，在無綫電連系中，已知道貝可夫那輛黑色房車之內，載有一些重要的國防機密文件，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他們逃去。

鬧市之中，車多人擠，「CIA」武裝特務爲了全力阻止文件落入俄人手中，不顧一切地追殺貝可夫。

街道上，行人逃避，汽車互擠，貝可夫汽車逃過的地方，已先後有多處街道發生了撞車事件。

但是失事汽車的駕車人除了詛咒之外，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貝可夫是個經驗豐富的「KGB」頭目，眼看無法突圍，惟有吩咐助手利用車上的無綫電發出緊急訊號，同時又命令司機把車子開往蘇聯大使館方面！

「CIA」武裝特務配合紐約警方和「FBI」人員的無綫電房車，在街道上左穿右插，終於由一輛警車自一處橫街上衝出，出其不意地，把貝可夫的汽車撞至翻倒，接連打了幾個筋斗。

利用無綫電聯系的警車，雖然是看準算準，最後也總算成功了，但是，那一撞，就連警車上的警員們，亦告撞暈。

長信原是忠言

中央車站內外，一片緊張。

由「CIA」、「FBI」和紐約警方採取的聯合行動，遭到蘇聯「KGB」特務的全力反抗，以致在現場上造成了一場混戰。

人們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在紛紛走避中，互相踐踏，加上了子彈橫飛，已先後有不少人受傷倒地。

戴萊因爲這次行動的目的，是爲了拯救張大南和阻止文件落入俄人手中，但在心理上，戴萊也跟貝可夫有同一想法，就是「世界末日」的文件並不太重要，重要的應該是張大南這個人才！

因此，他親自帶了一批「CIA」武裝特務，在槍林彈雨下，把張大南和白梅二人帶走！

由於事起突然，張大南和白梅同在驚惶失措中受了槍傷。

「KGB」武裝特務和他們僱用槍手們似乎針對張大南，子彈集中向他發射，所以即使在戴萊的掩護下，也無可避免地，連中了幾槍！

白梅因爲就在他的身畔，所以也受了槍傷，與張大南雙雙倒地！

戴萊又驚又怒，一邊下令全力反攻，一邊叫人召來十字車。

可惜張大南已危在旦夕。

他含淚擁抱着白梅，趁住還有一口氣的時候，在她身畔喁喁細語。

戴萊一度想將她們抬上車站外的汽車裏去，直接送院急救但被張大南拒絕了。

張大南非常冷靜，他知道子彈擊中了他身體的要害，不可能生還，他只想對白梅多一陣得一陣。

白梅本身也身受重傷，她的想法也跟張大南一樣。

於是這一對戀人即使在衆目睽睽之下，也不顧一切地，擁吻起來。

張大南似乎有許多多話要說，但結果只說了一句：「我們在另一個世界裏再見吧。」

白梅緊緊地擁抱着他！

她流着淚，希望盡快氣絕身亡，彷彿遲了一分一秒也會追不上她心愛的人；她只希望跟他一齊離開這個世界。

最後她雖然也無可避免地死了，但却死遲了好幾分鐘。

× × ×

戴萊的任務只成功了一半，因爲他無法挽救張大南，却阻止了那些文件落入俄人的手上。

貝可夫的汽車被警車撞倒，所有兩車車內的人都昏倒過去。

「CIA」人員迅速趕到，起回了那一批文件，事後蘇聯大使館人雖然因爲接得緊急求救的訊號而趕抵現場，但在「CIA」人員面前，他們也感到無可奈何。

× × ×

張大南那一批由研究院帶出來的文件，除了已知道的研究檔案之外，只有一封信。

研究檔案是關於「九大行星成一直綫」的。

張大南清楚指出，世界末日如無意外，將在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六日，屆時太陽系中的九大行星將會成一直綫。

由於萬有引力的定律，以及太陽本身對九大行星的大引力，勢必令到九大行星發生碰撞。

以上都是早已知道了的事。

因爲張大南雖然爲了完成自己的理想，而把全部資料帶走，但是，美國政府已獲得他們的「星際盟友」的證實。

祖必達星球人已利用電腦計算出張大南的推算是十分正確的，因此上述文件似無重視之必要。

但是，文件中的另一部份却非常之重要。

張大南在最後部份已經清楚指出——

「要制止世界末日來臨並非沒有方法，本人憑觀察與研究所得，除了太陽本身的變化影響之外，金星的逆行是令到九大行星方位改變的主要原因之一。

「換句話說，除非有方法令到金星毀滅，否則就惟有希望太陽本身有意料之外的改變。

「假如太陽的磁場依舊不變，假如金星仍然逆行，我們就只好等待一九八二年世界末日的來臨。」

如所週知，九大行星之中，只有金星是「逆行」的。

然而憑我們人類的力量，如何能令金星毀滅？

根據張大南的資料，眞正直接受到影響的正是金星。

不知什麼原因，太陽直接令到金星在逆行中反速，因而間接影響了其他八大行星的方向發生偏差。

這趨勢假如沒有意外的改變，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六日，國際時間零時十五分，就是世界末日來臨的正確時刻。

美國政府事後立即把這份資料交到狄卡手中。

狄卡是「祖必達星球人」的代表。美國政府正希望他們憑住先進的太空科技，按照張大南的理論，去制止世界末日的來臨。

但是，祖必達星球人雖然不否認張大南的理論，但他們亦無把握可以令到金星毀滅。

因此，地球上的人類，惟有「望天打救」了。

× × ×

張大南也並非故作神秘，事實上，他對於「KGB」特務的心理，早就十分了解。

他愛白梅，也相信自己的推算正確，所以也希望盡量利用有限的日子，和自己心愛的人到各處旅遊，看看這行將毀滅的地球那些最好風光的地方。

因此他擬下了一連串的計劃。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到頭來他竟然等不到世界末日的來臨。

也好，在張大南和白梅的想像中，「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六日」將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日子，屆時地球將發生劇烈震盪，被八大行星撞至粉碎。

那種慘況，任何人亦無法可以想像得到，亦無法阻止。

張大南就是有見及此，所以寫了一封長信給蘇共領袖。

他在信中發誓，說明了他的推算正確，要不是爲好好利用有生之年，與愛人享受有限的日子，要不是因爲處處要花錢的話，他願意免費把全部資料送給蘇聯的天文學家，讓他們按此推算，證明自己並非胡扯。

但是，他在這年多兩年的日子之中，他需要許多錢來用，所以才索價五十萬美元。

他又在信中要求俄人放棄「雄霸世界」的做法，因爲地球行將完蛋，誰是霸主又有何分別？

最後，張大南在信中，希望合美、蘇二國天文學家之力，想出一個挽救地球的方法來，但他自認這是十分微乎其微的希望。

到底張大南的忖測是否正確？沒有人可以證明。因爲他本人死了。如果根據資料用電腦計算，那是正確的。

但是擁有那些資料的美國政府，却極力否認。

因爲他們不想因此事而造成大混亂的場面。

不過，那封長信，已由美國政府秘密送交克宮。

至於蘇聯領袖是否相信張大南的話，那眞是天曉得的事！

宇宙萬物並非一成不變的，現在我們只有希望九大行星的軌跡有所改變，那麼，世界末日還是可以避免的。

祖必達星球人的太空基地——「射綫號」終於撤退。

狄卡走了。

他帶着兒子雅力一齊走。雖然雅力捨不得地球，更不想永遠離開生養他的母親——貝茜。

雅力甚至求得狄卡的允許，把貝茜一齊帶走。

但是，貝茜與後夫一片情深，她寧願與地球一齊毀滅，也不會離開她的後夫，也不會離開地球。

沒有人知道以後還會發生一些什麼事情。但經此一役之後，美國政府終於明白到，什麼盟友也不可靠，到頭來，還是「大難臨頭各自飛」。

地球上的人類也該醒覺了！要挽救地球，惟靠全人類的努力和合作，又何必勾心鬥角，你爭我奪？

（全文完）

三期完武俠傳奇故事

南宮宇・文
盧　令・圖

名花・寶典・擷天星（中）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翟天星路經一小鎮時，無意間見到一座小樓着火，遂上前救火，從而認識了小樓主人杜赤心，杜赤心的夫人郭天姿在火災中燒傷面部，杜赤心要帶夫人前往巫峽挾魂谷求醫，因恐路途險惡，求翟天星陪同，翟天星爲人好奇，見杜赤心和郭天姿之間似乎隱瞞了一些事實，爲了尋得答案，他欣然答應了……前往巫峽途中，來了幾個找碴的人，其中名震陝北的兇神五煞中的三煞也來了，他們要向杜赤心討回他們兩位兄弟的性命，但杜赤却心否認殺死他們兄弟的事，雙方因此展開了激烈的打鬥……

巧建無門屋　誘殺大仇人

翟天星說道：「第一招就是『水濺殘花』！」

胡一斧睜大了眼睛。

翟天星又說道：「第二招是『風翻敗葉』！」

胡一斧呆呆的站着，想了半晌，才道：「那又如何？」

翟天星道：「對付這四個窩囊漢子，也要兩招，你竟敢自稱斧神，不怕笑死人嗎？」

胡一斧滿臉通紅，他自出道以來，沒有人敢批評過他的披風斧法，就算是他的四位兄弟，也從來只有讚歎，而事實上死在他的雙斧之下，也有無數武林高手。

胡一斧應聲道：「小子，拿起你的兵器，試試爺爺的披風斧！」

翟天星道：「在下從來不用兵器！」

這話更是火上加油，胡一斧縱身一躍，雙斧齊飛。

翟天星迎着雙斧來勢，一側身一旋踵，便已躲開了他的攻勢，輕輕一騰，已站在胡一斧背後。

翟天星又道：「披風斧是沉重兵器，講究剛健凝穩，你這樣亂劈亂砍，簡直自取滅亡！」

胡一斧並不答話，旋身一展，雙斧攔腰而去，翟天星後退一步，雙斧在他腰前一寸掠過。

翟天星道：「對於殘花敗葉，也許夠用，對我來說，這只能稱瘋人斧！」

胡一斧聽得無名火起，斧法更是雜亂無章。

翟天星道：「我與你無仇無怨，也不欲傷你，不過，我答應了這位大哥，保護他們上路，我們便切磋切磋一下，不是我誇言，兩招之內，取你雙斧！」

胡一斧喝道：「好小子……」一招「星落雲散」，直劈翟天星的面門。

翟天星略一矮身，單指朝天，戳向他左手的「曲池」穴，胡一斧只覺左手酥軟，竟連單斧也握不住，翟天星不慌不忙，

接了那下墜的單斧。

胡一斧右手又使出一招「移宮換羽」，斜劈翟天星的左肩，這一招是先虛後實，翟天星早已知道他有如此一着，把握着的單斧，硬拚他的右斧。

翟天星內力雄渾，雖是以斧碰斧，也使出了七成功力，胡一斧只感到虎口破裂，手指痲木，竟也握不着斧頭。翟天星迴力用勁一拉，便把這餘下的一只披風斧握在手中了！

郭天姿看到這個情景，竟也忍不住喝采，聲音有如琴音琤琮，震人心絃！

翟天星把雙斧遞給胡一斧。

胡一斧接過雙斧狂喝一聲：「上！」

甩手箭神植穿雲抹月刀煞段捷應聲而上，三人團團圍着翟天星使出看家本領！

甩手箭神植穿雲使的雙箭，近身可作判官筆用，只見他點打戳拿，向着翟天星的大穴攻去。

抹月刀煞段捷使的是一柄金刀，抹月刀法沉穩而剛勁，專攻翟天星上中二路！

胡一斧有了二人之助，也沉着了氣，可是，他被翟天星在兩招之內奪斧，銳氣已挫，怯意叢生，根本構不上什麼威脅。

翟天星面對三人，不慌不忙，從容不迫，先是見招拆招，然後凝力運功，使出了天星掌。

三人只覺掌風撲面，猛攻了二十招，竟無法接近翟天星咫尺之內！

甩手箭神植穿雲畢竟是兇神五煞中的大哥，行走江湖時日不淺，見多識廣，他突然晃了一個虛招，躍出戰圈，道：「天星掌！」

其他兩人也隨着躍開。

胡一斧道：「你是翟天星？」

翟天星輕彈衣衫，微笑道：「正是在下！」

段捷道：「江湖上人道翟天星行俠仗義，你竟會護着這人面獸心的杜赤心？」

翟天星道：「我曾答應護送他們去治病，你們之間恩怨，我暫且不管，不過，你們兇神五煞在陝北之地，早已惡名昭彰，我遲早要找你們，不過，我今日身負重托，遲些時日，定然找你們！」

植穿雲拱手道：「翟大俠果然恩怨分明！」

翟天星道：「你們已殺了杜赤心四個手下，你兩個把弟之事，你們也心知肚明，回到陝北，好自修爲，仍是響噹噹的漢子！」

三人低首同揖，慢慢地消失在亂石崗中，這三個兇神後來竟在陝北隱姓埋名，不復作惡，此是後話。

經過巨靈君與兇神五煞兩戰，翟天星從他們言語之中，已明白杜赤心郭天姿夫婦所作之事，雖不算大惡不赦，然而，一個奇妒，一個利用美色醉人，似乎是在利用他護送到長江，他感到有點後悔！

可是，到了長江挾魂谷，見到了生扁鵲戴符銘之後，他們又會弄些什麼花樣？難道杜赤心眞的是爲了醫治妻子的面頰？郭天姿又是否另有圖謀？

翟天星本想不再被他們利用，可是，想到以後，他的好奇心又作祟起來，還是忍耐下去！

張總管把四個護車漢子的屍體埋葬之後，他們又繼續前面的路程。

杜赤心不斷地向翟天星解釋，希望他不要相信那些人的話，翟天星是何等樣人，並沒有反駁他的辯詞，只是默然不語，時作微笑。

郭天姿坐在馬上，聽到杜赤心的絮絮不絕，感到有點不耐煩，忽然開口道：「赤心，翟大俠千金之諾，他定會護送我們到挾魂谷！」

翟天星聽了此言，不禁暗讚這位杜夫人觀人於微。

郭天姿見翟天星仍是微笑不言，又接口道：「剛才翟大俠兩招奪斧，我看只使了四成功力！」

郭天姿這兩句話，聽來只是批評翟天星的武功，其實是把他的武功極盡稱讚之能事，四成功力已是如此清脆玲瓏，出神入化，假如是十成功力，定是驚天地泣鬼神！

翟天星聽了也不禁有點飄飄然，尤其是郭天姿聲音有如天籟，又有誰可以不動容？可是，翟天星隨即又想到，郭天姿的讚美，只不過是在他的頸子之上，再加一套，免他推搪護送他們到挾魂谷的諾言！

過了亂石崗，路途平坦，日落之前，便已趕到三陽鎭，三陽鎭是往長江大風渡必經之地，地近長江，往來客商極多，因此市面繁榮，行人如鯽。

他們很容易便找到鎭中最大的客棧「啓泰客棧」，杜赤心又是先把夫人安頓，翟天星與張總管二人則在酒樓內晚膳，張總管心情欠佳，因爲他四個手下在亂石崗中被那三兇神刺斃，那四人雖不是他的親屬，但跟了他多年，並且由他親邀出來護車，有點我不殺伯仁，伯仁却爲自己而死的感覺。

翟天星也明白他的心情，本來想安慰他一下，但他明白這些事越加安慰，越會令他不安，索性不置一詞，兩人相對喝悶酒。

他們坐的地方是一個雅緻的廂座，忽然，隔壁的另一個廂座却傳來一句「翟天星」！

翟天星聽到有人提起他的名字，當然凝神而聽。

「翟天星也會這樣？」

「爲什麼不會？他也是一個男人！」

「但他與別不同！」

「有什麼不同？他出道幾年以來，有誰不敬佩他是一個仁俠之士？尤其是他的天星掌！」

「是的，這幾年來他在黃河一帶，平了卅六水寨，殺了無數貪官污吏……」

「那又怎麼樣？他今次遇到的是郭天姿！」

「郭天姿是什麼人？」

「你連郭天姿是什麼人也不知道，據說任何一個男人見到她也會被她顚倒！」

「翟天星也不例外？」

「翟天星也不例外！」

張總管聽到此處，忍不住的站起來，翟天星却一手按着他，微笑示意他坐下。

隔廂又傳來了對話。

「我不相信郭天姿有本領迷倒翟天星，這消息是誰告訴你的？」

「是丹鳳劍程拱璧說的！」

「丹鳳劍？據說丹鳳劍也屬一個名門正派，爲什麼竟也會說出這些話？」

「那程拱璧要殺郭天姿，而翟天星拚死救了郭天姿，如果翟天星不是被郭天姿迷倒，他那會拚死救她？」

「這事發生在什麼時候？」

「大約兩天之前，因爲程拱璧殺不到郭天姿，一時氣憤，便要跳河自盡，恰巧被兩個漁人見到，便救起了她，才知道這件事！」

「後來，這兩個漁人，在擺渡船上，談起這件事，因此我才知道！」

「這兩個漁人是什麼人？」

「我也不知道，不過，日經擺渡的人，多如牛毛，相信很多人也已知道這件事了！」

「眞可惜！近年來江湖雖是人材輩出，可是有幾個及得上翟天星！」

「怪不得古語有云：『色』字頭上一把刀！」

之後，他們又談論一些江湖中事，沒有再提起翟天星，但翟天星心中却滿不是滋味，想不到這位丹鳳劍程拱璧爲了憤恨翟天星插手阻止她殺郭天姿，竟然會撒這些謊言，說他被郭天姿迷倒了！

翟天星初聽到這些說話，也有些憤怒，但想到這位丹鳳劍程拱璧被郭天姿殺得夫離子散之恨，心中憤怒之意也大爲減少，只恨自己無端惹上這個不美之名。

幸好翟天星生性豁達，不過，事已至此，更加一定要護送這雙夫婦到巫峽挾魂谷，把他們的意圖揭開，才可以洗淨這個謠言。

之後兩天，他們一行四人朝着大風渡而去，路上倒也十分平靜，可是在酒樓客店之內，聽到更多有關郭天姿迷倒翟天星的謠言，而且越說越兇！

翟天星心中納悶，而今唯一願望是早日到挾魂谷，如果這兩夫婦的確是單純爲找生扁鵲醫治臉頰之傷，他便立即離開，謠言自然會終止，假若這兩夫婦有什麼陰謀，他決定必要查個水落石出方才罷手！

離開大風渡還有卅里路程，翟天星越發心急。

四人在狹小的山徑中，策馬狂馳。

過了一個山坡，本已是狹小的山徑變得更爲狹小，只可容兩匹馬一併而過。

前面也有兩個人馳馬而行，可是他們並不是趕路，只是慢慢的踱着，阻着他們去路。

張總管排衆而出，在他們背後輕聲有禮地道：「兩位兄台，可否讓路一過？」

那兩人並沒有回答，也沒有轉過身來，仍然慢慢的前進，好像聽不到張總管的聲音。

杜赤心還以爲張總管開罪了他們，也勒馬上前道：「好漢，在下有急事往前，敬請讓路！」

那兩人彷似聾子，既不答話，也不讓路。

杜赤心正想發怒，郭天姿却示意他退下，提馬上前道：「兩位官爺！」

郭天姿語音一出，那兩人立即勒馬不前。

「果然是你！」聲音發自左面那人，語音十分怪異而尖銳，既不像男人的聲音，也不像女人的聲音。

「我們找得你很苦呀！」那是右面那個人說的，聲音也是十分刺耳，又是不男不女的聲音。

忽然，兩人同時一縱身，身形驟轉，兩人竟同時轉過身來，仍坐在鞍上，可是，馬匹並沒有掉過頭來，他倆的坐姿，便像張果老倒騎驢子的模樣！

翟天星看得眞切，知道這兩人的輕身功夫已是十分了得，這種「移形換影」之法，江湖上懂得的人並不多！

兩人注視着郭天姿的竹笠。

翟天星看着二人，只見他們頭戴一頂星冠，既不像是道士，也不像儒生，兩人都是面白無鬚，一副娘娘腔的模樣！他們身穿一件極其華麗的錦袍，腰間並沒有束上腰帶，手執塵拂。

杜赤心連忙走上前去，護着夫人，道：「兩位是誰？」

兩人嘻嘻的笑了兩聲，道：「你看清楚我們，一定會認得我們的！」

說完之後，他們同時摸摸自己的星冠，又摸摸臉頰，又把長袍拉一下，動作簡直像個女人，但他們的打扮却明明是男人，雖然衣飾十分古怪。

「我是你的公公！」

「我也是！」

杜赤心聽得二人同時說是他的公公，登時大怒，便要欺身上前。

郭天姿接口道：「兩位是蒲公公和柳公公？」

兩人同時答道：「你也記得我們倆！那也沒有白費我們找你的一番心事！」

翟天星聽到他們自稱爲蒲公公及柳公公，立時想到江湖中的兩個採花大賊，號稱「蒲柳雙公」，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這兩個淫賊，竟是淨了身的太監！

蒲公公尖聲道：「郭姑娘，自從那次見到你之後，我們沒有好好睡過一覺！」

柳公公道：「我們也沒有好好吃過一頓飯！」

郭天姿詫異道：「我在什麼時候見過你們？」

蒲公公道：「你當然看不到我，因爲我們在轎中！」

柳公公道：「不過，我們却見到你天姿國色！」

蒲公公揑揑臉道：「你令我們夢寐難忘！」

柳公公拉拉長袍道：「你令我們夢縈魂繞！」

杜赤心越聽越是憤怒，他天生奇妒，這兩個人竟在自己面前，對着他的妻子說這些不堪入耳的話，他怒火中燒，一提劍便欺身而上，直刺蒲公公。

只見那蒲公公，把塵拂輕輕一掃，拂絲抖直，擋去了杜赤心一劍。

張總管見主人撲上，自己也不能站着，也向着柳公公一劍刺去。

柳公公好整以暇，眼見那劍直刺胸膛，才慢條斯理把塵拂柄一格，擋開了張總管一招。

兩人見一招不成，立刻又再攻上，只見這「蒲柳雙公」，穩坐馬上，似理不理的應付他們，並且還不斷向郭天姿說話。

蒲公公道：「跟我們回家吧！」

柳公公道：「我們已為你預備一個溫暖的家！」

翟天星站在一旁，也覺得十分奇怪，這兩個太監，要一個美人兒，又有什麼用處？

蒲公公輕拂了那塵拂，已把杜赤心幾招解了，又道：「你是人間珍品！」

柳公公又一抖塵拂，道：「我們是珍品鑑賞家！」

杜赤心似已失去理性，拚命死攻，可是那蒲公公却全不把他放在心上，只輕描淡寫地拂了幾下便化解了杜赤心的劍招。

柳公公突然一聲：「着！」

只見張總管已是滿臉鮮血，倒在地上，張總管的武功較弱，所以一下子便被打倒，可是，杜赤心仍然無法可以刺到蒲公公一劍。

柳公公又尖聲道：「不要與他瞎纏了！抱她回去，否則我們又要害單思了！」

柳公公說完，便要撲向郭天姿。

翟天星這時再也不能不坐視不理，一縱身，便落在郭天姿的馬前。

柳公公見翟天星，也不以為意，道：「你也想吃吃我的塵拂！」

塵拂一抖，散開有如一網，向着翟天星的面門罩下，翟天星側頭一閃，右手運爪，拉着那縷縷拂絲，左手一拳，直打柳公公的左脅。

柳公公還以為這又是個膿包，想不到却是一個扎手，連忙抖起塵拂連發數招。

翟天星時爪時指，時拳時掌，幾乎把他手中的塵拂拉下，不過，柳公公在馬背上居高臨下，變招快而巧，才沒有被翟天星抓下。

蒲公公見同伴遇到勁敵，用勁一拂，便把杜赤心拂出五丈之外，一同聯手對付翟天星。

這蒲柳雙公，當年在宮中做小太監，得一老太監授以童子功和拂法，長大之後，不知是否淨身時並沒有完全乾淨，對女色之事，雖無能為力，但對漂亮的女子，總是心癢難熬，於是他們便偷出宮殿，挾技走江湖，專門刼殺女子，以償心願，成為中原著名的採花雙盜。

那次偶然見到郭天姿，驚為天人，便決心搶奪到手，恰巧他們路經此地，聽到謠言，知道郭天姿必在路上，所以在狹路相候！

兩人合作純熟，雙拂有如千萬條絲索，密密的罩着翟天星，時而筆直，時而抖開，眼看便要傷及翟天星。

翟天星知道自己在他們雙拂之下，一時並無取勝之法，只能以招式急變之道，使他們無法把招式用老！但這樣瞎纏下去，終究是吃虧！

忽然，翟天星趁他們雙拂未下，輕身一騰，雙腿到達兩馬的臀部之際，用力向外一踢，剛踢在馬臀之上，那兩馬受驚，躍開一步。

就在這當兒，翟天星已抓着兩人塵拂之末，翻身一捲，一雙腿尖已打中了他們雙目！

蒲公公在左面，被踢中了右目，柳公公在右面，正被踢中了左目！

兩人受傷，同時叱喝，那知翟天星身在半空，雙手一撐馬肚，雙腿同時又再一踢，兩人剩下的眼睛又被他踢個正着！他們立刻成為盲人，眼眶之處，血如泉湧！

蒲柳雙公想也未想到這個年青人竟然會在他們塵拂密襲之下，使出殺手招式。

他們痛極，一個旋身，便勒馬而坐，雙腿一蹬，便跑開了廿丈。

他們突然又勒着馬道：「小子，留下姓名，日後山高水長，後會有期！」

翟天星本想再撲上前，結束這兩個淫賊的性命，可是想到他們本身生理不正常，倒希望他們受了失明之苦，改過自新！

「在下姓翟！」

「翟天星？」

翟天星還未回答，兩人已拚力策馬絕塵而去。

杜赤心見二人走後，看看張總管，只見他面如死灰，身體冰冷，已死去多時！

杜赤心又再千多萬謝的向翟天星說了一會，翟天星也沒有多言，把張總管埋了才繼續上路。

翟天星匹馬前行，心中不禁起了一個疑問，難道這郭天姿真是天姿國色，怪不得杜赤心那麼妒忌，因為連太監看到郭天姿也是念念未忘，何況其他正常的人！

他回頭看看郭天姿，只見她竹笠下垂，黑紗圍着她的臉龐，無法一睹她廬山真面。

美麗俊秀的臉孔，是一種天賜的福氣，可是這種福氣却又成為一種禍害！冥冥之主，實在是玄妙。

山徑寂寂，偶然傳來三兩聲尖叫，不知是猿啼，還是鶴唳，伴着他們「得得」的馬蹄聲，走出了這狹長的山徑。

兩天後的早晨，他們終於看到了滔滔的大江。

翟天星暗暗計算一下時日，這是他們出發後的第九天，過了這大風渡，應該還有時間找公孫巧，找到這位名匠，相信對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一定有些眉目。

杜赤心與郭天姿策馬前來，杜赤心道：「翟兄，我們趕快渡江吧！」

來到渡頭，風聲颯颯，這大風渡果然是地如其名，他們下了馬，可能是時間尚早，却不見有人趕渡，更令他們覺得詫異的是，渡頭上竟然沒有船的踪影。

他們佇立在江邊，杜赤心忍不住歎息道：「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有渡船！」

郭天姿走近杜赤心，安慰地道：「一定有船的！」

她翹首眺望江心，道：「船來了！」

一艘長約三丈的渡船，正慢慢從江心飄來，船首和船尾都坐着一人，船的中央是一個竹篷，竹簾低垂，看來並不像一隻普通的渡船。

翟天星細看，只見船尾和船首都坐着一個梢公，但他們並不是在搖櫓撥槳，而是在垂釣！

杜赤心道：「那並不是渡船！」

郭天姿道：「不過，我們可以叫他們助我們渡江！」

杜赤心揚聲道：「兩位大哥，可否泊岸一談？」

那兩個梢公並沒有回答他的話，仍然聚精滙神的看着手中的釣竿。

翟天星已看出他們並不是普通的梢公，因為江水雖不算急，但船正飄動，那裏

有魚兒上釣？而且他們手中的釣竿，並不是竹竿，而是閃閃生光的金屬桿！

他們雖然沒有答話，可是船却飄近岸邊。

杜赤心拱手道：「兩位大爺，可否方便趕路人？」

郭天姿也插口道：「大爺們——」

這「大爺們」三字，如果出自普通人的口中，一定不會引起這兩位梢公的注意，可是出自郭天姿的口中，却有如黃鶯出谷，婉囀有如百鳥齊鳴，他們同時被這聲音吸引，一齊轉首，看着岸上三人！

船首的梢公道：「這聲音——」

船尾的梢公道：「這聲音——」

兩人同時站起，飄動的船似乎也定了下來！

船首的梢公道：「這聲音很熟悉！銀老，你可曾聽過？」

那被稱為銀老的梢公道：「金老，聽過，這聲音我們三年前聽過！」

金老道：「姑娘可是姓郭？」

郭天姿道：「在下……」

杜赤心插口道：「兩位，我們只想渡江……」

銀老並不理會杜赤心的言語，猛然喝了一聲，道：「野華陀郭守是令戚？」

郭天姿道：「他是先父！」

金老與銀老齊聲道：「先父？」

郭天姿道：「是的，先父年前已騎鶴西歸，兩位前輩是否認識先父？」

金老道：「不只認識，而是深交！」

銀老道：「我們也聽過你的聲音！」

郭天姿拱手道：「兩位前輩是——」

金老道：「金竿釣叟步烟波！」

銀老道：「銀竿釣叟韓江雪！」

郭天姿聽了這兩個名字，立即走近杜赤心。

金竿釣叟步烟波道：「郭姑娘勿驚！令尊與我們之間的事——」

郭天姿道：「先父也曾提過兩位前輩，不過，那次只是一場誤會！」

銀竿釣叟韓江雪道：「是誤會也好，不是誤會也好！你既是他的女兒……」

金竿釣叟接口道：「那些龍涎香對令尊來說，正是物得其主！」

郭天姿道：「他奪去那龍涎香，為的是救人！」

銀竿釣叟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既是救人，我們金銀釣叟也總算間接做了好事！」

兩人互望一眼，同時仰天長笑！

翟天星聽了他們三人對話，立即想起三年前的事，這兩位號稱金銀釣叟是長江上神出鬼沒的雙盜，他們打刼來往船隻，只要是珍品，他們從來也不會放過。

就是三年前，他們在江上刼了一艘貢船，船上金銀財帛不可勝數，但最名貴的却是一批「龍涎香」。

據說這是一種罕見巨鯨的涎津，有起死回生之功！

可是，這批龍涎香後來却被人騙去，想不到賊阿爸竟是野華陀！

金竿釣叟道：「既然他已先我們而去，那也是天意！」

銀竿釣叟道：「既是天意，那也罷了！郭姑娘，請上船吧！算是我們二人對野華陀最後一次敬意！」

郭天姿回首望着杜赤心，杜赤心對此事也略知一二，他生性多疑善妒，當然不肯相信銀釣叟的話。

他們同時看着翟天星。

翟天星當然也明白，如果上了金銀釣叟的船，他們三人的性命也便落在金銀釣叟的手中。

金竿釣叟道：「三位是我們的後輩，我們雖是黑道中人，但也講究道義之事，上一輩之事，我們不會向你們幾個娃兒報復的！」

銀竿釣叟道：「野華陀拿了藥去救人，是一件大大的義事，我們怎會記仇？」

兩人又說了一番話，都是言詞懇切，郭天姿不禁有點動心，但杜赤心仍是十分遲疑！

忽然，一陣馬蹄聲傳來。

翟天星走上一個小山丘上眺望，只見不遠之處，塵頭大起，看來至少也有廿匹馬向着江畔而來！

帶頭的是兩匹馬，馬上坐着兩個衣着極其華麗的人，更奇怪的是，兩人的眼部都紮着繃帶，似乎是受了傷。

「蒲柳雙公！」杜赤心驚叫道。

郭天姿急道：「還有些是官兵，看來他倆心不服，請官府中人找我們算賬！」

翟天星道：「這兩個淫賊竟然與官府串通！」

金銀釣叟也站了起來，道：「上船吧！你們惹上了官府，渡江之後再說吧！」

三人無奈，如果留下來跟這班官兵糾纏，一定會惹上更大的麻煩，而且阻碍行程，只有上船去！

他們三人一上了船，金銀釣叟立刻把船撐開，向着江中竄去！

船到江心，那批人馬才到江畔，只聽見他們大聲叱罵，附近又無船隻，無法追來！

杜赤心扶着郭天姿進了船篷之內，翟天星却坐在船篷上，深深地吸着江上的清風！

金銀釣叟也不言語，各自坐在船首船尾，下竿垂釣！

江水並不湍急，船兒順着水流，向着對岸飄去！

忽然，兩叟同時站起，手持着竿，似乎是同時釣到了大魚！他們一手持竿，一手在身後拿起一張魚網！

他們互望一眼，同時撒網！

可是，網並不是撒向江水，而是撒向船篷！

金竿釣叟笑道：「你們兩人可以在篷內安坐！」

杜赤心郭天姿二人，見他們撒網封住船篷，立即知道他們不懷好意。

翟天星仍安坐船篷之上，發覺船已停定。

銀竿釣叟道：「這位大爺，請好好安坐！我們要對付的只是郭天姿！」

金竿釣叟一手扯竿，面對着船篷，厲聲道：「郭天姿，相信野華陀一定還留下龍涎香，只要你說出龍涎香的下落，還有一條生路！」

杜赤心怒叱道：「兩位前輩，為何食言？」

銀竿釣叟道：「野華陀可以騙我們，我們爲什麼不可以騙騙你們！」

郭天姿道：「先父巳去世年多，我根本不知道他把龍涎香放在什麼地方！」

金竿釣叟道：「如果你不知道，只好麻煩你們同去地府問問他了！」

翟天星看看二人，只見他們一人持竿，那釣絲仍在水下，看來他們是利用釣鈎，鈎着江中石塊，才能把這船兒定下來，他們這份內力，確是不同凡响，金銀釣叟的名號果然不是虛傳！

眼看他們立即便要動手，而杜赤心與郭天姿夫婦被困船篷之內，翟天星忍不住插口道：「金銀釣叟，竟要乘人之危！」

兩人聽了此言，有點愕然，金竿釣叟隨即道：「這事與閣下無關，何必淌這渾水？」

翟天星仍好整以暇地道：「與我無關，那麼，這事與誰人有關？」

銀竿釣叟道：「是野華陀與我們之間的事！」

翟天星笑道：「既是野華陀與你們之間的事，何必難爲他的女兒？而且，他們早巳被你們困在篷內！」

金竿釣叟道：「而今野華陀巳離人世，我們不找他的女兒找誰？」

翟天星道：「古語云：匹夫之罪，罪不及妻孥！」

銀竿釣叟道：「你究竟是誰？一直不言不語的跟着他們！」

翟天星並沒有回答他的話，續道：「以我所知，那些龍涎香並不是野華陀騙取你們的，而是你們爲了上船看看他的女兒而親手送給他的！」

金銀釣叟同時面色倏變，異口同聲道：「你究竟是誰？竟敢在我們跟前瘋言瘋語！」

翟天星仍續道：「當你們送了龍涎香給野華陀之後，竟然看不到他的女兒……想不到兩位老前輩，在這一大把年紀的時候，還有看漂亮女孩子的心情！」

金銀釣叟被翟天星道破了心事，勃然大怒，因爲這兩位長江大盜一向都認爲這事是畢生奇耻大辱！

金竿釣叟怒叱道：「你這人越說越不像話……」

翟天星道：「並不是我說的不像話，而是你們兩人作事不像話，這一番事實是滄鯨帮與虎鯊帮帮主親口對我說的，而且他們說出這番話時，是敗在我掌下之後說的，我可以肯定他們不會在那時候編出謊話！」

金銀釣叟同聲道：「滄鯨與虎鯊帮主？他們竟是敗在你的掌下？那麼，你……你是……」

翟天星仍安穩的坐在船篷上，微笑不語。

「翟天星？」金銀釣叟不約而同的叫出翟天星的名字，他們鈎着石塊的竿同時抽起，小船沒有他倆的穩力，立時順着水流飄去。

翟天星道：「其實我早聞得兩位大名，那次我在打點滄鯨帮與虎鯊帮之事，早巳希望一睹兩位身手，可惜在下緣慳福薄，我在三峽之時，你們竟在長江下游！」

翟天星橫掃三峽兩大水上帮派之事，早巳震動江湖，這兩位作水上買賣的劇盜，如何不知！只不過翟天星行踪無定，自從滄鯨與虎鯊兩帮被掃平之後，三峽兩岸倒也平靜了三年，因此翟天星沒有着意找他們，而金銀釣叟也風聞翟天星是威猛過人，暫時不敢在江上作大買賣，想不到竟然在這舟中，却遇到了尅星！

金銀釣叟不再言語，他們互相看了一眼，兩枝釣竿同時抽起，橫掃翟天星！

翟天星早巳窺準他們動手，立時縱身一躍，避開了兩枝釣竿，可是，釣竿雖然避過，但竿上繫着的鈎及釣絲，却乘着横掃之力，釣絲暴長，釣鈎直向着翟天星左右雙腿鈎去！

眼看釣鈎正要鈎着翟天星雙腿，那知翟天星竟能在半空發勁，身如疾矢離弦，一個「鷂子翻身」，翟天星有如大鵬展翅，凌空而下。

金銀釣叟因爲使勁射出釣絲，而釣絲鈎不着任何物件，同時墜下，兩人立時用勁收回釣絲，就在這收絲一刹，翟天星巳身臨篷頂，可是，當他仍未穩身，金銀雙竿又巳使出，翟天星並沒有避開，雙掌倏出，迎着雙竿來勢，同時翻手夾着雙竿！

這金銀雙竿，俱是用純金純銀與鋸鐵合成，既堅且靱，敗在這金銀雙竿之下，早巳有無數英雄豪傑！金銀釣叟出道廿載，從來沒有人胆敢硬接這金銀雙竿，更無人可赤手抓着雙竿。

而今，翟天星竟然緊握着這名震江湖的金銀竿！

金銀釣叟此刻才明白，這小子翟天星出道幾年，便贏得如此聲名，實非僥倖！

兩人同時運勁，發力一拉，同時發出「噓」的一聲，滿以爲翟天星定然抵受不住，立即脫手，可是，翟天星不只沒有放開，反而抓得更實。

金銀釣叟見一扯並不能奪回釣竿，兩人合作巳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心意相通，立時改扯爲推，運起內勁，雙竿直迫翟天星。

翟天星巳感到內力傳來，立時沉氣發力，以一人之內力對付兩人的拚勁！

金銀釣叟暗自歡喜，因爲翟天星年紀不大，內力有限，定然抵受不住他們浸淫多年的功力！

翟天星却是不慌不忙，緊握雙竿，忽然，他身體一沉，竟然利用金銀雙竿的靱力，借着雙竿推迫之勢，雙腕一反，兩人立時被雙竿的彈力挑起，拽在半空！

這突如其來的凌空，金銀釣叟雙足無法穩身，更無法使出綿綿的內力，翟天星連忙左右一撥，登時，金銀釣叟有如斷綫的風箏，撞向對方！

其實翟天星用的並不是什麼絕招，只不過是利用四兩撥千斤的原理，借着他們拚勢，使他們自相殘殺！

眼看金銀釣叟要在半空之中碰個正着，這一碰撞，兩人非死即傷！

說時遲，那時快，兩人只感到勁風迎面而來，同時把身一側，避開了硬碰，可是，兩人止不住去勢，加上翟天星輕輕把雙竿一送，兩人有如兩隻受傷的大鳥，直向江中墜下！

翟天星等了一會，見二人再沒有露出水面，想他們是知難而退，因爲他們是大

江上的劇盜，這江水並不能難倒這兩位老叟的！

這時，杜赤心巳把船篷的漁網拉開，從船篷中走出，當然又是一番千多萬謝。

翟天星並不言語，心想：「假如那天不是爲了一聲尖叫，而今仍在絕想崖上伴着無思僧！這郭天姿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竟然能够顛倒江湖上窮兇極惡的漢子，最令人難以相信，連太監老叟也不例外，難道她眞是月裏嫦娥，浣紗西子？」

舟子順着水流，不久便到了對岸。三人涉水登岸，一個時辰之後，巳到了吳集。

這時巳是午牌時分，他們投店換衣，在吳集中的小店午膳，正打算用膳之後，眞船上巫峽挾魂谷。

翟天星忽然想起吳集離吳縣不遠，可以先找公孫巧，才繼續旅程。

翟天星道：「杜兄，我們巳上路多少日子？」

杜赤心想了一下，道：「九天了！」

翟天星道：「我們巳過了大風渡，比預定的時間還早了一天，那麼，我們可有時間去找公孫巧！」

杜赤心聽了，半晌才道：「我……賤內的臉傷，似乎有惡化跡象，可能是旅途奔波，我的欒……」

翟天星道：「這吳集離吳縣只有卅里，快馬來回，黃昏時分便可回來，既然來到，何不找公孫巧一問，如果從他口中得知偷襲小樓之人，那麼，我們以後的路途，也可以有個防範！」

杜赤心低首不語，似乎不大願意，但一時又想不到推搪的藉口，翟天星鑑貌辨色，巳知道他不願前往，其中當然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於是，他不再理會杜赤心，巳吩咐店小二備馬！

杜赤心把夫人安頓之後，立即與翟天星趕赴吳縣，杜赤心是舊地重遊，因爲當年是他親身往吳縣請公孫巧爲他做隱居小樓的機關，因此，一進入吳縣，他們便找到了公孫巧的大府！

公孫巧是當世建造巨匠，他所建造的王侯巨府，俱是美輪美奐，巧奪天工！但出乎翟天星的意外，這位當世巨匠，住的「大府」竟是一間十分簡陋的磚屋！

兩人下了馬，緩步往磚屋走。

杜赤心輕聲道：「這位公孫先生，爲人十分古怪，他既不愛錢財，也不愛美人，一天到晚只是想着怎樣去建造一間最令他心意的樓房！可是，他又不隨便答應爲人建屋！」

翟天星奇怪道：「爲什麼他不爲自己建造一間？」

杜赤心道：「據他自己說，他住的這磚屋內，表面簡陋異常，其實內裏是最精密的結構！」

「你進過去嗎？」

「我只是在門外與他說話，並沒有進去！」

「爲什麼？」

「也許他不想別人知道屋內的情形！」

「他既不愛錢財，又不愛美人，爲什麼你却可以請到他爲你建小樓？」

「有兩個原因：一是我的師傅野華陀曾救他孫兒一命，而我親身來到，他無法推搪！」

「另外一個原因呢？」

「是因爲我任由他爲我建造小樓，我讓他自由設計建造，我自己半分意見也沒有加進去！」

一個天才得到自由發揮的機會，正如一個劍士得着一把寶劍，他怎會放過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

「他造出的小樓怎樣？」

「比我想像中還要好上千萬倍？」

「爲什麼又會被人偸進去？」

「一定是有人拿了他的草圖！否則，沒有一個可以進那小樓的！」

「那麼，你認爲誰會要那草圖？」

「我也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早巳去找那人拚命！」

「不過，我們一會便可以知道了！」

他們邊行邊談，不知不覺巳行到他們下馬之處。

「咦？」

杜赤心道：「你發現了什麼？」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巳經繞屋走了一周——爲什麼這間屋竟然完全沒有窗和門？」

「沒有窗門？上次我來之時，這裏是門——咦？爲什麼現在竟沒有？」

他們又再繞屋走了一周，他們害怕一時疏忽，顧着說話而看不見窗門！

可是，這屋子實實在在沒有一個窗口，也沒有一個門口！

一個天下聞名的巧匠，竟然會爲自己建造一間無門之屋！那簡直是完全沒有可能的事，但事實上却又是如此！

難道公孫巧眞有穿牆入壁，來去無阻的本領？

翟天星道：「難道門在屋頂？」語聲未畢，翟天星巳縱身一躍，上了瓦面，翟天星小心細看，這根本並不是一片瓦面，而是一片封密的屋頂，別說一個天窗也沒有，連一條小小的罅隙也沒有！

如果說這是一間磚屋，倒不如說這是一間長形磚墓，除了墳墓，天下間那會有完全封蔽的房子？

翟天星躍下。

杜赤心道：「有沒有進口？」

「完全沒有！這公孫巧確實古怪。」

「不過——」杜赤心走近磚牆，想了半晌，道：「我記得這裏是有門的！」

翟天星也走近磚牆，輕輕地四處敲敲，可是，他們敲了半天，也找不到一處比較薄弱的地方。

忽然，遠處有一人奔來，那人一身農夫打扮，身材高大，脚步沉重，原來並不是練武之人。

翟天星道：「是否主人回來？」

杜赤心看了一眼，道：「不，公孫巧身材細小——」

那農夫巳走近他們，氣喘喘地道：「兩位客官，是否姓杜？」

杜赤心道：「你找姓杜的？」

農夫道：「並不是我找，是公孫巧要找！」

杜赤心道：「公孫巧！他在那裏？」

農夫道：「公孫先生巳去世了！」

杜赤心聽了此言，驚訝道：「公孫先生巳死了？什麼時候死的？」

農夫道：「大約一年之前，他從北方回來，告訴我他造了一間小樓，十日之後，他便得了重病，臨死之前交了這塊鐵牌給我，托我送給一個姓杜的人！」

杜赤心爲人十分謹慎，一直也沒有承認自己姓杜。

翟天星忍不住問道：「這鐵牌有什麼用處？」

農夫道：「據公孫先生臨終之際所言，這鐵牌是這磚屋的門匙。」

杜赤心道：「這磚屋並無門口，要門匙何用？」

農夫道：「公孫先生說如果姓杜的人來到，見了這鐵牌，自然會找到門口！不過，若果你們並不是姓杜的，要這鐵牌也沒有用，因爲已有很多人冒充姓杜，拿了這鐵牌也找不着門口。」

杜赤心道：「讓我試試。」

農夫道：「公子姓杜？大號是——」

「杜赤心！」

農夫一聽此言，十分高興地道：「公孫先生要找的正是你！我等了三年，今日才見到你，總算皇天不負好心人，我終於報答了公孫先生大恩！」他一面說，一面把鐵牌交給杜赤心，然後便如釋重負的轉身離去。

杜赤心看看這鐵牌，只是一塊十分普通的鐵片，上面刻有一個「離」字，看了一會，他並不明白這鐵牌的用意，便遞給了翟天星。

翟天星看了一會，也看不出這「離」字究竟包含了些什麼指示！

杜赤心嚷道：「公孫巧不知弄些什麼玄虛，不過，他人已不在，我們還是回去吧。」

翟天星看着那鐵片，彷彿聽不到杜赤心的說話，忽然，他突有所悟地道：「你看——」

翟天星指着的是磚牆。

杜赤心道：「看什麼？」

「你小心看看，這磚牆上的白綫！」

杜赤心小心看看磚牆，只見上面一條條橫紋白綫，正如所有磚牆一樣，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翟天星道：「這些白綫，並非條條一樣。」

杜赤心再看一遍，半晌道：「是的，這些綫有些是斷斷續續的，代表什麼？」

「是八卦！」

「對！這些橫綫全是八卦的符號。」

「這鐵牌上畫着一『離』字，換句話說，只要把這鐵牌插進這『離卦』的符號內，便可開啓此無門之屋。」

八卦歌訣有云：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碗，離中虛，坎中滿，兌上缺，巽下斷。

這歌訣正是八卦的綫條排列，乾三連的意思是三條不斷的橫綫，坤六斷正代表三條中斷的橫綫，其他的六個符號也是如此推算。

他們兩人用心找了一會，終於發現了「離卦」的符號，而且整幅磚牆只有一個，這正是開這無門之屋的匙孔！

杜赤心把鐵牌放進離卦的中間斷綫之處，而這斷綫之處是一條剛好放入鐵牌的罅隙。

當鐵牌完全進入那罅隙之際，一陣輪子轉動的聲音傳來，他們前面的磚牆竟然同時緩緩地向後退縮，露出了一個進口。

杜赤心有點猶豫，不敢進去。

翟天星道：「既來之，則安之！」語聲甫畢，立即進入了那缺口，杜赤心只好尾隨着。

當他們一踏進屋內，那片磚牆立刻又再度退回原處。回復一片完整無缺磚牆。

翟天星不禁讚嘆地道：「公孫巧是名不虛傳！這麼巧妙的安排，怪不得難倒冒充的人。」

杜赤心道：「翟兄果是機智過人！」

這無門之屋是完全封蔽的，但屋內並不黑暗，四週的牆上雖無燈火，但四週藍光若隱若現。

黑暗中的藍光閃耀，份外陰森可怖。

杜赤心輕輕地咳了一聲，立時，無數的咳嗽聲音傳來，嚇了他一跳。

翟天星道：「這是迴音，屋內既無窗戶，聲音無處宣洩，因此迴音特大！」

杜赤心道：「這些藍光是什麼？」

翟天星走近牆壁，摸摸牆上，只覺得滿手粉末，看看掌心，亦是藍光一片。

翟天星道：「這大概是燐粉，與螢火虫發光的道理差不多，公孫巧不只頭腦精密，而且學識淵博！」

這屋子並不十分寬大，前面是一條短廊。

翟天星道：「杜兄，我們前去看看，小心！」

杜赤心抽出佩劍，跟着翟天星往前走去。

過了短廊，隱約可見前面是一個客廳，有枱有椅，遠處只是黑墨墨一片，因爲這燐光若隱若現，不能照明室內的一切。

他們走近一步，忽然，前面有兩個人影。

翟天星停步等待。

那兩個人影並沒有移動，呆呆的立在前面，好像並未發現他們兩人。

翟天星歇了半晌，爲了安全起見，輕輕發出一掌，試試那兩個人影。

掌風到處，那兩個黑影竟立時倒下。

杜赤心走上前去，蹲身一看，道：「這兩個是紙製的人……」

翟天星從懷中拿出火摺子。

火摺子一亮，滿室生輝，兩人同時不禁「呀」的一聲！杜赤心連忙暴退幾步。

這並不是客廳，而是一個靈堂！

兩個黑影原來是放在靈前的紙人。

更令他們驚詫的，紙人後面，竟是一副石棺！

他們同時上前一看，只見石棺之上寫着五個字：

「杜赤心之靈」

杜赤心當然被嚇了一跳，翟天星也莫明所以！

爲什麼公孫巧建了這無門之屋，竟然是爲杜赤心安放了一個靈柩？

石棺前面是一個大大的奠字，但這奠字並不是正放，而是倒掛的！

翟天星已開始明白，杜赤心一定是陷害公孫巧，而公孫巧却無法報仇，因此才建此無門之屋，目的當然是爲了報却深仇大恨！

（下期續完）

武林軼事

嚴霜·文
盧令·圖

老虎招親

中國功夫有許多門派，從蒙古流傳到中原的一種功夫並非拳打脚踢，而是好像角力似的絕招，稱做摔角，進入清廷，改稱「貫跤」（足旁以下同），因爲滿清皇帝從關外建國，攻入中原，不敢忘本，故此，皇室八旗子弟，規定要練習的功夫，乃係貫跤，並非太極拳，或者硬橋硬馬。

古俗有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既然皇族裏面的人喜歡練習貫跤，在平津一帶，就算是當地出類拔萃的武林高手，仍要苦練貫跤，否則，無法變成皇室的侍衞，當時在北京由皇族設立的貫跤廠當中，有一名出類拔萃的高手叫做王東林，虎背熊腰，一貌堂堂，有如臨風玉樹，自幼得到名師指點，武藝高強，因爲他本人正是皇族的子孫，故此，苦練貫跤，希望在宮廷裏面棲身，一來他的功夫精湛，二來他分別把重兵器以及輕功練習到非常出色，僅有二十四歲，便即獲得當時清帝道光賞識，委任他做禁衞軍貫跤的敎練，兼任北京貫跤廠的廠長，從來沒有一個廠長是由這樣年輕的人担當的，因此王東林的聲譽鵲起，轟動全國，武林中人都懂得這一層道理，樹大招風，理所當然。

某年春節之後的一日，北京忽然來了一名肥頭大耳的和尚，昂然闖入貫跤廠，要求王東林比武。

王東林多方推辭，這個和尚仍不讓步，終於兩人約好了明日中午在北京城外的法源寺當衆比武，一決雌雄，這個和尚喚做法空，從小就苦練童子功，渾身是勁，刀槍不入，雖然有五十的高齡，看來有如三十左右，他祖傳下來的少林棍法，係正宗達摩祖師留下，一套達摩伏虎拳，以及達摩伏虎棍，出神入化，加上輕功卓絕，踏雪無痕，一直威震嵩山，由於他認爲自己武藝高強，從無敵手，聽到王東林技壓羣雄，少年得志，大不服氣，因此由嵩山趕來，跟王東林見個高下。

由於和尚挑戰，乃係奇聞，又再因爲王東林的貫跤絕技打贏各路英雄好漢，似乎這回碰到强敵了，更因和尚闖入貫跤廠內挑戰，說過時間地點，因此兩人決鬥的消息很快就傳遍了京都，翌日早上，陽光剛從雲端投射下來，北京門外的法源寺廣場之上，經有千多個觀衆雲集，分作幾排，擠了一個水洩不通。

王東林吃過早飯，帶了三名得意徒弟，先往法源寺，看過地形，跟住傳命官兵多派幾十人來守護決鬥的廣場，又在當中留空長達十丈的大圈，不准看熱鬧的人走近，他在向東之處放下一張太師椅，坐在椅上，等候法空和尚到來比武。

靠近中午，陽光甚盛，那時只係初春，還沒有溶雪，兼是郊外，氣溫很冷，由於人多氣暖，加上陽光普照，更覺暖和，正是比武的好日子。

快到中午，突然一聲長嘯，各人定眼看時，只見一個影子模樣的人，從看熱鬧的各人頭上和肩膊間踏過，凌空飛躍，站在王東林的臉前，相距八尺，拱手爲禮，此人就是名震嵩山的少林高手法空和尚。

他脚踏蔴布鞋，光頭赤手，沒有武器，穿了和尚袍，合掌打個招呼之後，說：「貧僧武藝平常，不過，學了多年的武功，總是想找個高手印證，故此斗胆向全國公認第一名高手的王師傅求敎，尚望手下留情。」

他故意把這些字句用中氣讀出來，每一個都十分响亮，相隔十多丈的人，也聽得清清楚楚，跟住哈哈大笑，那種笑聲飛到空中，久久不散，顯然擺出一種內功的噓氣功夫，讓王東林看看。

王東林不敢怠慢，聽了站起身來，拱手回答：「這是那裏的話呢？我們互相落場交手印證武功，當然不會施展毒招。」

他剛剛說過，便即擺好招式，站在背後侍衞的三名高徒，立刻把太師椅搬開，跟住法空和尚在較遠之處，大喝一聲，便即搶攻。

法空和尚的一套達摩伏虎拳，確是出神入化，有如排山倒海，拳快如風，兩三

拳夾着車輪脚，脚法愼密，連發幾脚，忽又改用伏虎之勢的長拳進攻，等閒之輩，簡直一招也捱不起，但因王東林是貫跤的高手，不單是閃避得好，而且處處想抓對方的手踭或膝頭，希望把法空和尙推跌，跟住施展貫跤的絕技，把他制服，這一層道理，法空和尙當然懂得，故此，他的一拳一脚，即發即收，任由王東林施出渾身解數，始終無法把他抓住，至於法空和尙所打出的招式，雖然凌厲，却又無法傷及王東林，如是者兩人打了一百多個回合，殺得難分難解，在旁看熱鬧的觀衆，愈看愈緊張，無人做聲，只是沉住氣向他們定眼瞧望，誰也無法預卜勝負。

法空和尙雖然非常自負，他的一套達摩伏虎拳，殺敗了許多名武林高手，值得自豪，不過，他始終沒有跟貫跤的名手過招，故此他的估計落空，鬥了半個時辰，仍是不分勝負，心裏暗自盤算：「我是出家人，贏了並無好處，輸了就把達摩拳的威風拋掉，在那麼多的俗家觀衆臉前交手，我到底吃虧，還是誘他到荒山再決雌雄，比較高明，萬一我打輸了，也沒有人知曉。」

主意打定，他就連發三招毒蛇出谷，飛鳥投林，跟着歸雁凌空，雙脚一蹬，眞的像一頭老鷹，騰空而起，很快就飛躍過兩三排觀衆的頭上，脚步很密，轉眼就向西奔走，去得無影無踪。

王東林發覺他飛躍而去，怎會放過他呢？立刻飛過衆人的頭上，啣尾追擊，兩人一起一落，很快就離開看熱鬧的羣衆，愈去愈遠。

當時千多名觀衆看見比武當中忽然發生變化，議論紛紛，人聲鼎沸，有些人想追上去看，但給貫跤廠的高手大聲喝止，此外，官兵也不准他們輕舉妄動，各人都不敢動彈，只得靜觀其變，他們心中有數，當然知道兩虎相鬥，必有一傷，到時如果王東林笑着回來，那就反映出法空和尙必然打輸，反之，王東林一去不返，那就凶多吉少。

各人心裏怎樣想呢？難知其詳，他們守候到快要日落西山，然後看見王東林從樹林的一角走出，脚步雖然慢些，似乎十分疲倦，但却不似受傷，歡聲雷動，喝采之聲不絕，趨前慰問，王東林搖了搖頭，說：「我一口氣的窮追了百里過外，仍是看見他的背影，沒有追上，眼見斜陽將盡，山深林密，恐有伏兵，再者，他向我挑戰，力竭而逃，分明鬥輸了，不必再追，我便朝着原路走回來。」

話雖這樣說，各人看見他左手有些地方紅腫，同時脚步浮浮，料想他跟法空和尙一定追趕了大半天之後發生惡鬥，究竟誰勝誰負呢？王東林沒有說出來，各人知道多問無益，不再研究此事，但從多方面看來，就算王東林有點輕傷，總是贏了法空和尙的，因爲那個和尙面貌猙獰，倘若他打贏王東林，決不會使王東林仍有氣力朝着原路走回，憑着這種形勢推想，他們都認爲王東林已經戰勝，至於法空和尙是否給他在荒山打死呢？不必追問。

王東林的貫跤已經是天下無敵，贏了法空和尙，聲譽更濃，有如一輪紅日，高懸在天，威風凜凜，三年之內，沒有一個人斗胆再向他挑戰。

道光皇帝風聞此事，也覺喜悅，向他賞賜有加。

三年之後的另外一個春節，王東林忽然獲悉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在天津城外，他的英雄氣慨勃然而生，突然拋開各人，打扮做一個普通百姓，暗中前往天津看看「老虎招親」。

當時武功最盛的就是京津，京就是北京，津就是天津，兩個大城俱是人才濟濟，拳風鼎盛的，至於天津城外的畢家莊，更加熱鬧，由於綽號大老虎的畢家莊莊主畢勝，在莊內搭下一座擂台，任由各路英雄比武招親，此事很快就轟動全國，甚至王東林也發生興趣，暗中前往觀光。

畢家的莊主身型高大，早年也是江湖豪客，手中一把削鐵如泥的雁翎刀，威震北方，後來他年逾花甲，金盆洗手，帶着萬貫家財，搬到天津來，就在城外買地建屋，另有碉堡，安居樂業以渡餘生，他並無兒子，僅有一個女兒，叫做靈簫，已屆雙十年華，出落得如花似玉，兩夫婦把她看做掌上明珠，一來畢靈簫確是蘭心慧質，聰明絕頂，能够吟詩寫文章，兼且琴棋詩畫，件件皆精，一身軟硬功夫，除了在畢老虎手上學得闖蕩江湖的八卦刀，還在關內的神尼學到「越女劍」，一刀一劍，從無敵手，才貌雙全，當然有不少自命不凡的英雄人物登門求婚，可惜來人俱是中看不中吃的，一經較量，便即倒地打滾，故此，這個文武雙全的佳人，仍是待字閨中，畢老莊主愛女情深，很想找一名乘龍快婿，晝夜沉思，終於想出一個辦法來，先行得到女兒同意，然後呈請天津的道台大人擺下百日擂台，比武招親。

招親的規矩非常簡單，除了僧道殘廢之外，只要身家清白，品貌端正，年在三十以下，仍未有妻，便可參加，任何江湖豪客登台應戰，先要跟畢老虎過招，首先比試拳脚，跟住再跟靈簫姑娘鬥劍，倘若連闖兩關，畢老虎就把艷若天仙的女兒許配給他，並把家傳的寶刀贈送，另有黃金萬兩作爲嫁粧，別說那個如珠如寶的二八佳人了，就說萬兩黃金，以及一把名滿大江南北的雁翎刀，對各路英雄說，已經是莫大的誘惑，此外，還因許多自命不凡的健兒渴望一舉成名，贏了美人寶劍，還使武林中人知道自己的大名，故此不遠千里而來，都想打擂台，由於報名參加的英雄人物太多，畢老虎要排期輪流登台打鬥，每天只限十人，單是報名參加的已經有一百六十人，王東林到了畢家莊，因爲他打扮成普通商民模樣，還在頭上戴了一頂帽子，臉上略爲塗黑，更加貌不驚人，他沒有報名，也沒有亮相，只是站在人叢裏面看看，故此無人發覺他的眞面目，他不想在招親的場面贏一個美人回來，因爲他認爲男歡女愛，一定要先有情意，然後談得上婚嫁，再者，萬兩黃金，在他根本就不會看在眼內，他到畢家莊看老虎招親，純然是好奇心吸引，此外，他贏了法空和尙，絕不聲張，但却在心裏甚爲驚異，他覺得天外有天，或者有些懂得功夫的中原豪傑勝過關外貫跤的人，亦未可料，由於這種心理，他更加不想露出眞面目來，只是暗中窺看。

一連三日，畢老虎在台上過招，所有登台應戰的高手都是三幾招給他踢倒，或者一拳打到仆低，根本上無人能够闖過這一關，故此，許多人想看看畢靈簫的一手越女劍也無緣目擊，由於那個擂台早已宣佈連擺一百天，故此，看熱鬧的人終於沒有散去，反而愈聚愈多，王東林既然想澈底瞭解中原豪傑的身手，他當然不甘落後，每日必是先到，而且盡量擠近擂台前面的幾排，希望看得更加清楚，因此之故，畢老虎的招式他全都看在眼內，他覺得並非畢老虎有眞本領把各路英雄擊敗，只是求親的傢伙功夫太差。

到了第五天，時近中午，有一名非常勇猛的好漢在台上跟畢老虎過招，看來他大有機會取勝，快要打贏，殊不料畢老虎在第四十七個回合當中施展畢家歷代傳下來的連環七脚，把他踢到凌空飛起，然後跌下來。在這一戰當中，王東林才發覺到畢老虎確實有眞本領，不過未遇高手，沒有把它施展出來，着實驚異。

當時王東林看見畢老虎的功夫確是出類拔萃，心裏暗暗的佩服，不過一會，人叢中忽然一聲怒吼，跳出了一名大漢，對畢老虎說：「我是三十七號的高大雄，是否輪到我登台呢？」

畢老虎笑了笑，說：「看來你的身手不凡，請上台發招。」

那一座擂台高十二尺，輕功稍爲好些的英雄人物，身形一晃，便即登台，高大雄也是如此，看來他很有英雄氣慨，身手不凡，語聲宏亮，加上輕功甚好，料想他跟畢老虎必有一番惡鬥，各人都很興奮，定眼看時，這傢伙跟畢老英雄過招，只係十多個回合，就看見他給畢老虎的八卦掌繞着身形團團的轉，他無法招架，突然給畢老虎整個抓起來，向台下一拋，於是畢老虎再贏一場。

場中看熱鬧的人哈哈大笑，高大雄沒有跌傷，低頭走開，如是者連續有幾個武林高手登台應戰，俱是無法鬥到三十個回合的，王東林自問亦無把握取勝，當然不會登台挑戰，況且他沒有報名，如果他那時去報名，輪百多人然後登台比武，恐怕那個艷若天仙的畢靈簫已經給家人帶走，根本沒有機會登台接戰了，豈非自討沒趣嗎？他是貫跤廠的廠長，當然不肯輕舉妄動。

王東林那天看到畢老虎的招式，有時突然有一兩招十分奇詭，似是貫跤的招式，却又像是中原硬碰硬的功夫，總是看不透畢老虎擅長的八卦門拳脚，怎樣打出，但却很有興趣，那天看完了，他仍然留下來，翌日繼續欣賞，不必細表。

畢家莊的農場十分闊大，在天津城外，古木參天之處，築了非常堅固的擂台，佈置堂皇，台角掛着綵球，迎風飄盪，擂台正面有一塊金字橫匾，寫出了「比武招親」這四個字，另外懸掛天津府尹的告示，證明此係合法擂台，十分壯觀。

再過幾天，前往打擂台的傢伙逐個鬥敗，有十多人看見畢老虎如此威風，明知無法闖過那一關，不敢登台挑戰，自行離去，因此那一座擂台就變成疏疏落落，簡直是一面倒，能够跟畢老虎過招而打到三十招仍然沒有打輸的人，有如鳳毛麟角，看來沒有一個人能够鬥得過五十招，他想揀東床快婿，殊不容易。

很快就度過了十五天，第十六天的上午，王東林看見畢老虎連續打贏兩個挑戰的傢伙，哈哈大笑，突然聽到一聲怒吼：「畢老虎，在下叫做鐵臂金剛，特此領教高招！」

吼聲剛停，就見一條黑影似的從三四丈外一起一落，奔到台下，飛身而上，剛剛走到台上，立刻雙脚站定，身形沒有半點搖晃，在場的人看了，紛紛喝采。

看來似乎鐵臂金剛係那幾天之內打得最出色的一個，還沒有過招，那些人已經對他另眼相看，畢老虎也覺得他生得相貌不俗，定眼一望，只見他的一雙眼含有兇淫之色，似乎不是正派人物，假如叫他把這個人看做佳婿，他是不滿的，但却有言在先，不能不鬥。

由於畢老虎當衆聲明，有人跟他交手，捱得過五十招，仍是打和，便即由此人跟愛女畢靈簫較量劍法，他認爲鐵臂金剛並非正派的人物，不想選他爲婿，便要提高警惕，必須打出眞功夫來，把這傢伙擊倒，故此他跟鐵臂金剛交手，連發幾招俱是非常毒辣的，看來有如老虎似的勇猛。

所有登台挑戰的人，畢老虎都讓三分，沒有打得起勁，觀衆看在眼裏，更覺興奮，看得眉飛色舞，認爲他的八卦掌天下無敵，自稱鐵臂金剛的傢伙，遲早會打輸，殊不料鐵臂金剛的拳脚非常厲害，忽剛忽柔，任由畢老虎打得怎樣威武，總是化解得好，而且絕不發招，明眼人早已看得出來，他並非無力取勝，而是手下留情，盡量讓開，務求兩人在五十招之內打個平手，這一層道理，十分明顯，因爲他挑戰的目的只是想討畢靈簫爲妻，當然不想令到岳丈丟臉，故此絕不反攻。

王東林看見兩人交手的情形，覺得這傢伙好像有點面熟，一時之間，想不出在何處認識，轉眼就發覺兩人停手，鐵臂金剛的身形一晃，退出圈外，跟着抱拳，笑了笑，說：「老虎莊主，承蒙你讓我幾招，似乎五十招已經渡過，我想領教畢小姐的劍術。」

畢老虎臉上一紅，但却沒有退縮，拱手爲禮，說：「是的，有言在先，你是否贏得愛女的歡心，那就要看你手上的一把劍了。」

說完這句話，他就欠身引退，畢靈簫在旁觀戰，那時老父退後，由她出戰，嫣然一笑，便即輕移蓮步，走到前台，向鐵臂金剛點頭爲禮，說了句：「請發招！」

一時之間，畢老虎看不出女兒的心事，既然不知道她是否對這個漢子有心，又看不出女兒那一把劍是否能够打贏對方，不覺有點焦躁。

鐵臂金剛似乎是個貪色的人，凝視着畢靈簫，好像渴望一下子就把這個絕色佳人擁抱在懷，渾身骨節酥軟，他突然聽到對方的說話，如夢方覺，連忙點頭，說：「在下姓尤，單名一個華字，外號鐵臂金剛，實則武藝平常，請小姐劍下留情！」

看來他似乎身上沒有武器，實則不然，他只是把頭向下微微俯伏，擦的一聲，就從背後拔出一柄銀鈎來，那種叫做判官鈎的武器，給他藏在貼背的鈎囊之內，外

邊用衣裳罩住，故此看不出來，如果他跟甚麼人用拳脚打鬥，自知不敵，突然拔鉤發招，對方十居其九因此喪命，懂得使用這種判官鉤的人，俱是黑道人物，因此之故，畢老虎看見銀光閃閃的一柄判官鉤，眉心一皺。

那種銀鉤頭尾兩端都是武器，用途各異，鉤頂有如遮柄，微微彎曲，至於鉤尾，非常尖銳，給它當胸刺中，能够穿心，鉤頂可以勾住別人的武器，向前鋒手直劏過去，鉤尾可以從前面刺到背後，故此，這種判官鉤的招式非常毒辣，普通鏢師所用的大短刀，不易鬥得過它。

畢靈簫看見對方亮了銀鉤，便即一聲嬌叱，就從腰間拔出長劍來，劍快如風，眼前有如萬點銀光罩住對方的臉，一招織女穿梭，就向尤華當中刺出。

鐵臂金剛尤華看見這一路劍法，也在心裏喝采，說聲：「來得好！」便即用銀鉤搭上，只是輕輕擋開，便即把鉤尖向畢靈簫的玉腕刺去，如果她給鉤尖刺了一下，就此流血，跟着鬥輸，不過，畢靈簫的越女劍也是名師指點，怎會如此輕易落敗呢？她的右手往下一沉，化解了對方的鉤尖，跟住長劍向對方下三路劏去，又再向上一挑，兜心便刺，一招三式，有如蜻蜓點水，又快又準，就算鐵臂金剛尤華能够擋格得住，仍然有些吃力，在場觀衆看了，歡聲雷動，紛紛鼓掌。

他們不但想看各路英雄向畢老虎的父女挑戰，希望多看一些精采的招式，而且不願意那位如花似玉的畢靈簫落敗，因爲她門輸了就結束比武，再也沒有機會欣賞她的風姿，故此他們看見畢靈簫的劍法如此凌厲，拍掌高呼，都希望她打贏，照情形看，鐵臂金剛尤華似乎屈居下風，無怪觀衆歡聲雷動。

在場欣賞比武的人，把畢靈簫那一把越女劍看得太高了，王東林站在台下最近的一排，他對那位畢小姐並不樂觀，他覺得鐵臂金剛尤華的招式，剛中帶柔，似乎門戶森嚴，不容易攻破，如果兩人纏着苦鬥下去，畢靈簫究竟是女流之輩，時間拖長了，便會吃虧，預測鬥了一個時辰過外，她就會落敗，心裏有些不安。

其實他還沒有跟畢靈簫談過半句，亦非畢老虎的嘉賓，只是許多名觀衆當中的一個，不論畢靈簫輸給那一個高手，嫁了出去，與他無涉，可是，他覺得鐵臂金剛來歷不明，所用的武器太過邪門，而且那些拳脚也是有點熟識的，似乎自己跟他交過手，一時想不起來，因爲這樣，他就不想此人獲勝，無論如何，像畢靈簫這樣嬌柔的千金小姐，不應該嫁給邪門裏面的傢伙，就是這個想法，他一邊看，一邊苦苦的思索，想辦法助她一臂之力。

台上兩人鉤來劍往，銀光閃閃，打個不停，起碼超過一百招了，畢靈簫的劍法漸亂，鐵臂金剛那一柄銀鉤苦苦相迫，有幾次險些刺傷了她，各人都替她担一把汗，就在這時，王東林突然想起這傢伙是誰，立刻飛身躍登擂台之上，湊巧鐵臂金剛要出一路蝎子鉤的招式，有如蝎子似的釘着她，乘機用鉤柄抓住她的劍柄一拖，她就此兩手空空，長劍落地，銀鉤向她的酥胸直刺過去，似乎無法留住，各人看了大驚失色，王東林剛剛站定，立刻伸手向前一抓，正好把那一柄判官鉤中央抓緊，令到鉤子刺不下去，這一招救了畢靈簫，各人看在眼裏，然後鬆一口氣，至於在旁觀戰的畢老虎，更加興奮，臉露笑容。

鐵臂金剛尤華憤形於色，大聲喝問：「你是誰？懂得打擂台的規矩嗎？」

王東林哈哈大笑，說：「我比較你更加懂得規矩，你的武功雖然不錯，可惜資格不合，勸你快些落台，免得獻醜！」

鐵臂金剛怒火如焚，突然鬆手牽鉤，一個穿心腿向王東林踢去，這一招快如閃電，怎料王東林早有防範，閃開這一脚，隨手向他背後一抓，抓住對方的辮子，跟住使勁一拉，便有變化。這傢伙是個和尚，不過在頭上罩住一條長辮和一頂武士巾，看來有如鏢師模樣而已，突然給人揭開了眞面目，和尚頭上的九個火疤，全部顯露出來，台上台下各人驚奇不已，喧聲四起，自稱爲鐵臂金剛的傢伙更加難堪，他在盛怒之下，不由自主的向王東林盯了一眼，似乎想把這個橫刀奪愛的豪客吞進肚裏。

王東林笑了笑，把自己的眞面目揭露，先把罩在頭上的瓜皮帽抛開，伸手在臉上一抹，將有點灰黑色的痕跡抹掉，就此看出他是貫跤廠的廠長王東林。

對方正是在叢林裏面敗在王東林手上的法空和尚，他不過貪圖黃金美女，冒險扮成俗家的模樣，登台比武，料不到王東林看穿他的底蘊，羞慚得無地自容，再者，他當日赤手空拳跟王東林作戰，已經打輸，那時用銀鉤擊敗畢靈簫，判官鉤刺了一半就給王東林伸手抓住，無法拔出來，顯然他的武功跟王東林相差很遠，他知道對方是自己的死對頭，不敢戀戰，一聲不響，就從台上飛躍下來，脚步不停的疾走，很快就撥開觀衆，遠遠的逃去。

王東林縱聲大笑，走前幾步，拱手爲禮，先向畢小姐道歉，說聲打擾，然後向畢老虎講述當時他跟法空和尚交手的情形，還說他今日在旁觀戰，只是覺得自稱做鐵臂金剛的傢伙很似當年過招所施展的達摩伏虎拳，一時想不起來，及至他想起，已經太遲，險些給這傢伙贏了越女劍，變成東床快婿。

畢老虎聽了喜形於色，說：「原來兄台就是名震天下的貫跤英雄王東林，請你手下留情，我們過招玩玩。」

他這樣說，分明是給王東林一個機會，顯點威風，贏了兩父女，依照比武的規則，變成佳婿，王東林對畢靈簫已經有些好感，兩人你眼望我眼，靈犀一點通，這一關當然很易闖得過，他在台上好像表演拳脚似的跟畢老虎過了五十招，又再向畢老虎借一把長劍，跟畢靈簫交手，破了她的越女劍，就在各人歡呼聲中，兩人棄劍站定，互相握手，跟住畢老虎當衆宣稱，已經選到東床快婿，其餘挑戰的人不必登台。

王東林在北京享譽，做了七個貫跤廠的廠長，兼總教練，他的嬌妻就是畢靈簫，因爲畢家只有一個女兒，沒有兒子，畢老虎索性招他回到畢家莊居住，後來老虎病逝，他就繼承了畢家的產業，變成大地主，名利雙收。

（完）

現代科學推理技擊小說

高空擲物

唐龍·文
盧令·圖

設伏確巧妙　神探費心思

（一）

蘇剛把手指按在刻寫着七字的按鈕上，一會兒，電梯門便闔了起來。

當電梯再次打開門時，前面現出了兩個木門。右邊那個門掛着一個「萬里達貿易公司」的塑膠招牌，左邊那木門掛着一個「新時代廣告公司」的招牌。

蘇剛的手指剛按在右邊那個單位的電鈴上，恰在此時，那間廣告公司的門打開，走出一個留着一綹小鬍子的鬈髮青年。

「早晨，阿蘇。」那青年挺有禮貌地向他打招呼。

「早晨。」蘇剛忙應道：「里奧，這麼早就要出去？」

那個有個里奧的英文名字的青年道：「那個客下午就要出國，所以趕着把草圖送去給他看。」

「喂，還不進來？」

蘇剛一回頭，門已被打開，露出一張動人的臉龐，這是一個新潮的少女。

蘇剛連忙閃身入去。「你，胡小姐，你今日眞好看！」他望着她的一條簇新的白色牛仔褲結巴地讚着。

「你又遲到了，」仙蒂撇一撇桃紅色的小咀，「幸好，老闆還未來。」忽然想起一件事，揚聲道：「喂，我們正在討論筲箕灣那件高空抛物的新聞哩！今天的報紙你有沒有看，那個人可能是發了神經，連電視機也抛落街上。」她像機關槍似的滴滴嗒嗒響個沒停。

老闆既然還沒有上班，所謂我們，也只是指胡仙蒂，陳彼得及一個小厮阿黎三個人而已。

這只是一間小公司，開張還不足兩年，不過生意還不錯。蘇剛是萬里達貿易公司的第一個職員，在他們之間薪水也是最高的。

彼得是第二個職員，也才來了一年。仙蒂和阿黎還是過了年才來的，試用期剛滿不久。

自從仙蒂來了之後，整間公司便活躍生色起來。

蘇剛坐在自己的桌前，淡淡地道：「看過了，那人眞是豈有此理！」

小厮阿黎心痛地道：「那電視機就算是舊的，拿去押起碼也抵得我大半個月薪金。」

仙蒂調侃地道：「何止半個月，起碼一個月，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的薪金？」

阿黎臉上一熱，道：「你是會計當然知道。」

彼得笑道：「我說他不是發神經，可能那電視機是他的一個相好給他的，後來大概是分手了，他一怒之下便把電視機抛下樓！」

仙蒂笑得打跌，喘着氣道：「你就是無話找話說，不如你去電視台做編劇，反正現今電視節目的劇本寫得也沒有你說的精采！」

彼得得意地道：「黃老總或者陳老總來找我，我也未必肯哩。」

阿黎道：「彼得的口氣眞大，就像某電視台那位大員似的。」

仙蒂撇撇嘴道：「人家口氣大也得『有料』！」

大門傳來鎖匙扭動的聲音，四個人立即停口，並且裝作專心工作的樣子。

他們老闆叫作董志新，卅五六歲的壯年人，身材依然保持得很好，舉止瀟洒。

董志新一回來便叫仙蒂替他開一張LC。

仙蒂道：「今早恒生銀行林先生打電話來說我們分公司的TR額及LC額都已滿了。」

「哦？」董志新道：「那麼，做渣打銀行的，那邊還有額吧！」

仙蒂應了一聲，忙坐到打字機前。

董志新又道：「阿蘇，下午你去華新公司收帳！」

蘇剛忙道：「華新的黃先生說那筆數明早才結給我們。」

「嗯，今年市面銀根越來越緊，你明日早點去！」

蘇剛今年已二十九歲，他家境不很好，中學畢業之後便出來社會工作，前後十年，轉三行共七間公司，以前的境遇很差，來得萬里達公司才比較好一點。

這一來是年紀漸大，事業心較重；二來他曾在幾家大洋行做過小職員，來到這家小公司，便儼然是主任的模樣，事實上，董志新也當他主任看待。

他這兩年來替董志新爭了不少客戶，也擊倒了一個强大的對手，萬里達的生意才穩健起來。

由於他公司主要是做食品入口生意，貨物來到香港便交給幾家俗稱「拆家」的批發公司銷售，平日工作並不很繁重，不過由於客戶都跟蘇剛熟悉，因此，一些較難收的帳董志新便叫他去收。

董志新亦沒有虧待他，他知道這個職員平日雖少說話，可是一說起上來便頭頭是道，說服力之强，往往令到客戶改變初衷，他做事踏實，計劃周詳，所以連萬里達在市場最大的對手今年來也節節敗退。

爲此，董志新四月份還加了大幅度的薪金與他，並有意正式委他爲營業主任。

× × ×

未到十二時，董志新便拿了LC，親自跑去銀行。他這個人對市場雖然不很熟，但應酬手腕却頗靈活。

快到一點時，仙蒂問道：「今天輪到誰去買飯盒？」他們四個人每人負責一天的午膳。

彼得道：「今天輪到我。」一說罷便出門而去。

樓下附近便有一家快餐店，可是彼得却去了足足五十分鐘才回來。

阿黎一見他回來，劈頭便道：「我還以爲你迷了途哩！」

仙蒂橫了彼得一眼，嗔道：「我還以爲你被車撞死了！」

「嘩，你的心竟然是這般黑！」彼得大聲叫道：「我只是有點事順便去一趟銅鑼灣而已！」

蘇剛拿了飯盒回到自己桌上，一邊打開報紙，一邊吃飯。他首先翻出體育版，邊吃邊看。這兩天報上體育版都有報告奧運會的消息。

蘇剛在學校時便是籃球代表，也是空手道訓練班的助教。出到社會做事之後，由於時間上的不允許，他已很少去打球了，但還是利用晚上去武館學習洪拳，直至最近幾年因弟妹長大，地方不敷應用，他自己租了一間工人房住宿。有了自己的「家」，才沒有再去武館。

饒是如此，他對體育仍然感到莫大的興趣。

隔了一會，他聽到彼得細聲對仙蒂說：「仙蒂，今晚我請你去看電影。」

仙蒂把飯咽下，道：「什麼電影？」

「英雄無淚，翡翠戲院七時半場。」

小厮阿黎亦聽到了，嘩然道：「原來你剛才買電影票，累得咱餓得半死不活！」他今年十七歲讀完了F3便出來工作。

蘇剛看了彼得一眼，哼了一聲，把報紙翻到港聞版，他看得很留神，連飯也忘記了吃。

阿黎吃完飯把盒子拿出去丢掉時經過他的面前，見狀不禁訝道：「蘇SIR，你看報紙就能飽？」

蘇剛連忙把飯扒完。

(二)

自從發生了第一單高空拋物事件之後，這「玩意兒」便像流行性感冒一樣，迅即蔓延起來。這之後的一段日子，幾乎日日都有這種事件發生。

說起來也異常荒誕，既有汽水樽，磚塊，甚至連電視機及每袋數十斤重的白糖都接二連三的自高空拋下。

一時之間，茶樓酒肆，街頭巷尾，人人都在談論此事，頗有談此而色變之感。輿論更是嘩然。

因此，警方決定成立一個調查小組，委任人選的責任便落在薛唐警司的身上。

本來這種煩悶瑣碎沒趣的事，需要個年紀較大，做事仔細沉着，韌力奇大的老探員來負責，比較來得完美。

可是，薛唐警司這個英國格蘭訓練場出身的老警務人員却另有看法。

他決定委派今年才二十八歲的廖天探目來担任此職。他對秘書道：「廖天好像銷假回來？去把他找來，我要見他。」

廖天是個預科生，是警方的新一代。他在社會上工作了兩三年，然後才投到警界服務。

今年初他剛升上探目，然後就結婚，如今他剛銷假上班。

「GOOD MORNING SIR！」廖天喊了聲。

「進來。」薛唐警司望着他尚帶春色的臉，哈哈笑道：「恭喜你廖天。」

廖天有點靦覥地笑笑：「THANK YOU SIR。」

薛唐警司微笑道：「你有看過報紙？高空拋物事件好嚴重。這件CASE我想叫你去做，你不會怪我？」不知爲什麼，凡是外國人說中國文都是差不多一樣的語氣。

廖天見他態度和善，態度也自然輕鬆很多。「我很高與一上班就有工作做。」

薛唐警司好像想起來一件好笑的事，

笑道：「你們中國人對那件事看得很嚴重，我識做，我特別送四菜一湯給你補一下身體！」

「四菜一湯？」廖天不禁有點愕然。

室內但聽薛唐警司爽朗的笑聲。「我要去開會，詳細情形秘書會告訴你！還有，如果你有需要的話我另外有一隊十二人的軍裝給你。」

「YES SIR！」

× × ×

所謂「四菜一湯」，那是五個探員的外號，也是這個特別小組的成員。

四菜是「小白菜」蔡伯蕭，「菜肉雲吞」蔡雲崑，「單葉菜」蔡一葉，「菜炆豬心」蔡文心。這四人都是幹練的探員。

那一湯是個女探員，湯慧珠。不過，同僚都叫她「豬肺湯」，這不是說她是大顯大肺的那種女人，相反，湯慧珠不單只漂亮，而且有一種健康的美，看了頗收潤肺之效。

廖天看了五個下屬，不禁有點好笑，這五個都是各區分局調來的，除了蔡一葉及湯慧珠兩人曾見過面之外，其餘都是新相識。

湯慧珠問道：「廖SIR，有什麼好笑？」

廖天又再笑笑。「我是想起薛唐警司的話，覺得好笑。」

蔡一葉是個二十五歲的小伙子，他咀快搶着說：「我知道，BOSS的秘書告訴我，說BOSS找我們四菜一湯來讓你補補身子！」

其他人不禁莞爾！湯慧珠道：「如果有好友同酌，面對四菜一湯，他倆會怎樣呢？」

衆人不禁一怔不知她要說什麼。廖天忍不住問道：「他倆自是大吃大喝啦。」

「錯了，我也想不出你拍拖時，跟你女朋友去吃飯是怎麼樣的！」湯慧珠狡點地道：「他倆一定是邊吃邊聊天！」

頓了一頓，「所以，如果有我們『四菜一湯』，必定要有『聊天』！」

聊天與廖天諧音，家人都笑起上來，連廖天自己也忍不住一笑。

經此一笑，相互間陡地熟絡起來，也好像突然間互相了解對方不少。

蔡一葉道：「廖SIR，我們第一步去那裏調查？」

廖天道：「筲箕灣太安樓！」

(三)

萬里達公司雖不大，資金亦不充裕，可是生意却不錯，因此，有時航期臨時有變更，兩批貨差不多時間到香港，週轉便異常的困難。

現時剛提了一批貨，星期一船公司又通知新貨已到。一千箱罐頭，貨價不算大，可是董志新還是週轉不過來，因此星期二他便和蘇剛商量，打算把整單貨以現金低價賣給別家公司，自己只賺一點點佣金，要不然倉租的費用更令人吃不消，再不行便得讓單給人家。

蘇剛想了一會兒，道：「老闆，你給我一天的時間讓我去找拆家商量商量，也許有辦法解決也未定！」

董志新喜道：「若能解決下個月我立即提昇你爲營業部主任。」

「多謝老闆，我會盡力而爲！」蘇剛立即整理一下公事包，準備離去。

董志新拍拍他的肩膊，「你好好地幹，今年我會另外分給你花紅。」

蘇剛又再謝了一聲才出去。

蘇剛一離開，董志新便在三個職員面前大讚蘇剛如何工作負責，如何事業心强，如何年少有爲。他洒了一輪口水花之後才出門離去。

老闆剛出門，三個人有如一鍋燒熟的滾水，一下便沸騰起來。

仙蒂撇撇咀，道：「還說他好，悶也給他悶死！」

彼得忙道：「給誰悶死？」

「還有誰？」仙蒂拋下手中的原子筆道：「當然是咱們未來主任啦！」

阿黎趕緊問一句：「仙蒂姐，你一定給她悶過，說來聽聽！」

「哼，有一次我跟他去看電影，整場戲兩個小時他只說過一句話！」

阿黎怔道：「看電影嗎，當然不說話啦！」

「你這小鬼懂個屁？」仙蒂有點倚老賣老地道：「你知道他說了一句什麼話？」她有點激動地站了起來，學着蘇剛的語氣，連說帶比地道：「胡小姐，對不起，我要去洗手間一下！」

彼得及阿黎笑到彎下腰來！

胡仙蒂不禁有點得意地道：「後來他帶本小姐去維多利亞公園，更妙……」

「他說什麼？」阿黎正在發育時期，對男女間的事特別感興趣，又趕緊的問了一句。

仙蒂又學蘇剛的語氣，道：「今晚月色眞美麗，嗯？很凉快是不是？嗯？人很多，嗯？天氣很好，嗯？」說完聳聳肩膊坐下來。

彼得及阿黎笑得打跌，阿黎道：「行了行了，你別講了，要不然，我中午起碼要多吃一個飯盒才行！」

三個人便這樣嘻嘻哈哈地打發了一個上午。

× × ×

五點多鐘了，蘇剛打了個電話到董志新家裏找老闆，這幾天因爲老闆娘身體不很好，老闆都是一早回家陪她。

「老闆啊？我是阿蘇，我跟大發公司的李經理商量過，他決定把我們那批貨買去，不過，他要求我們LESS百分之八給他！老闆，你看怎樣？」

「哦，」董志新沉吟了一會，「大發公司能買下一千箱這般多？」

「老闆，我現在在香港仔，不如我叫他跟你說？」

「好好，你請李先生聽電話。」董志新做事頗謹愼。

一會兒，聽筒傳來李先生的聲音：「董老闆你好，我做生意素來爽快，條件蘇先生已跟你說了，你肯不肯？」

「這個。」董志新不禁猶豫起來，這種罐頭生意利潤十分薄，減百分之八的價，他可說毫無利潤，不過不賣又怕一下子賣不出，銀行那邊不好交待。想了半晌才道：「李先生，我很多謝你帮忙，不過減百分之八實在太多了，李先生，你多給一點吧！」

「不行！」對方倒是十分決絕！「老實說，我只是個受薪經理，替你們賣這種貨又沒有利益。我們公司只能要一百箱，其他的還要去找行家帮手的了，我也要減點價給人家啊！我是看在蘇先生的臉子才勉强答應他的！」

董志新暗中嘆了口氣：「這樣吧，減百份之七，貨你們自己去碼頭出，你明天交支票給我，我下午給提貨單你。」

「不行不行！呵呵，你等等……」隔了一會電話聽筒又傳出聲來，「好啦好啦，看在蘇剛先生份上，算了吧，我答應你，支票我交給蘇先生。」

「謝謝你！」董志新收了綫。

剛轉過身電話又响了，是蘇剛打來的。「老闆我今晚有點事，明天九時在恆生銀行門口等你，交支票給你。啊，不，大發的支票是嘉華銀行的，他是開ＣＡＳＨ，我在中環嘉華銀行門口交支票給你。」

董志新考慮了一下，道：「不用了，你提了現欵，來恒生銀行，我在大堂等你。就這樣吧！」

× × ×

剛五時半，彼得枱上的電話响了起來，他拿起話筒，聽筒立即飄來未來主任的聲音：「彼得，我是蘇剛，請你遲點下班，替我打份船公司的ＤＯ及銀行的提貨單，打完之後交給阿黎，叫他明早九時正拿到恆生銀行交給老闆。唔，我不會叫你白開ＯＴ的！等下我再打電話給你，你留在公司等等我。」說罷便收綫。

彼得望一望拿着手提包準備下班的仙蒂一眼，忙對阿黎道：「阿黎你等等！」他飛快地打好文件，把文件交給阿黎帶回家，便叫他先回去了！

差不多六點，蘇剛才再打電話來：「彼得，我中了六合彩安慰獎，今晚請你看戲，你有空嗎？」

彼得笑道：「有免費娛樂我是絕不放過的，你說，在那裏等？」

「我現在在香港仔。唔，這樣吧，我們七時二十分在旺角西洋菜街地車站出口相候！你先去吃飯吧！我巳和大發的李先生吃了。」

彼得訝道：「在香港看不行嗎？」

「……我想請仙蒂一起去。」

彼得咭地笑了起來，用恍然大悟般的語氣道：「原來如此，好，準時見面！」

彼得收了綫想打個電話告訴仙蒂，又想她大概還未到家裏，便作罷。

（四）

彼得準時在七時二十分到地下火車旺角站，蘇剛剛從車站走出來，右手還提個公事包。

「嘿，你倒準時！」彼得拍了他肩膊一下。「怎麼，打電話去找仙蒂？」

「不必了，」蘇剛忙說道：「才隔一個條街，走幾步而巳，現在借電話打又麻煩！」

他們行到洗衣街，彼得道：「誰上樓找她？」

蘇剛看一看手錶道：「不必，反正她在二樓，你聲音大，叫一叫她便聽到。」

「又好，誰叫你今天中了六合彩！」

彼得聳一聳肩，走前幾步，用兩手口掩在咀的兩側，作個喇叭狀，喊道：「仙蒂，仙蒂！」

叫了幾聲不見仙蒂探頭出來，他不禁又叫了幾聲，似乎沒有反應，他回頭對蘇剛作了個無可奈何之狀。

刹那，樓上飛下幾個玻璃樽，「劈啪劈啪」幾乎在同時地飛落地，其中一個正中彼得的頭，登時腦漿迸出，倒臥地上。

就在此時，仙蒂才從窗口探頭而出，一見此情，不禁尖聲叫了起來。

蘇剛亦手足無措，忙道：「仙蒂，快打電話報警！」

行人見狀立即圍了上來，紛紛把頭仰高，希望能知道玻璃樽是在何處拋下。這棟樓共七層，那是沒有電梯的那種舊式大樓，樓上的人亦都聞聲伸頭望下。

一時街坊議論紛紛，有的甚至破口大罵，連兇手的祖宗十八代都請了出來。

幸好，附近有個巡警聞聲而來，一見狀立即用ＷＡＬＫＹ　ＴＡＬＫＹ報告警局。

不久，一陣撕心裂肺的警號傳來，跟着一架救傷車亦來到。

有個警員問道：「你們有沒有人跟他認識的？」他指一指倒臥地上的彼得。

蘇剛唇白面靑地道：「我……我是他的同事，我們……一齊來的……」

仙蒂巳換好衣服，她見警察來了才下樓，雙眼巳因驚慌及傷心而了紅腫起來！

蘇剛看見她，道：「我們……是來……找她的……」他指指仙蒂。

那警員道：「好，請你們到警署錄口供，帮助我們調查！」他帶了兩人上警車，此時，救傷車巳開動，帶着一道凄厲的呼嘯聲離開！

蘇剛及仙蒂到深夜才離開警署。臨走時那個負責錄口供的對他們說：「一兩天之內，我們可能會派人到府上或者貴公司再查詢一些事情，希望你們大力協助。」

蘇剛及仙蒂默默地點點頭。

「再告訴你們一個消息，希望你們別太難過。」他頓了一頓，「剛才伊利沙伯醫院打電話來，你們同事巳不治過世！」

仙蒂不禁嗚咽起來，離開了警署，蘇剛道：「胡小姐，我送你回家吧！」

「不必，很夜了，你還要過海！」可是腦際突然想起，彼得就死在她樓下，不禁尖叫起來，跟着又開始啜泣。

蘇剛拉着她的手過馬路，他的手一直在發抖，聲音亦震顫。「還是讓我送你回去吧！」

（五）

次日，全港報章的港聞版自然又是以此作爲頭條，市民對高空拋物者的憤恨更進一步。

蘇剛回到公司巳是下午三點鐘，他只默默地對董志新說：「老闆，我巳把ＤＯ交給大發了。」說完便默默走回自己的坐位。

今天公司的氣氛異常沉穆，沒有人輕易開口，仙蒂每次目光掃過彼得的坐位時，眼淚便禁不住又流了下來。

蘇剛呆呆地望着她，阿黎今天也是一言不發。

董志新道：「阿蘇，你替我把彼得今個月的薪金及兩千元帛金送去他家裏。」

蘇剛沉聲道：「老闆，我昨夜一晚未

睡，你叫阿黎拿去吧。」

董志新看一看他雙眼紅絲滿佈，有點憐惜地道：「好吧，阿蘇，你先回去休息吧。」一頓，「仙蒂你亦提早下班吧。」

仙蒂侍蘇剛離開，才默默收拾桌上的文件。

× × ×

蘇剛回到他的住所才四時半，這房子雖小，但到底是屬於自己的。

蘇剛每次回家一打門，便興起了成家的念頭，他看一看房裏的一切，一張二呎半寬的單人床，一張小寫字枱，一個擺滿書的書架。

自從他不去武館便染上看書的習慣，以前唸書的時候，晚晚躲在被裏用手電筒追看武俠小說，被父母發覺後因此而招來無數次的責罵。

如今他只要次日有精神，喜歡看到幾點鐘才睡都可以。

想到這裏，他覺得很滿意，脫了鞋便躺了下來，一躺下床，他才驀地覺得這間房子尚差一點才完美，欠一個女人。

一想到女人，他腦際立即浮上仙蒂美麗嬌俏而又帶點頑皮及狡黠的面龐。

「她這麼新潮，適合我嗎？」他心中自己生了個疑問。

「唉，二十九歲了，再不抓緊時間，只怕就得終生做王老五了！」他臉色忽然現出堅毅的神色。

× × ×

蘇剛大約睡了三四個鐘頭，房門突然被敲得震天價响，他像頭受傷的野獸突的彈了起來，驚出一身冷汗，看情形他可能是做了個惡夢。門聲依然响着，他定了定神，大聲問道：「誰？」

「蘇先生，有人要找你！」是房東太太的聲音。

蘇剛雙手在頭上胡亂地撥了幾下，把門打開，門外站着一個帶着微笑的青年，那青年未待他開腔，便先自我介紹了：「我是警方高空拋物特別小組的成員。」隨即取出證件示給蘇剛看。

蘇剛煩道：「又有什麼好問？阿ＳＩＲ，昨晚我整晚睡不着，現在剛睡着了，又被你吵醒。」

「我姓蔡，」蔡一葉道：「蘇先生大概還未吃晚飯，這樣吧，我請你到附近的餐廳吃。美都餐廳好不好？」

蘇剛無可奈何地道：「你等等。」他穿了鞋，又到洗手間盥洗了一番才跟蔡一葉下樓。

蘇剛住在堡壘街，沿着傾斜的北景街步下英皇道，九時多的夜香港，霓虹燈披着盛裝，發出誘人的光綫，街道上川流不息的汽車像一條大龍。

這一切看在蘇剛眼中却像一道道的魔鬼幽靈向他撲來。

晚風吹來，略有點寒意，蘇剛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

「嘟嘟！」一架汽車在他身邊駛過，他不禁跳了起來。

× × ×

第一個趕到洗衣街現場的特別小組成員是蔡文心，他是一個老警務人員，今年巳經五十歲，一向敬業樂業，雖無大功，却也有不少苦勞。

他到達現場的時間巳是八時半了，那時不但彼得巳被救傷車載走，而蘇剛與仙蒂亦被帶到了警署。

蔡文心在現場仔細勘察了好一陣，又畫了一個現場的平面圖，那時還有警方的其他部門的工作人員在工作。

他詳細地記錄了一切，又在周圍走了一遭。渠邊有塊小白鐵片，他伸手拾了起來，拿到鼻端聞了一下，終於把它放在一個用鷄皮紙文件袋裏。

然後，他上樓逐個單位調查。

他從樓上下來巳是半夜，便到山東街的一個大排檔吃宵夜。

（六）

廖天對這件案展開工作，那是次日的上午。

十一時，各部門都巳把資料送了過來，使廖天特別注意的是化驗員的報告，它證明玻璃樽裏有「天那水」的遺跡。

「天那水」那是用來調稀一種油漆的調合水，或稱調合油吧。

六個玻璃樽全是貼上大陸啤酒招紙的啤酒樽，廖天知道，絕大多數的五金店，都是用這種樽裝「天那水」及「松節水」，用以零售。

他取出蔡文心的平面圖細看，六個啤酒樽殘骸一字横排，幾成一條直綫，而且，每個距離都差不多。

這是什麼原故？廖天不禁沉思起來，一會兒他又把蔡文心拾來的那塊白鐵片取出細看，這白鐵片長九吋，寬三寸。鐵片的左右的兩邊被曲起，整塊鐵片就像一個小鐵槽。鐵槽上有六個小洞，那是用鐵釘鑿成的。他又再聞一聞鐵片，一股刺鼻的氣味直衝腦際，不錯這是「天那水」的氣味。

這是什麼原故，這鐵槽有什麼作用，它雖然有「天那水」味，但跟殺人的啤酒樽有沒有關連？

一連串的問題泛上腦際，他不禁把身體靠在椅背上。

「六個啤酒樽排成一直綫，它們距離相等……」他是這樣思索：「這不是人隨手拋下來的，而且，根據案發時附近行人所述，六個啤酒樽是幾乎在同一時間拋下的。」

「那麼那人是怎樣把六個啤酒樽同時拋下？是六個人各持一個拋下？絕不可能？因爲不可能這麼湊巧六個樽的拋落點，竟會成一條直綫。」

「那麼是一個人所拋的了？也沒可能。一個人即使能够兩手手掌各執三個啤酒樽，同時拋下，但落地時它們之間距離又怎會相同？」

想到這裏他改變一下姿勢，他覺得這不是一件普通的拋物事件，可能其中另有蹊蹺，他想了一陣，突然道：「這六個啤酒樽是被人刻意安排的。」

「四菜一湯」都給他突然而來的話嚇了一跳。

廖天道：「老蔡，你昨夜有沒有去天台視察過。」

四菜最老的菜，便是蔡文心，他聞言道：「沒有。」

「我懷疑這不是一件普通的拋物案，請你和小蔡再去一趟，檢查天台上的一切

可疑物品！」

「是的！」蔡文心以及蔡一葉立即應聲而去。

× × ×

蔡文心帶回來的報告，令他更加證實自己的懷疑。

「天台上有一大堆水漬，充滿了『天那水』的味道，看來樽內的『天那水』是事先被倒了出來的。」蔡文心這樣說。

廖天霍地站了起來。「這是爲什麼，如果抛物者是有心安排的，怎麼會把『天那水』先倒掉？有『天那水』在裏面，重量不是更大嗎？殺死人的機會不是也更大嗎？」

衆人都閉目思索起來，廖天又道：「筲箕灣太安樓那件案子暫時擱下，全力偵察這件CASE！」

蔡伯蕭突然問了一句話：「廖SIR，假設這是件謀殺案，兇手使用『天那水』一定有他的必需的原因，否則隨便用汽水樽或者果汁樽又或者裝了啤酒的啤酒樽，效果不都是一樣？」

蔡一葉忙加上一句：「對，廖SIR，他剛才那句話，使我想起一個問題，兇手如果有意增加啤酒樽的重量，即使是倒出了啤酒，也可以裝上清水——因此證實，兇手殺人一定需要『天那水』。」

湯慧珠道：「但是『天那水』殺不了人！」

蔡文心道：「它可以間接造成殺人的某些條件，任何東西都可以。」

廖天待他們說了一陣才道：「天台上有沒有其他的東西？」

「沒有。」栥一葉道：「在屋簷邊緣二三尺處有條粗木框，那木框是舊的。」

蔡文心道：「我們曾經問了那裏的居民，其中七樓一家說，這是去年底他們自己動手間格廳房時剩下的，因爲沒有用處，所以把它放在天台。」

廖天背負雙手，在室內來回踱步，「現在暫時當它是一件謀殺案處理，不過在沒有充份的證據時不可洩露出去！」

他看了一看衆人一眼。「如今，多說也沒有結果，首先要再進一步調查。」一頓，「老蔡你再到案發現場找附近的店舖的伙記談談，嗯小白栥跟你一道去，小蔡今晚去找蘇剛，照昨夜的口供問，看看有沒有出入，我今晚和小湯去找仙蒂。」

× × ×

這家餐廳在西洋栥街近旺角道，比較清靜，廖天認爲比較適合，地方雖不很好，但起碼比地處亞皆老街附近的那些要靜得多。

仙蒂雙眼紅腫，低着頭拿眼望望廖天及湯慧珠，精神有點恍惚，有點驚嚇及不安。

廖天盡量使自己神態和藹：「胡小姐，不要怕，反正事情已經發生，咱們現時最重要的是把那個抛樽下樓的人捉住，給他以應有的懲罰，相信這樣大家才會心安一點。」

仙蒂默默點頭。

廖天微微一笑，態度更像是面對他太太那般和善喜悅。「彼得跟你很要好？」

仙蒂又點點頭。

「他約了你？」廖天再問一句。

「沒有，」仙蒂搖搖頭，聲音既低且澀，「他跟蘇先生同來找我，後來在警署我才知道原來蘇先生中了六合彩，昨晚要請我們去看電影。」

湯慧珠插了一口：「你們事先不知道嗎？」

「不知道！他昨天一早便出去，整天都在外面爲公司的生意而奔跑，沒有回過來。」

廖天看一看手腕上的那隻星期日曆防水鋼錶，今天是星期四。他想了一想：「那張六合彩是星期二開獎的吧！」

「大概是吧，我也不清楚。」

廖天咳了一聲。「彼得算不算是你的拖友（情侶）？」

仙蒂臉上一紅，訕訕地道：「還不算是吧，不過有可能會進一步發展，我到公司才半年呢。」

「蘇先生和彼得感情如何？」

「不算很好，也不算壞，不過蘇先生平日在公司很少說笑，有空的時候都是看報紙，有時也會去跟客戶喝喝茶。」

「他對你好不好？」

「不錯。初到公司時，我什麼也不懂，都是他教我的，教得很詳細。」

湯慧珠道：「他給你的印象如何？」

「像是哥哥，他在公司的時候我們也不敢太放肆！」她頓了一頓續道：「總之，如果做同事就很不錯。」

湯慧珠心念一動，趕問一句：「做朋友呢？」

「很悶。」仙蒂低着頭說，「跟他出街悶死人！」

廖天很感興趣地問道：「你跟他出過街？」

胡仙蒂點點頭。「他約我的。」

「約過你幾次？」

「三次。」仙蒂道：「那多數是在我初去公司的時候，因爲他是未來主任，因此不去不好。」

「哦，」廖天沉吟了一會，道：「他對你有意思？」

仙蒂臉上一熱，道：「可能是吧，也許也可能只是基于同事間的友誼。」

談話就這樣結束，因爲其他的在警署內已問得很詳細了。

× × ×

蔡一葉對廖天道：「蘇剛所說的一切與在警署說的一模一樣。我曾問過他的房東太太，他這人生活很有規律，甚至連電視也絕少觀看，通常回家自己煮食後便是躲在房裏看書看雜誌。平日也沒有朋友打電話找他。偶爾他媽媽會打電話來找他。房東太太還說租給一個這樣的好人，她情願四年才加他一次租。」

廖天又在辦公室內踱起步來，他是這樣想着：「假設這事件是屬於預謀，除了蘇剛及仙蒂之外，還有誰有嫌疑？那層大樓絕大多數的人都可以證明該座單位絕對沒有人抛物下街，因爲那時候正是吃晚飯的時候！

「剩下的也只是寥寥的幾個單位，互相間不能作證，因爲他們都各自在房間裏，也有些出外。」

——對，所謂出外會不會是上天台安排殺人的計劃？

——現時殺人似乎不必要與死者有仇恨，兇手這樣做只是一種發洩的變態行動，外國不是有很多這類的兇手嗎？

爲此，廖天決定把調查矛頭指向那些當時聲稱出外的住客身上。

情況便這樣膠着，沒法子再進一步推展。

（七）

彼得經已安葬了一個星期了。但靈堂上的一切却使他的同事們難以忘懷。悲憤痛心的家人，義憤的親友，還有那些矚目驚心的輓聯。

「沉冤待雪」的一條橫額，使人爲之一哭，報紙上的描述更加使人激動。

萬里達公司的三個職員，各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想着心事。

蘇剛把午飯的飯盒交給仙蒂時，輕輕地說道：「胡小姐，今晚你有空嗎？」

仙蒂抬頭道：「什麼事？」

「我想請你吃晚飯，然後去看場電影散散悶。」他有點不大自然地道。

仙蒂心想：「跟你去不是更悶上加悶？」後來心頭一動，便點點頭道：「好，反正今晚我有空。」

蘇剛大喜。「多謝胡小姐賞臉！」這年頭青年男女已不興這樣講，不過蘇剛可不理這些，他有點不知所措地回到自己坐位上，心中不斷的盤算今晚的美好時光。

這是她第一次這樣爽快地答應他的約會，他心想：「也許這是因爲彼得死了吧？」臉上登時浮上一絲得色。他又想：「又可能是我今日邀請的話說得較動聽——一齊去散散悶。」

他看一看牆上的電鐘，已是下午二時了，却還是定不下心來工作。

× × ×

在餐廳裏，在戲院裏他們總共只交談過十句八句。儘管他們並不親密，蘇剛甚至連她的手也未拖過，但他已很滿足，他想照此發展下去，仙蒂遲早是他的。

散場後，他又邀請她去維多利亞公園走走。想不到仙蒂又一口答應。他有點飄飄然，似乎處身雲端。

到了維園，黑黝黝的光綫十分羅曼蒂克，公園裏，一對對的情侶倚在樹下，交頸地或立或坐，態度異常親密，蘇剛羨慕得很，回心一想，他日自己跟仙蒂的關係也可能也是如此。

想到此處，他不禁又讚嘆地道：「今天晚上眞漂亮！」

仙蒂橫了他一眼：「見你的鬼，黑黝黝的，什麼漂亮？」

「是，是，不很漂亮……」蘇剛有點不知所措，「但是這裏空氣很清新……」

仙蒂接着道：「不單只是空氣清新，而且很涼快！」

蘇剛聽不出她語氣中的調侃，喜道：「是是，很涼快！」心想仙蒂近來跟他的思想越來越接近了。

正在喜不自勝，仙蒂道：「蘇先生，我有一句話要對你說的。」

蘇剛心頭一動，語氣因驚喜而帶着幾分震抖：「你，你說吧，我，我很愛聽，你說的比唱片還好聽。」他向來是個「波牛」，在球場上浸了不少時日，後來又去學中國拳術，很少接觸到女性，因此，他平日對女人都是有點敬而遠之，說話也是結結巴巴。

仙蒂道：「老實對你說……」

冷不提防黑暗中有人接腔，道：「留給掃墓者對你說吧。」

蘇剛連忙回頭轉身。「不要動，把錢拿出來。」一個陰森的聲音立即喝着他。

仙蒂見兩個青年刦匪，手持亮晶晶的牛肉刀，早已嚇傻了，怔怔地沒發一言。

「快點！」一個刦匪喝道：「別怪我刀槍無情！」

蘇剛暗咬牙齦，不過他見仙蒂已打開手袋，只得把錢掏出來，那刦匪一手搶過去。

「喂，大哥，這妮子還不錯，身材一流，比那些一樓一鳳的不知靚幾多！」

另一個刦匪飄了仙蒂一眼，帶點淫意地道：「難道你有興趣享受一下？」

那人反稽。「我就不信你不動心！不過，小心有CID來！」

「怕什麼？眞無能！看住那小子，我先來，他媽的，起碼也得摸一個飽！」他騎騎的淫笑着，迫前兩步。

仙蒂不覺尖叫一聲，退後兩步。

那人威嚇道：「死女，你再叫我就劏花你的臉！」

仙蒂一嚇果然站住，那刦匪輕笑一聲，改用左手持刀，右手從她的T恤下擺伸了上去。「嘩，果然一流！」

另一個不禁轉頭望過去：「喂，快點，讓我試試！媽的，我快忍不住了！」

蘇剛無名火起，趁他轉頭，一拳擊出，正中他臉部，那個刦匪，驀地吃了一拳，腦海嗡嗡作响，神智有點模糊。

蘇剛已竄前一步，飛起一脚，踢向那摸仙蒂的人。

那刦匪一覺不對，右手連忙自她衣裏抽出來，喝道：「你再妄動，我就殺了你的女朋友！」

刹那，蘇剛那脚已踢在他腰際，刦匪蹬退兩步，蘇剛急道：「仙蒂快走開！」

口中說着，手脚却不停，左脚跟着連環踢出，把那人手中的刀踢掉。就在此時，另一個被傷了臉部的刦匪，已自他背後摸了上去，刀光閃着一道寒芒，刺向他背心。

蘇剛眼看四路，耳聽八方，一覺背後有異响，忙往地上滾下，跟着左脚在地上平掃，踢在他腰骨上，「噗」一聲，那人禁不住呼痛起來，縮起一脚，單足跳後。

蘇剛得理不饒人，自地上撲起，勢如猛虎，那人忍住痛一拐一拐逃開。

蘇剛一回身，竄前幾步。另一個刦匪正在俯身撿拾跌落地上的刀子。蘇剛走到他面前，他已把刀子握在手中，「呼」一聲，劈向蘇剛胸口。

蘇剛一退一閃，右手手刀橫劈他頸際，那刦匪似也學過拳脚，擰腰閃開，牛肉刀回斬蘇剛右臂。

蘇剛手腕一沉一縮，一縮之後，立即踢起，化掌爲拳，右拳中指指節凸出半寸，剛好擊在他的腕脈上。

那刦匪倏地覺得手一痲，刀子幾乎脫手飛出。

刹那蘇剛左手已劈在他右小臂上，「叮」一聲，刀子再次落地。與此同時，兩

人同時飛起一腳，半空中相遇，互相一蹬，蘇剛後退兩步，那刦匪身子早巳淘虛，一跤跌在地上。

蘇剛立即撲上去，左手叉在他頸上。

「把錢拿來！」

那刦匪艱辛地道：「兄弟，請把手鬆一鬆，錢我給你。」

「快！」蘇剛左手毫不放鬆。右手巳伸入他牛仔褲裏掏索，他拿出錢來交給仙蒂。

仙蒂此刻才驚魂稍定，蘇剛帶着兩分笑意：「你剛才摸我女朋友，我也要摸摸你！」

仙蒂與刦匪同時一愕，刦匪一嚇，怔怔地道：「你……你有這種嗜好？」

「不是！」蘇剛解開他腰際的褲鈕，「不過，我要試試你是不是彈力十足！」

刦匪大叫道：「給你握下去，我還有命？大哥，放過我吧，我還沒有兒子！我下次不敢了！」

仙蒂覺得有點好笑，不過女人始終心腸較軟。她幽幽地道：「算了吧，放他走吧！」

蘇剛哼一聲，一拳擊在刦匪肚上。「他媽的，老子連手都未拖過，你反而摸得這般起勁！」他又覺憤憤不平，再打了他一拳才放開他。

仙蒂臉如紅柿，有點氣惱的轉過身子。蘇剛又恢復原態。「胡小姐，你，你沒有事吧！」

「沒有。多謝你了，不過我老實對你說，」仙蒂還是用背對他，「我今晚跟你出來只是想明白地告訴你一件事，免得以後麻煩。」

蘇剛心中突然泛起一種不妙的感覺，顫聲道：「什麼事？……胡小姐！」

「我跟你只能是同事間的友誼，絕對不可能再進一步。我的意思你清楚嗎？」

蘇剛如洩了氣的皮球，半晌不發一言，黑暗中看不清他臉上神色的變化。

倒是仙蒂有點不忍，輕聲道：「蘇先生，你不要難過，我，我不會適合你的，你另外找一個吧！」

蘇剛有點氣憤地說道：「你還記掛着那死鬼彼得？他有什麼好？像個癆病鬼！整天嘻嘻哈哈的，沒點嚴肅，他又不是有錢……」

一提起彼得，仙蒂的聲音也大了。「彼得除了身材不如你，身手不及你之外，他什麼都比你好！他懂得說話，我悶的時候，他能替我解悶，又會討我歡喜，他什麼都會，什麼都知道，跳舞、打保齡、彈吉他、打網球、唱歌，你懂得嗎？他知道現時流行什麼服裝，知道電視做什麼節目，他知道化粧品什麼牌子又便宜又好用，知道那裏的餐廳酒樓有什麼撚手的著名菜色，他知道……他知道得太多了，你知道麼？」

她一口氣道出來，呵氣如蘭，嚦嚦鶯聲，往日聽在蘇剛的耳中如聆仙樂，此時卻如聞咒語。「這也算本領？」他氣得有點手足冰涼。

「這不是本領。」仙蒂回過身來，「但卻是生活情趣，沒有這些生活還有什麼意思？」

蘇剛突然覺得自己的思想跟她實在相差太遠，遠到不能理解。他像頭鬥敗的公鷄，無力地道：「我送你回家吧！」

他開始後悔了，後悔自己的孟浪，走了一陣禁不住道：「你若早點告訴我，我也豈會……」陡地止住。

「你會怎樣？」仙蒂帶點同情的神色看了他一眼。

蘇剛不出一聲。她又嘆了一口氣，道：「蘇先生，你人很好，不過若果要找女朋友，首先不要讓人有悶的感覺，年紀也不要找太年輕的！」

蘇剛還是不出聲，但仙蒂反而有點吃驚。到了一〇二號巴士車站，她叫蘇剛回家：「你回去吧，夜了，我自己過海。」

蘇剛怔怔地望了她一陣，才沿着英皇道踟躕而行。

仙蒂獨自一人等車，不遠一幢大厦上吹下一張白色的東西，像是紙張。

仙蒂心頭突然一動，想起了一件事。巴士來了，她忙擠上去，可是腦中還在想那張白色的紙。

（八）

這天中午，廖天接到一個電話，這是仙蒂打來的。她告訴他，彼得死那天，當她探頭出窗口時，望見對面空中飛舞着幾件白色的東西，那些東西頗大，不像是紙張，當時只是匆匆一瞥，所以印象不深。

電話大概是在餐室內打的，有點吵雜，不過，廖天還是把話聽清楚了。

仙蒂末了說：「不知這些對你們有沒有用處？啊，對不住有人要用電話！」

聽筒傳來「叮」的一聲，仙蒂巳收了綫。廖天想了一會兒，決定親自到萬里達公司去一趟。

他到萬里達門口時看一看表，時間才二時四十分。他伸手去按門鈴時，恰好隔隣的新時代廣告公司的一個職員拿着幾張白色的發泡膠出來。

仙蒂來開門，她見到廖天不禁一怔。

廖天決定先找他老闆談談。

董志新在經理室內看報價單，廖天入去之後順便把門關掉，他問了一些彼得生前的事情以及死亡那天蘇剛的工作情形。

董志新說得很詳盡，廖天靜靜細聽，可是他的話却沒有新鮮味兒，都是廖天聽了又聽的。他閉目想了一回，道：「董先生，我想借你的經理室與你公司的職員談談，可以嗎？」

「沒問題，廖先生即管用。」董志新從沙發上站了起來。

「請你叫蘇先生進來。」

「好。」董志新推門而出。

一會，蘇剛入了來。廖天忙站起身，道：「我是警方特別小組的組長廖天。」

「廖先生——」蘇剛有點拘束。

「很不好意思，還有點問題要問一問蘇先生。啊，坐下才談。」

蘇剛有點不高興地道：「不是巳問過我幾次了嗎？」

「是，但是爲了早日把兇手尋出，還得麻煩蘇先生。」廖天沉着氣道：「再說，蘇先生亦應該希望自己的同事沉冤早日得雪。」

蘇剛支吾了一下，悻悻然地道：「那快請問吧！我還有工作。」

「蘇先生在那天去了那裏？」

「香港仔的大發公司。」

「去了一整天？」

「差不多。」蘇剛道：「因爲要說服李先生買貨。」

「你打了電話給彼得之後，便去了九龍？」

「是的。」我是乘巴士到中環，然後即乘地下火車過海。」

「那時是幾點鐘？」

「未到六時大概五時五十分左右。」

「唔。」廖天想了一想，由香港仔乘巴士到中環，大概需要一小時，甚至要超過一時，然後乘地下火車到九龍，時間倒只能剛剛趕及。「你那張中獎的六合彩是那星期二開彩的？」

「是。」

「什麼時候領獎？」

「星期四回家時領取的，那天我回家精神不佳提早回家休息。」

「好，謝謝你。蘇先生你可以出去工作了。」廖天和藹地對他說。

跟着是仙蒂小姐入來。廖天問道：「中午那個電話你在餐廳打的？爲什麼不在公司打？」

「因爲，公司只有一個電話，這兩天又有貨到，我怕影响公司的正常工作。」

「胡小姐，你再想想，那是白色的紙嗎？」

「我不敢肯定，好像不是。即使是紙張，也絕非我平時能見到的那些紙，因爲很大。」

廖天心頭一跳，脫口道：「像不像隔隣那種發泡膠（水松膠）？」

胡仙蒂目光一亮，說道：「眞的有點像。」

× × ×

廖天離開萬里達公司時，隔隣新時代廣告公司有人大聲道：「里奧，打個電話給冷氣機修理公司，他媽的，又說今天來修理！」

廖天忍不住伸頭望了一望。新時代廣告公司大概因爲冷氣機壞了，門窗盡開，裏面有個師傅正在一張發泡膠上繪畫。

他忍不住走了入去，那師傅正聚精會神地工作，他用毛筆蘸了點「水」畫在發泡膠上，被毛筆劃過的地方，立即凹了入去，不久便出現了一張浮雕式的圖案。

廖天大爲驚奇，不由問道：「師傅，你這是用什麼水弄的？」

「天那水！」那師傅望了他一眼，便低頭繪畫。

「哦，原來天那水能够把發泡膠腐蝕的！」

「當然可以啦，我還加了些清水，要不然便難以控制，很易把發泡膠弄穿。」

廖天心頭一動，腦際飛快地轉了一遍立即道：「師傅，請借個電話用！」未待他回答他便打了個電話到隔隣找董志新。

他抄下了大發公司的地址及電話，便放下電話，轉對師傅說：「請問師傅貴姓大名？」

「小姓丁，叫我占士好啦。」師傅以爲生意上門，「先生有什麼帮襯？」

廖天說道：「我是警務人員，想問你一件事，隔壁那個蘇剛跟你們很熟？」

「你是他的朋友？」占士有點愕然，「他有時也會過來坐坐，他對設計好像有點興趣。」

「謝謝你，再問一句，他知道你現在這種繪畫方法嗎？」

「當然知道！」占士爽朗地道：「我們每逢歲晚都要繪製大批的揮春，都是在發泡膠上雕出恭喜發財，新春大吉之類的吉祥賀語。」

「謝謝你！」廖天聽了便像一陣風般衝出去。

（九）

廖天是準備去找大發公司的李先生。

他在計程車上，腦海波瀾起伏。

廖天一顆心便熱了起來，他直覺這件案子巳即將水落石出。如今他要再證實一件事，便幾乎可以動手捉拿兇手了。

他不覺有點緊張，他怕去求證的事結果會對兇手有利。

× × ×

車子停在大發公司的樓下，時間巳是五時半。廖天抬眼一望，這是一幢舊樓，大發公司是閣樓。

當他到了大發公司時，那些職員正坐在罐頭箱上聊天，等待下班時間的來臨。

「請問，李先生在麼？」

「他還未回來，你是誰找他？」

「我是CID，來向李先生調查一件事的。」李先生不在，廖天覺得更方便。

「七月二十三日那天，萬里達公司的蘇先生有沒有來這裏？那天是星期三。」

「有，他大概一時左右到。」一個長臉的中年漢答道：「他只坐了一下便和李先生出去吃飯。」

「他們吃了飯有沒有再上來？」

「不知道，因爲我們去送貨以及跑街尚未回來。不過，那天李先生在六時之前也沒有回來。後來過了六時半他才趕回來關門。」一個白臉的說。

「你怎樣知道？」廖天回道：「六時過後，你還不下班？」

「那天李先生剛好把門匙放在櫃上，沒有帶出去，我留下來等他，反正那幾天因爲接近糧期，我也較忙，便留下來多做一個小時。」那人大概是會計兼出納的。

正說着李先生回來了，他臉白而尖削，身裁矮小，不過行動看來很矯捷。

「李先生，這位先生找你！」會計對李先生道。

「哦，」他臉色詫異，顯然是因爲陌生的原故，「你是誰？」

「我是警方人員，我姓廖，這是我的證件。」廖天把證件給他看，「對不起，我有點事要跟李先生談談的。」

李先生一聽臉色更白，不過，他還頗鎭定。「請廖先生等等，待我先處理公司的工作。」

於是他詢問經營員的銷售成績，跟着把他們的單交給貨運組，又處理了一些事情，便叫職員下班。

「廖先生，抽烟嗎？」李先生遞了一包烟過來。

「對不起，我不抽烟的。」廖天婉拒了。

「啊，像你們那種人不抽烟的實在眞少。啊，不知廖先生找小弟有何指教？」

「不敢，有點事要問問你，這件事關

係重大，希望你能與警方合作，老實作答。」廖天雙眼射出一道凌厲的目光，瞪着李先生。

李先生一嚇，有點手足無措。「廖先生請問，小弟知道的必老實作答。」

「上月二十三日蘇剛來找你？」

「是。他找我買一批罐頭，呶，那邊還有一些未賣出的。」

「自中午起便一直跟你在一起？」

「是，我們都在一起。」

「在什麼地方？在這裏？還是在餐室裏？」

「都有。」李先生嚅嚅地道。

「請你說清楚點，詳細點！」

「我們食了午飯便去誠記公司及忠信公司，勸他們帮手買點貨，後來再回來香港仔吃晚飯。」

「再回來吃晚飯？」廖天問了一句，「在那間餐廳？」

「就在這附近，後來他便回去了！」

廖天臉色陡地一沉。「李先生，你可得老實一點，你再胡說，我可以告你提供假證據！」

李先生心頭吃驚。「到底是什麼事？我……我句句都是實話。」

「哼，你說的全不盡不實！」廖天心中升起一團怒火，此人十足是個老油條，不嚇他難以取得眞實的材料，他臉色再一沉，聲音轉厲：「李先生，你說你們在附近吃飯，蘇剛說吃了飯才五時五十分左右，你回到公司却已超過六時半，這中間半個多小時你去了那裏？」

「沒有，我……我在附近蹓躂。」

「哼，還敢說謊！李先生，你信不信我可以控告你！最後給你一個機會！」廖天臉色陡的一轉，緩聲道：「如果你實話實說，我便可以放過你。」

「眞的嗎？廖先生，說了可不能不算數。」

「那也得看是什麼事，如果你殺了人，難道我也能放過你？」

「殺人？廖先生眞會開玩笑，我是正常的生意人，豈會做出此種事情！」

「那你還不把眞相說出來？」

李先生整一整理頭緒，道：「我和蘇先生吃了午飯之後，眞的跟他去忠信及誠記公司，說服了他們買了罐頭之後，我們便在油蔴地喝下午茶以及吃了些西餅之類的點心，因爲忠信公司在油蔴地上海街，大概五時半，他便打了個電話給董先生，生意談成後我便搭地車到中環，再轉乘巴士回到公司。」

「那你爲什麼要替他圓謊？」

「我……」他下了很大的決心。「老實說，這盤生意是我姐夫的，後來他患了半身不遂，才聘我當經理的。我一年辛辛苦苦，但所得有限，所以和蘇先生合作找點外快。」

廖天大感興趣。「怎樣找外快？」

「那批罐頭，實際上蘇先生巳替我CALL好很多客戶共同承担，然後由我開出支票出面整單購買，這樣可以便宜一點，我與蘇先生各取百分之二佣金，作爲利益，所以……」

「不成理由，再說！」

李先生吸了一口氣。「五時多的時候，蘇先生突然叫我把臉轉向牆壁，他自己亦是如此，後來他才說他的老闆娘剛剛進來，找不到位子再退出去，爲怕這件事給董先生知道，所以他吩咐我一定要說我們一直是在香港的餐廳！」

「——原來如此！」廖天心情陡地愉快起來，「李先生，多謝你說了實話，你與他合作的事不是我的職責範圍，我不控告你就是，謝謝你，我走了！」

李先生鬆了一口氣，急問道：「那你到底是來調查什麼事？」

廖天巳經下了幾級樓梯，回頭道：「過幾天請李先生看報紙就知道。不過你不能告訴蘇剛說我來過找你！」

在回市區的車子上，廖天巳可把整個案件推想出來。

六個啤酒樽是事先被置在六張發泡膠之上。樽裏有小部份的天那水，有人在樽塞上穿了個小洞，然後把啤酒樽轉放在白鐵槽上。

這樣啤酒樽便可以平放而不致於滾開，天那水流出在鐵槽上，再通過鐵槽上的六個小洞滲出在發泡膠上。

在一定的時間之後，發泡膠便斷了，啤酒樽便掉下去，設伏者怕不能命中，於是一共置下六個瓶，這樣命中率便高了很多。

天台上的那根木框，是用來壓在發泡膠後的另一頭，用以平衡——發泡膠一半在屋簷上，有一半突了出來。露出屋簷外的。

當發泡膠斷了，啤酒樽跌下，另一半放在屋簷上的發泡膠便因衝力大而彈動，於是木框被彈開，一陣風吹來，發泡膠便飛了出來。

可能是風向的問題，泡膠飛去對面，由於事出猝然，行人發現有人由樓上拋下的玻璃樽擊傷，下意識的會望向這邊來，因此，只有仙蒂因爲位置的問題而看到。

設伏者不是不想讓樽連天那水一起掉下，只是木框可能不够重量而失去平衡，所以他只得把多餘的天那水倒掉。

而設伏者就是蘇剛，他本在油蔴地，從那裏到旺角，乘地車只需三五分鐘的時間，甚至走路也用不着多少時間，自五時半到七時二十分他有很充裕的時間去佈置一切。

他在李先生離開後，才打電話給彼得，叫他留在公司打文件，然後到旺角，買了天那水及發泡膠，才去餐廳吃晚飯，他在這個時候再打電話通知彼得，說他中了六合彩要請他看電影，並約他七時二十分在地車站相候。

蘇剛吃了晚飯便到仙蒂住所的天台設置，由於隔壁還有一座同樣形式的大樓，他便從隔隣那座大樓天台爬過去。

這種殺人的方法的靈感他是由新時代廣告公司丁師傅那裏得來的，而他也必經過反覆的試驗，掌握了天那水的份量以及發泡膠斷裂的時間，然後又計算好從西洋菜街地車站步行到仙蒂居所樓下的時間。

一切計算安排好了，他才離開，然後從舊新華戲院那邊的地車車站入去，七時二十分他便從西洋菜街那邊出來。

他深知彼得對仙蒂很有意思，那晚既然要請仙蒂一道去看電影，彼得絕對會準

時。

一切計劃都成功了，彼得亦如他所願被啤酒樽擊斃，他便以爲仙蒂將會屬於他的了。

× × ×

次日廖天吩咐湯慧珠暗中向董志新取了蘇剛的履歷卡，然後把上面的照片複印了幾份，又分頭派了幾個手下出動去作最後的調查。

幾天之後，一切都準備好了，廖天便帶了蔡一葉出動，準備把蘇剛緝捕歸案。

（十）

時間是中午十二時，廖天敲開了萬里達的門，仙蒂訝道：「是你？廖先生？」

廖天朝她笑笑：「蘇先生在嗎？」

「他出去還未回來。」

「哦，什麼時候回來？」

仙蒂道：「不知道，他有時整天在公司，有時早上來一趟，便出去了，到下班才再回來報到。」

「董先生呢？」

「他亦不在，」仙蒂問道：「有什麼事麼？」

「沒什麼，我來找他們談談，胡小姐，我們坐在這裏等他不要緊吧！」廖天說着便示意蔡一葉也坐下。

× × ×

大門傳來了插鎖的聲音，廖天及蔡一葉立即站起身來，大門打開，董志新首先入來，他背後是蘇剛，蔡一葉立即踏上一步。

蘇剛驀地覺得不妙，雙手在董志新後背一推，董志新猝不及防整個人身子飛向蔡一葉。

蔡一葉連忙扶住董志新，可是却給撞退幾步，身子碰及椅桌，立即東歪西倒，廖天迅即自人縫中穿出去，蘇剛巳經跑得無影無踪。

廖天喝道：「小蔡，你自另一條樓梯追下去！」他自左邊那邊追下去，皮鞋聲格格作响，令人聽了有點心悸。

蔡一葉一退之下，立即把董志新輕輕推開，跟着一陣風般衝出去，到了走廊，他倏地止住脚側耳傾聽。一忽兒，他像頭豹子由右邊樓梯竄上八樓。

他剛踏上樓梯，上面立即傳來一陣皮鞋聲，急促而慌亂。

原來蘇剛自左邊樓梯下六樓，再轉入右邊樓梯反上八樓，他的詭計被蔡一葉識破後，便立即向上爬，他跑得快，蔡一葉追得更急。

到了十一樓，蘇剛又通過走廊逃向左邊樓梯，蔡一葉一踏上十一樓，皮鞋聲陡地消失，他知道蘇剛藏在暗處。

這大厦每層只有兩個單位，走廊異常之短，一目了然，蔡一葉心想，蘇剛大概藏在左邊樓梯轉角處，他小心翼翼地向前進。

人影一閃，蘇剛陡地撲出，人未至拳頭巳擊在蔡一葉臉上，「砰」一聲，蔡一葉後退兩步，有點頭昏眼花，蘇剛踏前一大步，左手一揚，一個手刀疾劈蔡一葉頸際動脈。

這一下若果給他劈中，蔡一葉起碼要躺下好一陣，電光石火之際，蔡一葉猛地蹲下，蘇剛心情緊張，走勢太猛，身子不向前一俯。

蔡一葉猛吸一口氣，右拳朝他小肚擊出，蘇剛那一下剛落空，他便知不妙，幸而他功夫精湛，反應快，右脚爲軸，左脚向後一縮，蔡一葉那拳便在腰旁穿過，剎那蘇剛仍在半空的右手反手一揮，掃在他臉上。

蔡一葉耳際嗡嗡作响，臉上立即現出五條紅痕，身子也被打跌地上，他一坐下，立即以左臂着地，側起右臂，右手伸向後腦。

蘇剛立即騎在他身上，拉住他右手，蔡一葉左拳迅即擊出，「砰」地一聲正中他胸口，蘇剛悍不畏死，他以右膝頭頂住他胸部，把他按倒。此時，蔡一葉再也難以拔槍。

蘇剛左拳連擂三拳，蔡一葉拚死掙扎，此刻陡地聽到一陣皮鞋聲傳來。

蘇剛知道廖天巳經追了上來，顧不得再傷蔡一葉，棄他而起，蔡一葉雙脚齊蹬，踢在他的脛骨上，蘇剛痛得流下淚水，却也不敢稍有停頓，忙自樓梯連跳帶滾下樓。

蔡一葉忍痛站起來，拔出佩槍，追前幾步，喝道：「停住！擧手！」他的聲音有氣無力，但自黑忽忽的槍管上發出的威力却巨大無比。

蘇剛禁不住，停了下來，恰在此時，廖天在十樓的梯口出現。

（十一）

蘇剛終於被帶上法庭，法官宣讀了他三條罪名。

第一條是謀殺彼得陳。

第二條是毆警。

第三條是拒捕。

一個個證人上台了，他們或證明蘇剛在七月二十三日六時左右向他購買六樽天那水，或證明在仙蒂那層大樓的梯間碰到蘇剛挾了幾張發泡膠上樓。

蘇剛終於認了罪。

× × ×

這個變化使仙蒂在萬里達呆不下去，她在蘇剛被判罪名成立那天便向董志新辭職。

由於廖天的心思愼密，從小節看出一件偶發的案件其實是一件謀殺案，並且迅速破案，他的聲譽立即鵲起。

薛唐警司更深讚自己沒有看錯人，不久便提陞他爲探長。

這個新生一代的警務人員，從此之後更加勤奮的工作，而這也正是納稅人的願望。

——全文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無名鎮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公子與浪子

酒量定輸贏

無奇不有樓

（一）

這是個髒亂嘈雜的小鎮。

如果以女人打比喻，它就像個長年不梳頭，不搽脂粉，長相奇醜，而又終日喋喋不休的鄉下黃臉大脚婆娘。

這個小鎮，便是無名鎮。

（二）

好色的男人，林林總總，形形式式，不一而定。

有人喜歡「蓬門碧玉」。

有人喜歡「大家閨秀」。

有人喜歡「二八佳人」；有人喜歡「新寡文君」；也有人喜歡「四十一枝花」的「半老徐娘」。

有人喜歡「高頭大馬」。

有人喜歡「嬌小玲瓏」。

有人認爲女人最美的時候是「含羞答答」，也有人認爲女人應該「熱情奔放」，「欲語還休」，「儀態萬千」！

總而言之，一個男人不論如何好色，不論他喜歡那一種年齡，那一種外型的女人，相信他決不會將一個既醜又邋遢的黃臉大脚婆娘作爲追逐的對象。

這是人之常情。

但如有人依此類推，以爲無名鎮是個人人敬而遠之的化外之區，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因爲無名鎮看來雖然像個既醜又邋遢的黃臉大脚婆娘，而事實上爲這個大脚婆娘着迷的人還眞不少。至於這個大脚婆娘究竟妙在那裏，只有知道這座無名鎮，同時去過這座無名鎮的人才能體會得到。

無名鎮座落在一片遠離官道的荒涼山區中。

山區荒涼，小鎮並不荒涼。

它的街道雖然綜錯狹隘，不成格局，但鎮上却是百業俱全。

客棧、酒店、妓院、賭場，是任何通都大邑不容或缺的四種行業，這裏不但有，而且特別多。

若以無名鎮本身偏僻的地理環境和貧乏的出產來說，以上這幾種行業，即使每一種只開設一家，恐怕都難以維持。

可是，就像奇跡似的，在無名鎮上，這幾種行業竟經常鬧着人滿之患，比其他

任何行業，都要來得興隆。

同時，它們的客人還都不是過路客，而是熟客或老客。

因爲這些客人來來去去，他們最後的目的地，就是無名鎮。

大家不辭跋涉，經常趕到這個僻處荒山中的小鎮上來，是不是因爲鎮上這幾種行業經營得特別出色？

當然不是。

眞正的原因，是因爲鎮上有個充滿了刺激的神秘去處。

無奇不有樓！

× × ×

無奇不有樓。

不是名勝。

不是古跡。

也不是孟嘗君的集賢館。

它是個奇特的大商場。

× × ×

無奇不有樓。

顧名思義，它既是個大商場，當然是個任何稀奇古怪的東西，都可以在這裏找到買主和賣主的地方。

一點不錯，無奇不有樓正是這樣一處地方！

在大都市裏，只要你有銀子，你隨時都可以買到珍珠、翡翠、瑪瑙、貂皮、人參、骨董、古畫、名馬、寶刀。

但你絕買不到拳經劍訣、各種毒藥的煉製法和解法、或是某一個人的隱私。

別處買不到的東西，這裏全有。

包括人頭在內。

只要你出得起價錢，付得出訂金，沒有現貨，也有期貨。還有一點可以讓你放心的是，由於交易方式特別，無論你是買主或賣主，你都不必担心事後可能會因洩露身份而惹上痲煩。

這一點，無奇不有樓主人絕對可以向你保證。

一分錢，一分貨。

秘密手語，公開競爭。

三次比價，一槌敲定！

無奇不有樓主人居中經紀，公正負責，絕不讓買賣雙方任何一方吃虧上當。

但你最好也別想叫無奇不有樓主人吃虧上當。

除非你是窮瘋了，或是活膩了，那自然又當別論。

無奇不有樓主人名叫白天燈。

大家當面都喊他一聲「白大爺」，背後則人人都喊「白瞎子」。

白天燈白大爺的一雙眼睛，並沒有毛病。

白瞎子，只是一個外號。

大家替他取上這樣一個外號，是由於兩層原因：一是他這個白天燈的名字太怪氣。燈是晚上點的，白天點燈幹什麼？白天點燈，燈光不亮，只有瞎子，才不懂這個道理。二是這位白大爺一雙眼睛不僅沒有毛病，而且比任何人都要來得靈活銳利；無論仿製得多高明的贋品，也休想矇混得了他的一雙神目。大家喊他白瞎子，乃是一種含有妒羨意味的暱稱。

無奇不有樓固定每月初五開市一次。

每次開市，只有一天。

如果錯過了這一天，無論你是想買寶

物或是想賣寶物，都得再等一個月，毫無通融餘地。

這也正是鎮上幾種特殊行業，生意特別興隆的原因。

上個月初五，無奇不有樓成交了三筆交易。

一隻栩栩如生的黃玉促織。

一根活人手指頭。

一瓶解毒萬應散。

三筆交易，都是同一價錢，白銀五萬兩正。

這個月的初五，無奇不有樓又將會出現幾筆什麼樣的交易呢？

無眉公子

（一）

無奇不有樓將會有些什麼樣的交易等待進行，不到開市那一天，誰也無法事先獲悉。不過，有一件事，絕錯不了。

這個月的交易，一定比上個月的交易更稀奇也更驚人！

這種猜測，是鎮上方老頭昨晚三杯黃湯下肚之後，當衆宣佈的。

× × ×

方老頭是鎮上的一個老光棍，也是鎮上男女老少經常調笑的對象。

方老頭是個流浪漢，已在鎮上落脚多年，平時靠打柴拾荒維生，遇上那家紅白喜慶，他也會去軋上一脚，混兩碗老酒喝。由於這老頭人緣好，世故老到，凡是常來無名鎮的外鄉客人，也都喜歡跟他接近。

請方老頭喝酒，聽方老頭說話。

方老頭只要有酒喝，話就特別多。

他經常重複述說的，是他本身的一段故事。

他說：他也是出身於書香世家，祖上還是做過幾任大官。他是因爲不肯好好唸書，瞞着家人逃學跑出來的。以後怕受責備，就沒敢再回去。至於他祖上曾做過什麼大官，因爲年代久遠，他當然忘記了。

方老頭本身的故事，自然不止這一段，但他絕不會一次全部說完。

說完一段，他會告訴你，時間不早了，下次再談。

下次，你當還得請他喝酒。

大家雖然知道方老頭的故事全是編造出來的，但從沒有人去點穿它。

因爲他的謊言對別人並無害處。

幾碗老酒，能值幾何？何況他也並沒有白喝你的酒，他也爲你帶來了歡笑！

因爲方老頭經常能爲大家帶來歡笑，所以大家都戲稱他爲「無名鎮之寶」。但是，方老頭堅決反對這個渾號；他希望大家喊他一聲「方二爺」。

人家問他是不是排行第二？他說不是。那麼，他既非排行第二，却要別人喊他方二爺，又是什麼說法呢？

這時，方老頭就會一本正經的告訴你：「因爲鎮上巳經有了一位白大爺，我就只能稱二爺，我可不能跟人家白大爺平起平坐。」

這就是方老頭爲人謙虛的一面。

他認爲「二爺」要比「大爺」小一輩。大爺他不敢當，弄個二爺混混，他就很滿足了。

× × ×

昨晚，當方老頭發出前述的預言之後，有人問他根據什麼敢斷定無奇不有樓這個月會有驚人的大交易出現？方老頭瞇着一雙惺忪醉眼笑着道：「你可曾見過大姑娘上洗澡堂子？和尚光顧綉花店？」

沒有人見過大姑娘上洗澡堂子。

也沒有人見過和尚光顧綉花店。

當然也沒有人能聽得懂方老頭打這兩個比喻的含義。

「這意思是說——」方老頭見大家一個個瞪大眼睛答不上腔，洋洋得意地接下去道：「什麼樣子的人，會在什麼樣的場所出現，都是有道理的。你們可曾注意到最近這兩天，無名老棧跟上清宮來的那幾批人？這些人突然出現無名鎮，如不是爲了準備進行某種驚人的交易，誰還有更好的解釋？」

沒有人能提出更好的解釋。

連呂炮也不能。

呂炮是鎮上的一個黃酒販子，天生一副蠻子脾氣，專歡喜找人抬槓，是無名鎮上有名的「槓子頭」。

若說方老頭是無名鎮上最受歡迎的人物，這位槓子頭呂炮，則恰好相反！

這位槓子頭呂炮最大的能耐，便是不管任何人談任何事情，只要他有插咀的機會，他就一定能提出相反的意見！

如果你說鷄蛋是圓的，他便會毫不攷慮的說鷄蛋也有方的。

有誰見過方的鷄蛋沒有？

當然沒有。

但是，一旦槓子頭呂炮堅持這世上也有方鷄蛋，你就只有認輸。

除非你想藉此打發空閑的時間，同時不在乎自己也許會被活活氣死，否則你最好別跟這位槓子頭爭論下去。

你可以割了他的舌頭，但你絕無法要這位槓子頭改變主張。

就像你永遠無法讓一枚圓的鷄蛋變成方的鷄蛋一樣。

昨晚，槓子頭呂炮也在場。

過去，由於方老頭話多，脾氣好，身份低，一直是槓子頭呂炮抬槓的對象。而這一次，這位槓子頭對方老頭的預言，居然忍住沒有開口。

很明顯的，連這位槓子頭似乎一時也想不出更好的理由，來解釋像太原馬場主人花槍金滿堂，金陵黑笛公子孫如玉，人海釣客鐵鈎銀絲魚太平，天台鬼婆子賴姥姥，君山五毒兄弟，燕京三鳳姐妹，黃山大俠向晚鐘，玄機道人一塵子，風流娘子岑今珮，飛刀帮四大盟主等這批武林的煊赫人物，何以突然會先後相繼於無名鎮出現。

所以，這一頓酒方老頭又沒有白喝。

他提醒大家一件事。

別錯過了這一個月無奇不有樓的開市日期，這一個月初五，無奇不有樓，必然有一場熱閙好戲可瞧。

方老頭的預言會不會應驗？

（二）

四月初二。

天晴。

微雲。

無風。

晌午時分，無名老棧大門口，忽然出現一名揹着黑布包袱的棕衣青年漢子。

這名年輕的棕衣漢子，有着一副挺拔結實的身材，以及一張英氣勃勃的面孔。

他滿身風塵，好像剛趕完一段長路。

但微沉的唇角上，却仍然浮着笑容，濃眉下一雙明亮的眼睛，則閃灼着狡猾的光芒。

眼光中充滿了嘲弄意味，彷彿這世上沒有一件事能逃得過他入微的觀察。

店小二張七看到這青年人時，臉色止不住微微一變。

但旋即換上一臉巴結的笑容，快步迎上前去，哈腰道：「哇啊，唐公子，好久不見了。」

棕衣青年笑笑道：「我叫唐漢，不是唐公子。」

張七陪笑道：「是的，唐——唐——唐少俠是打尖還是留宿？」

唐漢笑道：「我也不是什麼少俠，我是個到處不受歡迎的火種子。這次我決定要在你們無名老棧住下來，你們只合自認霉氣。」

張七乾笑着道：「公子眞會說笑話。咳咳！」

唐漢笑道：「火種子唐漢只會閙笑話，不會說笑話。」

他湊上一步，低聲笑着道：「如果你喜歡跟公子打交道的話，後面有位正牌的公子來了，你快過去好好的跟他親近親近吧！」

張七將信將疑的扭過頭去一瞧，立刻發現從丁麻子豆腐店那邊，果然遙遙走來一位帶領着兩名青衣書僮的錦衣公子。

張七看到這位錦衣公子，神情先是微微一呆，然後一雙眼光便像鐵釘釘入木板似的，死死的盯在這位錦衣公子身上。

錦衣公子愈走愈近，張七的一雙眼睛也跟着愈瞪愈大。

張七是無名老棧的老棧伙，各式各樣的人物，他都見過，當然也是見過不少的名公子。

但像眼前這位錦衣公子，張七顯然還是第一次見到。

如今向無名老棧走過來的這位錦衣公子，服飾光鮮，腰懸長劍，遠遠望去，器宇軒昂，舉止洒脫，的確像位倜儻不羣的世家公子。

只可惜這位公子的一副尊容，實在令人不敢恭維。

一個人如果有着一張爛柹形的面孔，已經就够糟的了。

若再綴上一對招風耳，一副朝天鼻孔，兩片厚咀唇，一排大黑牙，那就不曉得該怎麼形容了。

而這位錦衣公子，不僅五醜俱備，居然還少了一雙眉毛，多了一雙鬪鷄眼。

這樣一張面孔，如果以筆墨描繪出來，一定無法令人相信它竟是一個活人的臉譜。

張七忍不住皺眉喃喃道：「我的媽呀，世上怎會有這麼難看的人？」

唐漢輕聲笑道：「古語說得好：人不可以貌相。你可別瞧他長相不怎麼樣，若論及武功和財富，就算把君山五毒兄弟跟太原花槍金滿堂加起來，恐怕都抵不上他的三分之一。」

張七的一雙眼睛不禁又加大了一倍，愕然道：「這人是誰？」

唐漢笑道：「你的同宗：無眉公子張天俊。」

張七一呆道：「就是當今武林五大名公子中，排名第一的無眉公子。」

唐漢笑笑，點頭道：「不錯，這是你們張氏門中的光榮，這位無眉公子除了長相不雅之外，可稱得上是位道道地地的世家公子。」

張七道：「聽說武林中目今正流行着一種什麼人皮面具，這位無眉公子既然有財有勢，爲什麼不設法弄個人皮面具戴戴呢？」

唐漢笑道：「這個主意早就有人向他提過了。」

「他怎麼表示？」

「一笑置之。」

「爲什麼？」

「因爲他對他這張面孔並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

張七嘆了一聲，沒有再說下去。

因爲無眉公子巳經慢慢的向這邊走過來了。

× × ×

無眉公子走近之後，瞇起一雙鬥鷄眼，將火種子唐漢從頭到脚，上上下下，打量了又打量。

這就像一隻大公鷄晃動着鷄冠，在審視着一條剛從草堆中爬出來的五色斑斕的大蜈蚣。

張七心中暗暗發毛。

他猜想無眉公子一定不認識這位火種子。

否則絕不會以這種眼光來打量這位江湖上的浪子之王。

他眞想大聲提出警告：你這位無眉公子如果再不收斂些，你這種看人的眼光，不叫你馬上由「無眉」公子變成「無命」公子才怪！

結果，張七是白担了一場心事。

他沒想到這位「名公子」跟唐漢這個「大浪子」兩人之間不僅是老相識，而且看上去兩人的交情好像還不錯。

唐漢任由無眉公子打量了個够，才揚起半邊面孔，微笑道：「寒山古剎一別，屈指不及半載，沒想到今天又在這兒碰上了，張兄是否覺得很意外？」

無眉公子收回目光，長長嘆了口氣道：「在你來說也許是意外，在我說來則是不幸得很。」

唐漢笑道：「張兄的劍術和酒量，小弟一向欽佩有加，只是說起話來，措詞用語方面，似乎還欠研究。」

無眉公子道：「我方才這兩句話，那幾個字眼運用得不得體？」

唐漢笑道：「至少你不該將『榮幸』說成『不幸』。」

無眉公子道：「你認爲我在無名鎮上碰上你這個火種子，是種榮幸？」

唐漢笑道：「這是一名世家公子待人接物應有的禮貌。我只是個火種子，並不是掃帚星。」

無眉公子道：「碰上你這個火種子，跟碰上掃帚星又有多大區別？」

唐漢笑道：「就算我是個掃帚星，那也該由別人口中說出來，我這個掃帚星幾時爲你張大公子帶來過霉運？」

無眉公子道：「那是因爲本公子祛禳得法。」

唐漢大笑道：「你說了半天，就是這句話中聽。今天你用來避難消災的，可還是老法子？」

無眉公子道：「一成不變。」

「什麼地方？」

「夢鄉。」

「你該知道我喝上了勁，毛病可多得很。」

「放心，夢鄉的姑娘，個個都是一流的好大夫。」

「還是老規矩？」

「先醉的付帳！」

（三）

夢鄉。

一個優雅動人的名字。

一個粗俗低級的地方。

以無眉公子的身份來說，實在很難令人相信他竟會跑來這種地方尋歡買醉。

不過，火種子唐漢却馬上就明白了無眉公子何以會選上這樣一處地方的原因。

原因只有一個：

因爲這裏粗俗而低級！

來這種地方喝酒，最大的好處，便是不容易碰上熟人。

縱有江湖客光顧，也必然是些不入流的角色。

而絕不會是像太原花槍金滿堂，或是金陵黑笛公子孫如玉那種愛惜羽毛的知名人物。

不一會，酒菜來了。

姑娘也來了。

無眉公子首先舉杯道：「來，今天這一頓酒，小弟先謝了！」

唐漢笑道：「你這種開塲白，我先後已聽過四五次，只可惜到頭來，每次付帳的人，還是張大公子。」

無眉公子道：「你懂什麼？過去幾次我是放長綫釣大魚。」

「你那條大魚幾時上鈎？」

「就是今天！」

「你有把握？」

「不信可以打個賭。」

「除了付酒帳，另加彩金？」

「不錯！」

「如何賭法？」

「悉聽尊便。」

唐漢微微一笑道：「不必打賭了，我懂你的意思。」

無眉公子道：「你懂，你懂我什麼意思？」

唐漢笑道：「今天你把我約到這裏來，完全是爲了談話方便，對不對？」

「這一點我不否認。」

「我火種子唐漢，大家知道的，兩肩抬一口，窮光蛋一個，所以你實際上也並不是眞想從我這裏贏得財物。」

「這一點我想不承認也不行。」

「這樣一來，不就很明白了嗎？」

「我還是不太明白。」

「說穿了，你是爲了想從我口中探聽消息！」

「什麼消息？」

「譬如說：像君山五毒兄弟、燕京三鳳姐妹、黑笛公子、人海釣客、黃山大俠、玄機道人、天台鬼婆子、風流娘子、花槍金滿堂以及飛刀帮四大堂主等人何以突然相繼趕來無名鎭？這個月，無奇不有樓，究竟會有一些什麼大交易發生？」

「你有沒有這方面的消息？」

「我的回答，一定令你很失望。」

「哦！」

「消息我是有一點，不過却會跟你這位張大公子不發生關係。」

「哦！」

「舉個例子說：去年年底，鳳陽雙龍堡失竊的一件天蠶衣，很可能會在這次競價塲上出現。你對那件天蠶衣，有沒有興趣？」

「沒有興趣。」

「還有飛刀帮帮主的百寶刀囊，據說也有了下落。你想不想知道，如今這百寶刀囊落在何人手裏？」

「不想知道。」

唐漢笑了笑，道：「我勸你不必打賭，就是這個意思。因爲你縱然贏了，你從我這裏也贏不走任何東西。」

無眉公子嘆了口氣道：「照你這樣一說，我從你那裏的確好像贏不到什麼東西了。」

唐漢笑笑道：「你現在還要不要再打賭？」

無眉公子道：「要！」

唐漢笑不出來了，呆呆的道：「還要？以什麼作賭注？」

無眉公子道：「無眉公子張天俊，俗人一個，除了銀子多，別的什麼也沒有。今天如果我先醉倒，付銀十萬兩，敬請笑納！」

唐漢霎了霎眼皮道：「如果先醉倒的是我火種子呢？」

「替我辦件事。」

「爬上屋頂摘星星？」

「不必。」

「搬開某位仁兄的腦袋？」

「也不必。」

「除了這些，我不知道我火種子還能辦什麼？」

「這件事，事先不便明說。不過，我願以無眉公子的信譽担保，只要你肯答應，這件事你一定可以辦得到！」

「而你自己却辦不到？」

「很難。」

唐漢忍不住苦笑了一下道：「你也未免太恭維我這個火種子了。」

無眉公子道：「我不是一個歡喜恭維別人的人，我一向只是恭維值得我恭維的人。」

唐漢大笑舉杯：「好，一言爲定：幹了！」

× × ×

四月初三。

陰天。

小雨。

這種陰雨的天氣，永遠都是一個老樣子，天空一片暗灰，好像太陽尚未升起，天尚未亮。

這是一種睡懶覺的天氣，很少有人碰

上這種天氣會忙着起床。

唐漢躺在床上。

他醒來之後很久，才想起這裏是什麼地方，才發覺身邊多了一個人。

一個溫暖滑膩，不着一絲的女人。

他心頭馬上升起一股不妙的感覺，總算他還記得這個女人的名字。

他連忙搖醒那女人：「鸞鸞，昨晚那位張公子呢？」

鸞鸞唔了一下，含含混混的道：「張公子睡在隔壁。」

「昨晚我跟張公子，是不是兩人都醉了？」

「嗯。」

「誰先醉倒的？」

「你。」

「你是說我醉倒時，張公子還沒有醉麼？」

「只差一個呵欠。」

「怎麼說？」

「當時張公子正在打呵欠，你倒下之後，他跟着也倒下了。」

「就只差這麼一會兒工夫？」

「所以我跟玲玲都說你輸得實在很冤枉，也很可惜。」

唐漢輕輕嘆了口氣，埋怨自己太不爭氣。

本是十拿九穩的東道，竟被他以瞬息之微，給平白輸掉了！

他坐起來，想穿衣服。

鸞鸞一翻身子，將他扳倒，突然像蛇一般纏住了他。

唐漢道：「妳幹什麼？」

鸞鸞在他肩頭上輕輕咬了一口，細聲道：「天還沒亮，我要你多睡會兒。」

她雙手緊緊的摟着他的頸子，腿盤着他的腿，像扭股兒糖似的，纏得他幾乎喘不過氣來。

鸞鸞雖算不上是個好看的姑娘，但有一副健美的身段兒，一身細嫩的肌膚。

這正是一個女孩子取悅男人最好的本錢。

唐漢有點心動。

他不是柳下惠。

他的年齡，和他充沛的精力，都經不起一個像鸞鸞這種女孩子的熱情誘惑。

他的反應，鸞鸞立即感覺到了。

這等於是一種鼓勵。

於是，她的一隻手迅即展開了進一步的動作。

一種能使男人骨蝕魂銷的動作。

但是，唐漢制止了她。

他忘不了輸去的東道。

武林五公子，不是等閒人物，如果是件輕而易舉的差事，無眉公子絕不願假手他人，也絕不致以十萬兩銀子作賭注。

他儘管並不後悔，但至少也得先查清究竟是件什麼差事！

因此，也捉住她的手，不讓它活動，同時溫柔的告訴她：他也很需要，只是今天不行，她應該知道正有一件很要緊的事，等着他去辦。

有種事情，很難開始；但一經開始，就很不容易半途停止。

唐漢如今碰上的，便是這種情形。

經過再三撫慰，鸞鸞才算勉強鳴金。

然後，兩人穿好衣服，到隔壁敲門。

「老張，起來，時間不早了。」

回答的是玲玲：「是唐公子麼？張公子已經走了。」

唐漢一呆道：「已經走了？什麼時候走的？」

玲玲道：「鷄叫的時候。」

唐漢道：「他說要去那裏？」

玲玲道：「我沒有問他，而他也沒有說。」

唐漢道：「他留下別的話沒有？」

玲玲道：「他只要我轉告唐公子，昨晚提的那件事，暫時不忙，到時候他會找你。」

唐漢道：「除此而外，他還說了些什麼？」

玲玲道：「他要我代他謝謝唐公子，說唐公子您的風度眞好，曉得他酒量不行，担心他付不出銀子，所以才故意輸給他的。」

唐漢狠狠啐了一口，道：「媽的，算我倒了八輩子的楣，居然會喝輸給這個大渾球！」

（四）

陰天小雨。

是睡覺的好天氣，同時也是喝酒的好天氣。

無名鎭上有七家酒店。地方寬敞，收拾得很乾淨。

酒菜最好的一家，是十字街口的醉仙樓。

但醉仙樓今天的生意並不好。

平常時候，每近晌午，醉仙樓上至少會上七成座。

而今天樓上却只疏疏落落的坐了七八名客人。

不過，今天醉仙樓上，客人雖少，却很引人注目，因爲這七八名酒客中居然有位女客。

這位女酒客很難從衣着和容貌上看出她究竟有多大年紀。

她也許已經超過三十歲，但臉上却沒有一絲皺紋。

尤其一雙黑白分明，顧盼自然的秋波，幾乎比一個十七歲的小姑娘還要靈活、清澈、動人。

她一個人佔着一副靠窗口的座頭，似乎已經喝了不少酒。

婦道人家上酒樓，已屬荒謬不經，要是也跟男人一樣，據案獨酌，旁若無人，當然更是不雅之至。

但眼前這個女人，却絕不會予人這種感覺。

她的一張俏臉蛋兒本來就很具吸引力，如今有了些許酒意，雙腮染上一抹淡淡的紅暈，反透着一種說不出的迷人風情。

另外那幾名酒客經不起美色當前的撩撥，一個個心旌搖曳，目光發直，每個人的心底，顯然都在泛濫着一種不惜犯罪的衝動。

直到那女人雙眉微蹙，露出一臉不耐煩的神色，大家這才發覺，她對面座位上，原來還放着一副未曾動用過的碗筷。

原來這女人是在這裏等人？

誰是那位幸運兒？

——未完——

精選中篇俠情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御用殺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香芸設計騙過了抱一，然後吩咐牡丹等女侍起程，馬車向前飛奔，來到一處古渡埗頭，却遇到神槍十三郎率領數十名黑衣人攔途截殺，幸好玉骨銷魂龍飛相公預早帶領錦衣武士在此處埋伏接應，將十三郎等人全部殲滅。八駿飛車隨即登船，順流而去。常護花被安置一個船艙內，這時已悠悠甦醒，牡丹即將他受傷後一切經過向他詳述，之後，他在香芸、牡丹的陪同下，走出大堂，進見龍飛，兩人一見如故，彼此談論有關天地會的事。由於兩人均心懷俠義，都立志爲消滅天地會這一邪惡組織而努力……

此身經百鍊　脫穎成翹楚

龍飛答道：「可能是一個人，亦可能是一羣人，到現在我能够肯定的只是——他們都是朝廷中人，而且身居高位，野心很大，很想傾覆天下。」

常護花現在已經知道事情的嚴重，方今天下，正所謂國泰民安，令一般百姓不滿的朝廷雖然有，却是無可避免，而這種不滿，也還不致於掀起反動怒潮，所以民間造反這種可能性其實不高。

天地會一直以來，目的也只是包娼聚賭，坐地分肥，萬不得已，也不想驚擾他人，以免引起官府的過份注意，他們的勢力只是在暗中滋長，而這樣的一個組織，當然不會引起一般武林高手的興趣，尤其是惡僧無情這種高手，在滇邊寺院，差不多已經是王的了。

常護花本來也很奇怪，知道朝廷中有人插手，才明白過來。

龍飛接道：「有史以來，朝代屢換，每次發生動亂大都由民間掀起，大都是不堪苛政壓迫，現在我却看不出朝政有何不妥，這相信並不是因爲我乃朝廷中人。」

常護花點頭。「我這個平民也看不出來。」

「所以這可以肯定，完全是爲了滿足某些人的私慾，我並不認爲這些人執掌朝政之下，天下黎民會過得比現在舒服。」

常護花轉問：「朝廷中是否有很多人不滿？」

龍飛笑笑。「不是很多，而不滿的那些人之中，我也看不出有那一個比當今天子英明。」

常護花道：「這些人之中，是不是都很有勢力？」

「大都是的，所以除非掌握充份證據，否則還是不能妄動。」龍飛搖頭。「若是硬來，動對了倒還罷了，否則非獨前功盡廢，我也休想再過問朝政。」

常護花道：「我明白，事情是怎樣開始的？」

「有些地方官陽奉陰違，有些突然變得很囂張，而這些人之中，有三個是我準

備清除的，因爲我掌握了他們貪污舞弊的證據，而在庇護他們的人尚未在意之前，我已經採取行動，其中一個爲了保命，說出了他知道的一些秘密。」

「就是那時候開始，前輩開始行走江湖？」

「相反，我開始退出，栽培另一股勢力與天地會對抗，這些還是在京師內進行，在肅清京師天地會的勢力之後，才移往行宮。」

「行宮？」

「那是天子外出暫駐的地方，平日已禁衛森嚴，原就是一個最佳的秘密基地。」龍飛一頓。「這種秘密的戰爭已經持續了三年，除了開始的一役，我這邊一直處於下風，因爲他們能够網羅邪派衆多高手，而我這邊却不能做同樣的事情，而正道中人，你應該知道，有很多都很迂腐，認爲效忠朝廷是一件既不光榮，又沒有出息的事情，他們認爲稱霸武林，才是最重要的。」

常護花笑笑道：「邪派之中，這種人也不是沒有，只是較少，尤其是那些武功較次的人，在無望稱霸江湖之際，很容易轉移目標。」

龍飛道：「對於高手，他們都不惜千方百計去找他的弱點。」

常護花沉吟道：「抱一他們相信就是因此被受要脅，歸順他們。」

「抱一曹昊肯定都是的。」龍飛微喟。「好像他們這樣的人相信也不少，要他們改變，除非能够先解除天地會對他們的威脅。」

「看來前輩已經沒有這個時間了。」

「不錯，天地會已經開始行動，製造事件，擾亂民心。」龍飛的語聲更低沉。「刺殺鐵御使是最大的一件，雖然一個鐵御使倒下，可以有第二個鐵御使上場，但這種打擊，對朝中某些大臣，一定會起很大的刺激，從而改變初衷，倒向反對的那一邊。」

常護花點頭。「呂大人絕無疑問是一個好官，平日總聽到不少人談到他，若是他倒下，相信會甚爲震動，難怪天地會爲了保守秘密不惜大開殺戒。」

龍飛道：「這一次事敗，對他們多少有些打擊，若是我推測不錯，他們將會採取兩個步驟，一是繼續進行刺殺的計劃，全力刺殺鐵御使。」

香芸插口道：「這他們必須考慮到我們早有準備，刺殺雖然成功，刺客不難會陷身羅網，而他們未必能够每一個都不肯吐露實情。」

龍飛頷首道：「他們甚至要考慮到我們會調動軍兵，全面反撲，而他們的勢力，尚未到達這個地步。」

香芸道：「所以他們接着的步驟，應該是全面疏散。」

龍飛道：「這也是我們反擊的好機會，我們可以乘此機會將他們這附近的頭兒除去。」

香芸目光轉向常護花。「我們已經掌握了一些綫索，他們這一次的行動將會洩漏得更多，只是我們缺乏一個去做這件事的人。」

龍飛接道：「這個人必須不是官府中人，這樣才可以放開手腳去做他要做的事，而如果與他們有過節，當然更理想，這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都不會影响到我們這邊的調查工作。」

常護花只是聽，龍飛接道：「這個當然也必須智勇雙全，有能力單獨處理任何的事情，在必要時我們當然會加以援手，但是在平日，他大都是要單獨作戰。」

香芸又道：「這個人的背境亦是越簡單越好，那最低限度，被敵方要脅的可能性亦會減少很多。」

龍飛上下打量着常護花接問：「你是否能够完全了解我們的說話？」

常護花笑笑道：「晚輩好像不是這樣愚蠢的人？」

「那我是只需問你是否願意爲朝廷效命了。」

常護花微笑點頭。「這本來就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何況晚輩與天地會還有些恩怨未了。」

龍飛這才舒過一口氣。「你是我所見的最理想的人選。」

牡丹插口道：「是不是因爲這個原因，你們才救我們莊主？」

龍飛不以爲意，道：「我絕不否認是有這個企圖，但假使你們莊主拒絕在先，我們還是會出手相助。」

牡丹俏臉微紅，道：「這裏本來沒有我說話的份兒，只是……」

香芸笑截道：「除了高坐在官堂之上，義父向來都不太嚴肅。」

牡丹偷眼一望常護花，看見常護花面露笑容，才眞的放下心來。

常護花一笑，接道：「他們都給我寵壞了。」

龍飛道：「這正如芸兒一樣。」

香芸微發嬌嗔道：「我什麼地方做錯了。」

龍飛笑道：「這句話便已是很不禮貌了。」

「義父不是說，不喜歡太拘束？」香芸笑問道：「不喜歡別人太多禮？」

龍飛笑而不答，常護花接問：「我要做的到底是什麼？」

「將天地會的根挖出來，至於將那些根清除，我交給你就是了。」

常護花道：「如何開始？」

龍飛道：「我會將一些綫索給你，至於如何抽絲剝繭，却要看你的本領。」

常護花再問：「什麼時候開始？」

龍飛道：「也是要看你的本領。」

常護花詫異的道：「晚輩不明白。」

龍飛道：「首先你得待傷勢完全痊癒，然後你會給送去行宮，接受一些特殊的訓練。」

常護花詫然一笑，龍飛亦一笑，道：「或者你會覺得並沒有這個必要，但我總認爲，那些訓練對你來說，並無壞處。」

常護花不由問道：「多數關於那一方面的？」

龍飛道：「那一方面都有，譬如說——」語聲一頓，龍飛的身形突然從案後翻出。

他看似要撲向門外，可是就在常護花一分神那刹那，他的右手已然輕按在常護花天靈蓋上。

常護花一怔，龍飛一縮手道：「有訓練你如何避開那刹那的襲擊。」

常護花苦笑。

龍飛接道：「我這一掌若是用力，你已經無再戰之能，我手中若是握有淬毒暗器，你現在已經是一個死人！」

常護花只有苦笑。

「最好的朋友，也有可能就是最惡毒的敵人，你或者會說我誇大其詞，但這一掌若是由曹昊發出，相信也並無不同。」

常護花不由捏了一手冷汗，龍飛繼續道：「我絕不否認你的武功很高强，但臨敵應戰，你的經驗還是不很够，在應付天地會那些人之際，更需要些特別經驗。」

常護花歎息道：「這是說，在行動開始之後就是面對着前輩你，晚輩也要防範的了。」

龍飛道：「因爲你看見的我未必是眞的我，這對你只有好處。」

常護花嘟喃道：「晚輩只是担心事了之後，會不會變成一個瘋子。」

龍飛笑笑道：「這麼多年了，我仍然沒有變成瘋子，你當然也一樣不會變。」接看了一眼香芸。「而且我這裏有一位女華陀。」

香芸搖頭。「義父這樣喜歡說笑，還有誰會害怕？」

龍飛大笑轉回案後。「這件事情也許會很快了結，也許會持續多年，我相信後者的可能性比較大一些。」

常護花道：「應該是的。」

「若是你不想捲入這個漩渦，現在仍然來得及退出。」龍飛一收笑臉，鄭重道：「這不是說笑，是絕對出於誠意。」

常護花毫不考慮的道：「晚輩已經答應了就絕不會反悔。」

「好！很好！」龍飛又大笑起來，對於常護花他顯然非常有信心。

常護花也由此變成一個殺手。

——御用殺手！

殺　手

行宮也就是離宮，有臨時的，也有固定的。

天子出巡，大臣接駕，天子停駕的大臣第宅就是臨時的行宮，在天子離開之後，這行宮的地位便告結束，一切佈置，都是臨時安排。而天子平日常到的地方，規制都是不下於京城的宮殿，有甚過之。

唐明皇的華淸宮可以說是最著名的行宮。

行宮一般都是被天子用爲玩樂所在，龍飛與常護花等現在去的這一個承德行宮却是例外。

這已是七天後的正午，船在淸晨泊岸，一行人改乘車馬。

× × ×

車馬一行進入承德地面，一路走來，禁衞森嚴，出行了十數里，遠遠看見一道宮牆也不知有多長，一道飛虹也似，竟彷彿要伸入靑天外白雲裏。

「莊主，你看——」牡丹不由叫了出來。

常護花傷勢已完全康復，策馬走在龍飛旁邊，應聲亦自道：「好大的工程。」

龍飛道：「這道宮牆長大概二十里，整座宮殿佔地大約萬畝，費時十七年才建成。」

宮牆內殿宇矗立，常護花極目望去。「這要多少的人力物力。」

「難以估計。」龍飛淡然一笑。「這一座行宮，應該是本朝的代表作了。」

常護花沒有再說什麼。

× × ×

半炷香之後，一行人終於進入行宮。

香芸吩咐了那些錦衣少女照顧牡丹，打點一切，與常護花隨着龍飛往內進。

當前是一道宮門，分爲二層，碧瓦飛簷，龍飛邊走邊道：「這是仿照京城午門的規制，當然京城那兒的遠較華麗。」

常護花道：「據說文武大臣，勿論上朝抑或奉召進宮見駕，必須在午門外下轎下馬，否則犯大不敬之罪，梟首示衆。」

龍飛道：「不錯是這樣的，每逢大慶大典，聖上也會駕臨午門之上，接受朝拜，三呼萬歲，以示貴爲天子，統御天下臣民。」

常護花道：「什麼時候，晚輩也到京城見識一下。」

過了午門，東西兩旁，都是瓦房，龍飛又道：「這兩邊的就是朝房，大臣在聖上未登殿之前休息的地方。」

再進，是一座大殿，前面兩行石階，夾着一塊大理石，在石上刻着兩條龍，張牙舞爪，栩栩如生。

龍飛拾級而上，笑接道：「所謂陛下，就是指這兩條龍的石階之下。」

常護花抬首道：「這座應該就是金鑾殿的了？」

「不錯。」龍飛笑笑。「那其實叫做皇極殿，也就是天子坐朝，召見王公大臣，指示機宜，會商國事，聽取百官奏章，頒發聖旨的地方。」

殿亦分二層，形勢宏偉，飛簷下橫樑木手多達三層，都彩繪精美案紋，雲龍、鳳凰、牡丹、纏枝捲葉等等。

殿前左右一對銅獅，昂首縮尾，一對銅鶴，引頸長唳，還有一對張口垂鬚的銅龜。

獅鶴龜當中一座大鼎，鼎座是一塊大理石，圓形四足，邊緣刻上回紋，無不古雅精巧。

常護花邊走邊看，龍飛每樣東西都略加介紹，如數家珍。

入得殿堂，常護花更就歎爲觀止。

殿內天井，中央穹窿，頂心雕刻一龍，外掛大小銀珠，最外層斗棋重疊，更爲壯麗。

那些柱子全都是金絲楠木造成，淸香撲鼻，殿當中一個寶座，前面陛兩道，後面陛一道，每道七級，黃緞作墊，前陛左右放有四拱脚小圓几，各置寶鼎一座。

寶座上龍椅一座，上彫雙龍，椅後置屛風七扉。

「這想必就是聖上的寶座了？」常護花停在陛下。

龍飛點頭，目光一轉，道：「本來每年的三月到九月，聖上都會在此處理朝政，但因爲天地會，已經三年未至。」

常護花只聽這些話，便知道天地會的勢力已經怎樣的强大。

龍飛接道：「這個地方四面受敵，只

宜太平盛世。」

常護花四顧一眼，道：「讓這個地方培育與天地會對抗的勢力，足見聖上的決心。」

龍飛方待再說什麼，步履聲响，五個人從屛風後轉了出來，當中一個擁着大紅披風，頭戴紫金冠，三縷長鬚，威嚴中見瀟洒，那股氣勢，連龍飛也給比了下去。

一見這個人，龍飛不由得一怔，香芸亦一呆，他們看似要怎樣，那個人已自一搖頭。

龍飛香芸的動作立時停下。

那個人的左右是四個錦衣中年人，只看眼神，便知道是內外兼修的高手。

常護花一眼便瞧出，却一些印象都沒有，亦覺得當中那個中年人非常特出。

那個人快步來到龍飛面前，笑笑道：「叔父回來了。」

龍飛點頭。「可是發生了什麼事？」

「不，只是來一看這兒的進展。」那個人又笑笑。「叔父的心血沒有白花。」

龍飛道：「現在就只等找出他們的根了。」

那個人目光一轉，望向常護花。「這位是……」

龍飛道：「萬花山莊常護花。」

那個人「哦」的一聲。「青年一輩最負威名的劍客。」

常護花脫口道：「言重。」

那個人笑道：「能够說服你可不容易。」趨前忽然伸手握住了常護花的臂膀。「若是每一個江湖豪傑都能够像你這樣，又何懼天地會？」

常護花恭謹道：「也許他們還不太明白。」

那個人頷首，轉向龍飛。「看來我們得下些功夫，讓他們明白。」

龍飛道：「已開始下了。」

那個人再轉向香芸。「芸兒，是不是很辛苦？」

「不——」芸兒輕聲道。

那個人回顧龍飛。「我們到偏殿去談談。」

龍飛點頭，轉對香芸。「芸兒，你與常公子到休息的地方去。」

「女兒會的了。」

那個人這時才鬆開握着常護花肩膀的手，笑笑道：「要你費心了。」

常護花道：「那裏的話？」

他本來並不是一個不懂得說話的人，可是在那個人面前，却是不知道怎樣說話才好。

那個人接道：「我們一見如故，事了之後希望能够再見到你，好好的談談。」

常護花無言頷首，那個人含笑轉身，與龍飛一齊往右走去，四個錦衣中年人左右相隨，亦步亦趨。

目送六人在轉角消逝，香芸才一伸舌頭。「想不到他會到來。」

「他到底是那一個？」

香芸眨眨眼睛。「你眞的不知道？」

常護花試探着問：「是聖上？」

香芸竟點頭，常護花雖然猜到，仍不禁一陣訝異。

「我這是第三次看見他。」香芸回憶着。「却是第一次看見他這樣子高興，看來他說的是事實，與你一見如故。」一頓忽然問：「你喜歡不喜歡做官？」

常護花苦笑。「不喜歡。」

香芸「噗哧」的笑道：「我知道你一定會這樣說，知道你眞的不喜歡做官。」

常護花「哦」的一聲，香芸接說道：「你與我義父是同一類人，義父雖然不喜歡參與朝政，有事發生却不能不管。」

「我明白。」常護花笑問：「你又怎樣了？」

「討厭得要命。」香芸皺了皺鼻，倏的又笑道：「想做官的人千百方計，不少還是要失望，你只要一開口，一官半職絕不成問題，可是反而就完全不感興趣。」

常護花目注香芸，道：「世間的事情往往便是這樣。」

香芸接又道：「你既然淡薄功名，當不會想到竟然有一天會看見皇帝了。」

常護花道：「當然。」

「你雖然猜到了，但仍很鎭定，對答如流。」

「那是因爲我並未肯定。」常護花反問道：「你知道我方才是什麼感覺？」

香芸道：「像做夢。」

「不錯。」常護花笑起來。

香芸又問：「你覺得這個皇帝怎樣，是不是有些兒討厭？」

常護花搖頭。「這個皇帝很客氣，看來與一般人並無分別，一般人却沒有他那種氣勢。」

香芸道：「說眞的，他並不討厭，你沒有見過，有些王公大臣給人的感覺，就像是有一條毛蟲爬在脖子上。」

語聲甫落，她機伶打了一個寒噤，常護花看在眼內，實在有些奇怪。

這個女孩子醫術高明，處變不驚，胆識過人，看來是那麼老練，但現在却像是一個稚氣未除的女娃子，嬌憨可人。

他怔怔的望着，香芸沒有在意，忽然在意，呆不呆。「你在看什麼？」

「看你——」常護花並沒有隱瞞。

香芸嬌靨一紅。「我有什麼好看。」

常護花笑了笑，沒有回答，香芸嬌靨更紅，嗔道：「你壞。」

常護花笑道：「你却很可愛。」

他說來一些也不覺輕佻，香芸的臉色已紅到頸子去。

常護花接道：「現在你看來就像是個小淘氣，可是做事的時候遠非我能及。」

香芸皺起鼻子：「想不到你也懂給人灌米湯，你準是預先聽到了什麼消息。」

「消息？」常護花不明白。

香芸搖頭道：「沒用的，除非你用心學好，否則我還是不會放過你。」

常護花詫異的望着香芸。

「你一定已經打聽到我是你在這兒的六個師父之一。」

常護花脫口道：「六個師父？」

香芸一皺眉。「你不知道的？」

常護花摸了摸鼻子。「現在知道了，其餘五個人又是怎樣的？」

香芸笑道：「你這樣着急幹什麼？」

常護花道：「打聽淸楚才好應付。」

香芸嬌笑道：「沒用的，要他們高興，只有一個辦法——趕快學好！」

常護花轉問：「什麼時候我可以見到

他們？」

香芸道：「我先帶你去歇息一會，到時候，自會請你到武英殿去。」

「武英殿？」

× × ×

武英殿在皇極殿西面，佈置成一個練武廳般，却比常護花此前所見的任何一個練武廳更完善。

常護花亦是被香芸接進武英殿，他們進入的時候，龍飛與另外五個人已經等候在那裏，屏風前一字兒坐着。

龍飛居中，在他的左面，是一個白髮老人，一身豹皮編成的衣衫，那之上，大大小小也不知道多少個袋子，驟眼望去，却是分不出來。

他的面容峻冷，一條條皺紋刀刻也似，白髮披散，看來就像是一條花豹蹲在那裏。

老人再過，是一個手長脚長，有如猿猴一般的中年人，灰衣一襲，緊束四肢。

中年人左面是一個中年少婦，不很漂亮，但絕不難看，一身紅衣，有如火焰。

坐在龍飛右面第一個，也是一個老人，錦衣束髮，樣子看來有些兒滑稽，放在膝上的一雙手纖細如女子，晶瑩如白玉，雖然不動，却給人一種難以言喻的靈巧感覺。

這個老人的右面，也是一個中年人，青袍一襲，長鬚五縷，龍眉鳳目，氣宇軒昂，看到他，常護花不知怎的，竟想到過五關斬六將的關雲長。

青袍中年人再過，是一張空椅子，香芸也就在這張椅子坐下。旁邊還有其他椅子，常護花却只是立在七人面前。

所有的目光都落在常護花身上，好一會，龍飛第一個開口：「這位常公子，萬花山莊的莊主，常護花。」

錦衣老人隨即嚷起來：「連花也愛護的人，心腸兒狠至極也不會兒狠到那裏去，這樣的人怎能够充當殺手？」

那個花豹一樣的老人冷冷截道：「你連劏鷄都不敢，嚷什麼？」

錦衣老人接嚷道：「那你來說說！」

「他眼神穩定而尖銳，十指充滿活力，正是練暗器的上佳材料。」

紅衣少婦跟着道：「走路雙肩不動，脚步輕靈，腰腹看來並沒有多餘的肌肉，練習輕功，應該比一般人事半功倍。」

灰衣中年人只是簡短的道：「他應該學得好拳脚。」

「那當然亦學得好兵器了。」說這話的是那個青衣中年人。

香芸只是笑笑。

錦衣老人左看看，右看看，目光回到常護花面上。「我還是要看事實。」

龍飛一笑，道：「原則大家都是沒有問題的了。」一頓接對常護花道：「老弟，我來給你介紹？」手一指那個豹皮衣衫的老人。「這位唐老人，乃是川中唐門的掌門人，負責指點你暗器。」

川東唐門以暗器威震江湖，人所共知，除了龍飛，只怕沒有人請得動這個老祖宗。

常護花欠身施禮。「老前輩。」

唐老人冷冷一笑。「在跟我的一段時間之內，你必須練習到能够隨手以身旁任何東西當作暗器使用，出手要靈活準確，百發百中，收接暗器也一樣，所以同時你必須辨認得出江湖上所有種類的暗器，能够做到一瞥之間，風聲入耳的刹那，便知道是什麼暗器，當然是最理想，那隨接隨發，敵人的暗器等於你的暗器，便是陷身在暗器林中也無所懼。」

常護花只聽到這裏，已知道這一關不易過，道：「有賴老前輩指敎。」

唐老人冷冷的道：「最重要還是你努力。」

龍飛接介紹那個手長脚長的灰衣中年人：「這位大聖門的掌門人孟天化，負責拳脚。」

孟天化不等常護花說話，接道：「有些場合你必須要拳脚制敵，希望你很快就學會在任何環境以拳脚將敵人擊倒。」

——任何環境，這當然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龍飛忽然問：「老弟知道武林中，輕功以那一門派最負盛名。」

「飛燕門——」常護花不假思索。

龍飛手一指紅衣少婦。「飛燕門的掌門人杜紅綃。」

杜紅綃嬌笑道：「飛來飛去的本領常公子一定懂的了，我只是要常公子清楚在怎樣的環境用怎樣的身法才能够節省時間，有些助長配合身法的小玩意，也要常公子練一練。」

常護花道：「在下一定盡心盡力的去學。」

青袍中年人接道：「好謙虛的年青人，我那幾下子，你一定很快就能掌握。」

常護花正不知如何稱呼，龍飛已介紹道：「七省刀王關山月。」

「失敬！」常護花對於這姓名並不陌生。

龍飛道：「他其實只是習慣用刀，非獨兵器譜上的兵器，任何東西在他的手中，都能當兵器用，而且能發揮其中優點，你要學的也正是這些。」

話聲一頓，龍飛目光落在身旁的錦衣老人身上。「至於這一位有稱之玉手，亦有稱之巧手，雙手萬金不換，他的姓名也就是金不換。」

那個金不換「嘿嘿」冷笑。「你的手若是不够靈活，教你也是白費心機，這一點，你最好明白。」

常護花不以爲意道：「晚輩明白。」

龍飛道：「你對他也許有些陌生，近這十年來，他一直都被留在大內，對於機關消息，土木建築的研究，相信沒有人比得上他的了。」

「那是因爲我有這雙手。」金不換雙手一舉，接捧着自己的腦袋。「還有這個腦袋。」

龍飛接對常護花道：「你只需學習他開鎖的本領，以求能够來去自如，」

然後龍飛手指香芸道：「至於芸兒，是指點你用毒，防毒，療毒，與及一些簡單的救人醫術，她還會給你預備一些藥丸，有毒的，無毒的，療毒的，相信你很快就能够掌握！」

常護花香芸相顧一笑。

龍飛又道：「還有我，樣樣都懂一點

兒，也樣樣都還未到家，所以只準備在你學成之後，給你提供綫索。」

常護花無言點頭。

龍飛接道：「以你今日在江湖上的聲名，在劍術方面的成就，要你這樣學藝，無疑是有些委屈。」

常護花道：「晚輩並不以爲這是委屈，也難得有這個機會，學習劍術以外更多的本領，高興也還來不及。」

龍飛道：「你要學習的這些，都是你在以後的行動上需要用到的，懂得越多，對你的生命保障也越大。」

「晚輩明白。」常護花是眞的明白，也了解龍飛的苦心。

龍飛目光左右一轉，道：「訓練一個已經有相當武學根基的人，相信一定比訓練其他人要容易，有些事情我們必須盡快解決，實在很需要一個這樣的人，難得常公子慷慨應允，希望幾位也多費一些心力，我深信，他一定不會令你們失望。」

衆人點頭，只有金不換道：「會不會失望，現在未免言之過早。」這個人顯然就是天生的抬槓脾氣。

也所以龍飛只是一笑置之。

× × ×

金不換並沒有失望，只不過七日，常護花已將他教的融會貫通，雖然沒有他那麼靈活，但連他也不能不私下對龍飛說一句：「你果然沒有選錯人。」

其他人更不會失望，常護花絕無疑問是一個天才，而且非常專心，所有教他的，他都能够在極短的時間掌握要訣，理解力之强，龍飛也自歎弗如。

常護花自幼便追隨良師學劍，自幼便接受嚴格的訓練，體能智力都勝人一籌，這對於他現在的訓練，當然有很大幫助。

他留在行宮中三個月，前兩個月完全是學習，到了第三個月便是連串的實習。

一次做得比一次好，教他的人最後除了點頭稱好之外，再無話說。

三個月過去，常護花與來時比較，只是消瘦了一些，這對他並無影响。

然後在三個月後的一個清晨，他匹馬離開了承德行宮。

龍飛等人送出門外，金不換的面上只見笑容，香芸有些依依不捨，只看她的眼神，常護花便知道。

牡丹伴着香芸，目送常護花離開，亦自然淚花滾轉。

常護花只留下一聲「珍重。」

× × ×

連山的楓葉巳紅，常護花策騎楓林中奔過，來到了一座小屋之前。

小屋的門巳倒塌，內望一片零亂，顯然經過一番瘋狂的搜索。

這就是花豹那座小屋，常護花沒有進去，勒馬看了一眼，又奔出。

他本來就是一個洒脫的男兒，現在更不會做那些沒有意義的事。

馬蹄奔過，激起了無數片落葉。

× × ×

百家集的秋意更濃，未到秦步歌的莊院門前，常護花心頭更蕭索。

莊院巳毀在火中，變成了一片焦土，斷壁上架着幾條燒焦了的樑木，構成了一個極蒼涼的畫面。

街道上行人不多，看見常護花一騎呆立在那裏，都投以詫異的目光，常護花沒有理會，稍作停留，策馬繼續上路。

× × ×

第八天黃昏，常護花一騎進入樂平縣城。

轉過長街，常護花在一間棺材店前停下，滾鞍下馬，走了進去。

棺材店的招牌很完整，也清楚的可以看到「周天長生」這四個金漆大字。

常護花第一句話也就問：「周天在不在？」

掌櫃給問得一呆，上下打量了常護花一遍。「這位……」

「我姓常——」

「公子認識我們老闆？」

「不認識。」常護花語聲低沉。

「那是認識我們老闆的朋友介紹公子來買棺材？」

常護花尚未回答，一個陰沉的聲音巳接上。「那一個找我？」

一個矮矮胖胖的中年人隨聲自內出來，一見常護花，怔了怔：「這位是……」

掌櫃接道：「就是這位公子說要找老闆。」

常護花接問：「你就是周天？」

周天打量常護花，道：「公子不是來買棺材？」

「不是！」常護花忽然伸出右手，三指靠掌心，指拇上豎，尾指下垂。

周天看在眼內，一笑，道：「朋友是天上來的還是地下來的？」

常護花道：「天上。」尾指縮回。

周天揮手。「請進內室。」接吩咐：「來個人將馬拉過去，莫要走失了。」

一個店伴從旁奔出去，周天接往內走進，常護花跟在後面，一片冷漠的表情。

穿過棉簾子，是一個天井，常護花才走進天井，後面棉簾子一揚，「砰」的兩扇門關上。

周天霍地轉身，冷笑道：「朋友好大的胆子，冒充天地會的人。」

常護花一攤右掌。「這難道錯了？」

周天道：「手語沒有錯，說話却錯了。」雙掌接一拍，八個大漢自四面八方出現，身材魁梧，腰掛單刀。

常護花竟問：「那該怎樣說？」

周天道：「現在只有我問你答，你是那條道上的？」

常護花道：「憑你還不配知道。」

周天冷笑道：「朋友竟是找麻煩來的了。」

「是找人！」常護花仰首向天。

「找誰？」周天有些詫異，追問。

常護花一字一頓道：「獨孤無樂！」

周天更加詫異。「你們……」

「不是朋友！」常護花說得巳經很清楚。

「那就是敵人！」周天忽然問：「朋友的身上帶着銀子？」

常護花道：「帶着。」

「帶多少不要緊，我只是不想賠到底去。」

常護花明白，道：「要棺材的你以爲是我。」

周天道：「難道是我們？」

常護花反問：「你們這裏一共有多少人？」

周天道：「不必担心，棺材是够的，却要看你這位朋友的本領！」話完，霍地一揮手。

那八個大漢立即拔刀，「嗆啷啷」此起彼落，常護花當然不爲所動。

周天道：「話回清楚，留下你那隻右手，給你一條生路。」

常護花接道：「告訴我獨孤無樂藏身所在，我不用你們將手留下！」

周天大笑，一聲：「殺了！」右手急落！

八個大漢齊吼一聲，振刀衝前，一個個出柙猛虎也似，常護花並沒有呆在那裏等，與之同時向周天那邊撲去！

左右兩個大漢揮刀急斬，左面的一個刀才砍到一半，已被常護花一拳擊在胸膛上，立時口吐鮮血，倒飛開去，常護花一腳同時將右面那個踢飛！

周天實在想不到常護花這樣厲害，一柄緬刀立即在長衫內抽出來，急激的破空聲中，向常護花連刺十三刀！

常護花目光及處，身形一伏一欺，竟搶入空門，探手靠向周天握刀的右腕，周天這一驚非同小可，人刀飛滾，從常護花上空飛滾過去，順勢又砍三刀！

常護花身形同時拔起來，讓刀鋒，凌空一掌，印在周天背上！

周天悶哼一聲，飛墮地上，貼地一滾，撞開關上的門，往外開溜，常護花身形半空中一轉，箭也似亦向那邊射去！

他輕功本來不錯，經過杜紅綃的指點，又上一層樓，變化之迅速，內力配合之恰到好處，連杜紅綃也認爲平生僅見。

周天又怎能擺脫得去，才從地上躍起來，常護花已追到，伸脚一挑，周天立時凌空一個觔斗，倒栽在一副棺材內。

常護花接將棺蓋拉上，迎着周天從棺材插出的一刀，「奪」地刀揷在棺蓋內，常護花一翻腕，棺蓋飛開，周天刀亦脫手。常護花探手正好將那柄刀抓住，拔離棺蓋，回力抵住了周天咽喉。

周天方待挺身坐起來，瞥見刀光，身子立時僵直，那柄刀距離他的咽喉已不過一寸！

兩個大漢揮刀追前來，掌櫃算盤一揚，亦一旁撲上。

算珠「叮噹」，那個算盤竟然是鐵打的，常護花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緬刀一翻，「錚」的將鐵算盤劈爲兩爿，那個掌櫃亦被他同時劈開兩邊。

刀再翻，交錯兩刀，又將那兩個大漢斬殺刀下，一回，又回到周天咽喉。

周天胆落魂飛，一動也不敢動，另四個大漢相繼衝進來，左手疾揚，射出十六枝透風鏢！

常護花右手一陣亂抓亂擲，那些透風鏢接下擲回，慘呼聲中，四個大漢先後倒下，透風鏢都正中咽喉，兩個握刀在手欲上未上的店伴亦中鏢倒下。

周天耳聽慘叫連聲，面色慘變，再看見緬刀上的鮮血，不由得顫抖起來。

「獨孤無樂在那裏？」常護花再問。

周天囁嚅道：「不……」

常護花冷笑。「你是負責與他聯絡的，怎會不知道？」

周天道：「我不能……」

這三個字出口，刀鋒已割進他咽喉的皮膚，周天只覺得一陣劇痛，嘶聲叫道：「他在城西百花潭……」

常護花冷冷道：「你若是說謊，回頭我一定再找你算賬。」

他反手將刀插在棺旁，轉身離開，周天看着那柄刀，想拔刀斬去，一隻手顫抖着，到常護花出了店子，仍然沒有摸上刀柄！

常護花逕自將韁繩解開，翻身上馬，飛騎奔出。

周天這才從棺材裏坐起來，四顧一眼，一個活人都沒有，目光一閃，突然拔刀在手，往店內奔回。那兩個被常護花擊傷的大漢忙着正從地上起來，看見周天，相顧一眼，沒有作聲。

周天走前去，忽然問：「你們都聽到了？」

兩個大漢未有所表示，周天的刀已斬下，迅急的兩刀砍殺了兩個大漢。

然後他反腕一刀扎進自己的左肩，棄刀地上，掩着傷口，穿過內院，打開後門，奔了出去。

× × ×

兩三個轉折，周天竄進了一條小巷子內。巷子的盡頭，有一道漆黑的大門，周天擧起獸環一重二輕叩了三下，門自內打開，兩個黑衣人出現，看見周天那樣，齊皆一怔。

周天奪門而入，急問：「有什麼人在舵內？」

一個黑衣人道：「抱一護法。」

周天道：「快引我去！」面龐已因爲傷口痛苦而扭曲。

那一刀事實扎得不輕。

× × ×

靜室中檀香繚繞，抱一迷離其中，看來更飄逸出塵。

香芸施放的紫烟沒有毒，留贈的丹藥也沒有，抱一現在看來，比三個月前還要健康。

他靜靜的聽着周天禀告，沒有插口，聽完了才問：「那個年青人姓常？」

周天道：「他是這樣說。」

抱一沉吟道：「他搶了你的刀，殺了其他人？」

「是——」周天不敢望抱一。

「却是單獨放過你。」抱一笑了笑。「你給了他什麼好處？」

周天慌忙搖首：「沒有……」

「是否獨孤無樂在百花潭的消息？」

周天心裏一驚，嘴巴仍硬。「不……不是……」

抱一道：「你只有這個秘密可以換命。」一頓一歎。「你是個呆子。」

周天不敢說自己不是。

抱一接道：「若是第二個，既不會扎自己一刀，更早已遠遠躲開去。」

周天面色大變，惶然抬頭，抱一即時一指點出，正點在周天的眉心上，周天一聲不响，身子倒飛，摔落地上當場氣絕。

在他的眉心上，已多了一個赤紅的指印。

抱一仰首向天，冷冷的又一笑。「常護花，你也是一個呆子。」

× × ×

百花潭大半的花已凋落，幾簇黃菊，顫抖在秋風中，說不出的可憐。

潭水仍然澄清。

獨孤無樂盤膝坐在潭邊的一方大石上，凝望着潭中的游魚，一眨也不眨。

那些魚很怪，身形狹長如梭，更像劍，尤其是游動之際，更像一柄柄劍穿來插去。

在他左右的另兩方石上坐着那兩個童子，一個捧劍，一個的前面放着一個紫金鼎。鼎內裝着檀香，飄香天外。

潭邊不遠的山坡上有一座精緻的小樓，也就是獨孤無樂的住所。

不知道底細的人，一定以爲他出塵脫俗，是一個世外高人，事實上，他亦是江湖上的名俠，正如曹昊，正如抱一。

風吹過，吹起了他的左袖，他的左臂已斷在秦步歌的刀下，所以他回來這裏休息了好些日子。他絕不認爲斷了一隻左手會動搖他在天地會的位置，他的右手沒有斷，而他用劍的，也只是右手。

潭水在風中泛起了漣漪，獨孤無樂右手倏的一動，道：「劍！」

右邊童子忙將劍奉上，獨孤無樂拔劍在手，以劍脊壓着眉心。

劍光閃亮，他的目光更閃亮，目光劍光突然齊落，「嘶」的一下破空聲响，劍尖指處，潭水激起了一條小水柱，一尾大魚「拔刺刺」在潭裏躍上來，劍一樣彷彿要刺向獨孤無樂，當然，獨孤無樂的劍比這條魚快得多。

劍尖刹那穿透魚腹。獨孤無樂嘴角泛起了一絲笑容，却比冰雪還寒冷。

左面童子突然道：「這一劍公子可否傳給僮兒？」

獨孤無樂道：「你要學？」

童子頷首，獨孤無樂道：「十年之後，你劍術若是有大成，可以練這一劍。」

「十年之後？」童子苦笑。

獨孤無樂冷冷道：「也許還不止。」

童子垂下頭，獨孤無樂劍一抖，魚墮回潭裏，一縷鮮血漂起，羣魚四面湧來爭食。獨孤無樂回手方待將劍入鞘，一陣蹄聲隨風飄來，雙眉一揚，動作停下。

兩個童子亦聽到，向蹄聲來處望去，但獨孤無樂雙眉倏一開，道：「祭劍的來了。」

右面童子道：「是敵人？」

獨孤無樂道：「只有敵人才會奔馬到這兒。」

左面童子脫口道：「是周天洩露的消息。」

獨孤無樂一笑。「你越來越聰明了。」一頓嘟喃：「天下沒有絕對的秘密，也沒有絕對秘密的地方，你們要小心了。」

「公子——」童子疑惑的望着獨孤無樂。

「來者不善，這個人若不是瘋子，必定是高手之中的高手。」

「會不會是龍飛相公？」

獨孤無樂冷冷的搖頭。「龍飛絕不會孤身犯險。」

說話間遠遠已看見一騎奔上山坡，向這邊迅速的接近。

（未完）

練功秘訣之三十七

霸王肘

靈空子

此功雖亦爲練習肘力之一種，但着力之處，與上節鷹翼功不同，因鷹翼用肘之側面而兼及大小臂近肘之處。向上臬抬，此則專用肘端向下或向後丁鏨，不可相混也。練習此功之初，全身仰臥於地，小臂屈轉，使拳面向上，足跖力抵地面，兩腿挺直，然後運力於兩肘，力抵地面，使全身上抬，除肘跖二部着地外。餘均凌空，升起炊許時，落平稍息，在升起之時，呼吸宜平均，不可散亂，呼吸若散亂，則氣不能凝，力亦渙散，不足久持矣。如此每日晨夕各一次，每次升降數十度，逐漸增加，在練習時間之外，暇時亦宜以時抵觸堅硬之物，以爲輔佐。其第二步練習法，則于升起之後，改用一肘一跖。法如先撇開左手叉腰，單以右肘右跖抵地，全身向右徐徐翻轉，成側臥之狀，至疲極時仍復原狀，而注力于左肘跖，全身向左翻轉成側臥狀，如此更迭行之，左右各數十度爲止，此猶不過在尋常之泥地上習練。一年之後，則身臥平整之青石上行之，更若干時易以粗糙之麻石，更進則于地上挖一闊三尺長六尺之槽，取大小不等之光滑石卵，和以泥沙，實於槽內，用水灌之，使凝成一塊，人即於石卵上依法練習，起初不免疼痛，須練至與平地上相同，絲毫不覺痛苦，（行功至此程度亦宜用藥水洗滌以免傷骨）然後更用稜角不等之碎石子，和以泥沙，如法實槽中，加緊練習，亦至不覺痛苦後，則其兩肘兩跖之堅實，竟如銅澆鐵鑄，縱以利刄砍之，重錘槌之，亦不能損，遑論用以擊人，當之者有不穿胸洞腹者乎？自始至終，最速亦須三載純功。



沈勝衣傳奇故事

刀

（續完）

黃鷹·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沈勝衣伴着眞眞假假的四個白冰在小樓院中對奕，對外面的打鬥不加理會，突然，錦宮城攻到小樓來，沈勝衣和錦宮城之間展開激烈的搏鬥，錦宮城在危急之時，忽見祖松從一個地道出口跳出來殺錦宮城，祖松手中鏟子一揮，擋住沈勝衣攻勢，同時喝令錦宮城逃走，沈勝衣力敵祖松，最後祖松也戰死了……石獅子胡同被發現了，沈勝衣和白冰策馬而去，而白玉樓及數鐵騎也同時趕到，三千馬步兵將石獅子胡同包圍起來，奇怪的是整條石獅子胡同却一些反應也沒有……

聯劍鬥魔刀　寡人無疾終

沈勝衣搖頭。「那個小老人比任何一個都狠辣……」

「獨鶴也很小心的了，但可能因爲那個矮小子無論怎樣看也總讓人看不起，所以獨鶴結果還是爲他所算。」張千戶苦笑。「但他也沒有吃虧，抓住了枇杷一起上路。」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

白玉樓卽時問道：「冰兒怎麼不留在家裏。」

白冰躲在沈勝衣背後。「我那間房子已給弄壞了，只好跑出來！」

白玉樓搖搖頭道：「你這個丫頭就是這麼多鬼心思，記着，在這裏不得到處亂跑。」

白冰伸伸舌頭。「爹好兇哦！」

白玉樓沒有再說什麼，一揮手。「準備擂木！」

命令迅速傳開，百數十個兵士打着四條擂木上前，蓄勢待發。

白玉樓接道：「再傳我命令，十數之後，石獅子胡同的人若不出降，我們便採取行動！」

× × ×

十數片刻數過，石獅子胡同之內一些反應也沒有，白玉樓臉一沉，一聲大喝道：「上——」

扛着擂木的兵士立即奔出，四條擂木幾乎同時兩兩分撞在胡同口左右兩幢屋子的牆壁上。

轟然巨响，磚石紛飛，那兩面牆壁一齊倒塌，門旋即大開，十多個漢子手執兵器呼叫着衝出來。

扛着擂木的兵士一撞即退，弩箭刀排長槍一排排湧上，只等白玉樓一聲令下。

白玉樓第一句却道：「放下兵器！」喝聲有如霹靂，那些漢子却置若罔聞，揮動兵器，衝殺上前。

「箭——」白玉樓斷喝。

一排弩箭飛蝗般射向那些漢子，第二第三排相繼射出。

那些漢子絕無疑問都有一身很不錯的武功，在强弓硬弩之下完全施展不開，非獨沒有一個能夠衝過來，而且都在箭雨中倒下。

慘叫聲此起彼落，第三排弩箭射過之後，天地間突然陷入一片靜寂。

燈光下，倒下的那些漢子就像是一頭頭刺蝟，鮮血奔流染紅了老闊一片地面。

石獅子胡同所有門戶這時候都已打開，百數十個手執兵器的漢子已衝出巷子，看見這種情形皆怔住。

他們的年紀看來都頗大，也不知是否當年錦宮城的舊屬。

寂靜只是維持了一會，那些漢子突然倒退了回去，再出現的時候，手中已多了床板竹籮等物，迅速在巷子裏佈下了幾重障礙。

白玉樓的話隨即又傳開來：「降者免死！」

沒有人理會，白玉樓等了十數，知道這些人都已準備爲錦宮城効命，不再等下去，下令馬步兵全力攻擊。

馬步兵立時四面八方推進，箭弩如飛蝗，那些扛着擂木的兵士在弩箭刀排長槍大矛掩護下，推着擂木往牆壁撞去，硬硬在巷子兩旁另外闢出兩條路。

那些漢子本待要據險而守，看見擂木這樣撞擊過來，待要去截擊，卻給箭弩迫得抬不起頭來，左右牆壁也就在箭雨中一面面倒下，部份倒向巷中，那些漢子不戰而亂，刀排手，長槍手相繼襲至，有如怒濤般不住的衝擊。

他們絕無疑問都經過嚴格訓練，人數雖然多，但極之整齊，儘管脚下如何不平，對他們並無多大影响，刀盾與槍矛也配合得恰到好處。

那些漢子一開始便已給對方的氣勢壓倒，再加上擂木箭弩一輪撞擊，本來就不成陣勢的陣勢盡散，他們還待利用環境，將那些兵士切開來，豈料那些兵士合作緊密，排山倒海般衝來，反將他們一一衝散，然後一一包圍起來，個別擊破。

兵士的人數十倍於他們，配合得又恰當，這開始就已是敗局，一陣衝擊之後，已經成一面倒之勢。

那些兵士緊追不捨，呼喝聲有如雷霆，受傷的退下，立即就有第二個補上，不到半盞茶時候，已將對方迫到胡同盡頭。

莊院的正門已盡開，那些漢子退入，立即又關上，但隨被撞開。

四條擂木一齊撞擊在門牆上，門牆轟然聲中盡倒，幾個漢子被壓在牆下，死的死，傷的傷。

其餘的已想到必然有此一着，門一關上便遠遠退開，一字兒排開。

擂木一撞倒牆壁，那些兵士立即左右衝上，有條不紊，在極短的時間內將陣勢擺開，弓箭手交錯欺前，箭弩還未動，那些漢子已忙找地方掩護。

白玉樓看在眼內，搖頭道：「都是烏合之衆，退得那麼遠，不是全都要做箭靶子。」

旁邊白冰忙道：「爹，還是叫他們降了。」

白玉樓道：「且再一試。」

說話間，七八個老蒼頭已然從堂內衝出來，其中一面揮動兵器一面叫嚣道：「給他們抓回去，定要砍頭，拚了！」

語聲一落，手中纓槍突然飛出，一飛數丈，揷入了一個兵士的胸膛。

那個兵士慘叫一聲，當塲喪命。

幾支纓槍跟着飛來，那幾個老蒼頭隨即衝前，那些漢子很自然的一聲吶喊，跟着衝殺前去。

飛來的幾支纓槍被擋開了四支，一支落空，另兩支又將兩個兵士刺殺槍下。

白玉樓大怒，劍一揮。「箭——」

箭弩怒射，這一次相距近得多，四排弩箭射過，那些漢子已然衝近。

他們已經半數倒在箭下，剩下的一半聚在一起，奮勇向前，顯然要殺出一條血路。

弓箭手迅速退下，那些刀牌手，槍手卻靜立不動，盾牌一塊緊並着一塊，有如一道銅牆鐵壁擋在前面，一支支長槍從盾牌邊伸出。

那些漢子聲勢洶洶衝來，看見對方仍然不動，槍林鐵壁寒光閃耀，不由一呆。

這一呆之後他們才又喊殺連天，衝殺前去，但氣勢已沒有方才的凌厲。

兵器紛落，都落在鐵盾上，那些兵士這才一聲吶喊，往前衝擊。

這一下衝擊有如一道鐵壁疾壓前去，那些漢子刹那給衝散。

兵士的兩翼旋即包圍過來，鐵壁當中一分，白玉樓沈勝衣張千戶同時當中衝過去，白冰走在白玉樓與沈勝衣之間，興奮得臉蛋也紅了。

那些漢子如何擋得住這三個高手，硬硬被衝開兩邊，也立即被包圍起來。

更多的兵士圍上去，百數十個侍衞緊跟着白玉樓他們直撲大堂。

上了石階，沈勝衣搶在最前，兩個老蒼頭衝出來，連沈勝衣一劍也接不下，便給沈勝衣劈胸抓起來，扔到一旁，左右自有侍衞將之拿下！

大堂寬敞非常，左右兩面浮彫，對門一道珠簾，一盞琉璃燈由承塵垂下來，燈光繽紛。

珠簾在這種燈光下更顯得華麗，一動之下，異采流轉，令人爲之目眩。

沈勝衣劍一展，珠簾化成珠雨散落，一道宮門出現在他們眼前。

那道宮門建築在堂內，卻沒有給人在堂內的感覺，分爲兩層，黃瓦飛簷，門兩旁竟然是青磚砌成的牆。

白玉樓目光及處，一怔，白冰與及那些侍衞亦無一例外！

沈勝衣全都看在眼內，詫異道：「怎樣了？」

白冰道：「這跟午朝門一樣。」

午朝門也就是午門，乃是皇城正門，文武大臣，無論是朝上或奉召進宮見駕，皆須在午門外下轎下馬，否則便是犯大不敬之罪，依法斬首，也是皇帝閱兵受俘的地方，遇有國家的大慶大典，皇帝必會駕臨午門上，接受軍民的朝拜，三呼萬歲，以示貴爲天子，統御臣民的權威。

沈勝衣波有到過午門，所以並無印象，但也知道午門是什麼地方，聽說不由地搖搖頭。

過了午門，是一個院子，東西兩旁，都是紅油漆的瓦房。

沈勝衣目光一轉，道：「這莫要又是跟什麼地方一樣！」

白冰道：「朝房哦。」

「朝房？」沈勝衣接問道：「什麼地方？」

白玉樓道：「聖上未登殿之前，大臣休息恭候的地方。」

他們又繼續往前行。

走過了朝房，便是莊院的內堂，那表面跟一般的並無分別，但簷下卻是另有二種黃色的琉璃瓦面，下托橫樑橫木手三層，堂前兩道石階，中夾一幅大理石，上刻

雙龍，張牙舞爪。

白玉樓步上石階，一面搖頭一面道：「這就是皇極殿的正門，皇極殿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金鑾殿，是聖上坐朝，召見王公大臣，指示機宜，會商國事，聽取百官奏章，頒發聖旨的地方。」一頓又道：「所謂陛下，就是指這刻有兩條龍的石階之下而言。」

話說完，他們已走進殿內。

那事實亦佈置得像宮殿一樣，中央一座龍墩，前有陛三道，左右有陛兩道，後有陛一道，每道七級，黃緞作墊，左右均設勾欄。

墩上七排彫龍屏風之前一張龍椅，皇帝也就坐在這張龍椅上。

這個皇帝沈勝衣白玉樓都認識，也正是錦宮城，他已經換過一身全新的龍袍，披散的白髮亦束起來，還戴上了一頂紫金冠。

沈勝衣沒有見過皇帝，不知道是否這個樣子，白玉樓父女以及那些侍衞刹那卻有一種錯覺，以爲是眞的皇帝到來，齊皆怔住，有些只差一點兒沒有跪下去。

錦宮城端坐在那兒，冷冷的看着這些人走進來，一動也不動，有如泥塑木彫。

沈勝衣看看錦宮城，看看白玉樓他們，脫口道：「皇帝就是這般模樣？」

白玉樓道：「除了相貌，其他並無多大分別。」

沈勝衣笑笑。「看來他實在花了不少心血，只是運氣不大好。」

白玉樓點頭，錦宮城陰沉的聲音即時傳下來。「白玉樓——」

「錦宮城——」

「大胆！」錦宮城斷喝一聲。「見到寡人也不跪下請安，還要直呼寡人姓名，難道就不怕寡人砍你的腦袋，誅你的九族嗎？」

白玉樓不怒反笑。「你還要說什麼得趕快說了，白某人雖然不在乎，其他的人怕沒有這個耐性。」

「大膽白玉樓，你眼中……」

白玉樓截道：「白某人眼中只有一個狂人。」

「狂人？」錦宮城一雙眼瞪大

「可惜就是狂人，並非瘋子，否則——」白玉樓冷笑。「你儘可以留在這裏，繼續做你的皇帝，以終天年。」

錦宮城沉下臉，沉着聲。「天下間試問有誰有寡人這份豪氣、這個大志？」

「所以白某人不能不承認你是一個狂人，也只有狂人才看不出方今太平盛世，每個人都活得很好，不希望再有任何的改變。」

「那等匹夫庸婦知道什麼？」

「他們知道什麼是他們需要的已經足夠。」白玉樓一聲微喟。「經過那一次的失敗，白某人原以爲你已經明白失敗在什麼地方，不會再存非份之想。」

錦宮城冷冷道：「寡人每決定做一件事，都絕不會半途而廢。」

白玉樓說道：「可惜這一次你又失敗了。」

錦宮城仰首道：「天意如此，夫復何言。」

白玉樓接道：「這附近已經被重重包圍，你是絕不會有上一次那麼幸運了。」

錦宮城大笑。「寡人要走，豈是他們所能夠阻擋得住。」

白冰揷口道：「在我們那兒，若非祖松捨死相救，你以爲你眞的跑得掉？」

錦宮城笑聲一頓。「那倒是不錯，可是女娃子你也莫要忘記，當時寡人給你那位沈大哥截下，而方才寡人要走，你們還未趕到來。」

白冰冷笑道：「而且你還可以利用你的那些手下先行開路，或者引開我們的注意。」

「養兵千日，用在一朝，無論寡人要他們怎樣做，也絕不是過份。」錦宮城又笑了起來。

白冰道：「我就是不相信好像你這種人也會有人眞正爲你効死。」

沈勝衣笑截道：「冰兒，這句話說錯了。」

白冰一怔，道：「那個祖松……」

沈勝衣接道：「還有枇杷，但可以肯定就是他也想不到祖松竟然會爲他拚命，所以一躍下地道，他第一件事就是以烟霧將地道進口封閉。」

錦宮城頷首道：「寡人的確想不到，否則寡人怎也讓他看清楚地道的進口，在這個時候，能夠有一個忠心自己的人跟着總是一件好事。」

沈勝衣說道：「閣下躍下地道立即施放烟霧，亦未嘗不可以說是一種人性的表現。」

錦宮城怒喝道：「你是說寡人貪生畏死。」

沈勝衣道：「一個人到了最後關頭，就算以自己的生命爲重，亦不足爲怪。」一頓轉對白玉樓道：「所以祖松可以說是一個狂人，至於這位錦宮城，雖然有時很狂，還不能稱得上。」

白玉樓笑問：「那你說，他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沈勝衣道：「一個普通人而已，只不過希望比普通人大了一些。」

白玉樓道：「希望太大，能力不足，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寡人不是一個狂人。」錦宮城冷冷道：「也並非貪生畏死，否則寡人絕不會等在這裏。」

白玉樓道：「你等在這裏只因爲你發覺已經完全絕望。」

沈勝衣接道：「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你實在已經太老，已不可能再有足夠的時間，作第三次的嘗試。」

錦宮城聽到這句話，整個人終於露出了頹態。

這句話就像是一柄利劍，直刺進他的心深處，他乾笑了兩聲，道：「年青人，你難道不覺得對一個老人說這種話，實在太殘忍。」

沈勝衣緊盯着錦宮城，道：「對於一個自承是老人的人來說這種話，無疑是殘忍了一些，可惜在說這種話之前，閣下仍沒有這個表示。」

錦宮城喃喃自語道：「寡人空有雄心壯志，怎奈歲月無情。」

白玉樓道：「對你這種人來說，一次的失敗其實已太多，你沒有為失敗而倒下，二十年後，捲土重來，雖然敵對，對於你這份毅力恆心，白某人亦心深佩服。」

錦宮城微喟，道：「寡人對你也非常欣賞，二十年後的今日，你非獨沒有衰退，反而比前更精明，再敗在你手下，寡人無話可說。」

白玉樓忽然一笑道：「這一次其實失敗在什麼地方，相信你仍然不大明白。」

「你說在什麼地方？」

白玉樓道：「你完全忘記了爭的是天下，並不是個人的榮辱。」

「寡人又怎會忘記？」

「那你的對象，應該就是當今聖上，不是任何人。」

錦宮城一呆，嘟喃道：「寡人却是一心要先將你擊倒。」

「所以你才會製造另一個艾飛雨，準備讓他混進我府中作內應，又令祖松挖那一條地道來配合行動，花這麼多時間心機，却不是花在目標上，那能不失敗？」

「不錯——」錦宮城連連點頭。

白玉樓接道：「立大志，做大事，絕不能被私人的感情左右，認定目標，勇往直前，這才有成功的希望。」

錦宮城一聲長歎。「怎麼在這之前，沒有一個人對寡人說這個道理？」

白玉樓道：「也許你認為自己已經夠聰明，無須再找任何聰明人來協助。」

錦宮城頷首道：「寡人座下的確缺了一個你這樣的聰明人，而即使來了，寡人亦未必容得了他。」語聲一頓，大笑起來。「你說得沒有錯，寡人的確不是一個做大事的材料。」

笑聲震動整個殿堂，是那麼悲激，又是那麼無可奈何。

白玉樓沒有再說什麼，沈勝衣白冰也沒有，只是看着錦宮城。

笑聲好一會才停下來，錦宮城目光一落，道：「寡人可以走不走，留在皇極殿等你們到來，不錯是心灰意冷，但能夠聽到這番話，知道失敗在什麼地方，亦算得大有收穫。」

白冰道：「你應該很感激我爹爹，也不會再讓他再費唇舌氣力的了。」

錦宮城道：「你要寡人束手就擒？」

白冰反問道：「難道到這個地步，你還要反抗？」

錦宮城搖頭道：「女孩子到底是女孩子。」

「這是什麼意思？」

錦宮城道：「你不明白，但你爹爹一定明白，好像我們這種人，只有戰死，是絕不會束手就擒的。」

白冰詫異道：「你真的不想活了？」

錦宮城又大笑起來，目光接落在白玉樓面上。「好像你這樣幸運的人，只怕不多。」

白玉樓道：「所以我從來都不會抱怨甚麼。」

錦宮城道：「你非獨身居高位，而且有一個這樣美麗可愛的女兒，還想求什麼呢？」

白玉樓微笑搖頭，錦宮城接道：「現在寡人倒有些慶幸計劃沒有成功，否則一下錯手，傷了你這個寶貝女兒，非獨你難過，寡人只怕也一樣引以為憾。」

白玉樓只笑不語，錦宮城又說道：「寡人奇怪的只是，對於無雙你竟然毫無表示。」

白玉樓道：「早在離開西域的時候，我便已決定完全忘掉那些事。」

錦宮城道：「你已經完全忘掉了？」

白玉樓搖頭。「要記憶一些事，有時固然不容易，但是要忘掉，却困難千倍萬倍。」

「不錯——」錦宮城拈鬚微笑。「所以雖然失敗，寡人利用無雙來對付你，並無不妥。」

白玉樓只是問道：「她已經死了。」

錦宮城道：「但她的屍體仍然給好好保存着，那副銅棺材就在這裏。」

白玉樓道：「人死入土為安。」

錦宮城道：「可惜在這之前，她的屍體還有用途，寡人的易容術，你大概也知道是傳自你那位岳丈的了。」

白玉樓道：「他老人家怎樣？」

錦宮城道：「七年之前已經死在密室之中，當時他正好成功將一個人眼睛的顏色也改變。」

白玉樓道：「是麼？」

「可惜他來不及詳細記錄下來，只留下兩件半圓形通透東西。」錦宮城沉吟着道：「據說那是利用無雙譜記載的東西弄出來，只是更柔軟，更精妙。」

白玉樓歎了一口氣。「他老人家畢生研究易容之術，別的不說，就是這份苦心，已經令人敬服。」

錦宮城道：「寡人已經這麼一把年紀，他仍然收歸門下，是否也非常奇怪？」

白玉樓道：「從閣下表現看來，閣下也絕無疑問是這方面的天才，他老人家甚少看錯人，只可惜閣下未能夠繼承他老人家的遺志，在易容方面再下苦功，辜負了他老人家一番心血。」

錦宮城道：「他也知道寡人別有所圖，只是一直都未能夠遇上第二個比寡人更佳的人選。」

白玉樓道：「這是最可惜的事。」

錦宮城笑道：「幸好寡人總算替他找到了另外一個傳人，九泉之下相見，亦應該不會怪責寡人了。」

沈勝衣聽到這裏，終於插口道：「是不是玉蝶？」

錦宮城含笑點頭。

沈勝衣頷首道：「這個女孩子的確有一雙巧手，而且目光銳利。」

錦宮城道：「那是學習易容術的先決條件。」

沈勝衣接問：「她跟着你就是要學習易容術？」

「還因為她喜歡刺激，沒有比寡人這個計劃更令她刺激的了。」

沈勝衣不由歎了一口氣。

錦宮城却笑了起來。「寡人深信，無

論她將來利用這種超凡的易容術幹什麼，都絕不會令寡人太失望。」

沈勝衣無言頷首，白玉樓脫口問：「她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女孩子。」

沈勝衣道：「手辣、心狠、聰明、可以說具備了常人沒有的那種魔性。」

白玉樓目光回到錦宮城面上。「這所以，你將易容術傳給她？」

錦宮城道：「寡人別無所求，只望她真的能夠學好那種易容術。」

白玉樓道：「你從來就不肯放過任何足以動亂天下的機會。」

錦宮城道：「因為這個天下，還不是寡人的天下。」

沈勝衣心念一動，道：「我們現在去封鎖所有通路，大概還來得及。」

白玉樓一怔，道：「不錯，未到絕望，這個魔王又怎會將玉蝶送走？」

錦宮城笑笑，道：「也許就因為知道希望不大，雖然尚未到絕望，寡人還是將人送走了。」一頓才又道：「那不錯不到一天，但除非她不願意走，否則應該已走得很遠，若是這也逃不掉，根本不配學那易容術，寡人有眼無珠，亦只有認命。」

白玉樓道：「幸好那不是一天半天就可以成功，我們便是今天找她不着，持之以恆，假以時日，始終會將她找出來。」

錦宮城道：「這些日後事，寡人可管不着的了。」

白玉樓冷然一笑，接問道：「你還有什麼遺言？」

錦宮城道：「寡人原就了無牽掛，只是你，直到現在還沒有好好的交代一下後事。」

白玉樓顧盼自豪。「那是白某人深信你絕沒有這個能耐。」

錦宮城道：「因為你身旁有一個沈勝衣？」

白玉樓道：「你們方才的一戰，白某人雖然並未看在眼內，但你若是我這位沈老弟的對手，根本不會逃到這裏來，何況我們一定會一齊出手？」

錦宮城大笑。「你到底承認不敢與寡人來一個單打獨鬥。」

白玉樓淡然一笑。「由始至終這根本就不是個人的仇怨，也沒有需要一場公平的，光明的決鬥。」

錦宮城大笑不絕。「想不到你這個年紀城府已變得如此深沉。」

笑語聲一頓，錦宮城手一擺，道：「你們一齊上，寡人一樣歡迎，請——」

沈勝衣第一個一步上前，錦宮城目光一寒。「沈勝衣不愧是沈勝衣！」

「聽說閣下擁有一柄魔刀？」沈勝衣接問。

「寡人還有一雙魔手！」錦宮城雙手從袖中伸出，燈光下有如白玉般晶瑩。「這都是用在易容那方面，但是要用來殺人亦無不可！」

那柄碧刀隨即在他的右手出現，無聲的化成了一個碧綠色的光球，光球一散，又變回一柄碧刀。

沈勝衣目光一閃，道：「將這樣的一柄刀旋成一個光球並不容易。」

錦宮城道：「這只是好看，並不管用，殺人的刀法，通常都簡單得很，但快、準、狠！」

「快、準、狠！」一字一頓，狠字出口，他的人已然飛快的離椅射出，魔刀碧光一閃，準而狠的刺進了一個侍衛的咽喉中。

沒有人想到他的第一刀竟然是攻向一個侍衛，沈勝衣反應身形雖然也飛快，但仍然慢了一分，可是那柄魔刀刺向第二個侍衛的時候，沈勝衣的劍已然刺向執着那柄魔刀的魔手。

錦宮城魔手一收，魔刀又化成一團碧光脫手飛向沈勝衣的面門。

沈勝衣劍一抹，光球飛散，錦宮城左手將刀接回，那柄彎刀已然在右手揮出，削向右方。

張千戶算盤正從右方攻來，錚的迎上了彎刀，齊中斷去，驚呼急退，那些算珠同時急射錦宮城的面膛。

錦宮城彎刀旋轉，算珠盡皆在刀光中碎飛，左掌魔刀又變成了光球一團，迫向沈勝衣！沈勝衣三劍碎光球，迫左腕，直沿左臂直上，連點錦宮城七處穴道！

白玉樓一劍同時到了！

錦宮城輕嘯一聲，身形飛回，沈勝衣白玉樓雙劍緊追，追上龍墩！

錦宮城退坐在龍椅上，旋即又從龍椅上翻過，那張龍椅亦旋即在劍光中粉碎。

劍勢未絕，將錦宮城迫到屏風之前，沈勝衣白玉樓並不是第一次聯手，雙劍配合得天衣無縫，勢不可當！

錦宮城後背撞上屏風，一聲厲吼，人刀飛旋，彎刀一落，砍在白玉樓長劍之上，「嗆」一聲，竟然硬硬將白玉樓的長劍砍為兩截！

白玉樓一夜之間，連斷兩劍，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人同時被震開。

錦宮城亦被震開，左手魔刀把握這剎那空隙，一團碧光飛射向白玉樓的咽喉，他完全沒有理會沈勝衣，顯然立心拚却一死，與白玉樓同歸於盡。

沈勝衣竟彷彿看出錦宮城的心意，放棄那剎那刺殺錦宮城的機會，不退反進，劍一引，間不容髮之間將那團碧光擊飛！

那團碧光也正好回飛向錦宮城，來勢之凌厲，却絕非錦宮城的手接得下，他的彎刀及時一撥，碧光橫飛，化回一柄魔刀，「奪」地揷在那面屏風之上。

沈勝衣的劍同時攻來。

錦宮城彎刀急擋，他的刀與沈勝衣的劍迅速消失，化為兩團耀目的光芒，再一轉，人亦消失在光芒中，兩團光芒一撞即散，火星迸射！

錦宮城悶哼聲中倒退，後背再撞在屏風之上，那面屏風「嘩啦」的四分五裂，三股血箭同時從錦宮城身上射出來！

沈勝衣亦倒退丈外，一縷鮮血從嘴角淌下，身子仍然標槍也似。

錦宮城的身子旋即亦挺得筆直，嘴唇顫抖着終於吐出一句話。「你果然瞧出了寡人刀上的三個破綻！」

沈勝衣面色鐵青道：「你刀上果然也再無變化！」

錦宮城橫刀大笑，連笑三聲，終於倒下來。

白冰急忙掠前，扶住了沈勝衣，白玉樓亦移步到沈勝衣身旁，看見沈勝衣的面色逐漸恢復正常，才鬆過一口氣。

那些侍衞呆到現在，亦不約而同發出一聲歡呼。

張千戶歡呼聲中走了上來，道：「好一個沈勝衣，看了這樣的一劍，我才眞的打消重出江湖之念。」

沈勝衣搖頭道：「若非老前輩，我們雙劍也沒有這麼容易聯成一氣，迫他使出那一刀。」

張千戶道：「那你們得好好的謝一謝我的了。」

沈勝衣說道：「老前輩，你要我們怎樣謝？」

張千戶道：「什麼時候你們路過嘉興，莫忘了找我喝一杯就是。」

沈勝衣還沒有回答，白冰已搶着道：「一定的！」

張千戶一笑。「到時候我一定在南湖烟雨樓設盛筵，傳鼓樂。」

這一笑蒼涼之極，也許是想到烟雨南湖依舊，他們的江南四友，已然只剩他一人。

白玉樓接道：「我們去的時候一定揀秋天。」

白冰急又道：「爹，便這個秋天怎麼樣？」

白玉樓笑笑，道：「本來是好的，可惜這件事仍然未了。」

白冰道：「錦宮城不是死了。」

「還有一個玉蝶。」

白冰一面舉袖替沈勝衣擦去嘴角的鮮血，一面道：「沈大哥，你趕快將那個玉蝶抓回來。」

「可惜我不知道她現在那裏去。」

沈勝衣是眞的不知道。

× × ×

萬里黃沙。

烈日下，一隻駱駝緩步走在黃沙上，駱駝上坐了一個窈窕的女孩子，一頭金髮飛舞烈風中。

是玉蝶，她繼續遠離中原，懷着她自己才知道的心情，走向遙遠的西域。

也許不久之後她就會回來，也許——

（全文完）

太極門高手過招

麥海雲

舊日的太極門最有名氣的一個人，享譽北京，叫做楊澄甫，另外一個係吳鑑泉，兩人所學的太極，雖然派別不同，却係同樣出色，由於輩份方面，吳鑑泉略低，故此尊稱楊澄甫爲三叔，根本上楊澄甫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階段，故此，外邊人士，無論怎樣煽動他們相鬥，始終不肯眞的交手，充其量只是在武術表演大會籌欵當中，加入一場表演而已。

那天，楊吳兩人依時到場，在休息室裏面相見甚歡，坐在沙化椅上，有如久別重逢，談個不休，因爲外間謠傳楊吳兩人必然火拚，他們二人却係臉露笑容的，可能謠言不可盡信，負責人看了也覺得驚奇，不過一會，就輪到楊吳兩人登台表演了，二人都是身穿長袍的，態度雍容，剛剛合手就不斷的左推右撥，跟着便移動脚步，互相找尋對方的空隙搶攻，有如一問一答一進一退，非常靈活，由於太極門特別重視推手，碰着高手過招，愈演愈精采，各人都在施展暗勁，讓對方知道自己的功力，故此一度攻守之後，便作會心的微笑，兩人如此者經過一番的表演之後，便即歡然而退，外間的謠言也不攻自破，由此可見楊吳的兩人的寬宏大量，不愧一代宗師。

當時北京中央公園每日的早上，楊澄甫一定帶同他的得意門生到來，呼吸新鮮空氣，同時練習太極拳，一天，有一個青年自稱顏模仁，懇求參加，但却聲明只學推手，不學桊馬，楊澄甫便向他解釋：「未曾經過桊馬的階段就學推手，有如無根之樹，一推便倒。」

說到這裏，他順手僅用三隻手指黏住對方的肩膊，稍爲數按，顏模仁便即失去重心，站也站不穩，楊澄甫的意思只係想借此表現一個學習太極的人，不應單學推手，應該學習桊馬以及整套太極拳，然後再學推手，並非想把他推跌。

可是，顏模仁却不顧一切，身形一幌，沒有跌倒，乘機飛起一條右腿來，這是撩陰腿，竟向楊澄甫下部踢去，楊澄甫身經百戰，身形一閃，便即避過這一脚，安然無事，其他門人看了大驚失色，想向他圍攻，顏模仁已經拔脚飛奔而去，楊澄甫大聲喝止，說：「這等狂妄之徒，不必計較。」

當時楊澄甫以爲他係第一流的武師，如果跟無名小子較量，有失身份，想不到翌日報紙上面大寫特寫，竟用大字標題，寫出：「顏模仁脚踢楊澄甫。」而且有些謬論，指正楊澄甫與太極拳只係練功性質，不能打鬥。

當時吳鑑泉喝早茶的時候甫悉此事，立刻前去拜訪楊澄甫，查問根由，兩人共同商量對付的辦法，因爲吳鑑泉知道顏模仁乃係著名硬派拳師劉永勝的門徒，便對楊澄甫說道：「顏模仁這個小子實在太過囂張，我們不屑計較，不過，他的師傅劉永勝係知名的拳師，曾任御前四品帶刀護衞，應該有些斤兩，我們不妨同往找他理論此事。」

楊澄甫同意，於是兩人一齊到劉永勝的寓所拜訪，劉永勝獲悉此事，猛吃一驚，說：「我絕不知道顏模仁如此狂妄，先行向你們兩位道歉，然後正式登報更正此事，再在報上道歉。」

後來劉永勝果然出頭調解此事，不但是叫顏模仁登報道歉，兼且更正，指出當時偶然起脚，並非有意挑戰，還要顏模仁擺酒賠罪，邀請拳術界知名人士參加，此事也因此而平息了。（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八結局篇

天下有雪

溫涼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秋水揹着燕狂徒，在左丘道亭、項釋儒、雷鋒三人引領下，在帳篷裏找到朱大天王朱舜水，雷鋒首先發難，却被朱一招打死，左丘、項見狀，立即聯手夾攻朱，均被朱打成重傷。燕狂徒驀從蕭秋水背後掠出，撲攻朱舜水，朱受傷倒地，燕正要結果其性命時，朱俠武自屏後突然閃出，自稱他才是朱大天王，朱舜水只是他的替身。阻止燕殺害，與燕互對一拳，兩人均被對方掌勁震傷，朱俠武急遁，燕則昏倒，蕭立即將他扶起，由於傷勢甚重，自感已無生望，彌留時，將他與李沉舟本是父子關係說出，托蕭轉告李，即溘然長逝……

刦獄救千城　到頭一場空

大理獄風雲

臨安府大理獄的牆頭上，忽有一事物一閃而過，幾個戍卒以爲眼花，定睛看去時，却什麼也沒有，好生納悶。

他們却都一齊看見了，輪廓倒蠻像個人影，但却不可能有那末快的速度，所以議論紛紛起來！

「咦，是什麼東西？」

「敢情是個人……」

「你奶奶的，老夏，別是昨天泡妞泡花了眼了，人可以在咱『大理獄』中來去自如麼？」

「不是人，那難道是神仙……？」

「不是神仙？是狐仙！」

「狐仙……？」

「是晚上你一個人被窩裏涼涼兒時攢了進來的狐仙兒呀，老莊！哈哈哈……」

「哦！……哈哈哈……」那戍卒也恍悟「狐仙」的意思，陰陰地笑作一團。

他們却不知道在這幾句談笑間，那「狐仙」已連飛越過「大理獄」的十三個牢，抵達了大理獄的要犯重地，正匿伏在屋頂陰影中，準備全力一搏。

他們當然不知道。

這人當然不是「狐仙」。

這人也不是誰，却是蕭秋水。

× × ×

蕭秋水自瞿塘峽返，將「第一擒拿手」項釋儒與「插翅難飛」左丘道亭救了出來，並助兩人將折斷的手骨駁上，這之後，蕭秋水就決意闖臨安府大理牢。

牢中有岳飛！

爲救將軍，義不容釋！

蕭秋水此刻手心冒汗。

他從大理牢入門一直闖到此處，已經歷十三道軍閘險地，但都不足以攔阻他一絲一毫。但是到了這裏……

他猛抬頭，這重牢的聲勢，可畏如山，可怖如魅，聳立在眼前，月光下，有他拖得長長的影子……

他知道，這兒便是近半月來，無數英

雄好漢，不惜拋頭顱、灑熱血、闖進去的地方——

然而全皆伏屍在這塊壙地上！

× × ×

這麼廣闊的五十丈的地方，沒有一絲遮蔽的地方，這大牢裏的前後左右，東南西北，皆是板石地，無一點掩蓋的事物。

任何人都不能一縱五十丈。

何況那獄牆足有二十丈來高。

連蕭秋水也不能。

所以他只有被人發覺。

× × ×

他被發覺時，身影暴露在月光下。

發現他的是獄牆上的守卒。

他們發現時，只見人影一閃。

這些戍卒都是身經百戰，千中挑一的好手，而且反應絕快，殺人如麻，是心狠手辣的角色，否則也不會被遣來這兒把守「大理獄」中的「天字第一牢」了！

可是他們從人影如此迅疾的一閃中，無法斷定是不是來敵。所以他們更聚精會神地觀察，可是那「人影」，卻如月色寒光中消失了。

他們不知道蕭秋水已施展了「忘情天書」中的「月映」法，已潛至獄牆下。

然而獄牆下也有人把守。

月色照不到此地，被些陰沉的牆影遮斷了，要是牆頭上的守卒能望得到，一定會發現牆下的伙計都倒地了！

蕭秋水更以「地勢」法潛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擊倒了他們。

然後再以「壁虎遊牆」，躡上獄牆上來。

他一面潛上牆來，一面暗自盤算着如何一舉擊殺數人：這些人都是高手，若一旦示警，四面八方都有援兵，如此打起來，自己脫身卻甚難，何況還打草驚蛇，以後想救出元帥就更困難重重了……

這時只聽牆上的守兵，正在對話。

「奇怪……我剛才明明看見有個人影的呀……」

「那有人影，是月影罷了，這幾天來刦牢的人委實太多，咱們不免疑心生暗鬼罷了。」一人接道。

「人那有那麼快的輕功！」一人調侃道。

另一人笑接道：「那些來刦牢的人，還不是一一死在我們的暗器下、陷阱中，前日來的是那一夥人，全給我們騙下了刀山，刺得身上噗嗤噗嗤十七八個洞透明，一身是血……昨夜來的三個，混身淋滿了沸油，給火燒死了……前七八天最大帮的一批，整百來人，不是一個一個餵了咱們的弓箭，掉進地窖去，連屍骸都焦爛不堪啦……哈哈哈，他們還敢來？」

「這些人可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天天來刦牢，也眞有不怕死的人！」另一個人納悶地自語道。

蕭秋水心中暗忖：你們這班狗徒，當然不知什麼是「臨義決勇，雖死無懼」，却使這麼多忠肝義胆的仁人俠士，喪命於此……

蕭秋水幾按捺不住，但他一念及岳飛，就硬生生壓住心頭的怒火：

——無論如何，也要把將軍救出來再說！

所以他悄悄地潛入！但是這大牢裏，儘是堅硬不可摧的大理石砌製的，而進出口都只有一道閘口，更可怕的是，這大牢裏只有一個監牢，座落在中心！每一處都有高手把守，而且根本就無法混入。

蕭秋水心中猶似有一把火在燃燒着一般，大宋皇帝竟對他立功勳績的將軍如此輕賤，而這一整座牢的千百名黑道中好手，爲的只是監守一個「岳元帥」，好一個岳飛！

蕭秋水想到這裏，心頭熱血賁騰，心中立下誓願，說什麼也要見岳元帥一面，說什麼也要救他出來。

× × ×

蕭秋水施「月映」、「地勢」、「風流」等法，藉着一事一物，來逃過監守高手的耳目，愈漸進入了大牢。

可知這「天字第一牢」，鎭守的都是第一流好手中的好手，縱是昔年燕狂徒親至，在這唯一通道和嚴密監視下，也一定被發覺，只是蕭秋水所學的是「忘情天書」，他正好將十四法門的與物平齊的優點發揮出來，所以一直進入了牢中的最後三層，仍未被發現。

他有時仗着守卒手中的火把搖晃，以「火延」之勢，掩人眼目，閃入牢中，有時鐵閘不能硬闖，他便以「師教」之勢，竟隨戍衞隊之後，進入牢去，儼然禁軍教頭的樣子，竟讓把守的人產生一種錯覺，而沒有喝令盤問。

但到了最後三層閘門時——過了這三層，便是岳元帥囚禁之所——他便知道少不免要硬闖了。

他一看那守閘的人，便知道這些人，都是經調練的一流好手，而且見到了最後三道閘門，鎭守的人都十分相熟，而且並不移動更替，根本就無瑕可擊，無機可趁，稍一動手，足可驚動全牢，成了前後夾攻，甕中捉龜！

——他自己倒無所謂，怕的是失去了救岳元帥的機會！

× × ×

在第三重閘口前，把守的是四個玄衣老者！這四個人紋風不動地坐在那裏，事實上，也沒是一絲風能吹得進來。這兒根本沒有人能出去，也沒有人能進來。

這四人把守在這裏，蕭秋水可以看出這四人的武功，足可令一隻蚊子都飛不進來，而這裏又無閒雜人，連其他衞兵都沒有，根本混不進去。

——這四人無疑就是江湖上人爲之齒冷的秦檜手下四名近身護衞：「窮凶」、「極惡」「歹毒」、「絕狠」四大高手。

蕭秋水此刻的武功，雖然高絕，但他自知尚未能在三招兩式間，制住這四人。

只要這四人中任一人及時示警，要救岳元帥，可謂難上加難矣。

秦檜將自己身邊的四大護衞，遣來此處監守岳飛，無疑把岳飛看得如同自己生命一般重要——即是不殺岳飛，他自己也難以活下去，所以才不惜置重兵於此地。

蕭秋水估量情勢，忽瞥見這石砌的圍牆背上，有一通氣小窗。

這一窗用鐵枝圍着，小得連頭也難以塞進去，更毋庸說身體了。但是蕭秋水卻大喜忙過：「忘情天書」中有一十四訣，

其中有「土掩」一訣，這牢裏大理石堅固，無法利用，但此處因樞守前後之重要地，故開一小孔，蕭秋水就有辦法潛進去。

× × ×

在這同時，十數重監獄之外，是獄監寓邸之所，而且也是萬一獄中發生什麼風吹草動的調兵之處。

在這些官家重地之外，是一片敗垣殘瓦，然後才是民房。在這些民房的其中一間，雖已是子夜時分，但依舊點着一盞明燈。

從窗口望過去，可以看見一羣人，正在聚精會神的望着桌子。

桌子上有一張手繪地圖，看似圍城一般，十分繁複，其中有不少處已用硃砂紅筆打了記號的。

這十幾個人，都是背負長劍，或腰纏軟劍，或手持兵器的武林中人。這些人都神色凝重，正聽一個鶉衣百結的人分析地圖形勢。

這鶉衣百結的老乞丐不是誰，却正是當年在長板坡擂台下重創後影踪杳然的丐帮帮主，「神行無影」裘無意！

而在他身旁聚精會神聽說的人，大多數是丐帮七、八袋的高手，和武林中俠義之士，以及幾個闖蕩江湖數十年然仍未知天高地厚、有情有義的人。

這些人當中，正包括了一面聽一面挖鼻孔的鐵星月，一面聽一面剔牙縫的邱南顧，正在打瞌睡的大肚和尚，兩隻眼睛轉來轉去打量室中人的施月、聽得凶霸霸的陳見鬼、在燭光下更顯得黑黃一片的李黑，還有搔着光頭頂的洪華——以及一點也聽不明白的胡福。

就是這一羣人：「好人」胡福、「鐵頭」洪華、「鐵釘」李黑、「閻王伸手」陳見鬼、「雜鶴」施月、大肚和尚、「鐵口」邱南顧、和「屁王」鐵星月！

這一干人聚在一起，又不知道有什麼大事要發生了！

× × ×

蕭秋水已躡手躡足的，不發半聲半息地，將那鐵鑄也似的圍牆，自那一個尚不及人頭的大小孔開始，以「土掩」之法，漸漸已掘出了一個人大般的牆洞：他自己當然不須要那麼大的一個洞，但爲方便岳飛的進退，便索性將洞口掘大。

然後他自己閃了進去。

這最後二邊的鐵牢，竟然沒有人把守着！

——當然沒有人把守了，如果有人鎭守，自己掘洞讓光透了進來，還會不被發覺麼？

他所挖的地方在窗口之下，而窗口則在閘門的背面，那四個灰衣人全監守在門口前。

他們以爲那窗子人根本進不去，所以不必把守了。他們認爲武功絕不能鎭破圍牆，而不發半絲聲響。

但「忘情天書」的十四法門不止是武功，而且是比武藝更精微、更高遠、更活用的東西。

蕭秋水以「土掩」辦到了這點。

他一旦掠了進去，首先發覺裏面沒有人，頗感詫異。

靠近岳飛囚禁處，反而沒有守軍，豈不奇怪？

緊接下來他就感覺到一種從未有的感覺：有一種心情，使他血液奔流加快，心臟跳動遽增……好像要去見一個極偉大的人似的，而他已看到了他的倒影。

這邊牢裏但覺有一種陰森森的氣味，一股異風，撲面吹來，使蕭秋水提高戒備，但又不是掌風。

蕭秋水接下來便有一種感覺：這裏不安全。

蕭秋水的感覺一向正確。

他當年便是憑着這種天賦異於常人的「感覺」，躲過康氏父子的劍擊，此刻他又感到昔日所感受到的殺氣！

他仍爲了將要見到岳飛，而不惜干一切奇險，他試着探出一步，突然之間，對面牆壁裂了開來，數十支弓弩，一齊發出厲箭來！

這剎那間，數十支箭射向蕭秋水，換着常人，根本就無法躲得開去，但是蕭秋水不但在這剎那躲開了箭矢，而且雙手如密雨一般，將射出來的箭矢都抄在手中。

箭矢是在機簧裏射出來的，在如此短距離下，力道極大，蕭秋水在抄住時已祛去力道，這一共四十餘支箭，全給蕭秋水拿在手裏。

蕭秋水要接住箭矢，是因爲不能讓這些箭射空而射到了牆上！

牆的另一面就是那四名灰衣高手。

驚動這四名灰衣人倒還不成大碍，而是牢中知有人刦獄，先對岳將軍不利，可是蕭秋水最忌畏的。

蕭秋水接下箭矢，但接不下機括「嗡嗡」的聲音，蕭秋水拏住了箭，靜下來聆聽一會，那牆外的四人似無動靜，方才又踏前一步，安全既定，又迅速踏前幾步。

就在這幾步之中，又觸發了機關，只聽「嗤嗤」連響，頂上屋樑有數十度寒星打了下來！

蕭秋水心念疾忖：好毒！他應變奇速，一見寒星上隱有藍芒，即除去衣衫一摟，將暗器盡皆兜住。

但這時外面的四人，也有所覺了，只聽一人道：「裏面好像……」一人即斷定道：「有人闖進來！」另一人遲疑道：「不會罷，怎闖得進去？」還有一人疾道：「進去瞧瞧再說！」

第一人又補了一句：「小心埋伏，不要自己誤踩陷阱！」第四人漫聲道：「我自會曉得，才不壽星公吊頸嫌命長哩！」

蕭秋水聽到此處，心裏一動，知道如此闖下去，必定觸發很多機關，對自己極爲不利，而且萬一讓敵人查覺，大事戒備，則如何救得岳元帥？不如先將幾個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制伏，來逼問如何進入中心牢的去路更好……

當下心意既定，已聽門外鑰匙觸鎖之聲，正要掩至門邊，忽然腳下轟隆連聲，驟然裂開一洞，蕭秋水腳下一空，他應變奇速，世所難匹，即一掌遙拍牆壁，以反挫的掌力，身形輕若薄紙，已越過深坑，如一隻壁虎般，已貼到門後。

只見深坑內是明晃晃的刀山，刀尖上隱有血漬，還有類似人體內肝臟之類的東西，蕭秋水知是一些踔厲敢死的俠士能人，中埋伏被殺的遺跡，心中一陣悽酸，又

一團火直燒上心腔來。

說時遲，那時快，那棟鐵門「咿呀」一聲，已被啓開，蕭秋水雖着門開而夾伏在壁與門間，四條人影，攔在門口，只聽一人道：「哦，眞的有人闖了進來！」

「人呢？」另一人問。

「怎麼不見人的？」又一人問。

「會不會是闖進去了？」最後一人急問。

「要不要示警？」第一人問。

他們一邊問，一邊走了進來，他們以爲有人闖了進來，但人已走或潛入最後一層防守去了，怎料敵人就在他們的背後！

× × ×

在茅屋中那邊的分派已成定局，裘無意最後長吸了一口氣，就在他長吸一口氣，尚未呼出之際，他的胸臆驟然龐大起來，使他看來神光熠熠，威風凜凜，不但不像個老乞丐，反而像馳騁沙場的大將軍！

他說：「我們的計劃就這樣擬定，闖進去的闖進去，混入去的便混入去，其他吸住敵人的，便要戰到最後一刻，負責救岳元帥的，便得豁了出去，負責探路的，便一定要活着出去，把所探得的通道記下去，方便下一趟的英雄志士，援軍要及時趕到，也要保持實力，都明白了沒有？」

大夥兒都說：「明白了。」有的說：「是。」有的說：「謝謝裘帮主。」另有一個人道：「明白什麼？」

衆人都靜了下來，往那人望過去，那人本來正全神貫注陶醉在挖鼻孔的樂趣中，漫不經心地一說，卻見衆人的眼光俱投向他來，他挖鼻孔的動作只好頓住了，這人便是鐵星月。他原本正挖得好樂，忽然教人瞧着，總不好意思再挖下去，很覺掃興便道：「瞧什麼？沒見過挖金沙呀？」

有幾人便想起趟趄，胡福、李黑等忙叱罵鐵星月，鐵星月卻依舊笑嘻嘻的不在乎，他除了蕭秋水外加半個粱斗外，什麼都不怕，就算玉皇大帝來，他也照樣吊兒郎當，不敢什麼三災六難，幸好裘無意早已熟習這干武林豪傑的稟性，於是問：「鐵老弟有那點不懂？」

鐵星月咧開大口一笑道：「不是不懂，而是覺得你們在浪費時間說口話，什麼計劃攻陷，什麼撤退妙計，說什麼左翼右翼，談什麼前方後方，咱們一個月來攻了又攻，救了又救，還不是攻不進大理獄，救不出岳將軍，却枉死了這好多人，還議論個什麼勁兒？」

此言一出，衆皆大怒，七口八舌叱罵起來了：「你是怕死不敢去了是罷？」「去他媽的，怕死的就不要在這兒跟我們平起平坐！」「眞沒想到潮州屁俠胆小如鼠！」「王八羔子……」等等罵個此起彼落。

却不料越罵得凶，鐵星月越是高興，他反正好久未被人如此罵過了，聽來眞是高興，瞇着小眼要物色一兩個比較會罵的，日後要跟他比過誰罵得凶。

鐵星月如此說，連他的老搭檔邱南顧都第一個有氣，一把揪住他，道：「如此說，你，不要跟我們去救岳元帥了？」

衆人都靜了下來，等着鐵星月的答覆，誰知鐵星月「虎」地跳下櫈來，一手揪向邱南顧的衣領，罵道：「你淨長着一張嘴的，就不說人話！我老鐵不去？那除非是改姓邱！我是不喜歡什麼一大堆計劃啦，退啦，報復啦，保留精銳啦……要拚就去拚。」他說着反手「叭」地撕開了衣襟，敞露出毛茸茸的胸膛，聲音猶似金鐵相擊，大聲道：「要進，不要退！我們救的是岳元帥，岳爺爺他任大守重，事上忠謹，侍親至孝，臨下明察，這樣子天大的好人，都要下他牢裏，受煎熬苦楚，昏庸至斯，世間到底還有沒有天道天理？老天爺到底生不生眼睛？既不生眼，咱們就捨得一生剮，皇帝拉下馬，有進無退，拚了算了！」

他平時說話，總是強詞奪理，但這一番說來，凜凜大義，令人神爲之奪，不敢相駁，衆下靜了一會，裘無意道：「鐵兄弟說的是，老乞丐我指東令西，反而使大家胼手胝足，不易發揮；」他苦笑了一下，又道：「不過，鐵兄弟既知岳元帥恩深義重，這事便得愼重而行，若是今日不是爲岳元帥安危，不是要求照顧到衆家的犧牲是否值得，你鐵兄敢拚命的地方，我老乞丐絕不退後一步！」

邱南顧聽了，熱血賁騰，比鐵星月還先說了：「裘帮主，你不退後，我邱鐵口也不退後！你若戰死，我也不苟活！」

裘無意撫髯哈哈大笑，衆見這老少慷慨激烈，都爲之動容，靜默不作聲，但心底裏都燃起了俠烈的火燄！只聽李黑那低沉的聲音道：「裘老，您老人家調配有度，而且這是整體作戰，決不可因個人魯莽行動而誤了大事，老鐵小邱不懂事，您老別見怪，但萬萬不可亂了陣脚，否則救不到元帥，反而害了大家，萬一攪個不好，秦賊硬起心來加害岳元帥，那就糟了。」

衆人聽了，心下自是一寒，都覺有理，不禁凝肅起來，裘無意也正色道：「我可曾有生氣了？不過李兄的話，也有道理，決不可魯莽從事，害了元帥。」

胡福點點頭道：「我們大家還是遵照裘帮主的指示行事。」

衆人都說好。忽聽一人粗聲粗氣地問道：「你對裘帮主的分配都瞭然了？」

只見說話的人高大頎壯，眉鬚皆白，原來是「千手劍猿」藺俊龍。只聽胡福囁嚅答道：「我……聽不懂。」

衆人都嘩然，原來胡福功夫紮得穩，全靠比人勤練，他是本着「人家練一朝，我就練十天」的蠻幹，而終於練得一身好本領，但腦袋素來比人遲鈍，藺俊龍與之相交未深，但也了解他這點，故作此問。

胡福這一答，很多人都忍俊不住，藺俊龍又問：「不懂你又跟？」

胡福訥訥地道：「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跟裘老帮主去救岳將軍，這件事準沒錯兒……我就跟定了。」

衆人聽他解釋，俱爲這正直的人所感動，裘無意歎道：「其實，我們冒死救將軍，將軍肯不肯出來，還是殊爲難料的事哩……」

此語一出，衆人又爲之詫異不已，其中一人乃是湘北大豪，因慕岳飛，不惜棄家來救，這人姓柴名華路，外號「急驚風」，便忍不住大聲說：「我們不惜冒死，破家相救，萬一岳將軍眞的不願出來，我們則如何是好？」

各人俱議論紛紛，大肚和尚道：「我看岳元帥不至於不出來罷？裏面又冷又濕又沒好東西吃，有什麼好留的喎？」

陳見鬼也不服氣地問道：「你說岳將軍可能不肯出來，那我們不是白花心機？你說這話，可有證據？」

裘無意歎道：「以前將軍常跟我說：一日爲君，終身所尊，若聖上要他死，他便不欲偷生流落於江湖……」

「雜鶴」施月奇道：「你曾見過岳將軍……」

裘無意身旁的一位八袋弟子挺身道：「裘帮主是當年宗澤將軍的部將，當然見過岳將軍！」這說話的人雖年紀不大，但他素來說一無二，在武林中甚有地位，他就叫做「話不食言，招不過三」，姓萬，叫加之，「話不食言」是指他言而有信，「招不過三」係指他的武功厲害，在他的手下，很少人能走得過三招的，所以名爲「招不過三」，若不是因他年紀太輕，早就陞爲丐帮十袋的長老了。

萬加之這麼一說，很多人都爲之動容，失聲道：「那裘帮主是……」

「千手劍猿」藺俊龍年紀較長，猛想起當年奮勇沙場，馳騁殺敵的一人，失聲道：「裘西門裘三將軍？」

裘無意發出一聲浩歎，撚髯道：「正是老夫。」

這下子衆才明白，何以一干來救岳元帥的武林好漢，這些人各有一身絕藝，互不服人，卻都聽命於裘無意，而且也瞭解了裘無意何以一介布衣，而對佈陣行軍之法，如此熟習；更且明白了裘無意的身世：原來裘無意便是昔年宗澤手下勇將，其實傳言中的所謂「惹怒天顏」，不過是皇帝對忠臣排擠的遁詞而已。

裘無意道：「我在長板坡，本就該死了，後來爲一女子所救，她給了我一顆武林中人所夢寐以求的『無極先丹』，說能醫好我的傷勢，不過要我答允一個條件，就是要我加入『權力帮』。她說李沉舟很欣賞我，勸我何必固執，同樣是抗金，引丐帮加入『權力帮』也沒什麼不是，而且李沉舟日後還要圖謀大擧，領兵作戰時，少不了經驗豐富的老將軍……」

大多數的人都不知道有過這一段經歷，但知「權力帮」已日漸式微，勸誘裘無意入帮，無疑如虎添翼，理所當然。裘無意繼續說了下去：「我一定後面的話，知李沉舟狠子野心，便表示寧死不允，後來李沉舟也來了，他很年輕，看了看我，就說：『是硬骨頭，不要難爲他。』便囑那紅衣姑娘餵我吃了藥……」衆人聽那蓋世魔王，「權力帮」的帮主竟是一個如此好商量的人，都覺奇詫，裘無意有些不好意思，自嘲一笑又說了下去：「那……那是一顆『陽極先丹』，所以吃下去，還有後果，那紅衣姑娘又指示我到丹霞山去吃『草虫』……這條老命才算保住了。」

裘無意所說的「紅衣姑娘」，自然便是「紅鳳凰」宋明珠，她因與蕭秋水丹霞山的夙緣，而發現谷中有解丹藥之毒的「草虫」，這些因果關係，自是裘無意所不知的了。

衆人聽得他如此說，一方面暗佩裘無意光明磊落，這般狠狽的事，他也坦然相告，一方面更欽服他豪強不屈之風骨。

「不過諸位也不用太担心，到時候岳將軍如不肯出來，我們一齊跪地相求，誓死不走，將軍最體恤部下，生怕我們被奸賊折磨凌辱，說不定在這點份上，跟我們一起出大理獄來。」

裘無意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道：「現在已近二更，咱們該出發了！」

裘無意的輕功高，加上李黑、胡福這一干武功較好的人，先去打前鋒，衆人都稱是，大肚和尚居然唸起佛來：「阿彌陀佛，他媽的，這次不要又徒勞無功，退了出來。」

却聽一個聲音道：「加我一個，會不會太多？」

衆人忙抄兵器在手，紛紛戒備，正要吹熄蠟燭，却見一人，冉冉自窗前昇起，雪一樣白的寬袍，不是東海林公子是誰？在出征前有此强援，衆皆大喜，愉快不已。

這時外面的雪勢，已經越下越大了，四週白茫茫一片，林公子飄進來時，帶着濃濃的雪意……。

血牢群英

蕭秋水等那四個老人一齊進入室後，立即就出手。

他一出手，就封了其中一人背心的「陶道」穴。

他此刻身手，是何等快捷，何況是偸襲在先，自然一抓就中，但他不忍傷人，所以只封其穴道。

但是那四人的武功和反應，都可謂高極快極，一人着了道兒，三人一齊警覺旋身！

但就在這時，蕭秋水的另一手已點着了另一人背心的「魂門」穴！

另外兩人，正要出手防禦，但蕭秋水橫裏踢出一脚，居然在另一人身形將轉未轉過來之際，仍踢中了他背心的「中樞」穴，所以不過在一刹那，對方四人，已倒下去了三個。

還有一個人，幾曾見過這般聲勢，這四人在秦檜身邊作威作福已數十年，從未栽過，而今一上來，便已倒了四人，剩下一人，這人心中大慌，不知來敵多少，便退了幾步。

但他退這幾步，可謂極錯，因爲倉惶之中，所以踩着了機關，猛覺脚下一空，想要提拔躍起，已來不及，慘叫一聲，便落了下去！

這刹那間，那灰衣人的一聲慘叫，在寂夜中可謂驚天動地，無奈他口一張，蕭秋水情急生智，遙劈一掌，這一掌並無其他用意，但一陣强風掩至，竟將那灰衣人叫出的聲音，打得吞了回去，其他的聲音，也因勁風湧灌而入，那灰衣人只能張大了口，叫不出半句聲音來。

這時他的身體已沉了下去，「通」地落入了一個池水之中，全身立時冒出了一陣白烟，以及刺鼻的焦辣之味，那些池水，顯然是蝕骨化體的藥水，蕭秋水只見灰衣人臉肌抽搐，甚是難看，於心不忍，稍爲一怔，那灰衣人的慘叫聲，便要傳了上來——

却在這時，那原先陷落下去的活動地

板，又「霍」地掩了起來，原來是設計這機關室的人，怕落下去的人能爬得上來，使地板自動封閉，使敵人唯死一途，却不料這一封，也封死了青衣人的聲音。

蕭秋水心中暗嘆一聲，瞧好地形，長吸一口氣，一射而過，手足都不觸及室中任何事物，直往黝暗中的一處入口撲去！

原來在室中深處幽暗裏，有一處螺旋形的梯口，直通下不知何處去，蕭秋水的眼力强，馬上窺出該處顯然是最後一重地牢的入口，他的心忐忑狂跳，只求能見着岳飛，即死而無憾。

他一躍而入甬道，「篤」地一點，猶如蜻蜓點水，比小鳥落下地下更輕一聲，但這黑漆伸手不見五指的甬道深處，忽有人厲聲問：「誰?」

× × ×

這時茅屋內已沒有了燈光。

也沒有了人。

人都到了漫天風雪之中。

他們彼此在街角一拱手，各奔赴自己的崗位，風雪中，這些人一別不知何日再見。

裘無意帶着李黑等廿多人，潛行竄伏，很快地就來到大理獄之前。

這一行人由於所揹負的任務極重，雖生性好玩喜友，現都凝肅以對。

衆人在風雪之中，伏在雪堆中，都聽到同伴在身旁細細的喘息之聲，鼻嘴裏所呵出來的暖氣，漸漸融化了眼前的冰雪，使貼臉的雪堆裏凹了幾個小窩窿。

這時外面在獄前戍守的衛兵，一隊又一隊地來回穿逡着，裘無意觀察了好久，忽然一點頭，「刷」地掠了出去。

他因數次刦獄，對獄中情況，已摸得一清二楚，這一刻間正是圍牆上衞兵和牆下守卒換班之際，在這瞬間，防守最弱，而他是「神行無影」，就把握這電光石火的一刻間，已掠過了那片壙地，翻身返入了圍牆。

其他留俯在雪堆裏的俠客，有如眼光充滿了期待，有的嘴邊掛了帶信心的微笑，果爾，未幾，只見牆上的一排穿行的人影，來回巡邏着，忽在集隊伍背後，又多了一條躡手躡足的人影。

這人影在風雪的城牆上，加進去那一排巡邏的人走，突然之間，這人已無聲無息地將前面一人點倒，輕放在地上，而隊伍前面的人渾無所覺，繼續巡更。

這人影又貼近最後一人背後去，迅即又出手制伏了那人，如此一個一個制下去，整個隊伍的人全在無聲無息間被消滅。

這一個鐵桶一般周密的大理獄防範，因破了一隅，防守大失，這一干豪傑俠士，互相一點頭，便往這缺了守衞的一隅，在雪地上以肘爬行過去。

到了牆脚的陰影下，這些伏倒蠕動的人，立時又變得靈敏如貍貓，飛快地登上了圍牆。

圍牆裏，便是大理獄一層又一層的牢房。

在這些牢房的最深處最中央的一所，便是他們欽仰所歸的岳大人受困處。

一想到這一點，這一羣俠客便恨不得立時殺到了那一層去，來救拯為國為民的岳飛將軍！

可是他們更知道，絲毫造次不得。——這一層又一層的牢房，儘是守衛，尤其是最後三層，把守的人都是一流高手。

他們數次暗潛硬闖，莫不在最後第三幢被擋駕了，終有人硬搶進了最後第二幢，也從未有過活出來的，至於最後一幢之凶險，更可想而知了。

但岳元帥在最後一幢被禁，這些作子弟兵的，無論如何，縱上刀山，下油鍋，也要去硬闖一闖。

只要渡過了那大理獄外的一層守衞，其他幾層，囚的是普通犯人，把守的人武功平平，要越過去只要小心點不被發現，理應沒有什麼困難。

但是得要快，——因為下一批守衞，半個更次便要調換一個班次，屆時一定會發現同伴失踪的事！

臨安是京師之地，禁軍教頭和大內護衞，都是當今武林中响噹噹的角色，可不是好惹的。

所以裘無意帶着一干人，左穿右插，前閃後伏下，迅快地晃過了十幾幢牢房。他們每過一處牢房，便聽聞一些慘絕人寰的呻吟，和令人髮指的酷刑，使人齒冷的場面。

在第四號牢房裏，其中一個監牢中的囚犯，十指都被斬去，血塗得一地都是，那囚犯因為極渴，竟用舌頭來舐他斷指上滴落的血！在第七號牢房，左起第十三號的犯人，因無糧食以及在重病中，又出不起錢給獄卒，竟在寒冷中長了一身惡瘡，臉上那顆，長得比他臉龐還大，滿是膿水，竟似是一張鬼臉！

第八號牢籠中，有兩個女囚犯，在被數名獄卒儘情蹂躪着！第十一號牢裏，正在施刑，一人被銬在刑具上，一個行刑者正將他的脚趾甲一片一片地撓了出來！

這些瞧在衆俠的眼裏，又教他們怎能忍！

忍無可忍！

可是監牢裏那末多的人，那救得完？又焉知那個是罪有應得，那個是被誣害寃枉？何況若在這裏打草驚蛇，又如何救岳飛？

這次衆俠進入大理獄，因駕輕就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順利，片刻間即闖過了數十度明樁暗卡，到了最後第三重的牢房前。

裘無意陡然停下，大家都知道，這第三層監牢把守的是四名警覺性極高的秦檜貼身護衞，以裘無意的武功，對這四人當然綽綽有餘，但却也不能數招式解決，一旦在格鬥中驚動了人，那可大事不妙。

這時大雪紛飛，一幅一幅愁人的慘象，令衆人心驚肉跳，義憤塡膺，就在這時，裘無意知道久待下去，這干俠少必然忍耐不住，便道：「我先潛過去探探，你們一聽蛙鳴三响，即掩過來。」

衆俠知裘無意不但武功深湛，而且輕功也甚了得，馬死士行田，也只好如此了，裘無意長吸了一口氣，「呼」地掠了出去，如雪花一般，跳到了第三重牢的屋瓦上。

裘無意伏在那裏，好半晌動也不動，見牢內沒有什麼動靜，才敢迅捷起身，一翻身隱入牆內，衆俠見裘無意未被那四大

高手發現，皆暗自慶幸，知不久即可入內救岳元帥，心中喜難自勝。

他們都不知道，其實「窮凶」、「極惡」、「歹毒」、「絕狠」四人，早被蕭秋水點倒或解決掉，根本無覺於有敵來犯，就是感覺到了，又那裏呼喚得出聲來？

但是裘無意悄如落葉般，倒鈎在屋沿上掛，掛探下來，便立刻發現了那被移走的牆，和牆內穴道被制的灰衣人！

——是誰那末厲害，竟制伏了這秦奸相座下的四大高手？

——先行一步的究竟是誰？有什麼意圖？

裘無意只覺此行甚是凶險，便立意先不通知羣俠，自己先下去探探再說。

他這個決定，以當時大局來看，當然是對的，但是他做夢也沒想到他這個決定造成了無可彌補的遺憾！

× × ×

那聲音自黑得焦炭一般的暗沉甬道裏傳來：「誰?」

蕭秋水沒有作聲，他的存在巳如銅牆鐵壁一樣，穩固，但不發出半點聲响，除非你自己碰上去。

但是對方似有驚人敏銳的觸角，仍是厲聲問：「是誰?」

忽聽「蕭蕭」連聲，無數飛旋的暗器，打向蕭秋水！

蕭秋水情知再也無法隱瞞，他只要稍為一動，對方便定必發覺，但這些暗器每一枚都將室內的空氣劃破八九道裂縫，其犀利霸道眞可想而知，但是如果稍作移動，只怕就要驚動全牢了。

就在這霎息之間，蕭秋水作了一個決定。

他不動！

暗器呼嘯着，「奪奪奪奪奪奪」一陣密雨般，打在他的身上。

他在這刹那間，身體巳變得如一根朽木。

他在這瞬間將身上所有的穴道全部閉死，全身肌肉鬆弛如朽木。

暗器打入了他的身體，打不着他的穴道，他的穴道早巳移走；暗器打進了他的肌膚，但軟綿綿不着邊際，只嵌在膚上，又無力地彈落在地。

——這是「忘情天書」中的「木頑」一法。

這一招在十數年後，為「四奇」中「東海刦餘島島主」嚴蒼茫所苦練得一些竅門，即名噪一時，以這招躲過不少險死還生的狙擊。

且說暗器都落下蕭秋水身體去，然而蕭秋水在這刹那間閉過氣去，仍未立即便恢復過來。

只聽一人舒了一口氣道：「我還以為有人闖了進來，居然有那末好的輕功，連你我兄弟二人都無法覺察的……那簡直是匪夷所思了。」

另一人也笑道：「還是小心使得萬年船的好……」說到這裏，似想到了什麼事一般的，陡然止住。

這兩個聲音都相當年輕，但出手歹毒，暗器犀利，更可怕的是能在目力無法透視的黑暗中能有如此超覺的能力。

此刻只聽那話到一半陡然停住的人又道：「不對……」

另一人問：「什麼不對?」

這人正想答：那暗器的聲音不對，若是打在牆上，應該是「叮叮」之聲才是，却為何有發出如中朽木一般之「奪奪」之聲？而這裏都是銅牆鐵壁，沒有木頭呀！

他雖是想到了這一點，可是巳來不及說出這一點。

因為一股狂飆般大力，巳湧向了他們兩人。

他們一齊出掌硬接，「砰」地一聲，兩人一齊被震得反撞在牆上。

這兩人的武功，也是塞外一流高手之列，所以才接得下這一記如奔雷裂濤的巨力，只是背脊被撞得似拆散了殼的螃蟹一般，苦不堪言，尚未及叫出一聲，那人又潛湧了過來，閃電般出手，點了他們的「章門穴」。

這兩人橫行塞外，畢生未遇過這樣的敵手，居然一招間連制伏他們二人，還能硬受他兩人的暗器！

蕭秋水行險一試，果以「木頭」之勢，制住二人，即將二人拖至光處一看，原來這兩人臉色慘青，似是多年未見陽光，幾乎全無血色，但居然都是瞎子！

——難怪！

——若不是瞎子，又怎會有如此敏銳的聽覺？

瞎子在黑暗中，就等於睁亮眼睛的人在太陽下一般。

——這兩個瞎子好厲害，不知是誰？

蕭秋水縱然這般想，可是也無加害之心，亦無加害之意，制住了便算了。這兩個「塞外雙盲」武功極高，為人倒也不壞，但為人心胸甚是狹隘，而且無識人之能，故受秦檜利用。

蕭秋水制住了兩人，瞥見地窖深處有燈光透來，他心中又一陣怦怦亂跳，彷彿一生裏欲要見面的人，快要見到一面了。

他自窄縫的石隙壁間透望過去，只見有一盞燈，在桌子中央——究竟他要找的人，在不在這裏？這裏巳是大理獄的中心，岳飛是不是被困在這裏？

× × ×

可是在潛伏於屋簷上的羣英，却發生了一些事情。

原來他們所潛藏之處，下面正有幽慘的燈光，照出了天愁地慘的一幕。

幾個官服的人，和兩三個行刑的牢頭，正在盡情拷打一人。

這人原本生得極是威武，虬髯滿臉，但因嚴刑拷打後，一張臉全裂了，眼睛也歪了，左邊的眼珠，被打了出眼眶，吊在臉上，好不恐怖，腮上的如戟黑鬚，也被燒得七七八八，但他被鎖銬在那裏，模樣兒仍是一股凜然之威。

只見坐着的官員中央一人道：「王貴都是招了，岳飛謀擁兵權，你只要肯劃個花押，我們就教你富貴榮華享之不盡！」

那人驟然哈哈大笑，笑得手上緊縛的鐵鍊，喀噹震响不巳，那人如雷般大聲道：「沒想到我張憲不戰死在疆場之中，却教你們這干賊子來侮辱！岳將軍鼎天立地，堂堂正正，你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又何須我張憲來治罪？王貴可以出賣將軍，是他有把柄握在秦奸賊手中，我張憲光

明磊落，人頭落地也是不過碗大的疤，還會怕了你們不成？」

那三個文武官員，本想威迫利誘，要張憲誣供岳飛陰謀作反，可是張憲爲人極有風骨，說什麼也不肯同流合污，所以三人便嚴加拷打，直使張憲認了爲止。而今三人一聽張憲的話，中央一人便道：「好！你這個反賊，却教你沙場死不了，刑場受折磨！」說着一拍驚木堂，喝道：「來人！給我們的張大英雄開開眼界！」

只見一名刑夫，擧起一枝金屬細鐵，直至張憲左耳刺了進去，張憲嘶聲裂肺地狂嚎一聲，眼球迸出血水來，鐵星月、邱南顧、大肚和尚三人按捺不住，一齊怒吼一聲，三人破窗而入！

其他的人，也悲憤不可遏，裘無意不在，又有誰能抑制得住？

只見三人幾拳幾脚，已將室中數名刑夫打死。那幾名侍衞拔刀欲喊，林公子等見勢不妙，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先救出張憲再說，人劍合而爲一，「噗」地一聲，已將兩名侍衞斬爲兩半。

其他的洪華、陳見鬼等，也紛紛躍下，左邊的武官拔出了峨嵋鋼刺，還未出手，已給萬加之一刀斬得腦袋瓜子對半分，另一個文官，走沒幾步，已給胡福挺刀追上，那文官「噗」地跪地，哀叫道：「好漢饒命……」

胡福橫刀嘆道：「既知天下有好漢，何殘忍至斯……」洪華在一旁見狀，沉聲喝道：「福哥，別與這種狗官多說！」比一比手，疾道：「宰了！」

那狗官見勢不妙，張直喉嚨大喊道：「不好啦，有——」才叫得一半，「千手劍猿」藺俊龍已一個飛撲過來，三劍齊沒入這官兒的背後，這官員立時沒了聲息，報了帳。

眼見瞬息間室內的橫虐官兵，被收拾得一淨二乾。「急驚風」柴華路早已掄起抓子棒，猛攻向那本來位坐中央的官員。那官員武功竟也不弱，羣俠中早分出李黑去對付他了。李黑刁鑽精乖，對付這等作威作福的狗官，自是能得心應手。

却不料這官員武功不但不低，而且甚是機伶，李黑一溜烟攢到那人背後出腿，那人一反手竟以籐牌頂住，而且一面打，一面發出高呼：「來人呀！有反賊啊！」

如此叫了數聲，只聽四方響應，各自騷動之聲，羣俠知事跡敗露，這次累了大家行動，都臉如鐵色。這些人俱是响噹噹的好漢，縱殺頭斬腰也不哼一聲，只是連累朋友，害得不能救拯岳元帥的事，非同小可，羣俠無不暗自惴惴。

原來這官員便是「鐵龜」杭八，衆俠一時間沒殺了他，便給他嚷了出來，驚動了整個大理獄。八原名杭風晚，在朱大天王手下十分得意，便陞官發財，充作秦檜爪牙，也作得不亦樂乎。

杭八杭風晚一面格鬥一面大叫，衆家心慌意亂，一時沒拿他何。這時唿哨四起，不少衙役、捕頭、戍衞、獄卒，紛紛闖了進來，還有各方武林高手，一齊湧至，衆人只得合力應戰，連被銬鐐着的張憲，也無法救了。林公子、邱南顧、大肚和尚、鐵星月、李黑、施月、洪華、陳見鬼、胡福、藺俊龍、萬加之、柴華路等都奮力禦敵，張憲被銬在刑具上，無法動彈，想他在沙場上殺敵，何等無懼無匹，却教與自己同事一君害至此境，不禁心恨難平，眶眦欲裂。

這時在牢房中打得好不燦爛之際，却正是蕭秋水已闖入牢中之時。

× × ×

蕭秋水自那石縫望去，只見有三個人正在談話，蕭秋水一見，不禁震了一震。

這三個人中央的一人，便是朱舜水，他還臉色憔悴，顯然是受燕狂徒的掌傷未瘉。

其他二人，却更教蕭秋水一怔。

原來那二人一老一少，正是「觀日神劍」康出漁與其子康劫生。

康出漁在當年浣花劍派對權力帮一戰中，是罪魁禍首，而且曾合力暗殺了「陰陽神劍」張臨意及「掌上名劍」蕭東廣，簡直是罪大惡極。

康劫生原爲「神州結義」的人，却出賣蕭秋水，加害這一班手足兄弟，蕭秋水等曾放過他，無奈此人却怙惡不悛至此。

朱舜水是在外界一直以爲「朱大天王」本人，而康出漁和康劫生父子却是「權力帮」的人，而今這兩帮人竟在一起，來監視岳飛。

蕭秋水想到這裏，已怒火中燒，熱血賁騰，只聽朱舜水忽道：「咦，外面好像有聲音。」

康出漁的武功遠不及朱舜水，自聽不出來，便道：「怎可能呢，這裏銅牆鐵壁，每層都是龍潭虎穴，那裏有人可以闖得進來！」

康劫生阿諛地笑道：「要是闖得進來，前幾天的那批人，就不致全部拿去餵狗了。」

朱舜水因傷未復原，稍爲動作，即痛不可支，也不想多事，否則以他行事審愼而言，必定去看看再說，而今只得作罷，便哼了一聲道：「你們不怕你們的帮主來劫牢嗎？」

康劫生笑道：「我想帮主他對秦大人，雖有誤解，但與岳飛非親非故，不致要來劫牢那末大陣仗！」

康出漁也道：「帮主希望的是天下英雄豪傑，與他暗通聲息，一呼百應，若岳飛這等字號的人物在世，那有他號令份兒……所以劫牢嘛，天王多慮了。」

敢情康出漁不知朱舜水並不是「朱大天王」，故此仍稱朱舜水爲「天王」。

朱舜水冷冷地道：「好似李沉舟這種鄉野匹夫，也敢來自立名號？他日秦大人一定派人將他給滅了。」

康出漁、康劫生父子一齊恭聲道：「秦相爺千千歲！秦相爺高瞻遠矚，李沉舟該殺……」只見兩人，一個黑髯垂胸，十分莊重，一個眉目俊好，宛似畫中人，但所作出來的事，却志節全無，豬狗不如。

蕭秋水看得一陣噁心，却聽康出漁又奉迎地補加了一句道：「所以我兩父子將來投效秦大人……」

那康劫生怕給他父親搶了歡心，便又加了一句道：「也等於是投靠天王……」

朱舜水哼了一聲，他重傷在身，臉色赤金，倒像座菩薩一般的模樣，但神態十分傲慢。

蕭秋水想起當日劍廬之役，唐方等及時趕到，救了自己，殺退康氏父子，這一對老不知羞，少不知恥的傢伙，竟相互奪路而逃，完全不顧舐犢情深，奸惡至斯，也眞是無話可說。

只見牆壁有一盞燈，燈色慘暗，但猶自發光發亮——不知怎地，蕭秋水心裏又生起了那種感覺：彷彿他一生中只求得一見的人，就在這室裏，但是還未見着，又好似將離去了，永遠見不着了……

這刹那間，蕭秋水心裏很是焦急，好像怕什麼東西，將要永離他而去了……

那馬燈一陣急晃，地窖裏刹然一黯：……蕭秋水再不理會，大喝一聲，雙手往石縫一扳，只聽「軋軋」連聲，兩爿巨石，已被推開！

蕭秋水在三人驚愕中掠了進去！

× × ×

裘無意這時已進入了最後第二重的幽黯石室之中，正被石室內的機關所伏，在全力應付中。

一綫銀河現唐方

蕭秋水驀然出現，朱舜水、康出漁、康劫生三人，莫不大驚。

那兩塊千斤石壁，本就不是人所能推開的；他們眼前只見燭火幌撼下，只見如天神一般的人，出現在眼前，三人心中所受的震嚇，不可謂不大的！

康劫生兀失聲叫道：「岳爺……」他幾以爲岳飛脫囚而出！不但他有如此感覺，連朱舜水、康出漁也不例外。

但他們畢竟是經歷過大風大浪的高手，也馬上認出了蕭秋水！

他們三人，恰巧都曾在蕭秋水手下吃過虧。在這刹那間，三人都怔住，蕭秋水已大步踏了進來，問了一句：「岳元帥在那裏？」

這時火光激搖，蕭秋水已看淸室內旣沒有牢籠也沒有其他的人，所以他沉聲疾問。

他問的時候，康氏父子兩人却一齊拔劍。

蕭秋水倏地一個箭步就搶過去，一伸手，就摘下背後的「如雪」寶劍，「叮叮」兩聲，「金斷」一法削出，康出漁、康劫生雙劍齊被削斷。

兩人驚退，朱舜水掩了上來，左手「虎爪」，右手「鷹爪」！

蕭秋水根本就無法戀戰，他急於要救岳飛，所以退了兩步，雙手劃了兩圈，封過來勢，喝問：「岳將軍在那裏？」

朱舜水以爲對方被自己迫退，他在擂台下曾與蕭秋水交手，自知這靑年人武功很是不弱，但仍在自己之下，而今自己負傷，未知勝數如何？今一出手即擊退對方，以爲穩勝，更咄咄迫人，那裏肯答？

當日在瞿塘峽上，燕狂徒重創朱舜水後，即遭朱俠武暗狙喪命，蕭秋水力戰朱俠武，並擊退之，但那時朱舜水已暈厥過去，杭八將他救了出來，自也不知究竟，朱俠武本身更不會道出自己狼狽而逃乃是不敵一個後生小子，所以朱舜水根本不知學得「少武眞經」和「忘情天書」後的蕭秋水，武功有多高。

朱舜水又出一記「鷹爪」，一記「虎爪」。

蕭秋水左手「少林」，右手「武當」，將來勢化解。

就在這時，牢外忽傳來喧嘩人聲，似有格鬥在進行着，蕭秋水不知是從何引起這些騷亂，只怕給牢卒闖了進來，要救岳將軍就難了，便在這時，驀然瞥見康出漁正想偷偷溜了出去。

——去請救兵？

蕭秋水心頭一急，左手一撥，右手一掃，壁上的一點微火，驟然高漲，「虎」地罩在康出漁臉孔上，燃燒起來，眞宛似烈陽的火光一般，康出漁慘叫連聲，這「忘情天書」中「火延」訣非同小可，康出漁才在地上翻滾得幾下，火燄已熄，康出漁的臉也如同焦木！

但是，蕭秋水因分心對付康出漁，脅下「鳳尾」，「精促」便給朱舜水所扣，但在這刹那間，蕭秋水的身體忽如朽木，朱舜水忽覺手中所抓，綿若無物，而蕭秋水却以武當派「千山重叠」之力，疾撞下來！

若在平時，蕭秋水的穴道給朱舜水抓中，縱使「木頑」之法，只怕也非受點傷不可，但此際朱舜水內傷未瘉，發力甚虛，又輕敵在先，忽見蕭秋水反擊，大吃一驚，縮手身退，便放過了這一個絕難再逢的好時機！

這一來，康出漁已死，康劫生早已不知躲到那裏去，只剩下一點火光，在地上殘油中燃燒，剩下蕭秋水和朱舜水二人，臉色隨火光幌動不已，兩人對峙而立。

朱舜水在火光中隱然有汗，這時他已瞭解了蕭秋水的實力！

蕭秋水心中也亂極，因爲他聽見外面的格殺聲，其中有些聲音竟似是他久未聚面的弟兄們所發出來的喊殺聲。

——胡福、李黑……是不是你們啊？

——唐方……妳有沒有來？

但是一定要先救岳將軍！蕭秋水大喝道：「朱舜水，我給你最後機會，快將岳將軍交出來！」

朱舜水的汗像鳥爪一般自臉頰上爬下來。只見他呆了呆，乾笑道：「那有什麼岳將軍？這兒你是見到的了，那藏有什麼岳將軍！」

蕭秋水登時心亂如麻，叱道：「你說什麼？」

朱舜水冷笑道：「我說你找錯了門路了！」

蕭秋水大聲問：「那岳將軍究竟在那裏？」此刻他的功力正是非同小可，氣運丹田，只震得四壁響起回聲。朱舜水也被震得血氣翻騰，但強自道：「岳將軍早被送去風波亭問斬了，你白跑這一趟了！」

蕭秋水只覺腦門「轟」地一聲，呆立當堂。

× × ×

這時，裘無意已穿過那機關室正在潛入那黑暗得什麼也看不見的最後一道防守去。

而他也正好聽見外面的殺伐之聲，以及裏面驚心動魄的對話！

× × ×

蕭秋水登時搖搖晃晃，不能自已，喃

喃道：「岳將軍巳……風波亭……風波亭？………」

朱舜水在火光中深沉地盯着蕭秋水，獰笑道：「才去不久，你中計了。」

蕭秋水勉強將散亂的力量收斂回來，強自奮發道：「我……我……我要去……去風波亭………」

朱舜水大笑道：「『大理獄』由得你來却去不得！」話甫說完，掔腕出爪，雙手一先一後，俱抓向蕭秋水胸口「神藏穴」上！

蕭秋水這時刹聽岳飛送風波亭問斬而如雷劈頂，渾渾噩噩，不知所措，既想跪下來大哭一番，壯志消沉，又想奮發力趕，要阻止風波亭的慘禍，正在此時，朱舜水的爪巳攻到！

×　×　×

這時裘無意正發覺到那「塞外雙盲」被制的身軀，他深知「塞外雙盲」的武功有多高，而今竟也被人制伏！此番潛入的人功力有多深厚，也可想而知！

所以他在未知是敵是友之前，就益發小心戒備起來！

但是蕭秋水這時，已有生死之險！

×　×　×

羣俠那邊的殺伐一起，兵將不知湧進了多少，鐵星月、邱南顧、林公子這等人，是凡有戰鬥，只有進，沒有退，所以反而迎了上去。

鐵星月第一個衝鋒，對方是有近百人，都直着嗓子喊：「衝呀！殺啊！」可是眞正衝來的勁倒不似喊的那麼有勇氣。鐵星月最看不順眼貪生怕死之輩，雙手一抓，就捏住兩名光直着喉喊的傢伙，「喀喀」兩聲，巳扨彎了他們的脖子！

忽聞「霍」地一聲，一枝紅纓槍向他背後刺到，他大喝回身，一腳踢出，將紅纓槍踢飛，一拳又將那人擂倒。只是一口氣尚未喘得過來，前面三張刀，後面五張刀，左右各有七張刀巳夾擊過來！

鐵星月大叱連聲，巳打倒十五人，但他身上，巳多了四處血痕，有兩道血如泉湧，巳遍濕了衣衫。

但鐵星月衝去，仍然向前衝去：他生平只殺金兵，却不料在此地要打起大宋的官兵起來了，他一面打，一面氣悶，更是往敵人最多的地方衝去！

邱南顧眼見鐵星月身上淌出了鮮血，他就看紅了眼，他跟鐵星月素來不睦，那只是口舌之爭，在感情上，却是極篤誠的，所以他就隨着鐵星月殺去。

只是殺得了幾步，巳不見了鐵星月的背影，前後左右，都是火把、敵人、兵器、邱南顧如瘋虎一般，拳打腳踢，打得對方人翻馬仰，又倒了十七八人，他還跳起來，一口咬在一名剛才蹂躪女子的獄卒之咽喉上！

林公子每出一刀，每刺一劍，都必有人踣地不起，他巳殺出了一條血路，他要走，巳隨時都可以，但他在兄弟們還拚命的時候，又怎會離開？

他長嘯一聲，揮刀舞劍，再殺了回去，不消片刻，白袍都染成了血衫！

這時衝入來，以及團團包圍的不知巳有多少層、多少人，胡福宅心仁厚，慊慊君子，只是不忍，便大叫道：「兄弟們，大家都是有娘有爹的，又何必苦苦相迫？」制住幾人，都沒下殺手，冷不防所放的人，正要貪功，一刀斫向了胡福的脖子，胡福猛將頭一偏，下巴熱辣辣地一疼，被劃了一道見骨的口子，胡福恚然大怒，回手一刀，將之了賬！

但他巳身受重傷，原在數人之中，功力衆算他最深，反而變成了最險！李黑最是精靈，作戰時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一見胡福受傷，即刻一面打一面以靈巧的身形：攢、轉、竄、跳、溜，甚至不惜滾、爬、扒、跨，殺到了胡福身邊，兩人貼着背作戰，面對兩百多個敵人，仍是可以守得穩。

陳見鬼也在一旁，乍見胡福受傷在下巴，她爲人素來缺德，早看胡福一本正經，吊着個長下巴不順眼，打了一陣，李黑人生得矮小，和五尺五寸以上的精銳禁軍對峙，只見他如一顆豆子般，時作爆跳高躍，時作滾地葫蘆，禁軍上下盤居然受李黑之欺，李黑眼光瞧準了一個位副憲司的雙鞭高手，忽撲過去，搶入中門，一出手，拔了那人一把山羊鬍子，那人痛得哇哇大叫，李黑笑道：「你天天用刑，今日我就拔光你的鬍子——」

話未說完，忽覺脚下一滑，「叭」地摔了個仰不叉！原來他說話時太得意了，不覺竟站在對方的兵器上，那人左手馬鞭，右手金鞭，只將金鞭往馬鞭上一纏，發力一拉，李黑便摔得屁股開花！

幸虧他身手捷便，總算沒給敵人剁爲肉醬，及時坐起作戰，而胡福這次反救了他，兩人這時又背靠着背，一人下巴被劏了一小塊，一人屁臀歪了，陳見鬼在作戰中一一看在眼裏，不禁竟在險死還生的大戰中，彎腰戟指大笑起來。

這一笑，可謂精彩至極，「砰」地一聲，背後着了一記三節棍，直往前跌了出去，幸虧他短打拳路威猛，趁機衝入敵陣，打得個落花流水，但左脚又給人劈了一劍，變成個跛脚作戰，比胡福、李黑兩人，只有更加狼狽。

這時羣俠正殺得性起，萬加之、柴華路二人身上也負了數處重傷，却依然勇猛作戰。大肚和尚力戰杭八，大佔上風，偏是「千手劍猿」藺俊龍，打到一半，忽念及適才還有一個長烏龜背的討厭傢伙未殺，便挺劍趕了過來！

「鐵龜」杭八單止對付一個大肚和尚，巳感左支右絀，要不是大肚和尚打到一半，忽告睏了，早巳將之擊傷；杭八素來精似鬼，一見加了個「千手劍猿」，便回頭就走！

大肚和尚和藺俊龍，雙雙追趕，追出牢房，忽見到處白雪皚皚，北風寒飆，迎面一沖，却不見了杭八！

兩人稍爲一怔，忽聽「嗖嗖」如密雨般破空之聲，原來四周不知有多少箭矢，向他們二人射來！大肚和尚大喝一聲，僧衣飄動，藺俊龍變化作了千手千臂，抓一枝來箭，倒射回一枝，便有一聲悶哼，竟在片刻抓放了百來枝箭。

而大肚和尚身法，便沒藺俊龍靈活，所幸他的肚皮變成了盾牌，箭矢射到了他的肚皮上，如着棉花，全都被反彈了出來，有人「哇哇」慘叫，自樹上摔了下來。

要不是這番追出來的是大肚和尚和藺俊龍二人，可是大大的險！但是這一來，對方倒了的人又換上，不消片刻，大肚和尚大杜和「千手劍猿」藺俊龍，身上仍然着了幾箭，兩人邊撥箭接箭邊退，長此下去，仍然十分凶險。

但是兩人仍强在牢前死守不退：因爲牢外埋伏，何等凶險，如果他們一旦退開，裏面的兄弟一個不愼衝出來，豈不凶險？所以他們寧願作箭靶子也不再返回牢裏去。

大肚和尚和藺俊龍兩人越打越光火，大肚和尚罵道：「他奶奶的，操他娘的，有種放下暗器，前來打過！」

藺俊龍三把長劍，一齊抽了出來，舞得個白光金光紅光抖動，彩虹一般，風雨不透，却不禁問道：「喂，你這個出家人，怎麼一出口就是三字經？」

大肚和尚怪眼一翻，沒好氣地道：「你外號『千手劍猿』，我就沒問過你是人還是馬騮？」

藺俊龍居然答：「沒有！」

「咻」地一聲，又一箭射中大肚和尚的肚皮，大肚和尚這次眞氣不繼，「肚皮功」無法將暗器頂回，箭簇入肉三分，大肚和尚痛得「呀呀」叫，狠狽地罵道：「龜兒子，敢傷洒家的寶貴肚皮！」回頭向藺俊龍凶狠狠地罵道：「我沒問你是不是猴子，你管我當和尚的屁事？」

藺俊龍給他沒來由一頓臭罵，叱得心中一慌，「噗」地捱了一枚暗器，這暗器發出來的力道、勁道，都非同小可，藺俊龍左臂一中，劍勢便慢了下來。

要知道「千手劍猿」藺俊龍最主要的是一雙快如閃電的手，而今傷了一隻，便銳氣大挫，而對方的暗器，忽有一處激烈增强，暗器不發則巳，一發認穴奇準、速度奇快、手法極狠！

眼看藺俊龍就要接不住，大肚和尚佛掌一閤，將每一枚疾取向「千手劍猿」藺俊龍咽喉的暗器挾住！

大肚和尚這一挾，總算是救了藺俊龍的性命，但覺掌心微微一痛，知道被這暗器刺着，攤掌映雪一看，却見是一個鐵蒺藜，上面竟刻有一個小小的「唐」字！

大肚和尚大驚失色，只覺傷處巳一陣痲癢，毒氣直自掌心攻上，大肚和尚忙運功護住心脈，這一來，那裏能抵擋密雨般的暗器？

藺俊龍自是奮力抵擋，但那一處的暗器，特別凌厲，加上各方騷擾，縱「千手劍猿」也抵擋不住，這時忽聽叱喝一聲，一人長身掠出，全身化作一片金色的刀光，箭矢紛紛被反彈了回來，那人吐氣揚聲，一刀斫在一棵榆樹幹上，榆樹轟然而倒，一碩大的身形自樹叢中掠出，落在地上，連雪亦爲之陷！

那使金刀的便是胡福。他救人倒是神威凜凜，護己却有不及；他因宅心忠厚，多留意其他兄弟戰況，見藺俊龍、大肚和尚這邊危急，便認準那發暗器最强的所在，一刀斫去！

那人一落地，「咚」地一聲，竟似地震一般，衆人都晃了一下，胡福、大杜都一齊大叫了一聲：

「唐肥？」

只見雪光映照下，一人肥得宛似三個大肚和尚合起來，半邊臉宛似被鬼魅從中劈開一般的女人，正張開血盆大口，桀桀狂笑：「便是本姑娘，你們又能如何？」

大肚和尚巨喝一聲，雙掌如狂飆捲出，但掌至中途，奇癢攻心，掌力大減，唐肥一返首，「嘯、嘯」兩枚透心釘，意破掌力而入！

幸虧「千手劍猿」眼快，「叮叮」二劍，刺下雙釘，金刀胡福雙手持刀，切齒怒罵道：「唐肥，妳，妳，妳……」因爲氣極唐肥之叛，竟說不下去。

李黑變作一人苦戰，饒是移形換位，敵人傷他不得，但也難殺得出去，却大叫道：「胡福，胡福，好人不長命啊，你還要作好人啊？」

胡福被這一激，大吼一聲，一刀直劈了過去！

唐肥的面積雖大，但暗器十分歹毒，胡福老實，實捋她不過，藺俊龍因護大肚和尚，無法相助，各處埋伏的官兵，抛下弓箭，實行圍剿，這時「雜鶴」施月「呼」地掠出來，力敵衆人。

胡福斫了幾刀，唐肥避了幾下，忽然咧嘴一笑，道：「阿福，阿福，你又何必動怒呢？」

胡福的實力渾宏，只是被氣得昏轉了頭，唉嘆道：「唐肥，妳們唐門，也名震天下，何苦要投暗棄明呢？」

唐肥居然嗲嗲地一笑道：「是呀！」一揚手，「咻」地一隻帶鋸金環，飛旋而入，「刷」地嵌入了正與官兵作戰的萬加之後腦中去！

那萬加之在激戰中忽然腦後受創，恨叫一聲，這一聲未畢，身上巳不知中了多少刀、多少槍。

「金刀」胡福見唐肥居然趁自己分心時，出手加害了丐帮好手，心頭恨極，形同瘋虎，一刀又一刀劈去！

這一來，胡福本以深厚基礎見長，但怒急攻心，反而落了下乘，全無章法，唐肥的武功本就高過胡福，但胡福得過蕭秋水指點，正半斤八兩，唐肥因斧傷而武功大打折扣，胡福此刻也受了傷，要不是唐肥激怒了胡福，倒不易得手。

而今胡福越怒，刀法中破綻越多，唐肥陰陰一笑，揚手打出：——

唐花！

就在這時，忽聽一聲清叱：

「唐肥！」

唐肥聞聲一震，忽見一條細若遊絲的銀鍊，半空將「唐花」一捲，「唐花」竟向唐肥倒「開」了回來！

「唐花」是唐門的絕門暗器，唐肥因懂得使，便成爲江湖上數一數二的高手，但她也不會破「唐花」！

會破「唐花」的，是唐老太太。

唐老太太年輕時有一道名震江湖的絕技，就叫做「一綫銀河吊唐花」！

適才那一條銀鍊，所用的手法，顯然就是「一綫銀河」！

更令唐肥驚心動魄的，不是「一綫銀河」，而是那人！

那嬌小、明眸、皓齒、帶三分俏殺的女子！

唐方！

——未完——

新派中篇俠義奇情小說

秦紅·文 盧令·圖

七步滴血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王實在破廟中遇上酒色財氣四友，他們拜王實爲龍頭大哥之後，自是慶賀一番，隨後便一起前往白鶴道觀，路經一個大鎭，五人走進酒樓中打尖，適時四位假冒酒色財氣的大漢前來，硬指酒色財氣是冒牌貨，眞假酒色財氣因而互相比試，聲言比試後，輸方要聽從勝方的差遣，更要拜勝方爲師，王實看出此事透着古怪，但酒、色、財三人不聽他的話而各去比試，比試結果眞的酒、色、財三人均輸給對方，只有氣煞聽從王實的話留在王實身邊，最後酒、色、財三人均成爲人家的奴僕……

口傳奇招數 以一敵四僞

色魔一聽酒鬼也吃了敗仗，不禁猛抓頭髮道：「怪事！怪事！我們酒色財氣四友今天是怎麼了？怎的唏哩嘩啦就被人比了下去？」

氣煞道：「我沒有，我還是氣煞！」

冒牌氣煞接口笑道：「那是因爲你不敢接受我的挑戰。」

氣煞雙目一瞪道：「你說甚麼？」

王實搖手制止他發作，笑道：「氣煞，現在你是我手中最後一着棋子，你就當自己是一顆棋子，讓我來打出這最後一着棋好麼？」

氣煞已略看出他不是簡單人物，當下點頭道：「好，龍頭大哥，我聽你的。」

王實見大家仍圍在四周看熱鬧，便向他們揮揮手道：「諸位，沒甚麼好看的，請散去吧。」

圍觀衆人聽了一哄而散！

色魔嘆了口氣道：「財神和那個冒牌財神講定怎麼比的？」

氣煞說道：「不知道，財神叫他到外面去講，我看多半是比劃偷鷄摸狗的本領吧。」

色魔道：「若是欲比劃偷鷄摸狗，財神倒不致於輸，他是天下第一神偷——」

一語甫畢，忽聽樓梯上有人接口道：「現在已經不是了！」

隨着話聲，財神和冒牌財神一起上樓來了。

氣煞大吃一驚道：「你也輸了？」

財神滿面尷尬，雙手一攤道：「我……八十老娘倒綳孩兒！」

冒牌財神則得意洋洋的笑道：「我贏了，現在我是正牌財神！」

氣煞急問道：「你是怎樣輸掉的？」

財神嘆道：「不提也罷！」

王實笑道：「兵法上有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又有所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你們不知對方的來歷和底細，倉卒應戰，其敗宜也。」

財神又嘆道：「龍頭大哥，我要跟你們分道揚鑣了，技不如人，無話可說，江湖上從此再沒有我這號人物啦！」

氣煞道：「你們都走了，就只我一個人跟着龍頭大哥麼？」

冒牌氣煞道：「正是，你們四人一向形影不離，親如手足，如今他們三人跟我們走，你一個却落了單，這太叫人難過了，不如你也跟我們一起走，大家仍在一起不好麼？」

氣煞怒道：「你少嚕囌！」

這時候那個醉倒地上的冒牌酒鬼忽然醒了，慢慢從地上爬起來，雙手扶住桌緣，醉眼迷糊地道：「我呢？我在哪裏？」

冒牌色魔在他肩上拍了一掌道：「老大，你不知道你已經贏了麼？」

冒牌酒鬼舉目四望道：「他呢？他在那裏？」

冒牌色魔道：「在你脚下。」

原來，剛才酒鬼趴在桌上，後來滑到地上，仍然昏睡不醒。

冒牌酒鬼低頭看了看，指着酒鬼問道：「他……是不是死掉了？」

冒牌色魔道：「沒有，尋周公去！」

冒牌酒鬼伸手去抓酒鬼的胸襟，提了幾下也提他不起，自己反而跪了下去，他便拍拍酒鬼的面頰，吃吃笑道：「喂！醒來！醒來！」

酒鬼醒了，望了他好半响，忽然一拳打中他的下巴，笑道：「你奶奶的，你是何人？」

冒牌酒鬼道：「我是冒牌酒鬼，我贏了你啦！」

酒鬼道：「贏了我甚麼？」

冒牌酒鬼道：「贏了你的酒。」

酒鬼又打他一拳，笑駡道：「不錯，你奶奶的，你眞行！」

冒牌酒鬼道：「現在我是你師父，你怎麼可以打我啊？」

酒鬼聽了這話，面色一變，一骨碌爬起來，道：「我……我眞的輸了？」

冒牌氣煞道：「不錯，你輸了！」

酒鬼頓如洩了氣的皮球，一屁股坐落櫈子，喃喃自語：「這怎麼可能？這怎麼可能？當今天下，只有一個北海漁翁酒力比我强，而他……而他已經死了！」

冒牌酒鬼忽然大聲道：「酒鬼，你得拜我爲師，聽我差遣。」

酒鬼瞪着他問道：「你是不是事先吃了藥？」

冒牌酒鬼道：「胡說，我沒吃藥。」

酒鬼道：「咱們再比一次如何？」

冒牌酒鬼搖頭道：「不，不來了，不來了，我已經贏了你，這就够了。」

酒鬼一拳擊落桌面，打得桌上的碗盤杯子都跳了起來，憤怒地道：「豈有此理，我怎麼會輸？」

冒牌財神嘿嘿笑道：「瓦罐不離井邊破，將軍難免陣上亡，誰能保證一輩子不輸呢？」

酒鬼扳着臉沉吟一聲，才向王實問道：「龍頭大哥，這下怎麼辦？」

王實道：「既然有言在先，你只好拜他爲師，聽他差遣了。」

酒鬼一指冒牌酒鬼大叫道：「可是，像他這樣的人，怎配做我師父？我只要伸出一個小指頭兒，就能够把他戳死呀！」

王實道：「輸就輸，不要賴。」

酒鬼哭喪着臉道：「可是……」

王實道：「不要可是了，我輩武林中人要重信諾，所謂一諾千金是也。」

冒牌色魔連連點頭笑着道：「正是，正是！你們這位龍頭大哥說的再對也沒有了。」

色魔嘿然道：「也罷，現在你們可以老老實實的說出來，你們究竟要我們幹甚麼？」

冒牌色魔道：「要你們跟我們走。」

色魔道：「去何處？」

冒牌色魔道：「龍虎會。」

色魔面色一變道：「哦，鬧了半天，原來你們是龍虎會派來的人？」

冒牌色魔含笑道：「我們會主原想重金聘請你們入會，誰知你們一再說甚麼『寧爲鷄口，不爲牛後』，我們會主不得已才想出這個辦法來賺你們！」

酒鬼生氣道：「豈有此理，龍虎會少了我們四人就不能撐下去麼？」

冒牌色魔笑道：「非也，本會爲建立百年大業，便須網羅各方武林高手，你們酒色財氣四友武功出衆，是我們要網羅的人物，有你們四位加入，本會便可如虎添翼了。」

王實問道：「你們是幾品武士？」

冒牌色魔道：「四品。」

王實又問道：「上窮碧落一隻鷹、十八地獄索魂使和傾國夫人，這三人你們認不認識？」

冒牌色魔搖頭道：「沒聽說過。」

王實道：「吸血鬼鄧瑜呢？」

冒牌色魔道：「這個人倒略有耳聞，聽說他是放高利貸的。」

王實道：「聽說他是某一位大人物的部下。」

冒牌色魔問道：「那一位大人物？」

王實見他不清楚，便斷定上窮碧落一隻鷹三人不屬於龍虎會，多問無益，乃換了個話題道：「我這三個拜把兄弟如今已是你們的人，你們打算甚麼時候將他們帶走？」

冒牌色魔道：「等下就帶走。」

王實道：「少了個氣煞，豈非美中不足？」

冒牌色魔道：「是呀。」

王實道：「我有個主意，咱們雙方到鎭外找個空曠的地方，由我動口，由氣煞動手，他一個鬥你們四個，這樣打一仗如何？」

四個冒牌貨都聽得一怔道：「你說甚麼？」

王實再詳說一遍。

冒牌氣煞哈哈大笑道：「你這小子腦子是不是有毛病？他一人怎能獨鬥我們四人？」

王實笑道：「我動口，他動手，這樣等於兩個對四個，也不算太懸殊。」

冒牌氣煞笑道：「小子，我告訴你，我們四人聯手，可以擊敗武林中任何一個高手，也許你小子有些能耐，但若說你能指揮他擊敗我們四個人，打死我，我也不信！」

王實道：「不錯，這一仗你們勝面較大，因此在賭注方面必須有分別。」

「怎麼分別？」

「他若輸了，你們也將他帶走，但若勝了，你們四人也得拜他爲師，聽他的差

遺。」

「這個……」

「不敢？」

冒牌氣煞便向三同伴問道：「咱們要不要接受他這個賭注？」

三個冒牌貨摸不清王實的底細，起初有些遲疑，後來轉而一想，認爲王實縱有滿腹武學，未必就能臨場指導氣煞打敗自己四人，乃點頭表示可以接受。

那酒、色、財三人還不知王實的來歷，聽他說要指揮氣煞獨鬥對方四人，覺得十分滑稽，色魔帶着懷疑的眼光看着他，問道：「龍頭大哥，你……葫蘆裏賣的甚麼藥？」

王實笑道：「你們三人已是龍虎會的人，這件事你們就別過問了，讓我和氣煞來跟他們賭一下吧。」

氣煞已知王實不簡單，心中萬分高興，笑道：「正是，我來跟他們鬥一鬥，你們別管。」

王實乃向四個冒牌貨說道：「四位既然同意，即請付賬，咱們馬上去外面去解決。」

於是，冒牌財神付了酒賬，一行九人便即離開酒樓，王實由氣煞抱上瘦驢坐定之後，他請他們七人先走，他和氣煞隨後慢慢而行。

路上，他面授機宜給氣煞，談妥了對抗對方四人之策。

氣煞聽了他的指示後，又驚又喜道：「龍頭大哥，敢情你是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呀！」

王實笑道：「我功力已失，如今也只能動動口罷了。」

氣煞訝然道：「你是怎麼失去功力的呢？」

王實道：「一言難盡，以後再告訴你們便了。」

氣煞道：「那麼，可不可以先告訴我你是那位武林高人的門下？」

王實道：「我告訴你，你可別在那四個冒牌貨面前說出來。」

氣煞連連點頭道：「當然，當然！」

王實道：「我是三絕老人的門下。」

氣煞一聽之下，差點跳了起來，叫道：「甚麼？原來你是——」

王實忙道：「住口！」

氣煞立刻掩住自己的嘴巴，因爲那四個冒牌貨就在前面數十丈外的路上，不能讓他們聽了去。

不久，一行人已來到野外一處空曠無人的地方，氣煞手握一對大板斧，面向對方四人大刺刺一站，喝道：「來呀！你們四個一起上，老子一個一個送你們去閻王面前報到！」

他得知王實是三絕老人的門下，登時信心大增，鬥志旺盛已極。

那四個冒牌貨反而有些疑慮，他們湊在一起交頭接耳，不知在商量些甚麼，過了一會，那冒牌色魔才向王實說道：「小子，在動手之前，我要講一句話。」

王實道：「請便。」

冒牌色魔道：「第一，你只准動口，不准動手。」

王實道：「當然。」

冒牌色魔道：「第二……」轉對酒魔、色鬼、財神三人道：「你們也不得出手協助。」

色魔輕哼一聲道：「黃金百斤，不如我們『酒色財氣四友』一諾，這句話你聽到沒有？我們三人既然賭輸了給人，就絕對不會做出那背信違諾之事。」

冒牌色魔道：「好吧，你們三人坐下來。」

酒鬼、色魔、財神乃並肩坐在地上。

他們四個冒牌貨這才各仗兵器而出，冒牌氣煞仗雙斧站在氣煞對面，冒牌色魔持金槍站在氣煞後面，其餘二人站左右兩個位置，擺出了相當嚴謹的作戰姿態。

氣煞巍立中間，毫無懼色。

王實仍坐在驢子背上，他見雙方已準備妥當，便開口道：「好，請動手吧！」

那冒牌氣煞雙斧一舉，準備發動攻擊了。

其實這是虛張聲勢，因爲就在這時候，那站在氣煞身後的冒牌色魔已悄然舉槍刺出。

王實見他肩頭聳動，立刻叫道：「後門迎客——左上右下，三長兩短！」

氣煞一聲斷喝，擰身滑步，一雙板斧「呼」的一聲揮到後面，左斧在上，右斧在下，立聞「噹」然一響，已將冒牌色魔的金槍磕開。

緊接着，展開「三長兩短」的攻擊，但見雙斧閃動間，又是「噹！」的一聲巨響，冒牌色魔的金槍竟已被打飛出手，一直飛出七八丈遠才落到地上。

出手第一招就有了「輝煌」戰果，這下可把他們四人唬住了，冒牌色魔驚出一身冷汗，慌不迭的仰身暴退，其餘三人則如白日裏見鬼，一時爲之瞠目結舌，竟忘了出招進擊。

一排坐在地上觀戰的酒鬼、色魔、財神也爲之瞪目口呆，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位雙足殘廢的「龍頭大哥」原來不是普通人物，他臨場督導的第一招居然效果驚人，眞眞大出他們意料之外，把他們看傻了眼。

那冒牌氣煞呆了呆，才想到應該出手，於是大喝一聲，雙斧猛劈而出。

王實不等他招式走實，又立刻叫道：「揖退三讓，紅杏出右牆！」

氣煞退步旋身，右手扳斧一抬，正好架住冒牌酒鬼的一劍——原來王實的「揖退三讓」是指導他避開冒牌氣煞的攻擊，而「紅杏出右牆」則是要他接住冒牌酒鬼的一劍，他如法施爲，居然輕輕鬆鬆就躲過了對方兩人的攻擊。

這時，冒牌財神已揮動雁翎寶刀加入攻擊，王實看出他刀法動向，便叫道：「掛羊頭賣狗肉——左推右拒！」

氣煞又依言施爲，果然迫得冒牌財神倒退不迭，他心中一高興，忍不住大叫道：「龍頭大哥，我要攻擊，不要防守！」

王實又叫道：「倒戈相向——霸王別姬！」

「好！」

大板斧往後一拖，便聞冒牌酒鬼「哎呀！」驚叫一聲，登時鮮血如泉噴射，砰然摔倒在地！

原來氣煞這一招「霸王別姬」使得極之巧妙，利斧正好趕上了上前偷襲的冒牌酒鬼的咽喉，冒牌酒鬼閃避無路，咽喉「卜」的一聲，便被利斧割裂，一命嗚呼。

冒牌酒鬼一死，其餘三人登時心慌意亂，他們原是龍虎會的四品武士，一身功夫本來不俗，可是王實的幾句臨陣指揮，使得氣煞招無虛發，處處搶得先機，威力之大，超出他們想像之外，叫他們怎不心驚肉跳？

冒牌財神首先喪失了鬥志，他拖刀躍退，舉刀一指王實喝道：「小子，你報上名來！」

王實笑道：「你們認輸了麼？」

冒牌財神沉聲道：「你亮個萬兒，我們好向會主交代。」

王實道：「我叫王殘子。」

冒牌財神道：「好，後會有期！」

他走去抱起冒牌酒鬼的屍體，向另兩個同伴道：「咱們走吧！」

冒牌色魔和冒牌氣煞也已氣餒，不敢再戰，於是相率欲行，氣煞一擺雙斧攔住去路，喝道：「慢着，你們既然認輸了，那就得拜我爲師，聽我差遣。」

冒牌財神冷笑道：「你眞要我們三人麼？」

氣煞道：「當然，平白得三個徒弟，這有甚麼不好啊！」

冒牌財神道：「這筆賬不太好算吧，你們三個同伴拜我們爲師，現在我們反過來拜你爲師，這算甚麼名堂？」

氣煞道：「你們拜我爲師之後，他們的問題自然解決了。」

冒牌財神道：「怎麼解決？」

氣煞道：「你們成了我的徒弟，我便可命令你們放過他們三人，這不就解決了嗎？」

冒牌財神道：「不對，我們拜你爲師之後，他們三人仍然是我的徒弟。」

氣煞怒道：「胡說，夫妻都可分離，師徒如何不能斷絕關係？」

王實哈哈笑道：「氣煞，得饒人處且饒人，我看只要他們願意放過酒鬼、色魔、財神三人，你也就放過他們便了！」

氣煞本來也只希望如此，便道：「我們龍頭大哥的意見，你們認爲怎樣？」

冒牌色魔說道：「我們可以接受。」

氣煞道：「那就快滾！回去告訴你們會主，我們『酒色財氣四友』對龍虎會沒一點興趣，叫他以後少來招惹我們！」

三個冒牌貨懷恨而去。

酒鬼、色魔、財神目送他們走遠之後，才一齊跳起來，圍上王實興奮地道：「龍頭大哥，你哄得我們好慘，原來你是深藏不露的高手呀！」

王實笑道：「那裏，我是銀樣蠟槍頭，胡謅幾句唬唬人罷了。」

酒鬼道：「不對，氣煞的三板斧雖然厲害，但若不是你從旁指點，他絕不可能兩三下就打得他們落花流水——龍頭大哥，你簡直是一位武學大師！」

色魔接口說道：「是啊，剛才那一招『霸王別姬』眞是妙到峯巔，我一輩子也想不到那樣高明的招式來，實在是太高明了！」

財神問道：「龍頭大哥，你到底是誰呀？」

王實這才將自己的來歷及遭遇說了出來。

酒色財氣聽得驚奇不止，一齊驚問道：「那麼，挑斷你腳筋之人，是不是你那師哥？」

王實道：「不知道……」

氣煞道：「一定是他，他媽的太可惡了，這樣心黑手辣的人怎麼可以讓他活在世上？咱們找他算賬去，活活的把他劈成八大塊！」

王實正色道：「不要胡說，這件事可能與我師哥無關，我那師哥雖然浮誇了些，人也是很不錯的，眞相未明之前，你們不許亂講。」

財神道：「你和他在白鶴道觀喝酒，後來你喝醉了，醒來的時候，腳筋已被挑斷，人又被丟棄於大涼山的絕谷中，若說這件事與你師哥無關，殺了我的頭，我也不相信！」

色魔拍掌道：「是了！龍頭大哥，古時孫臏和龐涓的故事在你們師兄弟身上重演了！你師哥怕你將來的成就超過他，所以——」

王實嘆道：「你別說了！」

一聽人提起孫臏和龐涓的故事，他就有心如刀割之感，在三絕洞的最後那幾年，爲了怕師哥不高興，他不惜挨恩師的痛罵，故意在「龍刀」和「流星珠」兩項絕技上讓自己偏差「半寸」，他打定主意，寧可使自己技遜一籌，也不希望師兄弟之間發生嫌隙，雖說自己終於落得殘廢，但他仍不願承認這個可怕的事實，而希望自己的殘廢與師哥鍾虹毫無關連。

色魔一怔道：「不然的話，是誰挑斷了你龍頭大哥的腳筋呢？」

王實道：「可能是吸血鬼鄧瑜，或者是『上窮碧落一隻鷹』三人。」

色魔道：「但當時你師哥在場，他會眼睜睜看着你被挑斷腳筋不成？」

王實道：「也許當時我師哥已離開白鶴道觀。」

氣煞道：「龍頭大哥，你說要去白鶴道觀辦一件私事，指的就是這件事？」

王實點頭道：「是的。」

氣煞一頓足道：「走！咱們去弄個水落石出，抓到那個挑斷你腳筋之人，我他媽的不把他活活劈成八大塊，我就不是氣煞！」

× × ×

復行數日，白鶴道觀終於到了。

可是，眼前所見的白鶴道觀，已變成一堆灰燼！

王實大爲錯愕，以爲找錯了地方，道：「這就是白鶴道觀麼？」

酒鬼點頭道：「不錯，這就是白鶴道觀，以前我們四人也曾到此借宿，沒有錯的。」

王實呆望着那些斷牆敗垣和一堆堆被燒成灰炭的木頭，過了一會才又說道：「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酒鬼道：「看樣子，這白鶴道觀被大火燒毀已有好多天了。」

色魔道：「說不定在龍頭大哥被挑斷腳筋之後，就被放火燒掉了。」

氣煞道：「放火？」

色魔道：「是呀！」

氣煞道：「他們幹麼要放火燒掉這座道觀？」

色魔冷笑道：「你沒聽人說殺人放火殺人放火麼？殺了人就得放上一把火，把一切證據和痕跡燒得一乾二淨！」

財神點頭笑道：「你說得不錯，我猜灰燼下必有焦屍。」

氣煞道：「誰被燒死了？」

財神道：「當然是住在這白鶴道觀的一些道士，他們是人證，非死不可！」

王實微微一皺眉道：「你這麼聰明，料事如神，還要我這個龍頭大哥幹麼？」

財神聽了有些不好意思，訕訕一笑道：「龍頭大哥，你知道我是個偷兒，偷與盜雖不相同，但有些手法也是相同的，憑我十多年偷鷄摸狗的經驗，我敢打賭這是殺人放火沒錯。」

王實道：「誰殺人放火？」

財神道：「就是吸血鬼鄧瑜那一帮人呀！」

王實道：「他們爲何要殺人放火？」

財神道：「他們挑斷了你龍頭大哥的脚筋，爲了不使秘密走漏，便把觀中道士一起殺死，然後放上一把火消滅證據。」

王實道：「你們去附近找找看，看附近有沒有人住着。」

四人應是而去。

王實便騎着瘦驢在火場上打轉，轉到一堆灰燼旁邊，忽然聞到一股屍臭氣味，仔細一看，發現有蛆虫從灰燼下蠕蠕爬出，心知那下面必有死屍，當即退出火場，在一旁等候。

不久，酒色財氣回來了，色魔報告道：「那邊路上有個老農人在田裏除草，他說這白鶴道觀是在三個多月前失火的，附近居民趕到時，整座道觀已被燒毀，他們不知道是怎麼起火的，當時也沒見到一個道士在場，他們便去報官了事。」

王實道：「是三個多月前麼？」

色魔道：「是的。」

王實道：「好，咱們走吧。」

酒鬼問道：「哪裏去？」

王實說道：「去樂山縣城找吸血鬼鄧瑜！」

酒鬼笑道：「龍頭大哥打算和他見面麼？」

王實聽了這話，心頭一動，略略盤算了一番，便說道：「這樣好了，此處距樂山縣城不太遠，你們去兩個把他抓到這裏來！」

酒鬼道：「好，我去。」

財神笑道：「我也去，聽說姓鄧的很富有，我早就想動他了。」

於是，酒鬼和財神連袂而去。

王實和色魔、氣煞便在火場附近等候，未幾天已大黑，三人取出乾糧吃飽，見酒鬼和財神仍未返回，氣煞有些焦躁起來，道：「哼，不該讓他們去，他們一個是見了酒就忘了生辰八字，一個是一天不偷手便發癢，八成把正事丟到腦後去啦！」

色魔道：「別急，他們總得等天黑了才能下手，何況聽說那姓鄧的宅中也養了不少高手，不大好對付呢。」

王實笑道：「鄧瑜和他手下那些人武功平平，你們四人任何一個去都能將他手到擒來，怕的是酒鬼只顧喝酒，財神只顧偷竊，那就不妙了。」

氣煞道：「他們若誤了正事，龍頭大哥罰他們五十大板，由我來打！」

王實笑了笑道：「你想報仇？」

氣煞道：「正是，那天在山廟，財神下手太重，到今天還在痛呢！」

王實說道：「這樣說來，你還在恨我了？」

氣煞吃了一驚，忙笑道：「沒有，我只是說着玩的……龍頭大哥，我可是服了你了啊！」

王實忽然把自己的頭髮弄散，又在臉上塗些泥土，然後笑道：「我這個樣子，鄧瑜一定認不得我。」

色魔問道：「龍頭大哥不想被鄧瑜認出？」

王實道：「是的，讓他們認定我王實已經死了，豈不更好？」

氣煞道：「對了，那天他們爲何不索性殺死你，却要挑斷你的脚筋，把你丟棄在大凉山的絕谷中？」

王實道：「這個……」

他當然也想到這一點，就只一直想不通罷了。

氣煞性子急，想到甚麼便問甚麼，這時又問道：「龍頭大哥，一旦你查出傷害你的人是你師哥，你打算怎麼辦？」

王實搖頭不答，這一點他也想到了，只是一直沒決定要怎麼辦。

色魔忽然道：「龍頭大哥，此地距峨嵋還不太遠，你何不回三絕洞把一切稟告令師？」

王實道：「不！」

色魔道：「爲甚麼？」

王實道：「我已註定一輩子成爲殘廢人了，何必把煩惱帶給家師！」

氣煞道：「這話有道理。」

王實正要再說話，忽聽得前面路上有脚步聲傳過來，便道：「是不是他們回來了？」

氣煞起身迎上去，果見是酒鬼和財神挾持一老人回來，一問正是吸血鬼鄧瑜，便帮着把他揪到王實面前，大喝道：「跪下！」

吸血鬼鄧瑜似是被點了軟痲穴，全身使不出一點力氣，被氣煞一推之下，登時跪倒在地。

他又急又氣的嚷道：「這是幹甚麼？你們這是幹甚麼？我告訴你們：我鄧瑜可不是好惹的，我跟龍虎會會主可是稱兄道弟的，你們敢動我一根汗毛——哎呀！」

原來，氣煞聽他說到「一根汗毛」時，便一把抓住他的頭髮，使勁扯下一大片，哈哈笑道：「這把頭髮少說也有三百根，比你說的一根汗毛要多出幾百倍吧？」

鄧瑜擧手一摸頭，摸到一些血，嚇得臉色蒼白道：「這……這……這……」

他見王實盤膝坐在地上，三分像鬼，忖度必是首腦人物，便問道：「你是何人？幹麼派人把我抓到這裏來？」

王實不答，向酒、財二人問道：「經過情形怎麼樣？」

酒鬼道：「回龍頭大哥的話，我們趕到樂山縣城的時候，天已黑了，本來打算等到半夜再下手，財神却想到一個鬼主意，我們照計策進行，輕輕鬆鬆就將這老傢伙抓出來了。」

王實追問道：「甚麼計策？」

酒鬼道：「我們登門求見，僞稱是龍虎會虎旗堂下的三品武士，這老傢伙聽到下人報告，立刻親自出迎，請我們到他書房坐下，我叫他屏去左右，然後出其不意點了他的穴道，就這樣將他刦出縣城。」

財神接口道：「他的那些部下個個都是飯桶，被我殺傷幾個之後，就嚇得抱頭鼠竄，不敢再追上來。」

王實表示嘉許的點了點頭，目光移回到鄧瑜的面上，冷冷問道：「你是吸血鬼鄧瑜麼？」

鄧瑜道：「是，我是鄧瑜，你們若是缺少盤費，這很簡單——」

王實突然厲叱道：「住口！」

鄧瑜嚇了一跳，不敢再開腔。

王實目光似刀子般釘在他臉上，以冷峻有力的聲調道：「你知道我是誰麼？」

鄧瑜看了他幾眼，仍然沒認出他是王實，搖搖頭道：「不知道，請問你……」

王實道：「我是龍虎會主！」

鄧瑜一呆，兩眼慢慢睜大，滿面驚愕道：「您……您是龍虎會主？」

王實道：「你看不像是不是？」

鄧瑜不勝驚疑道：「這個……好像有點……我……在下……不太敢斷定……」

王實道：「你不是說跟龍虎會主稱兄道弟麼？怎麼今夜見面反不認識？」

鄧瑜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王實冷冷一笑，說道：「鄧瑜，你知罪麼？」

鄧瑜面色一陣蒼白全身發抖起來，顫聲道：「我……在下……犯了甚麼罪？」

王實道：「我接到不少報告，說你仗勢壓人，驕奢淫佚，完全不把我這個會主放在眼裏，今天我微服到此，特地叫人帶你來見見，不想你第一句話就說甚麼與我稱兄道弟，哼！」

鄧瑜從未見過龍虎會主，這時見王實說得煞有介事，便認定他是龍虎會主，當下納頭便拜道：「會主恕罪，小的剛才那樣說只是爲了保護自己，並無別意。」

王實試出他果是龍虎會的人，頓有撥雲見日之感，暗忖道：「這樣看來，那『上窮碧落一隻鷹』三人正是龍虎會的武士，而師哥也已加入龍虎會，他口中所說的『大人物』指的即是龍虎會主了！」

他心中忽然充滿苦澀，又暗忖道：「師哥，你本天縱奇才，又有雄大的志氣，師父他老人家一直視你爲衣砵傳人，將來必能光大三絕門戶，爲甚麼剛剛下了山就委身於一個邪派帮會？難道這就是你在三絕洞苦練武功的目的麼？難道小小一個龍虎會武士已能使你滿足了？又難道你認爲我會跟你作對或爭寵？唉！師哥，子欲以梁國而嚇我耶？」

鄧瑜見他不說話，忽然想起會中傳說「會主如在生氣中忽然沉默下來，接下來便是要下令殺人了」，這時見他不言不語，心中更是害怕，忙又磕頭道：「會主聽稟，小的並未違犯會規，至於有人檢擧小的驕奢淫佚，那絕非事實，必是有人因心生嫉妒而進行誣告的。這些年來，小的處理蜀境一地的財務，一直是兢兢業業，不敢稍有怠忽，所有的賬目都記載得淸淸楚楚，而且是涓滴歸公，不敢存有一點私心，會主要是不信，可派人查賬，便知小的對會主忠心耿耿……」

王實根本沒聽到他在說甚麼，他腦中正一幕一幕映現當日在白鶴道觀的情形，直到意識回到現實，才開口道：「你說甚麼？」

鄧瑜道：「小的是說——」

王實忽然一擺手道：「不要說了，你只告訴我當日的情形！」

鄧瑜一怔道：「甚麼當日的情形？」

王實道：「三個多月前發生在這白鶴道觀的一切經過！」

鄧瑜呆了呆道：「會主指的是白鶴道觀失火被焚毀一事？」

王實道：「包括失火之前所發生的一切！」

鄧瑜詫異答道：「這件事小的不知道呀！」

王實眉毛一揚，冷笑道：「當時你在場陪伴，怎說不知道？」

鄧瑜又是一呆道：「在場陪伴？陪伴誰？這話從何說起？」

王實道：「那天你和三絕老人大徒弟鍾虹，『上窮碧落一隻鷹』、『傾國夫人』、『十八地獄索魂使』四人一起去魚池見王實，後來你們六人一起來到這座白鶴道觀打算要在觀中夜過，有這回事麼？」

鄧瑜連連搖頭道：「沒有！沒有！」

王實道：「沒有？」

鄧瑜道：「是的，小的被魚池村那個姓王的小子囚禁在魚池村的第二天，本會三品武士『上窮碧落一隻鷹』三人確曾前往搭救，結果被那小子打得落花流水，之後我們便不敢再去招惹那小子。」

王實道：「後來你和鍾虹及『上窮碧落一隻鷹』四人又去魚池村見王實，與王實一起離開魚池村，中途在這白鶴道觀借宿。」

鄧瑜又搖頭道：「沒有！沒有！」

王實冷笑道：「當眞沒有麼？」

鄧瑜道：「是的，會主不信，可去盤問『上窮碧落一隻鷹』三人，他們被王實打敗之後，就沒再回樂山縣，聽說直接返回總壇去了。」

王實聽他語氣堅定，沒有說謊的味道，心中可大惑不解了，暗忖道：「他和師哥及『上窮碧落一隻鷹』三人明明去魚池找我，後來一起離開魚池村到達這白鶴道觀，爲何他竟說沒這回事？難道那天去魚池村的五個人都是冒牌貨？不，我和師哥相處多年，如果那個鍾虹是冒牌貨，我一定看得出來。」

他目光一抬，嚴厲的注視鄧瑜，又問道：「那麼，你被王實留在魚池村，後來是怎麼回城的？」

鄧瑜道：「那天我一個叫鄧大牛的部下帶來了『上窮碧落一隻鷹』三人，打算救我脫險，不料那姓王的小子實在厲害，竟將龍虎會的三位三品武士打得落花流水，鄧大牛沒辦法，只好取出所有的房契和借據交給王實撕毀我才得以脫險回城。」

王實道：「後來呢？」

鄧瑜道：「後來，『上窮碧落一隻鷹』三人說要返回總會求援，但那以後就沒消息了。」

（未完）

實用柔道學

十一　鎖臂法

混沌書生・文

鎖臂法是柔道中一種十分厲害的武器。一個在其他方面表現得平平無奇的柔道者，只要他對鎖臂法特別精通，則他會在比賽中是一名猛將。雖然如此，在比賽中，鎖臂法却令人出奇地忽視了；我認爲其主因是比賽者未能夠眼光銳利地在很短的時間中，看出了對方的破綻，而對他施以鎖臂法。即使在黑帶級的比賽中，也常常會看見一些可以用上此類招式以取得勝利的機會，白白地給浪費了，豈不可惜！

爲了鍛鍊你的找出對方破綻的目光，你可以在練習時和你的拍檔躺了在地上，大家作半慢動作的扭摶。你現在要記着：只要對方把其手肘向側移離身邊，這便是你的機會了。你此時便會看到，原來在柔道交手時，這個機會是不斷地重複出現的，只待你去抓住它。在經過一番這種目光練習之後，你便會把握到每一機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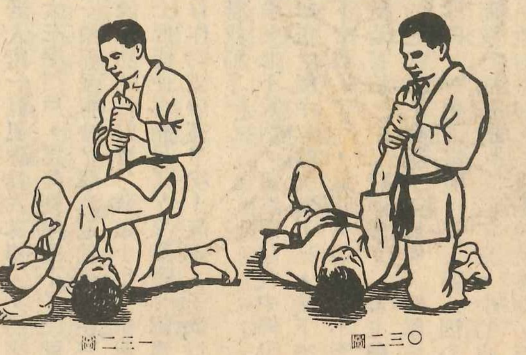
一、胯下鎖臂法

在比賽中，此式是常用在你把對手摔倒了之後的。你可以跪在他的側邊，亦可以跪着他。前者如圖二三〇，可能你剛剛用過窒息法而不成切，於是你改用此式。

對方以右手來抗拒你施用窒息法，你便以雙手緊握着其腕部；把它拉直，其拇指向外，如圖二三〇。同時左足提起，放在他的頭部左側，正在其喉部之上，如圖二三一。然後右足伸進他的身下，上身往後傾，幾乎就坐在你的足跟之上。雙手保持對其右手的



圖二三〇



圖二三一



圖二二八

圖二二九

圖二三二

左足放在他的左頸側，如圖二三六，然後坐下，兩手依然緊拉着其右手。在坐下了之後，迅速地躺下，把他的右肘擱在你的右腿上，壓下他的右手，如圖二三七。

三、跨坐鎖臂法

此式比上式較少在比賽中見到，純是因爲可以施用它的機會不常有。

柔道中的地上扭摶有一戒條，就是切忌把你的肘部移離身邊。初學者常會不注意此點，而犯了伸直了手以推對方之錯誤，而爲人家製造出把自己的臂鎖了起來的機會。

在圖二三八中，你跨跪於對方身上。本來你是用交叉手窒息法來對付他的，可是他的反抗成功地把你加於他的壓力減輕了，而現在他更以右手推你。當他這樣做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手法以雙手攫住他的右腕，用力把其右手拉直。另一方面，將左足斜伸出，把對方的右手的上臂壓於左腿之上，如圖二三九。注意要使其右拇指向最上，而且他的

圖二三六

圖二三七

圖二三八

圖二三九

緊拉。

在你向後傾之時，把身體略移向他的頭部，如此一來，他的右手便被鎖得更緊，而且你也覺得舒服一些，鎖臂的動作是這樣的：把他右手拉直，將臂部抬高，離開地面，如圖二三二，將其右手往下壓。重要的是他的拇指一定要向外，只有是這樣，他的肘部的位置才適合你把他的右手拗直，還有就是你一定要和他儘量接近，把你的右腿作爲對其肘部的支點，否則他可以把右手曲起，則你便前功盡廢了。

圖二三三表示另外一個姿勢，就是跨着他。在你跨過他時，他以右手企圖格開你，你便以雙手抓着它的腕部，向左方倒下——如果你是抓着他的右手的話，如圖二三三，你的右足一定要橫壓着他的身體，以阻止他向左滾而謀脫身。你的左足貼着他的右方，最好是伸進他的下面少許，左臀縮到與左足跟儘量相近。

把他的右手壓向你的左腿，如圖二三四。同樣地，他的右手拇指一定要向上。

二、摔倒鎖臂法

在練習此式時，如果你忽然失去了平衡，則你千萬要立刻放開你的對手，否則便會受到很痛的損傷了。

你把對手摔了在地上，站在他的右側，以左手抓着其右袖，如圖二三五。立刻以右手握着其右腕，將他的右手拉直，同時如果你的右足不是在他的身邊的話，此時立刻把它移前來



圖二三三

圖二三四

圖二三五

右臂與你的左腿的接觸點應接近其肩部，而非接近其右肘。如果你把左腿頂在他右肘之下，他便可以把右手拗曲，而消去你的攻勢了。

此式亦可稍變，把他的右手壓向你的左膝，如圖二四〇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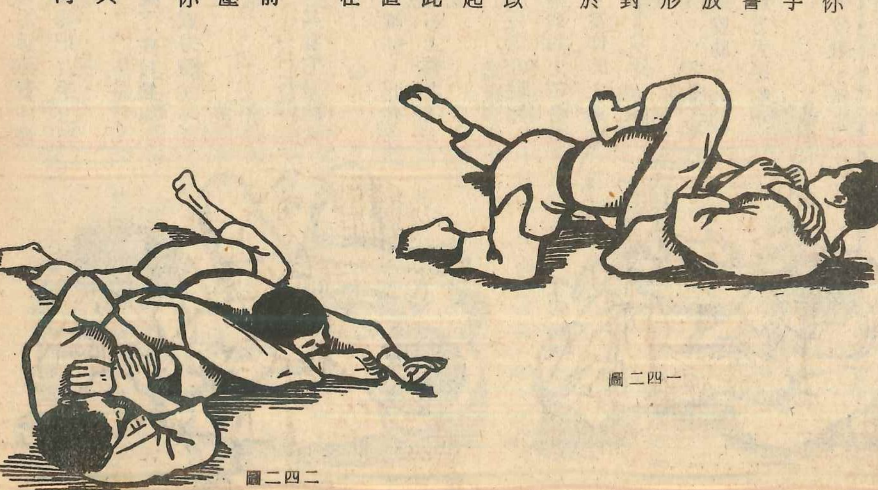
四、側仰體鎖臂法

你仰臥於地上，而你的對手在上向你進攻。你的脫身之道就是把雙足運到對手的身體的任何一邊。要是你的對手夠機警的話，他會竭力阻止你這樣做，或者是放棄這個危險的位置。不過在大多數的情形下，他是過於集中精神於用封喉法全力對你進攻，因而完全沒有察覺你此動作，於是他身陷危險中還不自知。

當對方的手向你的頸部迫近之時，以雙手把其右腕握着，拉向左肩。右足縮起，撐着他跪在地上之左膝，用力一蹬。此一拉及一蹬之動作，往往可以將對方拉直地拍在地上。另一方面，縮起左足，放在其背後，身體準備右轉，如圖二四一。

身體繼續右轉，左足橫在對方的臉前，壓着其右手，如圖二四二。把左足下壓，兩手把其右手上抬，則他的右手便給你牢鎖住了。

在此式中，因爲你與對手的位置剛與前各式相反，所以他的右手拇指現在應向下，請注意圖二四二。



圖二四〇

圖二四一

圖二四二

五、千字形鎖臂法

此式的名稱的來源是由於你的手與對方的手形成了一個4字。

對手仰臥於地上，你則跪在其左側。此時他伸出右手，要將你推開，如圖二四三。你要施用鎖臂法，但是他機警地立刻把右手曲起。你步步進迫，以右手抓着其右腕，用力將其右手按在地上，上身向前傾着，如圖二四四。

你要將他的右手手掌向上地按在地上，高於其右肩。左手穿過其右上臂之下，抓着你自己的右腕。注意你的左手應接近其右肩。同時將右手向右拉，使對方右手的前臂和上臂間的角度少於九十度。

圖二四五



圖二四六

圖二四四

圖二四三

右手用力向下，左手向上抬，將其右手鎖着。最好是把你的左腕作一逆時針轉動，以改爲把右手上切邊頂着他的右上臂。

圖二四五是一個變式。你把右手繞了在其頸後，而非放在其頸上。此法同樣具有相同的威力的。

六、半躺鎖臂法

很出奇地此式並不怎樣爲人熟知，其實它是相當簡單，而又十分有效的。

你跨跪在對方身上，而他則以右手推你。此時你將他的左手夾於左腋下，左前臂繞在其右上臂之下，以上切邊上壓他的上臂，如圖二四六。

現在你向左邊倒下，左臂貼地，接近着左足跟，兩手掌的手指互扣着。同時將右腿橫加於對方的身上，以控制其身體的活動，如圖二四七。當你的上身越下沉，把你的重量越多地加於他的右手上之時，此鎖臂法便更爲有效。

左前臂往上曲起，可以由右手加以協助。你的左上切邊對他右上臂肌肉的壓力會令對方大感吃不消，終於要向你俯首稱臣。

在圖二四八的變式中，進攻者雙手分開，抓住了其衣袖。不過我認爲其效力是不及前者的。



圖二四八

圖二四七



下期預告

龍王之死（雙鷹神捕故事）西門丁・著

「太湖龍王」項天元因爲突然暴斃以及項家的數次受擊……案情撲朔迷離，最後「笑面神鷹」管一見只憑「太湖龍王」臨死留下的一個「一」字而破案。

新派長篇武俠小說

臥龍生・文
盧令・圖

斬情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斬情女與四海鏢局總鏢頭包天成鬧翻，包天成要毀約退保，而斬情女則堅持要鏢局履約，直至限期屆滿爲止，否則要砸碎四海鏢局的招牌；雙方正在爭持間，該局門口招牌已被一股神秘內力砸碎墮落。此時，黑劍門人唐漢率領一男一女到達鏢局，指責四海鏢局故意與黑劍門作對，勒令包天成撤退鏢師，交出斬情女，否則訴諸武力，語氣咄咄迫人。包天成忍無可忍，憤然拔刀相向，由是兩人便厮殺起來。唐漢帶來一男一女，雙雙出陣挑戰，林成方奮起禦敵，不幾個回合即將該女殺手斬斃。而斬情女於稍後亦將該男殺手斃於劍下……

組聯合陣綫　對抗黑劍門

斬情女笑一笑，望望被對方長劍劃破的衣袖，低聲說道：「林兄見笑，小妹殺人的手法，不太光明。」

林成方未置可否，臉上無笑容也無慍意。觀戰之人，有很多沒有看到斬情女殺人手法，但却聽到了那句話。

轉眼望來時，黑衣人早已倒了下去。

王榮却接上了腔，道：「黑劍門這個組合，都是見不得天日的人，不論用什麼手法殺他們都沒有錯。」

斬情女笑一笑，道：「王兄說的也是，反正小妹在江湖上的名聲也不太好，本來就不是正人君子。」

大廳中的搏鬥，只餘下了唐漢和包天成兩人。

唐漢忽然雙手握刀，驟發內勁，震開了包天成的鐵劍，疾退了三步。退開之後，未再向前攻來，那是表明了暫時停手的意思。

包天成心中明白，唐漢決不是怕他，也沒有落敗，以勝負之機而論，唐漢似乎還佔優勢。但鐵劍火彈也有絕技未施，手中扣着兩粒火彈子未曾發出。

唐漢目光轉動，望了兩個倒在地上的屍體一眼，道：「他們都死了？」

林成方道：「不錯。」

唐漢冷冷說道：「這四海鏢局子之外，至少還有二十個人，只要我高聲一呼，他們就立刻會攻進來。」

包天成道：「我想他們的武功，未必能強過你帶來的一男一女。」

唐漢道：「諸位對黑劍門的人，瞭解得太少。」

斬情女道：「咱們就是知道的太少，所以，才向閣下領教！」

唐漢道：「你們想知道？」

斬情女道：「當然想知道，不過，不知你唐兄願否見告？」

唐漢道：「黑劍門中，殺手的等級，大都在伯仲之間，他們出手的凌厲，並無太大的分別。」

斬情女道：「唐兄，你是今夜來這裏的頭兒了？」

唐漢道：「不錯。」

斬情女道：「那麼以你唐兄的看法，你能不能殺了我呢？」

唐漢道：「很難說，但我如和他們一起進來，這一場搏殺，很可能會造成一場很悲慘的刦難，四海鏢局，也將付出最大的代價。」

話雖然說得很狠，但口氣之中，却留有餘地。

斬情女笑一笑，道：「唐兄，你敢不敢帶他們離開這裏？」

唐漢道：「離開，到那裏去？」

斬情女道：「脫離黑劍門。」

唐漢冷冷說道：「我爲什麼要脫離黑劍門呢？」

斬情女道：「爲了我。」

這句話說的很大胆，而且，是在衆目睽睽之下說的。

唐漢笑一笑，道：「你要跟着我，作我的女人？」

斬情女搖搖頭：「不是！我是要你跟着我，作我的男人。」

唐漢道：「爲什麼？」

斬情女道：「因爲，自我懂事以來，一直有很多男人跟着我。」

唐漢道：「這麼說來，姑娘之意，是要在下也變成那很多男人之一了？」

斬情女道：「那要看你的表現了，如是太好了，自然可以和他們不同。」

在那個時代，這些話，可算大胆已極，聽得人人心頭震動。

唐漢哈哈一笑，道：「斬情女，你知道，我也有很多女人麼？」

斬情女道：「像你這種人，今日生，明日死，連你自己也沒有把握的事，自然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了，你有很多女人，那倒也是可信的事。」

唐漢道：「你相信我的話了？」

斬情女點點頭，道：「相信。」

唐漢道：「好！那你就應該明白，我不會作你的男人，因爲，我是個有女人的人。」

斬情女道：「唉！這就叫針鋒相對，如是我們兩個人相處下去，只怕，必須要一個人，遷就對方才行。」

唐漢道：「咱們處下去的機會不大。」

斬情女道：「爲什麼？」

唐漢道：「因爲我不相信你會活下去。」

斬情女道：「很多事，已經有了些證明，黑劍門兩組殺手，並沒有把我殺死，你親眼看到了事實的經過，我越來越對自己活下去的事，充滿着信心。」

唐漢道：「黑劍門沒有辦不到的事，如若在下這一組殺手，無法辦到的事，他們會出動更高身份的人。」

斬情女道：「什麼樣的身份？」

唐漢道：「咱們是血字門的殺手，再上去，那就是護法級的高手了，他們辦不到，黑劍門中主腦人物會出動。」

斬情女道：「如是黑劍門中幾個主腦人物也辦不到的事，那又該如何呢？」

唐漢道：「我想，眞有那麼一天，黑劍門中的首腦人物，也解決不了的事，那麼黑劍門，也應該解散了！」

斬情女笑一笑，道：「唐漢，古往今來，有不少黑劍門這樣的組合，他們可能猖狂一時，但却無法永遠的繼續下去，所以，我相信他們也快完了。」

唐漢道：「就算有興衰之說，黑劍門此時，也正在興盛之時，所以你們的估計錯了。」

斬情女道：「你等兩個隨來的殺手死去之後，再說出心中的畏懼和眞情，那證明了一件事，你也覺得自己走錯了路，老實說，我斬情女寄身綠林，算不得白道上人，但我看黑劍門，一樣的看不下去，盜亦有道，但他們作的事，却完全失去了人性，一個澈頭澈尾的冷酷組合，計價殺人，不管什麼！不管對方是什麼人，綠林同道也好，忠臣義士也好，你想想，這是不是人幹的事？」

唐漢接道：「斬情女，你……」

斬情女接道：「聽我說下去，人活在世上，要活的像個人，就算是壞人，也要有點人味道，至少，你能說出一番爲人的道理，我斬情女也被俠義門中人，看作了大逆不道，不過，但我自覺還是一個人，我有情有意，有愛有恨，你們呢？完全不像一個人應該作的事。」

唐漢呆了一呆，道：「斬情女，想不到啊，你竟然還有這樣一張好口才。」

斬情女道：「我不是賣弄口才，我只是實情實說罷了。」

唐漢道：「這些道理，都很動人，不過，對黑劍門中的殺手們說沒有用，他們自幼學的，全是殺人的技巧，殺人的方法，他們早已經練成了一種冷酷無匹的性格，他們也不會知道這些道理。」

斬情女道：「你懂麼？」

唐漢道：「我懂，因爲我不是他們訓練出來的殺手，我是殺手中的領班。」

斬情女道：「你身份高一些，所以，也知道的比他們多一些。」

唐漢道：「是！黑劍門中的殺手，只知道服從令諭，他們並不知道太多的事。」

斬情女道：「你不是他們從小訓練出來的殺手？」

唐漢道：「我不是！」

斬情女道：「那麼閣下是……。」

唐漢接道：「我的由半途中進入黑劍門的人。」

斬情女道：「那麼閣下應該是很懂得道理的人了。」

唐漢歎息一聲，道：「我如不懂道理，他們早就殺進來了！」

斬情女忽然有一點羞怯的味道，垂下頭，緩緩道：「你願不願棄暗投明？」

唐漢苦笑一下道：「你們很強大，對付了兩批黑劍門中的殺手，老實說，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事……」

苦笑一下，接道：「黑劍門，這個名字，已經說出了黑劍門中不少的內情，那裏面一片黑，黑得看不到任何景物，伸手不見五指，所以，生活在黑劍門中的人，不會想得太多，也不會看得太遠，他們已習慣了那黑暗中的生活了。」

斬情女道：「說了半天，你還是沒有回答我的話。」

唐漢道：「你要我棄暗投明？」

斬情女道：「是！」

唐漢道：「但我仍然覺着一片黑暗，不見光明何在？」

斬情女笑了一笑，道：「我却和你的看法不同。」

唐漢道：「所以，你覺得有明可投。」

斬情女輕輕歎息一聲，道：「唐兄，你怕不怕死？」

唐漢道：「有一點怕。」

斬情女道：「既然是有些怕死，爲甚麼不投過來，我們至少可以不殺你。……」

唐漢哈哈一笑，道：「我見識過了，你們如若想以武功制服我，決不可能，也包括這位林鏢師在內。」

林成方微微一笑，道：「唐兄，有一件事，大約你唐兄心中也明白，在下決不怕你。」

唐漢道：「這個，我知道，這一次，鼓勵四海鏢局子出面對付黑劍門，也是閣下一手挑撥而成，眞叫在下有些想不明白。」

斬情女道：「正邪不兩立，碰上面自難免會有一場惡戰，這一點有甚麼想不明白？」

但林成方心中明白，唐漢指的什麼？看來，他在黑劍門中的身份不低，至少，他知道了寶通鏢局子和黑劍門的關係了。

一旦被唐漢揭穿了內情，自己可以找出不少辯護的理由，但內心之中，總覺有些蹩扭，也難免會引起別的人心中之疑，那時間可能使彼此間的合作，都會受很大的影嚮。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咱們不談過去未來，只談現在，唐兄，願不願和我們合作？」

斬情女道：「唐兄，可能我們逃不過黑劍門最後的追殺，但至少，我們已經抗拒了兩次黑劍門的高手。」

唐漢道：「姑娘的意思是……」

斬情女接道：「希望你過來，和我們站在一條道上，大家風雨同舟，生死共命。」

唐漢道：「我帶來的殺手呢？」

斬情女低聲道：「能不能收回他們。」

唐漢搖搖手，道：「不能，他們純是殺手，一種除了殺人，別無所知的人，而且，他們還需要女人，……」

包天成接道：「他們如若都是二十以上，三十以內的人，那自然不足爲奇。」

唐漢道：「包總鏢頭，大約你還不清楚我說的意思……」

包天成道：「閣下可不可以說的清楚一些呢？」

唐漢道：「他們一生之中，只知道三件事情，一件是吃喝，一件是女人，還有一件是殺人。」

包天成道：「吃喝和女人，也都是一般殺手的通病，但不知這些人有什麼特殊之處？」

唐漢道：「包總鏢頭見多識廣，但却未必見過這些人，他們乃是專門培養的殺手。」

包天成點點頭，道：「我有些明白了，那是說那些人，除了三件事外，再無其他的辦法了。」

唐漢道：「是！他們不通人情世故，也不知道恩怨情仇。」

斬情女道：「這些人是特別訓練出來的殺手？」

唐漢道：「是！黑劍門有一種特別的能耐，他們能夠很快的造成殺手，而且，每一個殺手都有着很大的成就。」

斬情女道：「剛才，和我們動手的一男一女，是不是黑劍門訓練的速成殺手？」

唐漢道：「是！」

斬情女道：「那的確很可怕。」

唐漢道：「所以，就算咱們能夠把這批殺手召過來，只怕也無法把他們安排下去。」

斬情女道：「那麼？這一批人，咱們應該如何處置呢？」

唐漢道：「就是這個困難？」

斬情女道：「唐兄，這批人留在世上，有害無益，倒不如把他除去算了。」

唐漢道：「你是說把他們殺了？」

斬情女道：「是！如若無法把他們收服，只有把他們毀去。」

唐漢道：「毀去！如何一個毀去之法？」

斬情女道：「這個，我看咱們要計議一番，不讓他們有還手之力，一擧把他們毀了。」

唐漢道：「說說容易，辦起來，却是困難萬分。」

斬情女道：「爲甚麼？」

唐漢道：「他們有十二個人，如若他們一起出手，只怕要有一場很激烈惡戰，一擧把他們完全毀去，談何容易？」

斬情女道：「唐兄，那些殺手中，有沒有好人？」

唐漢沉吟了一陣，道：「他們未入黑劍門之前，是好人或壞人，很難知曉，進入黑劍門之後，那就談不上好人，所以，姑娘如若早已想好了對付他們的辦法，那就不用心存顧忌了。」

斬情女道：「唐兄，他們是不是很聽你的話。」

唐漢道：「聽！」

斬情女道：「如果唐兄把他們引入一個死角之中，咱們設法子，暗器齊發，能不能一擧間，把他們完全消滅？」

唐漢搖搖頭，道：「不能，他們雖然對事對人，變得渾渾噩噩，但對武功和殺人一道，却仍然保持了很敏銳的反應，就算很多暗器齊施，也無法把他們消滅。」

斬情女道：「唐兄，那咱們應該如何處置這些人呢？」

唐漢道：「他們是我的屬下，平常，都聽從我的令諭，但黑劍門是不是另外有一種控制他們的方法。使他們可以不聽從我的令諭，那就很難說了。」

斬情女道：「唐兄，這些人，如若還肯聽你的令諭，倒還是我們的幫手，黑劍門兩次挫敗，絕不甘心，他們會有更厲害的高手找來，唐兄，如能利用十二個殺手反擊黑劍門，那不但是一件震動江湖的大事，而且，也可以給黑劍門一個很大的打擊。」

唐漢苦笑一下，道：「好是好，不過，我確實沒有控制他們的把握。」

林成方突然接口說道：「唐兄平常時日，是不是和他們守在一起呢？」

唐漢道：「不是！他們自有一個生活的天地，每次我出動之前，才選一些殺手帶來。」

林成方道：「黑劍門行踪甚廣，難道每一個地方，都住有這些殺手麼？」

唐漢道：「那倒沒有，有一處專門訓練這些殺手的地方，然後，用篷車把他們送往需要之處，諸位知道，如若黑劍門，在江湖之上，也算一個門戶，他們該是最有錢的一個門戶，到處，都置有產業，建有宅院，這些宅院，如非需要，連我們都不知道。」

林成方點點頭，道：「那是充滿着互不信任的組合。」

唐漢道：「黑劍門雖然是一個兇狠的組合，但他們有嚴密的管理，精密的分工，使得運用上十分靈活。」

林成方道：「這麼大一個罪惡的組合，少林、武當這些大門戶，都不肯出面干涉麼？」

唐漢道：「有！武當派有過一次，但一戰之後，武當傷亡很大，以後，就不再多管黑劍門的事，黑劍門也盡量避免找上他們，就這樣拖着，保持了一個暫時苟安的局面。」語聲頓了一頓，接道：「至於少林派麼，確是未聽說過，不知道是否和黑劍門有過衝突？」

林成方道：「這麼說來，當世之中，所謂白道人物，就這麼瞧看着你們黑劍門這一個邪惡的組合爲所欲爲了。」

唐漢道：「那也不是，聽說有兩位義俠人物，爲我們黑劍門的事，正在到處去約請高人，準備對付我們。」

斬情女道：「世界上，眞還有這樣的人物麼？說說看，他是什麼人？」

唐漢笑一笑，道：「這件事，在江湖上也許還算是一椿大隱密，但在黑劍門，那確實早已算不上什麼隱密了。」

斬情女道：「說啊！那究竟是什麼人？」

唐漢道：「鐵筆金針周千里，和丐俠江大

同。」

斬情女笑一笑，道：「我說呀，這兩位老人家，已兩年多不在江湖上現身了，我還認為，他們被黑劍門給嚇跑了，原來，他們在打主意對付你們。」

林成方道：「這兩位的俠名如何？」

斬情女道：「我不算白道中人，但如說江湖上，有兩個叫我佩服的人物，那就是他們兩個人了！」

林成方道：「哦！為什麼？」

斬情女道：「他們才是真正的俠，不為言惑，不為名動，他們講理，而且講的是通情達理的真理，我見過周千里，也和他談過幾句話，他沒有聽信江湖上的傳言而看不起我，也沒有老氣橫秋的一番施教，他只告訴我幾句話，却對我有了很大的影响，也使我有了很多的改變……」

林成方哦了一聲，接道：「那是兩句什麼樣的金玉良言？」

斬情女道：「只是兩句很平實的話，但他說得很真誠，他說，一個人只求心安，別管流言如何？能得一個理字，是非任人評論。」

林成方道：「果然是兩句擲地有聲的金言啊。」

斬情女目光轉注到唐漢的身上，道：「唐兄，談談眼下的事吧！既敢抱琵琶，何用半遮面，乾脆一句話，你要脫離黑劍門，願意留下，咱們歡迎，不願留下來，盡管請便，黑劍門你已經無法再回去，但我不相信黑劍門真有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本領，指你一條路，西北大漠，可使你安居下去，小妹雖在江湖上聲名不好，但我賺了很多錢，如要盤費，我可以奉送程儀萬兩銀票。」

唐漢笑一笑，道：「唐某人一身一騎，不論到那裏不愁一口飯吃，要錢何用？我雖然不滿意黑劍門的作風，但我已混了很多年，實在已經習慣了那些生活，也看不到有一處好去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沒有一股力量，把我拖出去……。」

斬情女笑一笑，接道：「現在有了！」

唐漢道：「不錯，那力量就是你姑娘！」

斬情女笑一笑，道：「我真有這樣大的魔力麼？」

唐漢道：「有！我見過南國佳麗，北地胭脂，老實說，真令在下傾心的，今宵才叫我遇到。」

斬情女哦了一聲，道：「唐兄，你聽着，我聽過無數的甜言蜜語，也經過很多次醋海翻波，我號稱斬情女，不怕情絲多，我不是三貞九烈的人，可也不是很隨便的人，跟我來往過的男人，都是我裙下之臣，可是不一定能佈施色身，你不要想得太簡單。」

唐漢道：「能夠得蒙垂青，召我入幕，那是在下的心願，但如不能，只要能常相追隨，得親芳澤，也稍有慰藉。」

這兩人一番大胆交談，只聽得身側羣豪，個個目瞪口呆。

斬情女道：「看來，你也是情場老手，不過，對我斬情女而言，還不算頑劣。」

唐漢笑一笑道：「得食仙桃一口，何要爛挑一簍？」

斬情女道：「我不是仙桃。」

唐漢道：「這是我的想法。」

斬情女道：「你決心跟我了？」

唐漢道：「先附驥尾，再圖上進，我是個很有耐心的人。」

斬情女歎口氣道：「我見識過的男人多了，但却從沒有像你這樣膽大直言，不作掩飾的男人。」

唐漢笑道：「我出身不好，不尚斯文。」

斬情女淡淡一笑，道：「我已經有了很多的男人追隨我，田昆便是其中之一……。」

唐漢接道：「既有多人，又何在乎多增一個？」

斬情女道：「說的也是，但跟我也有個規矩。」

唐漢道：「在下洗耳恭聽。」

斬情女道：「一要無妬忌之心，二要有效死之忠，三要有絕大耐心。」

唐漢道：「好像這三樣，我都能作到。」

斬情女道：「你可能十年也碰不到我一下的哩。」

唐漢道：「我死了，一了百了，若還活着，總有機會。」

斬情女黯然一笑，道：「唐漢，看來你好像已經入選了。」

唐漢道：「那就該想一個對付門外殺手的辦法。」

斬情女道：「這辦法，恐怕還得要你去想了！」

唐漢沉吟了一陣，道：「好吧！在下想法子對付他們。」轉身向外行去。

林成方正想開口招呼，却被斬情女示意阻止，道：「別管他，他自已會想辦法。」

包天成道：「在下走了數十年江湖，像今宵之事，還是第一次見到。」

斬情女道：「他為色，你為錢，偏巧的是，我兩樣都有一點。」

林成方道：「姑娘，你真的準備收留唐漢麼？」

斬情女道：「不錯，我準備收留他，我已經和黑劍門作了對，就算我不想惹他們，也有些無法回頭，好在，我的武功已經復元了，我要鬥黑劍門，就必須多一點人手……。」

林成方目光一掠包天成，接道：「四海鏢局的保期將屆，你們寶通鏢局，大概也不會永遠保護我，所以，我必須自己多羅致一些人手，對付黑劍門。」

林成方道：「姑娘的雄心不小啊！」

斬情女微微一笑，道：「我出身綠林，不拘小節，不像你們白道中人，有很多規法約束，我闖過很多禍，但我相信，我沒有作什麼太壞的事，我遍地仇踪，不知道有多少人想殺死我，我必須靠自己的力量來保護自己，不過，目下和黑劍門這番搏鬥，我覺得很有意思！」

包天成道：「很有意思？」

斬情女接道：「你不會明白，我不是好人，但我身上還有一點倔强的血液，一直為江湖中白道人所不諒解，但我想做一件他們不敢去作的事，讓他們開開眼界，至少，我這三綹梳頭，兩截穿衣的婦道人家，敢面對黑、白兩道中，聞名喪膽的黑劍門。」

林成方沉吟了一陣，道：「姑娘，這幾句話，好像使在下很受感動。……」

斬情女接道：「你準備怎麼樣？」

林成方道：「我看應該辭去寶通鏢局鏢師的位置了。」

斬情女笑一笑，道：「你準備帮助我？」

林成方道：「姑娘如若不嫌棄，在下倒可以略效棉力。」

斬情女道：「對你林兄，小妹心中是歡迎萬分，不過，最好你還是別來！」

林成方道：「為什麼？」

斬情女道：「物以類聚，我斬情女抗拒黑劍門的行動是十分壯烈，但我的手段却是你這位正人君子看不慣。」

林成方笑道：「姑娘覺得在下太正派？」

斬情女道：「怎麼？難道你不是君子？」

林成方道：「這要時間了，至少，我還沒有學到那些毛病，不過，在下自信能够和別人

相處得很好。」

斬情女淡淡一笑說道：「第一個，我籠絡人的手段，你就看不慣。我以佈施色身，拉籠人心，我沒有黑劍門那樣嚴密的組合，只有自已這一點本錢。」

林成方道：「執大義不拘小節，這一點，在下倒沒有什麼反對之意。」

斬情女怔了一怔，道：「你……」

林成方道：「我是很明理的人，以姑娘這點單薄力量，抗拒黑劍門，就需要招納人手，你說得不錯，除了你一身之外，實也難以找到効命的人。」

斬情女道：「林兄能諒解我，小妹非常感激……」

凝目沉思片刻，臉色嚴肅的說道：「我決定留用唐漢，也不惜一切犧牲與代價籠絡他，我要他把胸中所知道的黑劍門中隱密，完全的說出來，我就算死在了黑劍門的殺手之下，但至少也可以把黑劍門中的內幕給挖出來一些，公諸於世，那也算死得值得了。」

這番話說得很淒涼、悲壯，但也極具有感動人的力量。

包天成輕輕咳了一聲，道：「姑娘，咱們還沒有退保，而且也不想退保了。」

斬情女道：「可是頂多還有兩天，限期就滿了。」

包天成道：「咱們可以再續。」

斬情女眨動了一下眼睛，道：「你們準備和黑劍門作對了？」

包天成苦笑一下，道：「姑娘，在下打一個比喻說吧！一個人跌到了水潭裏，大概不會再怕雨水打濕衣裳了。」

斬情女笑一笑，道：「總鏢頭，我很感激你這份感情，不過，這件事，你要仔細的想一想，你們保了我斬情女這一趟鏢，很可能就沒有再保別的人機會了。」

包天成道：「我已經想過了，明天我就快馬傳訊，叫四海鏢局子各地的分局停業，把好手全部調集在徐州，準備碰一碰黑劍門。」

斬情女道：「四海鏢局子，分號十幾處，養活了好幾千口人，這一暫停營業……。」

包天成接道：「這一點姑娘儘管放心，四海鏢局暫時停業，只是怕黑劍門的殺手，到處突襲，但他們的俸銀，我們會照發，而且，一發三個月，鏢局的人，一年到頭忙碌，馬不停蹄的四處奔走，難得有這個機會，讓他們好好休息一陣。」

斬情女道：「那好！你算算看，這三個月，要多少開銷，由我來貼補。」

包天成道：「四海鏢局子集聚了不少的銀子，這一點損失，我們還貼得起。」

斬情女道：「那你們準備保我好久？」

包天成道：「暫訂三個月，但如不够，咱們可以再續下去，要不然，是四海鏢局垮了，再不然，就是黑劍門讓了步，好歹總要作個了結才行。」

斬情女歎息一聲，道：「貴局的盛情，却叫小妹感動，但事情最好先說明白，我積存一點銀子，價碼任由總鏢頭開過來。」

包天成笑一笑，道：「我本來想一天開一兩銀子，但你姑娘既是有錢人，我就加它十倍，一天收十兩銀子。」

斬情女道：「十兩銀子，這怎麼行？連他們喝酒的錢也不够。」

包天成道：「這是能收的最高價錢，姑娘也不用再加了，加了我也不會收。」

斬情女感動的熱淚盈眶，黯然道：「名無倖至，四海鏢局的盛名也不是白白得來的。」

包天成道：「這麼說，我很慚愧，咱們這作法，是被逼出來的。」

斬情女道：「這已經很够了。」

林成方道：「姑娘，我準備辭去寶通鏢局的鏢師身份……」

斬情女接道：「那你想幹什麼？」

林成方道：「姑娘抗拒黑劍門，正在招兵買馬，我看，我該投效過來。」

斬情女微笑道：「我看你不用辭去寶通鏢局的鏢師身份了，我怎能長期僱用你呢？」

林成方道：「好！咱們就這樣一言為定了，姑娘的事，沒有一個結果時，在下也不會辭職就是。」

斬情女還未來及得答話，唐漢已快步行了過來，道：「姑娘，他們都暫時安排好了。」

斬情女詫然問道：「暫時安排好了，怎麼回事？」

唐漢道：「不可能把他們收為我用，所以，只有暫時把他們安頓下來，我想想，要怎麼處置他們。」

林成方道：「閣下既能把他們安撫下來，就應該具有影响他們的力量。」

唐漢道：「他們是黑劍門專心培養出來的殺手，沒有人能使他們倒向敵對一方。」

林成方道：「照你這樣說法，咱們只有一途可循了。」

唐漢道：「是！毀了他們。」

林成方道：「他們武功不弱，殺他們似乎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唐漢道：「對！所以，我準備下毒。」

王榮道：「全都毒死？」

唐漢道：「他們受着一種控制，留下他們也沒有辦法使他們為我們所用。」

斬情女道：「事情是不錯，但一下子毒死那麼多人，手段未免辣了一些。」

林成方道：「唐兄，他們還會聽你的指揮麼？」

唐漢道：「現在還聽。」

林成方道：「那行，唐兄帶着他們，獨成一個單位，借他們之力，拒擋黑劍門另一批殺手。」

唐漢道：「這個，我擔心他們會倒戈相向，他們並不是我真正的屬下，一旦他們重返黑劍門，豈不是又增加了敵人的力量。」

斬情女道：「難道黑劍門在他們身上加了禁制？」

唐漢道：「好像如此，但甚麼方法，我不太清楚，所以，無法着手。」

斬情女道：「這樣吧！先把他們穴道制住，分別的囚禁起來，黑劍門殺手再找上門來時，咱們就放一個試試看，如是能够用，那就用下去，不能用，再毒死他們不遲。」

林成方道：「武林中，都傳說斬情女手辣心狠，現在看起來，倒是傳言有誤。」

斬情女笑道：「也許我有些變化了氣質，現在和過去，是有一點不同。」

唐漢點點頭，道：「這樣也好，我再去安排他們一下。」

林成方、王榮，同聲說道：「咱們去帮帮忙。」

望着三人離去的背影，包天成緩緩說道：「姑娘，四海鏢局是一股力量，我們保護姑娘，但我們不保一定成功，所以，姑娘還可以按你的方法去作。」

斬情女道：「總鏢頭意思是……」

包天成道：「你還儘管羅致人手，請你的朋友助拳。」

斬情女道：「我認識的人，只怕有一點問題。」

包天成道：「什麼問題？」

斬情女道：「他們的出身不大好，可能是綠林道上人，說不定還和貴局有過樑子。」

包天成道：「不妨事，只要他們不記恨四海鏢局，我們決不會和他們衝突。」

斬情女道：「這就好辦了，明天，我會派些人出去找找看，能請多少助拳人。」

一頓飯工夫時光，唐漢和林成方、王榮等人才轉了回來。

一切按照計劃行事，安排好，天色已近五更。

包天成望望天色，道：「時光不早了，諸位也該休息一下，看樣子，今晚上，不會再有黑劍門中人找上來了。」

唐漢道：「我看三天之後，他們才會有第二批殺手趕來，就在下所知，我這次帶這一批人手，是黑劍門中在這裏安排的最後一批殺手了。」

斬情女低聲道：「唐兄，黑劍門可以攻襲咱們，咱們爲什麼不出手反擊？」

唐漢道：「反擊？你是說，咱們先行下手，除了黑劍門在徐州的耳目？」

斬情女道：「小妹正是此意。」

唐漢道：「談何容易？眞正發號施令的人，一直隱藏在背後，連我這個黑劍門中人，都知道得有限。我知道的，只限於我辦的事。」

斬情女道：「唉！黑劍門能成氣候，也有它很多的優點！」

唐漢苦笑一下，道：「他們一直是如此，我在黑劍門中，身份也不算太低，但除了我幹的殺手這一行外，其他都很陌生。」

包天成道：「姑娘先休息一下吧！有事明日再作決定就是！」

羣豪各自回到房中，閉目盤坐調息，也有人和衣躺在床上。

出人意外的是，第二天也很平靜，一直到太陽下山時分，還未見過第二批黑劍門中人找上門來。

四海鏢局似乎眞的拚上了，天一亮，就快馬傳書，通知各處分局，每人發俸銀三個月，暫停營業，那一天再開業，聽候通知。

唐漢也似是眞的背叛了黑劍門，但他一直懷疑自己中了毒，斬情女一直陪着他，但一天過去了，却不見毒性發作。

林成方一直在盤算，如何能使這些人眞誠的團結起來，以便全力對抗黑劍門。

只有高空雁閉居一室，他未和包天成見面，甚至未出房門一步。

林成方也盡量不去打擾他。

田昆和陰陽雙劍一早就離開了鏢局，天色入夜才回來。

徐州城表面上仍然是一片繁榮，但田昆和陰陽雙劍却感覺到了徐州城中，已有了很大的變化，首先是所有江湖人物，突然消失不見，好像都已經離開了徐州。

由晨至暮，他們沒有找到一個人。

斬情女聽兩人說完經過，心頭暗暗震動，都說明了黑劍門在徐州仍有着極大的勢力。

江湖中人，一日間全都走開，那說明了都在逃避什麼，誰也不願再捲入這個漩渦之中。

包天成也有了很大的改變，晚飯時分，把羣豪邀入了大廳，幾席很豐盛的菜餚，但却備酒不多，顯然無意讓人喝酒太多。

林成方、斬情女　唐漢，受到了特別的敬重，由包天成和金八奉陪一桌。

高空雁沒有參加這場宴會，甚至包天成不知道四海鏢局中，住着這麼一個人。

酒過三巡，包天成才望着斬情女，道：「姑娘，在下和鏢局中人商量了很久，得到了一個結論。」

斬情女道：「怎麼一個結論？」

包天成道：「我想，我們這些人，應該推舉一個首腦出來，以便發號施令。」

斬情女道：「這個自然非你包總鏢頭莫屬了。」

包天成苦笑一下，道：「不行，這個……在下也想過了，當仁不讓，也只能作一個副首腦。」

斬情女道：「那麼包總鏢頭心目中，可有個什麼理想人選？」

包天成道：「有！我也想過了。」

斬情女道：「什麼人？」

包天成道：「姑娘你。」

斬情女呆了一呆，道：「包總鏢頭，你可是和我開玩笑麼？」

包天成道：「不是開玩笑，在下說的是千眞萬確，也出於至誠……。」

斬情女搖搖頭，道：「包總鏢頭，這個不行，你太過抬舉我，儘管我有那麼一點自視過高，但我還是瞭解自己的人，我不自卑，但決不是領袖羣倫的材料，你想想看，我斬情女在江湖的聲譽，姻視媚行的舉止，如何能叫人心服？」

包天成笑了，金八也笑了，林成方笑一笑，說道：「姑娘，你怎能如此妄自菲薄……」

斬情女接道：「林兄，不管你是誠心諷刺，或是由衷的讚美，但我還是正正經經回答你，我算是混混的人，混混的本領也很大，我可以使很多綠林道上桀驁不馴的人，爲我賣命，但也不是絕對如此，他們有很多人，未必肯聽我的。」

包天成道：「姑娘，至少，我們現下在此的人，都會聽你的。」

斬情女道：「我太瞭解自己，諸位，請別這麼爲難我，當仁不讓，我也要盡自己一份最大的力量，我可以担當一個責任，那就是，我願和田昆、唐漢、陰陽雙劍等，合組成一股力量，用我的辦法，儘量羅致人手，但我絕對效忠……。」

效忠什麼人，他沒有說下去，因爲，到目前爲止，還沒有推舉出一個領導人物出來。

林成方眼看僵局很難打開，而且，斬情女也確非領袖一方的人才，沉吟了一陣，道：「包總鏢頭，在下有幾句話，說出來，如是有什麼錯失之處，還望諸位賜正。」

包天成道：「林兄不用客氣，有什麼話，儘管請說。」

林成方道：「在下覺得，斬情女說得不錯，她有能力組成一股力量，但要她堂堂正正的出面抗拒黑劍門，確有很多不便之處……。」

包天成接道：「那就請林兄出面了。」

林成方道：「我願全力以赴，但我自知聲望不夠，所以，這人選，還是你包總鏢頭，最爲恰當。」

包天成道：「我只是一個鏢局子的總鏢頭，唯利是圖，我談不到一點俠名，如何能領導這個組合。」

林成方道：「包總鏢頭，目下，振袂而起，先和黑劍門對抗的是你的四海鏢局，這是一個了不起作爲，少林、武當，也應該瞠乎其後，在全力擁護，敝局的萬總鏢頭，也早有抗拒黑劍門的存心，由他輔助包總鏢頭爲副，以後，咱們再有聲譽極隆的人，參與此事，不妨再作計議，我林某人加入鏢局子不久，但我覺得一個鏢師，並不失一個習武者的本份，我們保護良善，使貨暢其流，只要我處事嚴正，取財有道，比起自稱俠義道上人，並不遜色。」

金八突然接了口，道：「聽得林兄這一席話，在下也覺得包總鏢頭，不要再推辭了，至少，目前，抗拒黑劍門的，是以四海鏢局子爲主。」

包天成點點頭，道：「好！既是如此，在下也不再推辭了。」

對於金八的話，他似乎十分聽從。

斬情女目光轉注到林成方的身上，道：「林兄，你說話算不算數？」

林成方道：「什麼事？」

斬情女道：「你要萬總鏢頭參與此事，能夠辦到麼？」

林成方道：「這大概可以吧，我去和他談談！」

斬情女道：「不是談談，而是要想法子把他請來。」

林成方笑一笑，道：「這件事保在我身上，姑娘放心。」

斬情女嫣然一笑，道：「小妹相信林兄，有勞了……」語聲微微一頓接着道：「這件事在武林之中，也該是一件從所未有的奇事，歷來對付江湖中梟雄組合的，大都由一個大門派，或是俠義道中人出面領導，但這一次，却由鏢局子振袂而起，更妙的是，小妹這個聲名狼藉，向爲正派武林同道看不起的人，竟然是首當銳鋒，也成了抗拒黑劍門的主要人物，想一想，我自己就覺着好笑。」

林成方暗暗歎息一聲，忖道：「你那裏知道，對付黑劍門這個殺人組合，化了丐俠江大同、鐵筆周千里多少心血，又那裏知道聽蟬院主萬壽山，不計名利，以數十年清修之身，混入江湖，高空雁因啞逃世，也被拖入這個漩渦之中，這才最值得敬重的人。」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姑娘說的是，但最重要的，還是姑娘能夠明辨是非，你聲譽不好，我想那該是與環境有關，能執大義，雖有虧小節，也無可厚非，這一次，姑娘振臂抗拒黑劍門，不但替自己恢復了聲譽，而且，也將替武林開了先河，從此之後，只怕再也無人敢輕視姑娘了。」

斬情女說道：「林兄，少給我灌迷湯，小妹不吃這個。」

林成方淡淡一笑，未再接言。

斬情女回顧了包天成一眼，接道：「寶通鏢局的萬總鏢頭，沉穩、明智，武功高強，由兩位總其成，足可使人心服，但爲了運用方便，使黑、白兩道中人，共同協力，小妹還有一點淺見，希望接納。」

這時，包天成已對斬情女另眼相看，點點頭：「姑娘請說，在下洗耳恭聽。」

斬情女道：「綠林中人由小妹統率，免得因生性不同，自相衝突，寶通鏢局的人由林兄統領，貴局中人由石一峯副總鏢頭率領，各自編組，混合拒敵，以收靈活運用之效。」

包天成道：「好！在下和萬總鏢頭商量之後，組成一個對抗黑劍門的組合，不過，綠林道上人，就請姑娘安排了。」

斬情女道：「不管他們聲譽如何，只要願意對付黑劍門，是不是都可以收用？」

包天成道：「是！眼下咱們最大用心，是對付黑劍門，凡是能對付黑劍門的人，姑娘都可以用了。」

一餐酒完，林成方立刻趕回了寶通鏢局子，請來了萬壽山。

寶通鏢局子，走了一個萬壽山和林成方，那就等於關了門，也立刻掛出了停業的招牌，章明跟着萬壽山，一同到了四海鏢局子。

蘇百魁却被萬壽山送了一筆銀子遣散，鏢局子仿照了四海鏢局子的作法，都發了數月的薪俸，暫時散去。

林成方心中明白，這一次接上手，只怕不是三五日會有一個結束，牽累了無辜的人，倒不如停業的好。

萬壽山和包天成見了面，受到了包天成絕對的尊重。

單是萬壽山那一份長相，就給人一種威武、高貴的感覺。

四海鏢局子在徐州分局的地方很大，一進四個大院子，過百間的房子。

但此刻，大部份都住了人。

萬壽山見過了羣豪，被安排在一間獨立的跨院的上房中。

章明、林成方，都和萬壽山住在一起。

一陣忙碌過後，林成方單獨來訪。

天色已經有二更左右，兩個人剪燭共話。

林成方先說明這邊經過情形，然後，才問起周千里和江大同的消息。

萬壽山笑道：「周鐵筆和叫老化子，能在武林道上受人敬重，那確有它的道理，兩個人數年奔波，行踪遠及南七、北六一十三省，前天，江大同深夜來訪告訴我，又請到了一位助拳的高手。」

林成方道：「什麼人？」

萬壽山道：「什麼人他沒有說，但只告訴我，那是一個女的，一位年輕的姑娘。」

林成方說道：「江前輩還要對你賣關子麼？」

萬壽山道：「不知他是否賣關子，他說一直沒有見過那位姑娘……」

林成方接道：「這眞是玄了，既然連面都沒有見過，如何能夠說服人家助拳。」

萬壽山道：「老叫化子說服了那位姑娘的母親，但却一直沒有見過那位姑娘，但她母親說，女兒已動身趕來徐州，老叫化子晚了兩天動身，前天深夜趕到，想來，那位姑娘早已趕到，要我向你打聽一下……」

林成方笑道：「向我打聽一下？我連這件事都不知道，如何會有消息？」

萬壽山低聲說道：「據老叫化說，那位姑娘很刁蠻，也很任性，要是她到徐州之後，就會和你連絡。」

林成方道：「沒有。」

萬壽山道：「這就不知詳細情形了，也許，她要獨行其是。」

林成方道：「這就有些胡鬧，對付黑劍門，應該是以組合對組合的搏鬥，如若一兩個人，單獨行動，實在沒有什麼效用可言。」

萬壽山微微一笑，道：「我聽老叫化子說，那位姑娘的武功不錯，而且，聰慧絕倫，極擅易容改裝之術。」

林成方道：「所以……她要大胆的單獨行動。」

萬壽山道：「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林成方沉吟了一陣，低聲問道：「蘇百魁呢？」

萬壽山道：「我把他送出了徐州。」

林成方道：「院主，咱們要不要先挑了那處當舖。」

萬壽山沉吟了一陣，道：「就目下情勢而言，黑劍門似乎是還正在調動人手，如若咱們先挑了他們的暗舵，很可能更激怒他們。」

林成方道：「更重要的是，我看那地方存了不少的造孽錢，咱們可以得一大筆銀子，對抗黑劍門，勢必非要大筆的銀子不成。」

萬壽山道：「問題是，咱們是否還要保持和黑劍門連絡的身份。」

林成方笑了笑，道：「我瞧是用不着了，經此一變，他們只怕早已看穿咱們的眞正身份了。」

萬壽山道：「好！那就挑了它。」

林成方道：「聽唐漢的口氣，黑劍門中的殺手，和各處分舵，是兩個系統，作殺手的只管殺人。」

站起身子接道：「我去和包天成談談，那座當舖中，只怕隱有不少高手，還得調派一些適當的人手才行。」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五霸七雄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霖迫使司馬玉嬌去殺害柳延昭，否則師徒之份、義父女之情從此斷絕。她歸告假錢太眞，並請對方與她同行。經錢太眞同意後，當夜便起程，途中兩人有說有笑，從談話中，司馬玉嬌綜合對方所說的內容，及其平生的言行表現，再加以大胆假設，小心求證，乃直指假錢太眞就是七煞中的色煞玉嬌娃。至此，假錢太眞不得不承認。接着，玉嬌娃恢復本來眞面目，容貌幾與司馬玉嬌相似，有如同胞姊妹一樣。同時並將改邪歸正、與及結識柳延昭的經過對司馬玉嬌詳述一遍。司馬玉嬌這才如夢初醒，恍然大悟，於是兩人再度經過一番商量後，便急急趕往關外……

一泓寒潭水　淹沒女鬟眉

不提「葫蘆島」，要說「山海關」這邊……

若從「九迴谷」方向說來，是出了「山海關」十來里遠，換句話說，此地乃是關內！

在不屬於通馳大道的山區小路上，飛馳着兩條剛健婀娜人影！

被形容爲剛健的，是「妙姹金剛」蕭克英。

由於秦文玉急於趕赴「嶗山」，必須飛速奔馳，又不願在陽關大道上，過份驚世駭俗，她們遂儘量利用偏僻山間小路。

在「山海關外」無事，進了「山海關」後，反倒立生禍變！

秦文玉飛馳之間，突然停了脚步，把兩道秋水眼神，盯在一片危峙路左的削壁以上。

蕭克英也刹住飛馳之勢，用鼻連嗅幾嗅，詫聲說道：「咦，好重的血腥氣息，是誰在此作孽？」

秦文玉伸手指着那片高約二三十丈的削壁，說道：「血腥之氣，似乎是來自壁後？」

蕭克英道：「玉姊，我們要不要上去看看？」

秦文玉道：「當然應該看看，血腥既重，傷人必多，倘若可挽刦數，我們何妨本諸俠義襟懷，救上幾個！」

語音才畢，身形已騰，一拔數丈的，電疾撲向壁頂。

蕭克英當然隨同秦文玉一齊動作，但上到壁頂，向下一看，兩人的四道秀眉，不禁深深皺結！

原來壁後是一片山坡石地，坡下有泓山潭，風縈波面，雪束山腰，景色頗爲幽秀！

但所謂「幽秀」，是在平時，如今這「幽秀」二字，應該爲「悽慘」所代！

山坡石地上，至少有十三四具人屍，有的裂腦，有的開膛，鮮血順波下瀉，直注潭中，弄得碧綠清波，竟成一片腥赤！

從那些人屍的衣着來看，全是武林人物，有的屍旁，還遺留了非具相當功力無法施展的外門奇異兵刃。

秦文玉嘆道：「好悽慘啊！不知是甚麼惡煞凶星？下了這等毒手……」

蕭克英指着一個手中猶握有半柄「五行輪」的灰衣漢子，向秦文玉叫道：「玉姐你看，那灰衣漢子的手足還有點微微抽搐，好像未曾死呢？」

秦文玉隨着蕭克英手指，目光一注，便飄身往壁下縱落。

她如此動作之意，是想從那灰衣人的口中，問出究竟何人，造此慘重殺孽？

誰知事不湊巧，那灰衣人被斷一腿，失血太多，加上胸前又挨了一掌，臟腑重傷，竟在秦文玉與蕭克英趕到時，絕氣死去。

秦文玉眉頭深皺，細察屍體，共有一十三具，業已無一活口！

蕭克英於察看之際，有所發現地，失聲說道：「玉姐，這行兇人不單內力奇强，一掌碎人臟腑，所用兵刃更既極沉重，又既鋒利，我還猜不出究竟是件甚麼東西呢？」

秦文玉又復注目有頃，並向面前潭水，左側森林，以及右側，身後削壁，略一打量，便貞氣微提，發出鳳鳴長嘯！

蕭克英道：「玉姐發嘯則甚？莫非認爲行兇人還在近處，想要把他引來？」

秦文玉嘯聲一收，指着流汚潭水的血漬說道：「血尙未乾，人何能遠？而如此凶殘之人，也多半不能容忍他人所作的任何挑釁，我遂凝氣發嘯，試一試看？」

話才至此，便把語音頓住，目中寒芒如電，凝注左側森林。

因爲左側林中，有個黃衣飄拂之人，緩步走出。

黃衣在飄，長髮也在飄，這人居然是個女子。

不單是女子，身材也特別高大，幾達六尺，約莫與以「妙姹金剛」美號，馳譽江湖的蕭克英，互相彷彿！

秦文玉遠遠看見，便口中輕「咦」一聲，向蕭克英笑道：「蕭大妹，世間事眞是無獨有偶，想不到當世武林中，除你以外，竟另外有位紅粉金剛……」

蕭克英嫣然笑道：「此事有趣，常言道『物以類聚』，人也何不如此，我想和對方好好交個朋友！」

黃衣人漸走漸近，秦文玉又向對方細一注目，搖頭說道：「蕭大妹錯了，這朋友不太好交，因爲你人雖高大，相却靈秀，臉上是一團正氣，這位身材與你彷彿的紅粉金剛，氣質與你却大不相同，她臉上一團凶暴戾氣，你們似屬『冰炭難容』，絕非『物以類聚』！」

蕭克英起初還有點不以秦文玉所說爲然，但聽了那黃衣女子，走到面前，所說的第一句話之後，便自眉頭暗蹙！

那黃衣女子是走到距離她們七八尺處，止步站定。

秦文玉身材貌相，風韻神情，美得像九天仙子，武林巳臻一流，又有「巾幗之雄」那大名頭，却毫未引得那黃衣女子注意，她只向蕭克英上下略一打量，便冷冷問道：「你這娃兒，爲甚麼要長得這般高大？……」

這是句相當無理，也相當無禮之言，令人頗難對答。

但蕭克英却嫣然一笑，緩緩答道：「假如只有你一人身材高大，豈不太以寂寞了麼？」

黃衣女子臉上神情，原本異常冷漠，聽了蕭克英的俏皮答話後，竟現出一絲笑容，點了點頭道：「你這女娃兒，還不討厭，只要乖些，或許可以不死。」

秦文玉突以「蟻語傳聲」功力，向蕭克英耳邊說道：「蕭大妹，你問問她，那一十三具人屍，是不是她所殺，用的是甚麼兵刃？」

蕭克英聞得耳邊密語，立即手指坡上屍體，向黃衣女子問道：「這些武林人物，都是死在你手？」

黃衣女子從鼻中「哼」了一聲，神色傲然答道：「這些東西，有眼無珠，不識抬擧，難道還不該死？」

蕭克英故意作出不大相信的神情，略一咋舌問道：「你身上似乎沒帶兵刃，怎能殺死這多人呢？」

黃衣女子道：「殺這般酒囊飯袋，那裏還用得着甚麼兵刃？……」

頓住語音，右手一拳擂處，身邊一塊巨石，裂爲無數碎塊！

然後左手一伸，食、中、無名三指指尖，由捲而展的，現出三枚長幾兩寸的指甲，微一劃勁，一株杯口粗細的青竹，便被生生劃斷，應手而折！

黃衣女子似乎有點藉此示威地，向蕭克英，秦文玉目光一掃，傲然說道：「看見了麼？他們就是在我的『巨靈金剛拳』，和『生死奪魂甲』下，有的裂腦，有的開膛！」

說至此處，又對蕭克英細看幾眼，揚眉問道：「我是『奪命女太歲』，凡屬對我稍有拂逆不敬之人，統統難逃一死！但對你，似乎有緣，你願不願意躲過這場刦數？」

蕭克英笑道：「聽你這『願不願意』之言，似乎還附有條件？」

黃衣女子道：「當然有條件，我想收你作我徒弟……」

蕭克英氣得想跳，也氣得想笑，因爲她身體雖甚高大，但性情却頗溫和，仍帶着滿面有氣笑容，向黃衣女子說道：「多謝，多謝，多謝你這等高人，居然看得起我……」

黃衣女子搖手接道：「事情還未定呢，你此刻不必稱謝，因作我徒弟並不容易，要先吃些非有堅强意志之人，無法忍受的極大痛苦！」

蕭克英好奇性的問道：「是甚麼絕大痛苦？請你說來聽聽，常言道：『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嘛！」

黃衣女子正色沉聲，絲毫不像是在開甚玩笑地，緩緩說道：「我要把你的左右雙腿的腿骨，各先鋸掉兩寸，再用靈藥接合……」

蕭克英嚇了一跳道：「你爲甚麼要鋸我的腿兒？」

秦文玉一向都不會出聲說話，如今却接口笑道：「這道理極簡單，因爲她不願意再有別人和她長得一般高大！」

黃衣女子「呀」了一聲，目注秦文玉，詫然說道：「你這女子，怎麼這樣聰明，竟知道……」

秦文玉不等她再往下說，便自微微一笑，接道：「因爲我見你氣量極狹，又要把我蕭大妹的腿骨鋸掉兩寸，便猜出你這『奪命女太歲』，定是不願意再有別的女人，與你長得一般高大！」

黃衣女子道：「你猜對了……」

一語方出，秦文玉突然妙目中精芒微閃，看着對方，緩緩說道：「女太歲，你剛才是用食、中、無名三指的指甲，劃斷巨大青竹！」

黃衣女子冷然接口道：「不錯，難道你還懷疑這是障眼功夫，我會先行暗暗把那根青竹鋸斷嗎？」

秦文玉笑道：「我不是懷疑你功夫不

實，而是想看看你另外一枚手指，也就是左手小指的指甲……」

黃衣女子神色微閃道：「你要看我左手小指的指甲則甚？」

秦文玉笑道：「我認為你左手小指的指甲與食、中、無名三指不同，不是『角質肉甲』，是忍痛將肉甲拔去，換裝了一片可以捲舒的精煉軟鋼，而還軟鋼之上可能還鐫有一鉤新月，或一枚孤星圖樣。」

黃衣女子臉色大變道：「你……你怎麼知道這種當世無幾人知的高度秘密？」

秦文玉笑道：「如今是我在問你，你能不能告訴我，你是『孤星』？還是『寒月』？」

黃衣女子把臉色一正，目閃神光，朗聲答道：「我是『孤星』……」

說話中，左手一伸，果然又從小指尖上，舒展出一枚色澤、形式與眞甲無異的薄薄指甲，但甲上却鐫有一枚五角形的小小白色孤星。

秦文玉看得兩道秀眉，方自微微一挑，黃衣女子道：「既識『孤星』，難道你是『寒月』？」

秦文玉失笑道：「我若是『寒月』，怎會不直接指出你是『孤星』呢？不過因緣巧合，偶然聽得有人說起過『孤星』與『寒月』之事而已。」

黃衣女子道：「告訴你此事之人，定然就是『寒月』……」

秦文玉不置是否地，向黃衣女子嫣然笑道：「你是否想要見他？」

黃衣女子尖聲叫道：「當然，當然我要見他，我天涯浪跡，指鐫『孤星』，為的却是甚麼？」

秦文玉道：「姑娘留名……」

黃衣女子一怔道：「要我留名則甚？難道你能使我和『寒月』見面？」

秦文玉點頭笑道：「不錯，我把姑娘的名號轉告，那人或許會與姑娘相見，但話兒應先說明，他究竟是否『寒月』？我可不敢確定！」

黃衣女子道：「不要緊，只要我見着他，便一定可以問出『寒月』下落……」

語音一頓，正色問秦文玉道：「煩你代為轉告，就說『奪命女太歲』丘琳，携有『孤星』，想面見『寒月』，一了雙方夙願！」

秦文玉笑道：「好，丘姑娘於今夜三更，仍在此處聽信如何？」

丘琳一驚道：「向你說那『寒月孤星』故事之人，難道此人就在近處？」

秦文玉道：「不錯，離此約莫三五十里而已……」

丘琳的嘴皮方動，秦文玉已向她搖手含笑說道：「丘姑娘今夜三更來此，多半可如願，此時却不必問，你便問我，我也不說……」

丘琳無可奈何，對秦文玉仔細盯了兩眼，皺眉說道：「你也留名！」

秦文玉先為蕭克英引介道：「這是我蕭克英大妹，她在武林中有個美號，叫『妙姹金剛』！」

丘琳點頭道：「好，這『妙姹金剛』外號，比我的『奪命女太歲』，聽來嫵媚多了！」

秦文玉又道：「我叫秦文玉……」

這「秦文玉」三字才出，丘琳便失聲接道：「你是『巾幗之雄』？……」

秦文玉笑道：「不敢當，這是江湖好事者之稱，既易招致嫉妒，字面也毫不嫵媚！」

丘琳目注秦文玉道：「秦姑娘，你今夜三更，能不能也來此處？……」

秦文玉道：「我來則甚？我對『寒月孤星』之事，不感興趣——」

丘琳笑道：「但我對你的『巾幗英雄』外號，却蠻有興趣，假如今夜三更月朗星沉，自不必說，若是星明月隱，丘琳還想得隴望蜀！」

秦文玉秀眉深蹙，想了一想，對丘琳點頭道：「好，我儘量趕來，但因另有要事，可能會到得稍遲一點！」

丘琳笑道：「不要緊，你便來得極早，我也不會先行和你動手，因為『爭奪巾幗之雄』與『星月爭明之戰』，仍以後者較為重要，是我丘琳的生平第一大願！」

這位「奪命太歲」說至此處，突又傲氣十足地，挑眉說道：「我有充份信心，可以在一個更次之內，擺平『寒月』，獨朗『孤星』，故而你既代他與我，訂約三更，你自己於四更趕到，便差不多了！」

話完，肩頭一扭，便以一種極罕見的矯捷神奇身法，飄然飛出數丈，馳向她來路的左側森林之內！

秦文玉沒有動，也沒有說話，只是目送丘琳背影，臉上一片凝重之色，雙眉也微微愁蹙！

蕭克英的心中，早就鬱得難過，忍不住低聲問道：「玉姊，丘琳口中所說的『寒月』，難道當眞就在近處？」

秦文玉的答話，簡單得只有八個字兒，但却頗出蕭克英的意料之外，她答的是：「寒月已杳，孤星獨朗！」

蕭克英聽得一呆，雙眉微蹙地，看着秦文玉，低聲問道：「玉姊，你這『寒月已杳』之語，是不是說那位號稱『寒月』之人，業……業……已逝去……」

秦文玉帶着滿臉感傷神色，向蕭克英點了點頭，緩緩答道：「蕭大妹猜得不錯，『寒月』姊姊，逝已多時。今日恰好是她解脫三週年之期，假若我不是遠出『山海關』，定必去到『天目山』中，在她墓前一奠的了。」

蕭克英皺皺眉道：「『寒月』既逝，玉姊怎又代她與『孤星』定約？這樣豈不使泉下芳魂，又有食諾背約之……」

話猶未了，她便自動住口。

因為蕭克英看見秦文玉正在作出一種奇異的舉措……

秦文玉是正在慢慢脫去外着長衣，露出裏面的白緞緊身勁裝，這緊身勁裝的當胸部，却以銀綫妙手，繡出襯有微雲的「一鈎寒月」。

蕭克英見她胸前，竟繡有「寒月」圖樣，正覺錯愕之間，秦文玉竟又取出一副一皮面具，戴在頭上。

這副面具，死眉死眼，毫不美麗，但戴上後，勿使秦文玉的模樣，完全改變，不再是落雁沉魚的天姿國色！

蕭克英恍然問道：「我明白了，玉姊是要代表『寒月』赴約，於三更時分，與『孤星』丘琳，在此一戰？」

秦文玉點點頭道：「蕭大妹只消從我整日把『寒月衣』穿在身上的一事之上，應該便可看出，我盼望今夜之會，已久達三年的了！」

蕭克英微一尋思，揚眉問道：「玉姊，你難道曾受『寒月』恩惠？」

秦文玉道：「我初出道時，因江湖經驗不夠，遇過一樁大險厄，便為『寒月』所救，雙方並結成最要好的姊妹，但『寒月』姊姊因此一戰，以寡敵衆，受了極重內傷，醫藥罔效，竟於三年前的今日去世，只留下一句遺言，兩件遺物……」

蕭克英接口問道：「兩件遺物中，一件當然就是玉姊如今身上所穿的『寒月』衣，另一件是甚麼呢？」

秦文玉道：「另一件不是有形之物，是『寒月』姊姊苦心精研，專尅『孤星』的『寒月』三式而已，而她唯一遺言，也只是『代殲孤星』四字！」

蕭克英道：「『寒月』與『孤星』之間，究竟有甚麼冰炭不容的深仇大怨？」

秦文玉苦笑道：「我因來不及問，故對雙方結仇經過，也說不上來，只從『寒月』姊姊口中，聽說過『孤星』丘琳的形相特點而已，但却可斷言，『孤星』是邪，『寒月』是正！」

蕭克英聽得深以為然的，向秦文玉連連頷首，含笑說道：「這話不錯，因為只消從眼前遍地橫屍的情況看來，已可斷定『孤星』是邪，則她所不放過的『寒月』自然是正派人物！」

秦文玉嘆道：「『寒月』姐姐於彌留時，才略說對方形相，把這樁事兒托我，我正愁天涯莽莽，難覓『孤星』，誰知竟鬼使神差地，在『寒月』姐姐三週年忌期之際，有此巧遇？」

蕭克英道：「鬼神之事，固然不可入迷，但也不可不信，冥冥之中，委實似有一種奇妙定數……」

語音至此，略為一頓，妙目微揚，看着秦文玉，含笑叫道：「玉姐，照你所說聽來，你今夜必是獨了心願，不許我為助的了？……」

秦文玉道：「對，蕭大妹只許躲在一旁，悄悄偷看熱鬧，不許出頭，你若乖乖聽話，殲却『孤星』之後，我便把『寒月三式』傳你！」

蕭克英大喜道：「多謝，多謝，可以意料得到的，這『寒月三式』定必神妙異常！」

秦文玉道：「這三式絕學，是我『寒月』姐姐，精心研製，自然神妙無方，但却嫌威力太強，戾氣稍重，蕭大妹學會後，恐怕要稍加改良，才是正宗絕藝！」

蕭克英笑道：「好，玉姐和『孤星』動手之際，我就悄悄偷記，則在你傳授時，便可事半功倍的了！」

秦文玉道：「蕭大妹記住，在我雙手當胸，加捧圓月之際，便是『寒月三式』的起手第一式『月朗中天』，跟着是『月華如水』，『月明星稀』，尤其最後一招，威力最凌厲，變化也極詭異繁複，蕭大妹縱然姿質穎悟，也得好好費點心呢！」

蕭克英目光四掃，先是注意森林，最後才指着左側一峭壁，含笑說道：「玉姐請看，那片峭壁的離地丈許之處，有個小洞穴，似乎是個隱身觀戰絕好所在。」

秦文玉看了一眼，點頭道：「好，我和丘琳動手之時，便設法儘量靠近山洞，讓你看得仔細一點。」

由於當地遺屍甚衆，血腥味太濃，秦文玉遂與蕭克英合力掘了一個大坑，將死者草草掩埋，然後才離去進食休息，為晚來惡戰，預作準備！

時近三更，蕭克英先行去往山壁小洞藏身，秦文玉則等時辰一到，才大搖大擺走去。

對方那位「奪命女太歲」丘琳，來得也頗準時，是恰好三更時分，從林中緩步出現。

她神色本極悠然，但在遙見秦文玉那身裝束後，立告勃然變色！

黃衣電閃，一掠而前，手指秦文玉，厲聲發話問道：「我是『孤星』弟子，你是『寒月』傳人？……」

秦文玉隱匿了她原來的脆朗語音，壓得沙沉不少，緩緩答道：「不錯，孤星難見曙，明月不長圓，我們之間，雖有深仇大隙，也不妨同病相憐……」

丘琳搖頭道：「不行，星月不能並存，『天星七絕』與『寒月三式』，非要見過高低不可，你我之間，總有一人會濺血橫屍，倒將下去！」

秦文玉低哼了一聲，口中突然低吟起曹孟德的「短歌行」道：「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丘琳悟出那句「月明星稀」中的調侃之意，勃然大怒道：「甚麼『月明星稀』？我是天上之星，你是水中之月，只消互一交手，便可證明『天星永明，水月漸稀』，我是實體，你是幻象，應該的呢！」

秦文玉仍把語音壓得又沙又低，目光凝注對方，緩緩說道：「星小難妨月，光稀不礙明……」

丘琳尖聲叫道：「少替你的『寒月』兩字吹噓，且接我一招『星垂平野』，試試『天星手』的厲害！」

語落，人騰，一縱六丈，半空中掉頭轉身，雙足一蹬一踹，頭下腳上地，倒撲秦文玉，兩手微分，洒落一天掌影！

她飛撲來勢，並不迅捷凶厲，但掌影所籠範圍，却極為遼闊，足有十丈週圍，換句話說，也就是封住了秦文玉一切退路，逼得她非要與對方實胚胚的接上一掌不可。

秦文玉身軀電漩，漩化成一片銀光，宛如百丈波濤，狂翻迎上，使人根本看不出絲毫路數？

丘琳一驚，掌勢未落，便收勁橫飄，皺眉看着秦文玉，說道：「你這是甚麼招術？看來似乎不像是我期待已久的『寒月三式』？」

秦文玉笑道：「你適才所發，也不是『天星七絕』手法，你的招式既稱『星垂平野』我的招式何妨叫『月湧大江』？」

「月湧大江」四字才出，便自失聲一笑，又復低低吟道：「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一代詩宗杜工部倘若死後有靈，知道他的名句，被後人採作『武術』，不悉是頓足歎息？還是引以為傲？」

丘琳一語不發，足下暗踩七星，兩隻

手掌也不斷比擬着各種星辰的形相部位！

秦文玉知曉對方已被激怒，獨擅勝場，威力無比的「天星手」，即將發動……

她那敢怠慢，雙手虛抱當胸，如捧圓月，提氣凝神，抱元守一！

這時候，雙方都在伺機而動，萬萬不能有絲毫外物，影響分心！

因為內家高手過招，最講究的便是「敵不動，我不動，敵欲動，我先動」！

誰若在這「不動，欲動，搶動，先動」之間，心神寧靜，判斷正確，反應敏捷地，佔了先機，誰就佔了莫大便宜，居於有利局面。

這道理，丘琳明白，秦文玉更明白……

但秦文玉偏偏却分了心！

分心的原故，在於秦文玉聽見有人似受暗算，發出了一聲低哼！

這低哼，是來自左面山壁，離地丈許的小小洞穴之內。

尋常地點的人哼之聲，有何足驚？但這地點，太不尋常，這是蕭克英自行選擇的藏身的觀戰所在！

故而，這洞中既有人哼哼聲傳出，豈不表示了蕭克英可能遭受某種惡毒暗算？

要好姐妹，怎不關心，事一關心，心神立亂……

蹈空趁隙之際，微一分心，尚會立落下風，被人搶佔先手，何況這種驚震於心的神思一亂！

武林人，特別是武林高手，感覺特別敏銳！秦文玉雖然戴了人皮面具，但那心中驚急，仍從眼神中，和身軀一震之上，被丘琳立即發覺！於是，一聲輕哼，剛剛入耳，秦文玉已被丘琳圈入了一片宛若星光百變的漫天掌影之中。

秦文玉秀眉暗蹙，索性暫時不用那威力太強，戾氣稍重的「寒月三式」，以自己師門絕學，具有防禦特效的「維摩步」法，在丘琳的漫天掌影之中，周旋游走！

丘琳奇招盡出，掌法百變，却偏偏攻不破這套傳自「綠玉簫主人」的傲世絕學，以致形式上雖佔上風，把秦文玉圈在掌影掌風之中，助方却始終有驚無險！

四五十個照面過後，丘琳忽然把那些凌厲攻勢，一齊收歛！

秦文玉笑道：「『天星七絕』尚未施展完畢，還有最厲害的『星纏絞手』和『北斗掌』、『銀河指』呢，你怎麼遽然收式？」

丘琳目中充滿怒火，盯在秦文玉的臉上，剔眉厲聲喝道：「因為你不是『寒月』，快說，你究是何人？竟胆敢冒認『寒月』，前來戲弄於我！」

秦文玉問道：「你怎說我不是『寒月』呢？」

丘琳怒道：「還要狡辯，你除了起手架式之外，適才所用身法，有那一點是『寒月』家數？」

秦文玉失笑道：「『寒月』融精鑄粹，成就不多，一共只有『月朗中天』、『月華如水』和『月明星稀』等『寒月三式』，但因威力奇强，我輕易不肯出手！」

丘琳心中本已起疑，但聽她說得頭頭是道，又不禁疑意略減，皺皺眉頭說道：「『寒月』、『孤星』之戰，是雙方積壓已久的莫大心願，異於武林人物的尋常過手，你大可毫無避忌，放手施為，我要以一身所學，接接你自詡威力奇強的『寒月三式』！」

秦文玉點頭道：「好，留神！」

未發話前，她已雙掌當胸，如捧圓月，等到「留神」二字出口，雙掌也同時一翻！

翻掌雖快，推掌却慢，看她莊容凝勁之狀，似乎是在把一座山峯，推向丘琳，但却不曾發出半絲疾風勁氣！

越是這樣看來毫無威力，便越是令丘琳雙眉緊蹙，心中有點嘀咕！

這場約會，是雙方立願多年的生死之鬥，丘琳怎甘示弱，在第一掌上，便不敢硬接？

但更顯然的是，對方招術中必是無窮變化，自已待敵而動，萬一應變稍遲，豈不……

她念猶未了，陡覺身上一緊——

不錯，是有座山峯，但不是一座山峯，而是無數座山峯，在身左，也在身右，堵截了丘琳兩個退路！

跟着，秦文玉的兩隻手掌，彷彿也化成兩座更巨大的山峯，帶着令人窒息的疾風勁氣，向丘琳當頭壓下！

她可吃了虧了……

因為招術傳自「寒月」，眞力却是資質蓋世，藝出名門，被賀號為「巾幗之雄」的秦文玉所有！

合兩般絕藝，對付一人，除非丘琳在修為上，能比秦文玉強勝多多，否則，她怎能討得好去？

四隻手掌一合，秦文玉俏立依然，丘琳那女金剛般的身軀，却拿樁不住地，向後騰騰退了兩步！

秦文玉雙手微分，身形一矮，目注丘琳，朗聲喝道：「丘姑娘留神，這是『寒月三式』中的第二式『月華如水』……」

話落、招發……

不對，應該改成話落、聲發……

因秦文玉剛待發招，丘琳已向她連搖雙手，發話叫道：「且慢！」

秦文玉一停收式，以兩道充滿懷疑，帶有訊問的眼光，看着丘琳。

丘琳長嘆一聲，搖頭說道：「你不必再發第二式了，我以為十年苦煉『孤星』必朗，誰知在『寒月三式』第一式下，便告相形見拙？你……你能不能容我在臟腑震盪之餘，調息片刻？」

秦文玉笑道：「你儘管調息，等到自覺體能完全恢復，到了最佳狀態，我們再復交手！」

丘琳嘆道：「死生之事甚輕，顏面却必需保持，不容絲毫傷損，我不會再和你動手了，只等了却另一樁心願後，便投潭自絕，讓你『寒月』獨秀！」

秦文玉初對丘琳印象不佳，微覺此女陰惡，但聽了這番話後，不禁又對她的骨氣情操，有點憐佩起來，含笑問道：「丘姑娘不是一再聲言生平最重『星月爭輝』麼，怎的又有其他心願？」

丘琳道：「我今夜在此，共訂了兩場約會，三更之會，是我和你的『星月爭輝』，四更之會，則是要向一位名叫秦文玉的女子爭奪『巾幗之雄』四字！」

秦文玉莫道：「姑娘你太好名……」

丘琳道：「我不是好名，只是愛惜羽毛，生平不願作食諾背信之事……」

語音略頓，又是長嘆一聲說道：「『孤星』遜於『寒月』，我已知自慚，立誓投降，怎會再和秦文玉作甚爭名之戰，只是重於然諾，留命須臾，等她前來，作一交代而已……」

秦文玉聽完，越發覺得丘琳有點可愛，遂立意保全此女，慢慢回過身去。

丘琳怒道：「士可殺而不可辱，我在和你說話，你為何背過身去，不屑與聞則甚？」

秦文玉不再矜持做作，恢復了原來的語聲，嬌笑說道：「丘姑娘，你看看我是誰？……」

人隨聲轉，使丘琳頓覺眼前一亮，目注業已取去人皮面具的秦文玉，滿臉驚詫神色，雙眉深蹙地，失聲問道：「你是秦文玉？你那裏來的『寒月衣』？又怎麼學會了『寒月三式』？……『寒月』如……如今何在？」

秦文玉笑道：「『寒月仙子』已逝，『寒月衣』是她遺留，『寒月三式』也是她所傳，要我暇時精研，遇有機緣代表她和你一了心願！」

丘琳失聲道：「你……你……你這話兒是眞……是的麼？『寒月』業……業已逝去？……」

秦文玉笑道：「我生平不作謊言，何況也與『寒月孤星』之事，不涉直接恩怨，却會騙你則甚？」

丘琳銀牙微咬，向秦文玉抱拳施了一禮，面含苦笑說道：「多謝秦姑娘相告之德，我……我們來世再見……」

秦文玉詫道：「來世再見？丘姑娘此話怎講？」

丘琳道：「我也生平不輕然諾，既已『寒月』揚輝，『孤星』不朗，我應該尊重所言，立即投潭自絕！……」

秦文玉搖手笑道：「不必，不必，丘姑娘只要能一心向善，從此歸入正道，把一身所學，造福江湖，我願代表『寒月』，和你盡釋前嫌，武林中不會有別人知道在此曾有『星月爭輝』之事，和得到甚麼結果？……」

話猶未了，丘琳似乎死志已堅，一聲不響地，飛身便往寒潭上空縱去！

她這舉措，自是投潭，但却略有奇怪，並非低首穿波，而是向潭水上空，縱起數丈。

秦文玉是天生義肝俠胆之人，既已有意保全丘琳，必然盡力而為，怎能半途而廢？……

她根本對丘琳為何縱得這等高法，毫不起疑，只是秀眉微蹙，跟蹤縱起，打算抓住丘琳，設法斜飄落地，不讓她落身那泓看來深不可測的潭水之內！

丘琳縱身之際，彷彿視死如歸，但到了潭水上空，却又似有所畏怯地，向飛身搶援的秦文玉，伸出雙手。

這是人臨危險時求生本能，正常反應，故而仍未引起秦文玉多大疑念。

但雙方手腕才接，丘琳突然十指齊翻，凝勁全力一扣！

秦文玉「脈門」一麻，勁力全失，不禁勃然震怒地，厲聲問道：「丘姑娘，你……你這是何意？」

丘琳「格格」笑道：「秦文玉，你健忘了，剛才你不是還曾說過，想鬥鬥我『天星七絕』之中，最厲害的『星纏絞手』麼？」說至此處，雙手凝足全力，把秦文玉往下一拉，再復一掄！

秦文玉「脈門」被扣，全身癱軟，功力無法發揮，硬被丘琳拉掄得「噗通」一聲，穿波墜入潭內。

丘琳藉這一掄之勢，雙手平分，身形微拱，便像隻大鳥般，翩然向潭邊飄落。

她身形剛剛落地，那剛才曾發出低哼的小山洞中，便跌跌撞撞的，走出一個人來……

這人，正是與秦文玉約定，藏在洞中，觀看「星月大戰」的蕭克英！

蕭克英號稱「妙姹金剛」，十分嫵媚英武，但如今却相當狼狽，不單足下蹌踉，舉步不穩，連肩頭上並有不少血漬，似乎是帶傷模樣？不過，她並未以自己的傷勢為意，她雙眉愁皺，不顧傷痛的搶步狂奔，是為了看見她最佩服的秦文玉姐姐，正身遭不幸，落向潭水之內……

等她到了潭邊，秦文玉業已沒頂沉波，在潭面上失去蹤跡！

蕭克英急得頓足，正待不顧傷痛，赴水援手，那剛剛落足潭邊的「奪命女太歲」丘琳，已獰笑一聲，冷冷說道：「蕭克英，不要傻了，這是『寒潭』，除了水質極冷外，中有急漩，鵝毛沉底……」

蕭克英聽至此處，目注潭中，果見秦文玉落身所在，起了兩個桌面大小的急漩，漩勢並越來越急，範圍也越來越大……

丘琳厲笑幾聲，繼續說道：「秦文玉人一落潭，便成水鬼，再高水性，亦無僥倖，何況她在事前，還被我以『天星刁手』，加上『銀河指』力，把臟腑震成重傷，若想脫得此難，除非閻羅王是她親舅舅了！」

蕭克英不理會丘琳的賣狂驕縱之語，只把雙目注定這「奪命女太歲」，牙關緊咬，一步一步往前……

丘琳看出她目光之中，仇火太濃，不禁雙眉一皺，發話問道：「蕭克英，不要太糊塗了，難道你以負傷之身，還想和我拚命？」

蕭克英不予理會，見雙方相距數尺，部位已夠，遂覷準丘琳，一掌拍出。

丘琳衣袖微翻，接了一記！

若換平時，蕭克英的「大力金剛手」，功候頗深，足可與這「奪命女太歲」，一較長短！

但如今她在山洞內，先被毒物所傷，眞氣內勁方面，打了太大折扣，遂於掌力甫交之際，便被震得連退幾步，右肩頭血流更多，滿面慚苦神色！

丘琳哂道：「米粒之珠，不放光華了吧？你還是識相一些，乖乖作我徒弟，包管不會吃虧，大有好處！」

她如今因已吃定蕭克英，神情相當悠閑，好整以暇地，伸出左手小指那片鑄有「孤星」的軟鋼指甲，把甲上血漬，慢慢拭去！

蕭克英驚道：「這是我秦文玉姐姐的血？……」

丘琳頷首道：「不錯，秦文玉是我生

平所遇的唯一勁敵，對付大敵，何妨殘忍？我遂在以『天星刁手』，扣她脈門之時，悄悄用『孤星甲』，向她手腕上劃了一下！！」

蕭克英顫聲道：「是不是甲……甲上有毒？」

丘琳猙笑道：「不單有毒，並是連我自己還沒有解藥的『天星九絕之毒』！」

蕭克英聞言，知曉秦文玉已難有倖理，不禁心頭一酸，悽然淚落！

丘琳失笑道：「你雖失去一個好友，却獲得一個師傅，何必還落淚難過？等我把你腿骨鋸短兩寸以後，便要開始傳授你『孤星』絕學的了！」

蕭克英雖然肩頭先為毒物所傷，如今又處於極為不利的環境，却仍未為自己憂慮！

她雙眉愁鎖，是在替秦文玉担憂，思忖可有甚麼能使玉姐姐得脫大難之策？

想來想去，覺得秦文玉先被「天星刁手」和「銀河指」震傷，又中了「孤星毒甲」，並墜入鵝毛沉底的急漩寒潭，再不趕緊設法，那裏還會有半絲生理？

故而，她牙關一咬，舉袖拭淚，目注丘琳，揚眉說道：「要我作你徒弟，亦無不可，但必須答應我一個條件！」

丘琳笑道：「我向來作事，決不和人談甚條件，但對你却特別投緣，十分喜愛，只要辦得到的事兒，不妨來個特准，你就說說看吧！」

蕭克英手指寒潭，急急說道：「我唯一的條件，便是趕緊把我秦文玉姊姊，從潭中救起！」

丘琳搖頭道：「辦不到了，弱水寒潭，人落即溺，何況『孤星毒甲』更見血封喉，無藥可解，如今縱然把秦文玉撈起，也只是具屍體，絕對返魂無術的了！」

蕭克英淚落如泉，悲聲說道：「活着要人，死了要屍，我不能讓我玉姊的玉骨冰肌，被潭內魚蝦，隨便糟塌！」

丘琳頗覺為難，雙眉深蹙，正待答話，林內突有個洪亮語聲，接口說道：「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蕭大妹，你雖不是男兒，却屬女中丈夫，如今滿臉淚漬，遇到甚麼傷心事呢？」

丘琳循聲望去，只見從密林之中，晃晃悠悠地，走出兩個怪人。

一個身高七尺有餘，一個却矮得似乎五尺不到。

僅從這身材之上，便可知道來人是柳延昭的兩位盟弟，孟贊焦艮。

蕭克英本對焦艮，深有情愫，如今更在萬分悽苦無奈之下，突見親人，遂立即失聲叫道：「焦三哥，秦文玉姊姊落入這寒潭弱水，要趕快……」

一語未畢，焦艮便自笑道：「蕭大妹不要急，大小子的水性，能翻江倒海，大鬧龍宮，只要他下趟水兒，怕甚麼弱水寒潭……」

「寒潭」二字才出，潭心已翻起一朵極小極小的水花！

原來孟贊聽得秦文玉人落寒潭，便自立即縱身，像隻矯捷魚鷹般，穿波刺入潭內。

這時，焦艮才發覺蕭克英肩頭血漬殷然，搶步走過，注目問道：「蕭大妹，你……你是怎樣受傷？傷在甚麼人手下？」

蕭克英肩頭之傷，蘊有奇毒，是勉强提氣支撐，適才與丘琳對掌受震，人已難支。

如今見孟贊焦艮來到，有了依靠，心神一懈，只哼了半聲，便自頹然暈倒！

焦艮健臂一伸，使蕭克英倒在自己懷內。

他抬頭目注丘琳，厲聲喝道：「我蕭大妹是否傷在你手？」

丘琳笑道：「我想收她作徒弟，怎會傷她……」

語音略頓，伸手向山洞一指，眉頭微皺，又復說道：「那山洞中藏有一種厲害毒物，名叫『變色石龍』，蕭克英是從洞中走出，若為『變色石龍』所傷，匆促間倒無法覓藥，使她脫過此刦的呢……」

焦艮聞言，立即咬破自己的左手中指，把傷處塞向蕭克英的嘴內。

丘琳詫問道：「你的血液，能夠解毒麼？」

焦艮一面把蕭克西抱得平放地上，一面點了點頭答道：「我近有奇遇，業已萬毒不侵，蕭大妹吸食了我的血液，應該可以無事……」

「呼……」

它潭之中，突有一團黑影飛出，

丘琳一掌擊出，黑影落在岸邊，原來是隻面盆大小的癩頭巨鼈，業已腹碎臟流，死在丘琳掌下！

不單丘琳驚異，連焦艮也愕然注目之際，孟贊突自潭心穿波現身，像條大魚般，向岸邊游來。

丘琳失聲道：「你的水性真高，我還是第一次發現有人能生出這中有急漩，連鵝毛都會沉底，冰涼澈骨的寒潭弱水！」

焦艮一見孟贊，便大聲叫道：「大小子，你是飯桶麼？怎未把秦文玉姊姊救將起來？」

孟贊道：「小小子，你不要叫，問問蕭大妹，秦文玉姊姊究竟有沒有墜落潭中？我怎麼幾乎找遍寒潭，都沒有發現她？只捉住一隻該死的癩頭鼈呢？……」

說至此處，拭去滿滿臉水，才發現蕭克英人躺地上，似已暈倒，遂急忙走過探看，並邊行邊問道：「小小子，蕭大妹怎麼了？你在喂她飲血，莫非中了劇毒？」

焦艮指着丘琳說：「蕭大妹和秦姐姐，定然都是中了這女夜叉的算計，大小子，你先把她好好教訓一頓！」

丘琳正對他們恰巧相反的「大小子」和「小小子」的稱呼，感覺趣味之際，突聽焦艮又送了自己一個「女夜叉」的外號，不禁眉頭一蹙。

孟贊心思最細，對丘琳看了兩眼，發話問道：「女夜叉，說老實話，我們的秦文玉姐姐，是不是中你算計？」

丘琳頗為自得地，揚眉答道：「不錯，秦文玉先中了我的『天星刁手』，『銀河指』，又傷於我的『孤星甲』，最後還被我甩入潭中！」

孟贊回頭道：「小小子聽見沒有？秦文玉姐姐遠比我們高明，她尚且不行，我若和這女夜叉動手，豈不三下兩下，就要歸位。」

焦艮憤然道：「你不敢上，我來！」

他因估計蕭克英吸血已够，漸在解毒復原之中，遂站起身形，怒視丘琳，準備凝勁一搏！

孟贊搖手道：「小小子，不要衝動，你除了個子大些，容易唬人之外，其他都不比我强。」

焦艮接口道：「依你之見呢？」

孟贊笑道：「老辦法，『焦不離孟，孟不離焦』，我們向來對付一人如此，對付千軍萬馬，亦復如此。」

丘琳聽得奇怪，暗忖這兩個怪人，怎麼盡說怪話？甚麼叫『焦不離孟，孟不離焦』？……」

她忖度之間，只聽焦艮怪笑道：「好，既遇强敵，就幹幹老本行吧，誰叫她適才曾掌震蕭大妹呢？這一來，女夜叉難免吃苦頭了！」

說話聲中，人影一閃，孟贊雙手上捧，足尖點地，拔空縱起八尺。

焦艮的巨靈右掌一伸，恰好抓住孟贊雙足，把這位義兄，當作一具極重的外門功刄「獨脚銅割」模樣！

丘琳見所未見，心中大奇，微蹙雙眉地，目注焦艮問道：「你這是作甚？慢說一具肉人，就是真正的『八寶銅割』，也承受不住我一記『天星手』呢！」

焦艮狂笑道：「女夜叉，你夜郎自大，且嚐嚐我弟兄的獨門絕學，這具肉人的滋味如何？」

語音才落，右臂已揚，掄起全身僵直，合掌當胸的孟贊身軀，真當作「八寶銅割」使用，向丘琳頭頂砸下！

丘琳以為「寒月」既逝，自己的「天星掌力」，應該獨步江湖，遂一面翻掌上迎，一面哂薄意味十足地，冷笑說道：「鳥卵敢蓋岱，螳臂也擋車……」

這充滿傲氣的十個字兒，剛剛出口，緊接着又是一聲悶哼。

因為孟贊是個活人，比銅人富有變化，在勢到當頭之際，合十雙掌，突然一分一按，與丘琳的飛迎掌勢，硬碰硬的接了一記！

這一掌不單把丘琳震得臟腑翻騰，右臂酸痛欲折的悶哼出聲，也使她站樁不穩，「騰騰騰」地，退出四五步去。

丘琳恍然悟出，這看來傻傻怪怪，言語頗有趣味的一對寶貨，居然身負上乘神功！

不單身負上神功，他們還練有合作之術，由體外傳功，等於是集合二人之力，猛襲自己，使自己在不悉敵情，有些驕狂大意之下，吃了一次不算輕的苦頭。

焦艮一招得手，狂笑叫道：「女夜叉，滋味如何？這一招叫『孟不離焦』，你要不要再嚐嚐另一招『焦不離孟』？」

一來，丘琳真對他們這些耳所未聞，目所未睹的怪異招式，有點頭疼，二來適才輕敵大意，在臟腑間，業已受了不太輕的震傷，遂皺眉說道：「誰會怕你們兩個傻瓜笨蛋，但我目前恰巧身有要事……』

孟贊腰間叠力，從焦艮掌中，縱落地上，向丘琳笑道：「女夜叉，罵人傻笨的人，自己才是真正的笨瓜傻子，你不必推說身有要事，若是臟腑已傷，此刻胆寒，不妨換個時間地點，我弟兄一準赴約，大家好好再鬥一陣！」

丘琳心中暗罵孟贊太以機伶刻薄，索性厚着臉皮，不加否認地，點頭說道：「好，大家再約鬥一陣，也好各盡所能，勝負才可無怨，地點不必改了，就是此地，時間則約在三天後的黃昏時分如何？」

孟贊點頭道：「我們準到，希望你不要胆怯不來，蕭大妹甦醒後，定有不少帳兒，找你算呢？」

因丘琳覺臟腑間又在翻騰，似有一口鮮血將欲噴出，遂不再多言，只向孟贊、焦艮二人，惡狠狠的盯了幾眼，便走入林內。

焦艮見丘琳一走，神色突轉焦急地，對孟贊皺眉叫道：「大小子，你的醫道，比我靈光，快來診察一下，蕭大妹聽說是中了『變色石龍』奇毒，此刻情況如何？是不是我的血液能解？」

孟贊駭然道：「變色石龍，我曾聽人說過，那東西能和周圍山石，變得一般無二，使人難防突襲，但却奇毒無比，能使人形體全消，骨肉盡化！」

焦艮目中含淚道：「你快看看，若是不行，只好把白師叔所賜的那粒『九轉金丹』，餵給蕭大妹服下……」

孟贊深知像焦艮這等忠厚之人，輕易不會對異性動情，只一動情，必然深摯無比，遂不肯再加戲謔，立即走過，為蕭克英細診脈象。

診完蕭克英右左雙手，孟贊突然又抓起焦艮的那隻大手，把自己的食，中，無名三指，搭在焦艮的寸關尺上。

焦艮滿面驚奇神色地，怪叫一聲，向孟贊詫然問道：「大小子，我是要你替蕭大妹診察脈象，你却診我則甚？我是旣未受傷，又未中毒！」

孟贊笑道：「小小子，你可知道天下事過猶不及，蕭大妹至今尚未甦醒之故，不是奇毒未解，而是你求好太甚，使她吸血過多，有點鬱脹難化而已！」

焦艮聽得方把兩道濃眉，深深一蹙，孟贊又復含笑說道：「你自蒙白師叔指點，巧服『龍虎紫菌』，不單全身萬毒不侵，連血液也成袪毒至寶，如此大量被蕭大妹吸食，方才又和那個女夜叉，强掃一掌，我怎不要為你診察診察，看看真元方面，有無傷損？」

焦艮此時確實有點心跳頭暈，但因關切蕭克英，遂不管自己地急急問道：「我不要緊，但蕭大妹體內氣機，鬱脹難化，却是如何？……」

孟贊笑道：「她更不要緊，最多我們費點心力，隔空出指，替她把全身血脈，打通一遍，催氣過宮，反而會大有收益，但是，你應該休息休息，我發現你真元略虧，……」

他的話兒尚未說完，焦艮已怪叫一聲，接口揚眉說道：「我鐵金剛一般的人兒，還怕甚麼真元方面，略有虧損，來來來，大小子，我趕緊替蕭大妹隔空點穴，催氣過宮！」

孟贊知他一片癡情，那裏還好意思延慢嘲謔，遂與焦艮雙雙凝勁出手，為蕭克英隔空點穴。

這種隔空吐勁之舉，當然極耗真力，相當累人，等到孟贊焦艮都累得一頭大汗之際，蕭克英果然臉色紅潤，好似受益頗

多地，悠悠醒轉。

焦艮起先已心跳頭暈，脈象中呈顯虧損，再經這一陣耗費眞氣內力，早在不支苦撐狀態！

蕭克英未醒，他基於摯愛深情所生的奇異力量，仍可支持，但眼見蕭克英睜開兩隻大眼，坐了起來，焦艮却心神一懈，無力再支的倒了下去！

蕭克英醒來雙目才開，便發現這種情事，不禁驚得拉着焦艮手兒，滿面關切神色地，淚光浮動，失聲叫道：「焦三哥，焦三哥……」

孟贊見此情狀，知曉靈犀已通，艮緣定合，遂含笑叫道：「蕭大妹放心，小小子只是用他自己血液，餵給你解毒，用量過甚，稍有虧損，加上再替你隔空點穴，催氣過宮，增加消耗，以致有點脫力！讓他自行用用功兒，過上半個時辰，便可復原的了！」

話完，走過去扶起焦艮，使他盤膝倚壁坐好，向他頭頂輕擊一掌，提氣喝道：「小小子，用師門『天龍坐功』，慢慢凝神調氣，緩度十二重樓，不到神歸紫府，氣納丹田，不許隨意亂動！」

蕭克英聽得焦艮完全是爲了自己，才幾至虛脫，不禁心中一酸，黃豆大小的淚珠，撲簌簌地順腮滾了下來，兩眼凝望焦艮，手中也不自覺地，把他手兒，握得更緊！

孟贊見狀笑道：「蕭大妹不要這樣，快放開他的手兒，小小子才好靜心調息，否則他意馬心猿，萬一岔了氣兒，半身不遂，可就難以復原的了！」

蕭克英臉上一紅，趕緊縮回雙手，目光一掃，想起孟贊入潭援救秦文玉之事，不禁面帶驚容，向孟贊皺眉問道：「孟二哥，焦三哥說你水性通神，視寒潭弱水，宛若池塘，救人之事，應該不難，怎……怎未看見我……我的秦文玉姊姊呢？」

孟贊道：「這事奇怪，寒潭雖深，範圍並不太廣，我已搜遍水底，根本就沒有看見秦文玉姊姊的絲毫蹤影……」

蕭克英叫道：「不可能，我明明看見秦文玉姐姐一念施仁，想保全丘琳，反而中了那妖女詭計，被她以『天星刁手』，扣住脈門，甩落潭內，並被『孤星甲』劃破肌膚，見血中了奇毒！……」

語音至此略頓，眉峯緊蹙地，細一思索，又向孟贊說道：「照此情形，秦姐姐似難僥倖，但她不論是傷是死，身體定在潭內，焦二哥怎會毫無發現的呢？」

孟贊聞言，也覺奇怪，不禁搖了搖頭，苦笑一聲說道：「這事太以離奇，我只好再下寒潭，仔細搜索一遍。」

他是邊說邊行，但剛剛走到潭邊，雙眉忽蹙，目光有點凝滯！

蕭克英道：「孟二哥，你……你爲何發怔？莫非有……有了甚麼重要發現？」

孟贊手指那平靜潭面，苦笑說道：「蕭大妹請看，我記得這潭中一左一右，有兩個極大漩渦，如今竟失去蹤跡！」

蕭克英目光一注，點頭說道：「不錯，這潭面本來平靜，就在秦姐姐墜身之際，起了兩圈桌面大小的急漩，如今又不見了……」

孟贊嘆道：「惡漩能時現時隱，更使人防不勝防，但也證明了這寒潭不是死水，定必另有通路，我要盡心盡力的仔細探察一番……」

他正待縱身入水之際，蕭克英忽又拉着他的衣袖，神色關切，說道：「孟二哥，你剛才爲我催氣過宮，也相當耗損眞力，上下寒潭，不是易事，要不要休歇一下再……」

「不要緊，水中之事，難不倒我，可以取巧借勁，不會過份費力……。」

說至此處，身形業已平平縱出，到了潭水，俯頭伸手，幾乎毫未激起甚麼水花聲息地，便即刺波而入。蕭克英着實覺得秦文玉這場凶危，太難度過，但又無可奈何，只得在潭邊含淚呆立，把一種不太可能的奇蹟希望，寄托在孟贊的神奇水性之上！

過了相當長的時間，潭中毫無訊息，蕭克英心頭一緊，暗忖不要連孟贊都出了差錯！

但這潭中，雖無訊息，身後却起了響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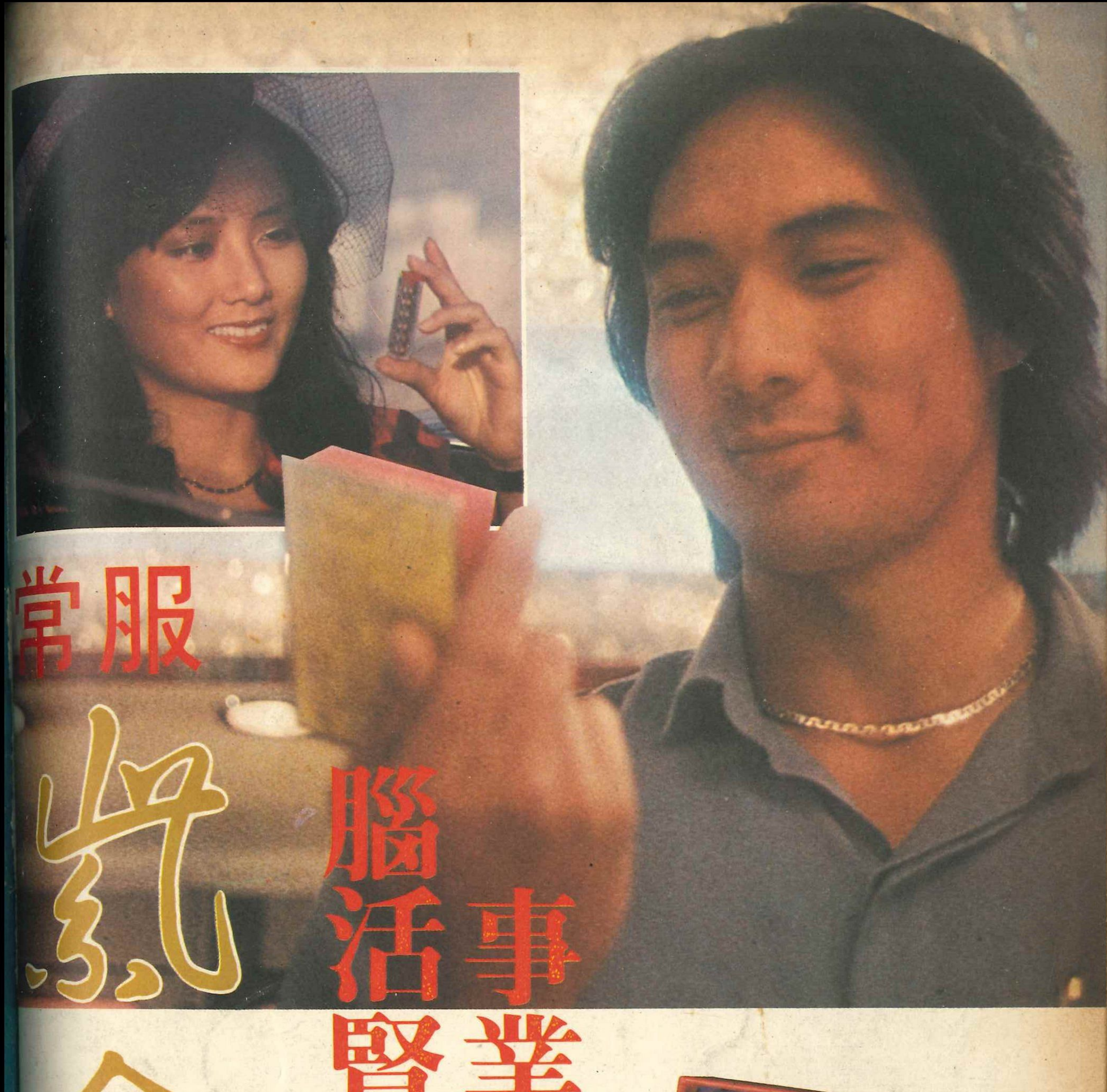
她以爲又現敵蹤，提氣轉身，注目看去，原來是焦艮人已復原，正在站起。

蕭克英一喜叫道：「三哥，你……你復原了……」

情份不同，稱呼自異，她叫孟贊爲「孟二哥」，叫焦艮却叫「三哥」，省掉了「焦」字。

焦艮點了點頭，緩步走過，因未見孟贊，遂向蕭克英問道：「大小子呢，莫非又下水了？」

（未完）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